

## 前 言

石川啄木是二十世紀初頭日本的一位進步作家。他的生涯只有短短的二十七年，但留下的作品並不算少。他寫過詩，寫過評論，寫過小說，主要是以詩人聞名於世。由於時代和環境的限制，也由於他生命的短促，他並沒有寫下長篇巨著的偉大作品，尤其在小說方面，還有許多顯著的缺點。但他的作品並不因此而失掉其重大的意義，因為他所渴求的不是單純創造完整無缺的藝術（事實上也不會這種東西），而是對生活進行全面的考查。他是日本近代文學中第一個主張藝術必須與政治相結合的人。他的作品的重要意義，在於他在明治末期的日本文學上是一個時代的先驅者。

石川在小學畢業時名列第一，十四歲加入新詩社，十五歲為了救濟足尾銅山銅毒的受害者，他在街頭賣報，參加募捐運動；十六歲在中學里領導同學罷課。這一切，顯示了他在少年時代就具有革命的氣質，他是帶着這種氣質走上文學道路的。他的文學成就可分為三個時期，初期是浪漫主義的詩人，以後變成自然主義的作者，不久就跳出自然主義，成為一個傾向於社會主義的批判的現實主義者。

啄木於 1886 年生在日本北方的寒村里，家里非常窮苦，他在盛岡中學沒有畢業就退學了。十七歲到東京，打算以寫作為生，但沒有成功，又回到鄉里來。二十歲結婚，負擔一家五口的生活，在家乡的小學校里當一名代用教員。二十二歲又因反對

校長，領導學生罷課而被開除教職。以後就在北海道的函館，札幌，小樽，釧路等輾轉流離。在這些地方，他做過雜誌編輯，也當過新聞記者。這一時期的生活體驗，他都在以後的小說里表現出來了。1909年他又回到東京來，生活非常窮困，又加上夫婦兩人都是病身。1911年好不容易在東京朝日新聞社找到一個校對的職位，生活比較安定了，誰知在第二年就因病逝世。啄木在世的時候，雖然也有文名，但并不為世所重。他死后，隨着時代的進展，他的作品才廣泛為青年們所愛讀，他的作品的意義，也才逐漸顯露出來了。

石川的一生經歷了中日、日俄兩次戰爭，可說是和日本資本主義同時長成的。日本的資本主義並沒有按照常規發展。明治維新本來應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可是並不徹底，一開始就和封建勢力相結合，建立了天皇制絕對權力政權，反動的封建權力越來越強大，貴族地主不僅沒有失掉什麼，而且政府陸續頒布新的法律，保護了他們的地位和利益。貴族轉化為大資本家，地主變成了資本家地主。兩次侵略戰爭使它在國外獲得殖民地、原料、市場和資金，在國內又加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日本的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從對內剝削人民、對外實施侵略中而獲得飛躍的發展的。但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人民在負擔戰費、重稅，以及失業和最低工資等等剝削壓迫，資本主義的矛盾也就一天一天尖銳化起來，終於在1907年出現了足尾銅山、長崎造船廠、北海道幌內炭山、四國別子銅山等處的罷工和騷擾事件。據統計，這一年的罷工和騷擾事件和參加人數，都是明治以來的最高記錄。從這個時候起，日本資本主義為了鎮壓工人和農民，就進入了最猛烈的反動時期。這一切都是詩人石川親身所經歷的。這種慘酷的現實對於當時的日本文學當然要發生影響，對於啄

木的影响也極其重大，他和其他当时的許多作家却走了不同的道路。

啄木的写作是从詩歌开始，他的詩才是通过“明星”派長成的。1900年以后的几年間，日本文学正是浪漫主义盛極一时的时代。詩人与謝野鉄幹和他的妻子与謝野品子主編的“明星”杂志，以短歌为主，为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啄木早期的詩集“憧憬”，就是通过“明星”杂志而与世人見面的。“明星”所歌頌的是日本資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自我觉醒和个性解放。他們嘲笑了封建家長制度所認为的淳風美俗，也批判了以前遗留下来的傳統道德，与謝野品子还写了極其有名的反对日俄战争的詩篇，但是对于当时的政治問題，只是采取了消極的、浪漫意味的反抗，而且随着日本資本主义的反动化，“明星”就逐漸僵化，日趋后退，变得保守起来。这样的文学当然是不能叫詩人啄木滿意的。恰好在这个时候，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勃兴了。自然主义主張生活的一切現象，不管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或者是正在發生的一切丑惡，都要徹底地加以揭發，在当时說来是站在最前綫的文学。因此，啄木毫不躊躇地脫离了“明星”派，向自然主义找尋出路。他在1909年所写的評論“應該作为糧食的詩”里，曾談到这一思想轉变的經過：

“那个时候的詩，如所周知，除了空想和幼稚的音乐，多少还帶得有一些宗教成分(或者类似的成分)而外，便只是一些因習的感情了……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和这些詩有如路人之感……由于对空想文学的厭倦，由于在实生活中多少获得一些經驗，我接受了当时勃兴的新的精神。現在看来，我就像在黑暗的山頂上俯視着自己脫出来的家着了火，看它熊熊地燃燒起来一样，…我漠然地向往着散文的自由国土！”

啄木怀着对“散文的自由国土”的想望，来到东京，拚命写起小说来。他写了“云是天才”（1906），“医院的窗”，“鸟影”，“足迹”，“明信片”（以上 1909）以及“我们的一团及其他”（1910）等有名的小说。这里面，“云是天才”“葬列”（1906），“漂泊”（1907）三篇虽还是属于他初期浪漫主义时代的作品，但其他诸作就在他所接受的“新的精神”即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写出来的。不过他的自然主义却和当时盛行的自然主义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日本资本主义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十年之间，不仅迅速发展而且巩固起来了。但日俄战争后不过两三年，早衰的日本资本主义就在 1907 年遭到第一次经济恐慌，而进入最猛烈的反动时期。他们在无产阶级头上挥动着天皇绝对权力制的封建武器，镇压又镇压，剥削又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最初以战斗的姿态出现，想揭露一切丑恶，来和资本主义作殊死的斗争。但是，没有按照常规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使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按照常规发展。当时的自然主义作家只埋头于自然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社会的一面。结果所得到的只是“现实暴露的痛苦”和“幻灭的悲哀”。他们不能暴露人民被压迫的悲惨生活，更不能揭露社会丑恶的根源，只好躲到艺术殿堂的深处，把艺术和现实完全割裂开来。这种文学当然也要使啄木感到失望的。关于这一点，他在 1911 年反驳当时文学评论家长谷川天溪的文章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长谷川天溪先生从他的自然立场来解决所谓‘国家’问题的时候，曾试图施展巧妙的欺瞒手法（我这样想）。照他看来，自然主义者不要来理想什么和解决什么，而只是纯客观地观察事物，所以没有任何与国家的存在相抵触的地方。假如真是这样，那末，同所谓旧道德的虚伪进行勇敢的斗争，不也成

为没有意义的战斗了么。在观察现在和过去的世界时，离开国家这个组织来考察道德的性质和它的发展，其谬误是极其明显的。”

啄木的自然主义，正是想通过作品，仔细考查日本的国家机构，阶级制度，家族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一方面和虚伪的旧道德作斗争，一方面揭露其根源的天皇制国家机构。但是这也是当时的作家所不能了解，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一开始写的几篇小说都受到了冷遇，不是给退回稿子来，就是被嘲笑为“夸大妄想狂”。诗人到此，也只好自认失败而搁笔了。

在“应该作为粮食的诗”一文里，作者曾谈到他很想写小说，也实际写过小说，但终于“失败了。那时，就像夫妇吵架被打败的丈夫，只好毫无理由地折磨孩子出气一样，我又找到了短歌这个形式来发泄胸中的闷气。”

但是，使石川啄木和自然主义绝缘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1910年，就在日本正式併吞朝鲜的那一年，日本政府突然发表了谋杀天皇的所谓“大逆事件”，逮捕了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又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很多社会主义者。这件事原来是反动政府捏造出来的，打算借此绞杀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运动，把日本人民长期置于奴隶状态之下。这个恐怖手段给予诗人以极大的影响，使他在思想上起了根本的转变。他立刻在1910年8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时代闭塞的现状”（副标题是：强权、自然主义的末日和明天的考察）。文章说道：

“我们青年为了从这种毁灭的状态中振拔出来，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认清‘敌人’的时候了。这种时刻是必然要到来的（并非由于主观愿望和其他理由）。我们必须一致奋起向时代

閉塞的現狀宣戰，拋開自然主義，放棄盲目反抗和對元祿時代的眷戀，要以全部精神傾注於明日的考察——即付我們自身的時代進行有組織的考察。

“……排除一切空想之後剩下來唯一的真實就是必要，這就是我們向未來追求的一切。……‘必要是最確實的理想。’”

啄木在這裡所說的“必要”就是歷史的“必然”。他認為只有“必要”才是最確實的理想。他斷然拋棄自然主義，認清“敵人”，對時代給以組織的也即是科學的考察，以達到唯一的真實——這條路就是社會主義的路。啄木在去世之前，以社會主義者自居，不是沒有道理的。

他停止寫小說之後，又回頭來寫短歌。可惜的是，他只寫了“哨子和口笛”(1911)和“可哀的玩具”(1912)，就在1912年4月病逝於東京。

現在，我們再來看他的小說。“云是天才”是他初期浪漫主義時代的作品。他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曾在日記裡寫道：“這是郁勃的革命精神還在渾渾沌沌地沸騰在一個青年心中的寫出來的作品，可以說是報導革命的大破壞的曉鐘。其中的主角就是我自己，此外盡是一些奇怪的人物。我寫著的時候，精神上感到異常興奮。”在這篇小說裡，前半寫他在小學當代用教員的時候，以學校為背景，展開對既有的秩序和因襲傳統的反抗，並和學生結合起來企圖打破學校的停滯狀態，充分表現了浪漫主義的反抗精神。但是後半又以十分同情的筆調，描寫一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孤獨青年。前後的結構不很自然，思想上也有矛盾。不過我們得知道那時啄木只是二十歲的青年，他的革命精神還在渾沌的狀態之中，因此，在他的作品裡有不成熟和矛盾的地方，乃是不足怪的。最重要的是在他的小說裡能夠看出

渾沌中有着沸騰的革命精神在跳动着。在他这一系列的小說里，我們可以看到五年之間，啄木的思想是怎样从渾沌之中迅速發展，逐漸地深刻化，終于摸索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点，使他在明治末期的日本文学上成为一个先驅者，一个进步的詩人。

編 者

## 目 次

前言 .....	1
云是天才 .....	1
葬列 .....	41
兩条血跡 .....	69
天鵝絨 .....	86
医院的窗 .....	135
烏影 .....	180
足跡 .....	313
明信片 .....	337





## 云是天才

### 1

六月三十日，S村兩等小学的教職員室里壁上的自鳴鐘，照常懶洋洋地發出毫無生气的悲鳴声，——恐怕連这自鳴鐘也受了学校教师的單調生活的感化吧，——报告下午三点鐘。这时候大約將近四点鐘了。为甚么这样說呢？因为乡村小学校的自鳴鐘大都慢些，我到这学校来服务已經有三个月，从来不曾看見过这自鳴鐘和K火車站的大自鳴鐘正确相合。至少慢三十分鐘；据每星期六到該火車站乘車回到附近的家乡去的一位女教师說，有时竟慢到一点又二十三分。据校長先生自己的辯解，說这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农家子弟，倘使确守時間，开始上課的时候学生势难到齐。其实这里的勤勉的农家，吃早飯比普通人家早得多。然而同事之中，沒有一個人肯越俎代謀地設法匡正这自鳴鐘的怠慢。大家希望早上到校的时间越迟越好，沒有一個人希望早一分鐘。我自己怎么样呢？老实說吧，几年来睡懶覺已經变成了第二天性。……

下午三点鐘，規定的課業已經在一小时前全部結束了。倘是平日，这时候我正站在高等科的講壇上教兩小时的課外授

業。但是这一天校長說月底要作各种結算，又因为今天他的妻子头痛，身体不好，希望早些放学生回去，要求我停止了課外授業。原来这校長一家四口——一妻和兩兒——久已破例地以学校的值班室为家；一个公費雇用的校工，兼任洗尿布的职务；他家里牝雞司晨的内情，連我也都完全知道了。据說每逢这妻子臉色陰沉的日子，这个当一校之長的人对待学生就極其苛刻，雌威之盛，由此盖可想見。我滿肚子的不快涌上喉头，几乎嘔吐出来，只得忍耐着，無可奈何地停止了課外授業。我原来是一个担任初小二年級課的代用教員<sup>①</sup>，每月叨光拜領月薪大洋八元正。每天在正課以外又担任兩小时的課外授業，在別人看来是不費劳力的报酬，不，是無报酬的劳动；然而在我自己毫無不平之念。为甚么緣故呢？因为这課外教授，是我有生以来初执教鞭而忝列本校教職員室末座后的第一星期內依照学生的希望——其实我自己比学生更热烈希望——而开办的。表面上是初等英語和外国历史概要各一小时，实际上是我所有的一切知識、（虽曰知識，当然是很貧乏的，然而我正以日本唯一的代用教員自任）一切不平、一切經驗、一切思想——总之，一切精神——在这兩小时內乘机待时地变成了火箭而从我的舌端上射出。这不是無的放矢。不論男女，五十几个年齡已达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岁的少年人的青春的胸怀，好比盛滿鮮紅血油的青春的火盆，專候人去点火。火箭飞射过去，油着了火，就融融地燃燒起来，發出人生的烽火烟的烟气！如果能講英語，到世界上無論甚么地方都無不便。——我虽然仅有这一句平凡的話，但这在我就是可放百万枝火箭的坚强的弓弦了。从前有一个叫做希臘的国家。

---

① 非师范畢業而当教員者，称为代用教員，地位比正式教員低。

基督被判处磔刑。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一件东西也没有，只有精神。罗马是一个都会的名称，在古昔又是世界的名称。卢骚在欧洲高声吹喇叭。柯尔西卡岛是拿破崙出生的地方。世間有一个叫做拜倫的人。托尔斯泰还活着。高尔基以前是个流浪者，现在患着肺病。俄罗斯比日本强。我们还年青。世界上哪里有没有血的人？——唉，一切问题都是火种。我自己也是火。五十几个胸怀中就开始燃烧了。七八方丈的教室就仿佛充满了烈火的洪流。我的骨瘦棱棱的拳头砰砰地敲桌子。于是有的人跳将起来，有的人激烈地挥手，有的人呼万岁。完全是一种暴动。如果我的眼脸中流出了一滴感激之泪，就各处响应，有的出声哭泣，有的怒火中烧，脸色通红，积愤欲泄，挺身而出，好像革命之神的石像。这里竟出现了一幅为生命而斗争的活画。眼泪不是水，是心的根干里榨出来的树脂，是油。火势越来越扩大。“千九百零六年……是年某月某日，S村两等小学一教室中发生暴动。”——后世的世界史上即使没有这样的记录，然而这一场可怕的光景，恐怕已经被用“时间”的激浪所难于摧毁的永不磨灭的金字来描写在我和五十几个过激党人的胸板上了。毫无疑问，这两个镜头，是我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千四百四十分鐘之内最得意、最愉快、最幸福的时间；我每天出入于这学校之門的意义，也仿佛完全在于这課外教授。然而这六月三十日，由于这位田島校長老爷——“教育”的十全型范、数十年来献身于教育勸語、口上忠信孝悌之語十足反复說了一千万遍、思想的穩健中正和風采的質朴無疵均达于平凡之極致、具备愛和平而尚溫順的美德之外又有拜倒妻子裙下不以为耻的忍耐力、現在此S村享受每月十八元的全村最高薪俸的田島校長老爷——的一句話，非出本願地停止了这課外教授，又間接地討好了这个所謂

“馬鈴薯臉”的田島太太，真是倒霉之極。現在不得不退到教職員室的一角，眼睛釘住了点名冊而把算盤珠撥上撥下，計算過去一個月內各個兒童的出席和缺席的次數，由總數求得百分比，造成了所謂月表，明天交給像餓瘦的狗一般的俗吏的手中。不僅如此而已，還有成績調查、缺席事由、食料攜帶情況、學用品供給情況等不少工作，名目雖然好听，幾乎全無意義。我在這裡所感到的天堂和地獄，決不是宗教家的說教方便，却是實際存在於我們這世界中的天堂和地獄。這一天的我，明明是由于校長老爹的一句話而從赴天堂的途中墮落到了連時間也比娑婆世界差一小時的這個悶熱的地獄里。算盤珠的劈拍、劈拍、劈拍、劈拍的聲音，豈非完全就是中世紀末遨遊地獄、淨界、天堂三界的大冒險家但丁·阿利基哀利听了也不禁落胆的地獄里的聲音“拍劈、撒丹、拍劈、撒丹、阿立貝”<sup>①</sup>么？我計算這種東西的時候，實在不能像吝嗇的富翁計算自己的財產時那樣面帶笑容。從天堂到地獄：下這永劫的宣言的是誰？到底是誰？是校長。我從來不曾像這一天那樣精密地看出這校長臉上所表出的丑惡相和缺點。第一，他的鼻子下面的八字鬚毫無光澤，這便是這個人毫無生氣的証據。又這鬚鬚好像鰻魚的鬚，兩端完全向下巴方面垂下來，這大概是精神的象征，即表示忘却了向上。這是亡國的鬚鬚，只有朝鮮人和從前的漢學先生和現今的學校教師有這樣的鬚鬚。他臉上一共有三顆黑痣。左眼下面的一顆最大，好像一顆

---

① 意大利詩人但丁著“神曲”，記述夢遊地獄、淨界、天堂三界的情形。其地獄篇的第七章中，記述他由老詩人維其略引導，來到地獄里，遇見一個鬼叫做百路督，口中念着“Papè Satàn, Papè Satàn, Aleppo!” 意義不明，聲音可怕。“拍劈、撒丹、拍劈、撒丹、阿立貝”系音譯。據王維克譯的“神曲”的注解中說：有人意譯作“你顯出來，撒丹，在你的光輝之中”。

不吉的星，非常觸目。這顆黑痣俗稱泣痣。我在自己一族的人以及平素畏敬的人的臉上，幸而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痣。宜哉，這個人將來無論如何不會遇到好運的。……計算起來，缺點甚多，但歸根於這樣的結論：田島校長 = 0。總之，我對於這個人毫無一點好感。

我在學生休息室的一角里把這不法的“苦迭打”<sup>(1)</sup>的本末盡行告訴了我們過激黨的全體人員之後，一團暗雲立刻籠罩了五十幾張青春的天真的臉。這是封閉樂園之門的鉛色的雲霧。他們顯然是和我一樣地吃了滿肚子的不快和不平。我當然沒有連他妻子頭痛的話都說出來，然而我的話一說完，就有人在地板上頓足，罵“校長混蛋！”又有人接着罵“鰻鱺！”“烤鱈魚！”最後还有人怪聲怪氣地和着他們罵“豈有此理！”我微笑着向他們一看，就慢慢地向着地獄之門走過去。走了十五六步，以為后面的騷擾停止了，忽然發生一陣哄响：“一、二、三，鰻鱺！”校舍竟被喊得震動，其中還夾雜着裂帛一般尖銳的女學生聲音。我多事地回轉頭來一看，然而這時候這班革命健兒已經有半數以上從學生出入口像狂風中的樹葉一般飛出門外去了。恐怕正在門前玩耍的、校長的兒子的小頭上，今天又將吃到暴雨一般的拳頭了吧。然而休息室里還有不肯空自回去而留着的人。這些都是想等候機會同我作某種特別談話的、性情固執的人，其中也有兩三個女的，一共是十一二人。校工的第二個兒子和女教師宿舍的房東家的兒子，（這兩人都為了這緣故，校長老爺不大管）這兩人跟着我走來，一直像管門一般站在这地獄的入口，察看里面的光景。

---

(1) “苦迭打”乃法文 Coup d'état 的譯音，意思是果斷政策，專橫行為。

所謂入口，只是裱紙破碎了的兩扇格子門。這房間和學生休息室，就隔着這兩扇格子門。從校門一直走進來，走上正門，靠左手便是這房間。這入口里面就是我身所在的地獄——教職員室。這房間約有十條鋪席大小，天花板極低，醜陋的牆壁、舊式的小窗和因年久而歪扭了的皮椅子，都表示一種人生的倦怠之色。房間里面有四張桌子朝着門擺成凹字形。中央兩張桌子相連接，右面的一張是校長老爺的座位，左面的一張是檢定試驗及格的老訓導長的座位，校長旁邊的一張是我的座位，我對面的一張是一位女教師的座位。我們學校里的教職員只有這四個人，我在其中不消說是最末位。當然，即使有一百個教職員，代用教員總是忝列末座的。這里面一切都照老例，非常陳腐而又可笑。我的座位後面，隔着一重格子門，便是值班室。

在這教職員室里，女教師背後牆壁上的自鳴鐘用懶洋洋的悲鳴聲來報告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四個教職員割據着各自的座位。——因為桌子互相密接，所以這時候的狀態確有一種割據時代的形勢。——已經繼續了二三十分鐘的“拍劈、撒丹、阿立貝”的苦痛的聲音，在三四分鐘之前忽然停止，好像田里的青蛙被足音所驚而突然停止叫聲一樣。同時（大概是那位尊嚴的老導師維其略拉着但丁的顫抖的手，進入另一層地獄里去了），一陣新的杀气（撲面而來，在這房間里出現了另一種光景。

倘使詳細說明起來，實在是不足道的一回事。事情是這樣：兩三天以前，我偶然興到，作了一首可以給這S村小學的學生日常歌唱的所謂校歌之類的歌詞，又譜了樂曲。這一次試作樂曲，在我呱呱墮地以來的二十一年中實在是初次；然而我不怕難為情地自白：把作成的樂曲叫嗓子透徹的我妻唱一遍看，覺得還好听。（我現在還認為確是這樣……。）我妻也稱贊這歌曲作得

好。这天晚上有兩三个学生到我家来玩，我就自己拉小提琴，把这歌曲教他們唱，他們也贊賞这歌曲，說非常好听，以后要每天歌唱。这歌曲的歌詞共六首，每首六行；乐曲是C調四分之二拍子，但最后兩行变化为四分之三拍子。我妻說：这样一变化，更加好听了。然而这是另一回事，且不必細說。总之，我作这件事并無罪愆，是明白的事实。对于作歌作曲，决不能和盜賊、偽善者、乃至一切無耻之徒的行为同等看待。代用教員沒有作歌曲的資格——难道有这样的定規么？这样看来，我还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俯仰不愧于天地的大丈夫。豈知这件堂皇坦白的事，竟变成了敌人放矢之的！我全無夸張的必要：这天晚上由我教唱这歌曲的学生，只不过三人（他們的姓名我也清楚地記得）。然而因为我們这班过激黨員的胸中都有同样的色彩，都有青春的生命嫩綠和汹涌的春泉的血色，并且像火一般燃燒着；他們的唇舌都同样地干燥，因此野火蔓延得極快，在一兩天之內，眼見得傳誦殆遍。到了今天，高年級学生几乎有三分之二——不，五分之四——已經的确会唱了，虽然音調不免还有唱錯的地方。白天課間休息等时候，不拘何人領头，大批人在运动場上結队游行。人数大概靠近一百，——当然也有非出本意的一群閑人混雜在內，——大家齐声唱起歌来，唱的便是新田耕助先生新作的校友歌。我自己所作的歌被大批人歌唱，决不是可耻的事，也不是罪惡；却是愉快的事，得意的事。我看他們游行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兴奋起来，身体中某处似乎觉得痒痒的，自己也想加入他們的行列中才好，虽然这游行不过五分鐘而已。……問題的關鍵还在后面。

下午三点鐘以前三四分鐘，那位校長——也一直用笨拙的手指撥着算盤、反复着“拍劈、撒丹、拍劈、撒丹”的校長田島金藏

氏——剛剛算好了点名册上的出席缺席次数，慢慢地抬起头来，伸手拿了那根烟管，在桌子边上啪啪地敲兩下。他的巨大的喉头突然發出一种难于名狀的声音，好像狐狸难产时的声音，又好像自来水管爆發的声音，再說得恰当些，好像鄰家的猪在盛夏受了感冒而發出的怪声，——簡实是怪声，——仔細地分析起来，大概是一种病态的咳嗽吧。接着又發出輕輕的一声。我想，尽乎此了吧，就把这时候算盤上所得出的八四·七九这数目記錄在月表中出席百分比的男生部中，又把笔头咬一下。在这刹那間，听見一个像去年死去的黑猫的幽灵在晝眠的夢中出現时那么沉痛的声音：

“新田先生。”

校長老爷开了金口。

我猛然抬起头来。同时别的兩個人——訓导長和女教师——也抬起头来。这一瞬間“拍劈、撒丹、拍劈、撒丹、阿立貝”的声音突然肃靜了。女教师默默地看着校長的臉。訓导長扭过身来，准备抽烟。他心里似乎正在等待甚么事情發生。然而在这不过三秒鐘的沉默之后，就有近来罕有的風暴發生了。

“新田先生，”校長再叫我一声。他似乎想裝出十分严肃的态度来。然而抱歉得很：他那把凡庸和丑惡加入“教育者”型中而鑄成的相貌中，已經沒有容納別的表情之余地了。这实在完全是“無意义”的事。如果勉强要裝出严肃的态度来，其結果只能使对方感到一种滑稽和少量的憐憫之情而已。然而他本人当然完全不知道，就更进一步，用他那破鐘一般的声音来向我質問了：“有一点事我倒要請問你：那个，‘生命之林……’第一句是甚么？（他向訓导長看看，訓导長表示非常为难的样子，默默不語。）噢，有了有了，就是‘春光尚淺月尚早，生命之林夜香飄，使我



神魂全向往……’这歌曲。新田先生，据说这歌曲是你秘密作出来教学生唱的，真的么？”

“是假的。歌词和乐曲的确都是我作的，但是秘密作出来是假的。我不喜欢做秘密工作。”

“那么，古山先生刚才说是这样的。”他又向邻座的训导长看看。

古山的脸上还蒙着为难的暗云。他还是默默不语，偷偷地向我瞥一眼，鼻孔里喷出烟气来。

我目击这光景，心中早就直觉到：哈哈，原来如此。关于我那首正大光明、坦白无私、俯仰不愧于天地的歌曲现在向我提出的抗议，原来并不是鳗鲡金藏老爷一个人头脑里想出来的。这完全是和古山商谈的结果。或者是古山首先提出的，也未可知。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光是这校长一个人，无论如何不会有这样的勇气。原来古山这个人，是生长在本村的，在这学校里已经混了十多年。年纪超过四十，还是照五年前一样拿十三块钱的月薪，自己却心满意足，可见是个没有志气的家伙。他是以夫妻吵架出名的人。（在这一点上，他比起校长来，稍稍缺乏温顺的美德。）谈起话来，题材总不过是酒、年轻时的经验谈、关于女人的事，还有一件是钓鱼。就中关于钓鱼一道，他在这村子里首屈一指，可谓已入名人之域，——他自己这样相信，别人也这样赞许他。因此他做人没有主义，也没有主张。（从古以来，凡是钓鱼的名人，一定是没有主义也没有主张的。）因此他和当年二十一岁的我话不投机。据我说来，校长和这个人，都好像是营养不足而枯了的朴树。倘是松树，即使枯了，枝条也有神气；朴树枯了之后则毫无表情。他们和我，连每天吸的烟草也不同。他们吸的是干枯了的橡叶的粉末，也不辣，也不甜，也不香。我

吸的呢，虽然是三分錢可买半兩的廉价物，然而却是真正的烟草，香气很强，又辣又甜，是真的有活气的人生的烟。有一次古山說，他吸了一支百合牌香烟会头暈目眩，确是真話。因为如此，我被看作这職員室里的特殊分子，螟蛉子，和平的扰乱者。如果要在这小天地中找求我的談話对手，实在只有女教师一人。她芳龄稍过，今年正是二十四岁，是比我年長三岁的姊姊。然而她还是独身，又是热心的基督教徒，善于唱贊美歌，曾經受过新教育，思想很健全。相貌怎么样呢？相貌因为天天看見，并不觉得特別惹人注目；面頰是桃色的，头髮是帶赤的，眼睛的生动和年龄不相称，常常閃現出判断力来。她是初等小学一年級的主任教师，真是一位善良的保姆。我所說的話她大都理解，凡有理的，她一定同情。然而到底是女性，顧慮不免稍多，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場合，她就一言不發。但是她的眼球的輕微的运动，已經充分表示出她是我的同情者。况且不久以前我的确听见她在低声地唱我所作的那首歌曲，不知是从誰那里听来的。

于是我就詳細說明了这歌曲如何作成、如何流傳的經過。最后一句話出自我口，达到校長、訓导長、女教师三人的六个耳朵里的时候，壁上的自鳴鐘懶洋洋地叫出“噹，噹，噹”。突然我背后的格子門里面發出“唉——唉”的一声。大概是头痛而身体不好的馬鈴薯太太照例把一条帶子一头縛在三岁的女兒身上，一头縛在自己脚上，以防她跑到危險地方去，自己却半睡半醒地躺在熄灭了的爐子旁边，現在自鳴鐘的声音吵醒了她的晝夢吧。“唉——唉”又听见一声。

可怕的沉默繼續了三秒、五秒、十秒鐘。四个教職員各自割据着一个桌子。打破这沉默的第一槍，是古山这朴树。

“这歌曲有沒有获得校長先生的認可？”

“沒有，我的確沒有認可，絕對沒有認可。”校長代我回答了。

我若無其事地銜着烟管，向女教師默默地微笑。古山也重新吸起烟來。

校長的臉不知甚么時候開始發紅了，鼻子上冒出水蒸汽來。“真是太自由了。新田先生，你也是受過新教育的，這樣未免太任意了吧……。”

“是這樣的么？”

“當然，顯然是這樣的。喏，那個，我記得確是今年四月四日吧，是我去向郡視學平野先生請安的時候。是的，確是這時候。郡視學向我說起新田先生的事，我終於把新田先生請到了這學校里來。看郡視學面上，我一向對你很客氣，很寬容。可是你如果太任意了，那麼我畢竟是掌握一校的校長，”他說到這裡停頓一下，身體向後一仰。我不放過這機會，連忙插嘴說：

“請不要客氣。”

“放肆！把校長看得屁也不值。”

他說時把聲音略微提高些，同時握着拳頭在桌子上敲一下，那個算盤吃驚似地翻落在地板上，發出刺耳的聲音。我從來不曾見過這校長也有這樣的活氣。或者，像他自己所坦白，過去因為看郡視學面上而特別客氣，也未可知。然而他所說的話倒是實在的：我的確把這校長看得屁也不值。這時候我背後的格子門發出聲響。大概是馬鈴薯太太爬出來，在那裡傾聽情況。

“我剛才听了兩位先生的話，”古山假癡假呆地說，“覺得校長是有理的。可是新田先生也並沒有甚么大錯；不過我認為：擅自作這校歌，擅自教學生唱，在不按手續順序的一點上，新田先生大大地，不，多少犯了錯誤。”

“這學校里有校歌么？”

“以前是沒有的。”

“現在呢？”

这回由校長回答我：“現在不是你作了一曲么？”

“問題就在这里。凡事都有手續順序……”

我不讓古山說完，舉起手來阻止了他，搶着說：

“並沒有問題。是你們把我所作的那歌曲稱為校歌的；我並沒有想替這S村兩等小學校作校歌的企圖。我只是想試作一首可使這學校的學生朝夕吟唱的類似校歌的東西而已。你們就把它稱為校歌，蒙你們承認它是校歌。於是學生就大家唱這歌，唱這校歌。並無問題，事情再簡單沒有了。”

校長和古山互相看看。女教師的眼睛里現出滿足的微笑。門口除了兩個管門的以外，又新來了幾個人。我背后的格子門嘶的一聲拉开了，一個怪物悄悄地從里面走出來：腰里纏着一根細繩，歪歪斜斜地穿着一件骯髒的細條紋綿布夾衣，沒有束帶。露出胸膛，奶頭上吊着一個嬰孩。馬鈴薯太太出來了。她的夾衣上的黑緞子領襟發出油光，這樣子實在不堪入目。她的眼梢向左右吊起像針一般尖銳。她向我一瞥，就站定在校長身旁了。地獄底層白髮如茅、骨瘦如柴的餓鬼兩手握着自己兒子的骸骨，而塞在嘴里格拉格拉地咬嚼時的聲音，如果能在現實世界中化作眼睛看得見的形狀，恐怕這形狀就是這女人向我一瞥時的眼光吧。朝朝夜夜被這眼光刺痛胸臆的校長老爺的心事，由此亦蓋可想見。

這個活的女神——貧窮的女神？——石像一般默默地站着。忽然這房間里發生了電光一般的變化。校長仿佛想重新裝出早已忘記了的嚴肅態度來，他的顏面肌肉中有兩三處顯出一種運動。是因為援軍來到而回復勇氣么，或是感到恐怖么？不得而知。

总之，是他心中感到了一种激烈的冲动吧。古山也抬起了头。然而已經無用，因为現在他們的攻势已經变成守势了。而在我这方面呢，敌势的增援反而加强了胜利之感。女教师一看到这女神，似乎被一陣極度不快的暗霧遮塞了她的清白的心胸，忽然低下了头。她大概是由于感到耻辱，或者感到懊惱，或者感到憤怒，她的臉紅到了耳根上。她用鉛筆尖敲着桌子。

古山先开口：“不过，凡事都有手續順序。如果不按照这手續順序……也不能一下子就当陸軍大將啊。”不錯，这真是古今無比的卓見：

校長接上去說：“如果不按照正当的手續順序，即使是可以采用作校歌的，也不能称为校歌。你虽然沒有正式的証書，然而身任教育之职，并且領受了月薪，却不顧办事的手續順序，实在太不成話，太不成話了。”

他說罢之后紧閉了嘴唇。可惜嘴唇的样子太难看了。

女神的視綫像冰箭一般射到我臉上。大概是催促我答复吧。啪嗒一声响，一只梳子从她的随随便便地——不，乱七八糟地——結束着的头髮上掉落在地，但她并不把它拾起来。我笑着說：

“你們老是說手續順序，手續順序，到底有甚么手續順序？說出来难为情：我实在一点也不懂得。……如果由于不懂得校歌采用法及其順序，將來冒充做了某校校長的时候，做出失策的事情来，倒是不得了的。現在可否請你們指教？”

校長嫌惡地回答：“所謂手續順序，并不是多么复杂的事情。第一（他用力地說），要校長認可；倘使校長認為好的，然后送交郡視学。郡視学批准了，說这歌曲可以教学生唱，这歌曲方才成为校歌。”

“哈哈，这样說来，我所作的歌曲，沒有按照正当的手續順序，所以，明白地說，是不及格的。很好。在我作者看来，这歌曲被采用为校歌，或者不被采用为校歌，是屁也不值的問題。我只要看見自己所作的歌曲被学生大家歌唱，就十分滿足了。哈哈哈哈哈，那么，不必再談了。”

“不过，”古山的話来了。不过兩字是他的拿手好戏。“我以为要給学校里的学生唱，也应该先把这歌曲的意义告訴校長和我，或者作成之后把歌曲先給我們看看，方为穩便。”

“不但这件事而已，听說你在对人說，学校的教案等都是形式的，沒有記錄的必要。所以一回家就写小說之类的东西。这样的人可以做教育者，真出我意料之外。实在是，真是……。不过这又是另一回事。新田先生，学校里有教育部規定而公布的教授細目呢！算术、国語、地理、历史自不必說，就是唱歌、縫紉等科，也正确地規定着細目。照我們長年从事教育事業的人看来，現今所公布的細目实在尽善尽美，竟可說是入精穿微了。十几年前，我們还在师范学校讀書的时候，曾經請那时早已賺到四十五元的有名的助教諭小原銀太郎先生監督，編制小学校教授細目。然而那时候所編制的和今天的比較起来，啊喲，实在太不成話，令人不胜汗顏！所以，凡是真正的教育者，必須恪守这完善無缺的規定細目，一絲不乱地进行教課。要是不然，小則对不起所教的学生的父兄和發給月薪的村公所，大則犯了搗乱我大日本教育制度之罪！这正是我們教育者的最重要关头，我們已經有十多年——我到这学校里来虽然还只有四年零三个月——在这点上努力精进了。当然不是說細目中所沒有的一概不許教。正如剛才古山先生所屢次提到的：凡事必有手續順序；如果按照順序而获得認可，当然也不妨教。要是不然，就会变成我

剛才所誠告你的情況。況且，我既然受命為校長，恐怕連我也有責任。如果這樣，我們大家都不方便。不但如此，我們這學校也有傷面目。”

“這樣說來，問題真嚴重了！”我用十分談諧的語氣說。在他的說法期間，我當然常常幾乎失笑，好容易忍住了。“那麼總而言之，我所作的歌曲，是那完善無缺的細目中所不載的。”

“當然不會有的。”古山說。

“不會有的，這歌曲還是兩三天之前作的。啊哈哈哈哈哈。你們剛才所講的許多道理，歸根結底是極明顯的一句話：這歌曲不能給學生唱。把手續順序的枝條和教授細目的叶子統統斬去，赤裸裸地說，是這樣的一句話吧。”

對於這話沒有回答。

“在這嘮叨的細目中，是否寫明代用教員除了在講台上以外一概不能教學生別的東西，或者寫明正課以外的教授另有別的細目？”

“細目中哪里有這種無聊的東西！”校長動怒了。

“那麼可以放心了。”

“甚麼放心？”

“事情是這樣：我剛才詳細說過，我教那首歌曲，是在兩三天之前，就是這歌曲作成這一天的晚上，我所教的只是到我家來玩的三個學生，並非在教室里教的，所以我不須受細目老爺的申斥，只要不是那歌曲里面含有某種危險思想或者學生所不該說的話。……啊，我真耽心！但是現在已經看見青天白日，證明我是無罪的了。”

全勝的花冠加到了我頭上。眼見得敵人已經退却到鉄嶺以北，劍折馬斃彈丸盡，決無繼續戰鬥之理了。

“我昨天也向荣兒（学生的名字）借来抄写了这歌曲呢。我是甚么都不懂的，但觉得这歌曲作得非常好，我很想在明天的唱歌課上教唱呢！”

女教师第一次开口。这是射箭一般投到胜利的我的胸膛上来的美丽光荣的花环。

## 2

这时候，校長田島金藏氏大受刺激，几乎落泪了。他起初怨恨似地看看女教师的臉，接着突然轉过头来，仰望站在旁边的臭污的女神，头痛的怪物，緞子領襟的馬鈴薯太太。他那双平常像死鱒魚眼睛一般暗淡無光的眼睛，只有这时候显出激战的火花的影迹，并且由于極度的恐怖和憤慨而略帶潤湿了。世間有描写懦夫献出全身的爱情来博得妻子一顧之憐的画圖，这画圖中所写的正是目前这光景。然而这个塗泥的大理石女神的臉上一根毛髮也不动，只說了一个“哼”字。嗚呼哀哉，世間也許有人明白了解这“哼”字的意义吧！忽然她弯下身子去拾起了掉落的梳子。这时候她抱着的孩子还是衔着乳头不放。貪欲極强的孩子！

古山的卑野的眼色中充滿了憤怒之色，他用这双眼睛釘住我。水面的白色浮标欲沉未沉、不死不活时的光景，正是这样的吧。这时候我的值得敬慕的善良的女教师山本孝子女士又开始“拍劈、撒丹”了。

我向門口望望，看見四个头髮剃得三分長的圓圓的头和两个束着粉紅色緞帶的头并列着。我轉向他們的时候，大家都对我嫣然一笑。其中有一个人，女教师的房东家的荣兒，眨动他那



双大眼睛，向我抛送一种暗号的贺电。真是一个特别乖巧的少年！我也向他回电。于是六个人眼睛一齐眨动起来了。

忽然听见生气蓬勃的勇壮的合唱声。这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

春光倘浅月倘早，  
生命之林夜香飘，  
使我神魂全向往，  
梦耶非耶林中绕……

啊，就是这歌曲。日俄开战的原因就是它。我突然发生触电一般的感觉。同时扶梯上响出嘈杂的脚步声，歌声有些乱了。我想，他们走下来了；这时候一群人早已出现在眼前。五个健儿，站在前头的一个叫做了辅，是村长的儿子，身材不高，是校中第一个顽皮孩子；他成绩优良，在过激党内也是一个最急进的、所谓爆弹派的首领。他们大概是躲在楼上，为了今天课外授业被阻止而开复仇的秘密会议吧。看他们很精神的样子，似乎已经胸有成算。但愿不要再像上次那样乱暴地在深夜里把石子下雨一般丢进值班室里去。

一群健儿用春晓的钟声一般清脆的声音唱着歌，勇敢地跨着步，先在广大的休息室的中央绕一个大圈圈，然后向着我们的教职员室威武堂皇地走来：

右手按住“平等”剑，  
左手高举“博爱”旗，  
跨上千里“自由”马，  
理想之路走到底。  
今宵到达生命林，  
林荫水滨把身棲。

青山聳峙是墓標，  
憑弔千古之英豪；  
河水無聲日夜流，  
永載芳名赴遠道。  
我問：“此間是何處？”  
月言：“汝之故鄉到。”

忽聞駿馬一聲嘶，  
好夢驚殘心茫茫。  
白甲銀楯在何處？  
煙消雲散入惆悵。  
惟有我身不磨滅，  
獨立理想之路上。

岩手山上雪蓋頭，  
姬神山名真優秀；  
千古之水北上川，  
兩山之間蜿蜒流。  
洗淨人心……

唱到這地方的時候，了輔的右腳正好跨進教職員室的門檻。歌聲停止了。這兒分鐘之間室內的光景，我一點也不知道。因為我只是出神地看着走近來的了輔的眼睛，在心中和他們一起唱歌——却是絞盡心聲而唱的。

忽然注意到：世界毀滅的大活劇似乎將在一秒鐘之後出現了。校長的臉像野火一般燒起來。顯然看見他全身正在索索地

發抖。古山已經从椅子上站起身來，像逢着飢饉的金剛一般握着拳頭，也正在全身發抖。他的臉上脹滿了很粗的青筋。

榮兒把嘴湊在了輔的耳朵上，低聲說了些話。了輔的眼睛拚命地張大，好像象的鼻孔。了輔的聲音大概是天生响亮的，他回答的話連我也听得見：

“……怎么，說這歌曲？……嗯……勝利了，嗯，對啊，當然對啊，這真好看……他沒有喝酒么？……那麼紅！紅鰻鱗！”

最後幾句話聲音較高。古山用激動的聲音叫：

“校長先生！”

校長站起身來，他的椅子乘勢向後面翻倒了。他的妻子還是站着不動，然而臉色凄慘可怕：

“到那邊去！”

“你們到那邊去吧。”

我和女教師同時這樣說，並且揮揮手，使個眼色。了輔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對看，我竭力用眼色來阻止他。

了輔終於跑出去，同時唱着：

青山聳峙是墓標，

憑弔千古之英豪；

別的孩子都跟着他跑。

“勝利的老師萬歲！”

他們這樣地叫喊。這是五六個人的聲音。其中了輔的有力嗓子和榮兒的童高音特別顯著。

我的眼光和女教師的眼光突然在空中相接觸。她的眼睛里充滿着異常的激動之色。從光彩上可以知道這當然不是對我不利的激動。正在這時候——

正在這時候，聽見正門口有人聲，似乎有人在那裡爭執。然

而起初我心中大概也激动着，所以沒有听清楚。一个是校工的声音，另一个声音呢？竟是从从来不曾听见过的声音。

“……随便你怎么說，乞丐还是一个乞丐。我剛才对你說过：学校不是乞丐来的地方。校長先生常常关照我：倘使有乞丐来，不管他是何等样人，都把他赶走。你爽爽快快地走出去吧，不要在这里白費口舌。”

一个威風凜凜的青年男子的声音回答：“我固然是个乞丐，但是和普通的乞丐略有不同。你怎么可以說我敲詐勒索呢？好，好，随便怎么說都好，总之，請你把这封信交給姓新田的那个人看。你不是剛才說过新田白牛这个人在这里么？”

“怪了！”我想。校工又說：

“新田耕助先生，一个年輕人，我們这里是有的，但是叫做白牛的可笑的东西，我們这里绝对沒有。耕助先生也不会有当乞丐的亲友。你弄錯了。你一定是認錯了人。你把信拿回去吧。”

“你这个人真討厭。我对你毫無請求，我只要見一見新田这个人。我只要見到新田君，就滿足了，就达到願望了。老兄，你懂得么？……拜托你，把这封信交去，拜托拜托。……如果你再不肯的話，我就要自己上去<sup>①</sup>找我所要訪問的那个人了。”

这时候我想走出去看看。然而不知怎的站不起来。大概是完全陶醉在这个从广闊的胸底里流暢地發出来的宏亮悅耳、威严堂皇的声音中了。我無端地想起了常常在照相版上看見的抱着一个孩子的拿破崙的相貌。我想，現在站在正門口呼我的姓名而要和我見面的那个人，一定是和拿破崙相像的人。

“唉，这怎么可以！我要被校長罵的。那么这样吧：你等在

---

① 日本房子从門口到室内須得跨上一步。

这里，我光是把这封信拿进去給先生看看再来。……你弄錯人了。我在这学校里做了十六年，从来不曾見過收到乞丐的信的先生。”

我的心被一种奇妙的感觉所支配了。我向四周看看，但見校長和古山已經坐在椅子上，馬鈴薯太太还是保持着不动的姿勢，女教师也照旧坐着。四人的眼睛都向我注視，好像正在期待甚么。我心中想：在古代，在大理石造的壯丽的劇場里，观众坐在看台上怀着兴味俯瞰一个無罪的赤手空拳的奴隶（完全“無力”的选手）对于那只象征暴力的巨兽——换言之，对于那只代表神权的獅子——能作若干程度的抵抗，这些观众的眼色，大概正是这个模样的吧。

校工是一个好人，村里的人給他取个綽号叫做“佛菩薩”。你如果喊他的名字忠太，無論下雨日子或者起風日子，他总是回答你一声“噯”。这时候他的厚嘴唇里喃喃地說着甚么話，走进教職員室来。

“来了一个乞丐，說要我把这个給先生看。噯。”

他用异样的眼光怯怯地看着我，把一封信放在桌子上了。然后用手指点正門方面，閉住了左眼睛，歪轉了嘴巴，模仿眇目歪嘴的相貌給我看。

“是一个怪东西，您要当心。我几次三番拒絕他，他死不听话。”

他放低了声音說。

我默默地拿起那封信来。但見信壳反面用有力的粗笔写着一个“㊦”<sup>①</sup>，几乎占据了全面。下面用淡墨草率地写着“朱云自

① 这是日本人写在信的封口上的記号，即“締”字之簡体，是“固封”之意。

八戶寄”六個字，筆迹是熟悉的。沒有寫發信日期。“啊，是朱云寄來的信！”我不知不覺地叫出。翻轉來一看，認真地用行書寫着：“岩手縣岩手郡S村兩等小學內、新田白牛先生。”我想起了某一件事；然而這時候無暇及此，連忙拆開信來。所有的人的視線都集注在我的不知何故而顫抖的瘦長的手指上。心里不禁砰砰地跳動起來，青春的生命的轟响像電氣一般激動了全身的血液。顫抖的手指拉出一張貢紙來，紙上的字寫得很大，文句當然極短：

比來久疎問候，失敬之至。

這幾個字就占據了兩行。下面是：

此信付石本俊吉持送。兄對此人當盡力幫助。弟有生以來初次寫此介紹信。

六月二十五日，天野朱云拜上

新田耕兄。

信紙上面的空地上，橫寫着一句：

（認爲盜竊）

世界上倘有極粗鹵極亂暴的信，恐怕就是這封信了。然而這不是普通性質的書信。這介紹信竟是一個人全憑自己的信用而使另一個人和一個不相識的第三者握手時在神前祭壇上宣讀的一種所謂神聖儀式的告文。倘使收到這樣的介紹信的人是一個溫厚穩健而凡事崇尚中庸的當世士君子，例如我們的校長田島氏，說不定沒有看到站在正門口的那個人就認定他是前門之虎，趁後門還沒有被狼攔阻的時候慌忙地穿了一只草鞋逃出後門去吧。然而寫這封信的人，是曾經在這S村里呱呱墮地，而從這學校（當時校舍只有現在的一半，教師只有一人，當然是還沒有辦高等科時的簡陋的單級小學）里的一位教育者——也很穩

健、中正、無愛、無憎而絕對尊敬規則、順序、年終獎金、教育部和妻子的一位教育者——受得聖代初等教育的日本國民之一，即現年二十七歲的天野大助。你如果知道這封信是這個人寫的，你將用怎樣的言辭來表示驚愕之情呢？實際上，這並不是介紹信，這是命令，是非常亂暴的命令：要我盡力幫助一個素不相識的獨眼龍！然而我驚心動魄地讀完了這封奇怪的信之後，完全沒有上述那樣的感覺。敢問讀者：世間滔滔皆是的浮文虛禮，在這封信中哪里有半點影迹？從前山藥的三吉所寫的馬費請求書：“馬費三兩正。送不送？怎麼樣？送，就好。不送，不得甘休。我有手腕。”果然像大儒新井白石所說，是千古名文。那麼我的好友朱雲的介紹信，也正可稱為千古名文。不但如此，滿不在乎地寫這樣的信的他，和滿不在乎地讀這樣的信的我，兩人之間非真有同心一體、肝胆相照的交情不可。略去一切枝葉，脫去一切服飾，挺起赤裸裸的六尺之軀，坦然地向目標所在的城門肉搏，便是這封信的態度。這坦然的處所，實在洋溢著充塞乾坤的無限的信用和友情。我僅僅在三四秒鐘之內讀完了這封信。這瞬間我想起了這好友的活躍的面目，聽到了我們的溫暖的信用和友情的聲息。

“好的。請他到這房間里來。”

“叫乞丐到這里來？”

校長怒吼起來。

“這太不成樣子了：新田先生！叫乞丐到學校的教職員室里來？”

這叫聲非常尖銳，使得窗玻璃都震响，好比幾億劫來不曾出聲的千萬條毛蟲齊集在一起，為了求雨而吱喳吱喳地祈禱，真是討厭之極的聲音。這是我本來以為沒有舌頭的馬鈴薯太太突然

發出的凄慘的第一聲。

校工忠太的栗子似的眼睛骨碌骨碌骨碌地廻轉了三次。他失却了主意，站着不動。這時候有威吓一下的必要：

“請他進來！”

我喝了一聲。忠太慌慌張張地走出去了。不久他就回來，後面跟着一個人。料想這人早已脫去草鞋，跨上踏步了。

“新田先生，你可以這樣的么？喂，新田先生，這不是你一個人的學校！你，一個代用教員，想怎麼樣？你看，那樣的東西！”

馬鈴薯只管叫喊。我睬也不睬她。我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即將在忠太背後出現的被呼為“那樣的東西”的聲音嘹亮的拿破崙。朱云的信的 upper 端注着“是獨眼龍”，但我只認為他是在滑鐵盧大戰中誤失一眼的，我確信這千古俠骨的拿破崙·鮑拿巴德的颯爽的威風決不因此而受毫厘之損失。我又想，也許因此反而增加了秋霜烈日的威嚴吧。

忠太的身體退避在一旁，低下了頭；忽然像逃走一般溜了出去。

現在毫無隱蔽，英雄的正身突兀地站在目前咫尺之處了。我也站起身來。

這時候我突然大吃一驚，幾乎叫了出來。可憐千載一遇的此月此日此時，我的眼睛突然失却了效用：這樣劇烈的不幸，在這世界上不能再有了。我努力把眼睛眨了兩三次，又盡力睜開眼睛來。然而無效。在滑鐵盧大戰中為流彈而誤失一眼、反而增加了秋霜烈日的威嚴的拿破崙·鮑拿巴德，已經是新田耕助所永遠不能瞻仰的了！數秒鐘以前我曾經想像這裡將要出現一個千古英雄；然而我睜大了眼睛一看，只看見一個像垃圾堆里的瘦狗一般的人物悄然地站着。這實在是天下的奇蹟！據說無論多



么偉大的英雄，死后留存下来的遗迹只有骸骨。那么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也許是拿破崙的骸骨。

就算是骸骨吧，这实在是很难看的骸骨！身長五尺零寸零分，穿着一件骯髒得條紋也看不出了的布夾衣，腰里束着一條很窄的牛皮帶，衣裙底下露出七八寸寬的白色小倉布裙<sup>①</sup>。袜子当然沒有穿。頭髮長到兩寸，宛如在泥濘路上滾过的毛栗子。眼睛怎么样呢？果然是独眼龙，不过当然不是在滑鐵盧喪失一目的。大概是天生成的吧，左眼照前世死的时候一样緊閉着。右面一只也不是完全的眼睛，比較起普通人的眼睛来，似乎黑眼珠的位置有些不同。鼻子沒話可說，嘴巴略向左歪。面頰很薄，血色極惡。在这些陈設之中，只有寬廣的額骨最為道地，这額骨上有不少汗珠正在發光。六月三十日，天气并不冷，这个出門人却穿着夾衣。我想，忠太模仿眇目歪嘴的樣子給我看，馬鈴薯稱他为“那樣的東西”，虽然是由于他們沒有看見自己的相貌的緣故，然而也并不十分失當。

我這樣的感想，当然是一瞬之間的事。虽然是一瞬之間的事，然而这样卑鄙的感想發生在我这个日本獨一無二的代用教員的胸中，实在是慚愧之極的惡德。——使我感到这一点而精神忽然覺醒的鞭策，是这奇人的歪嘴里迸出来的第一声：

“我叫做石本俊吉。”

啊，只有声音的确不愧为拿破崙的声音。这是从寬廣的胸中流暢地發出的一个优美悅耳、威嚴堂皇的男性的声音，我疑怪这声音是貯藏在这身体里面甚么地方的。据说在一瓣牡蠣壳中，詩人能够听见無边的大海的劫初时代的轟响声。那么这个

---

<sup>①</sup> 日本服裝男人也穿裙。小倉布是小倉地方所产的布。

人的身体虽然只是草草雕成的一肉塊，或許其中深藏着能使人生这大殿堂根本动摇的、一撞万响的巨鐘声，亦未可知。如果这样，那么把我从可惭愧的惡德中救出的，不是这依稀仿佛的拿破崙骸骨，而是那無尽藏的人生至奧的鐘声。不錯，的确是这。这时候我全靠这永远無穷的声音而悟得了人生的大道，并且悟得了現在我正面对着好友朱云的千古名文所介紹的石本俊吉，正要同他叙礼。

“我就是新田。初次見面。”

“初次見面。”

兩人互相行了一礼。

“天野兄的信，拜領道謝！”

“豈敢。”

这样交談的时候，我不期地感到一种痛快。这是因为不管極度严酷的反抗而清風一般飄然地出現在这教職員室里的那个人，不是命运制定的庸碌凡夫，实在是异彩煥發的奇男子。我亲手拉过一只椅子来請石本坐了，然后昂然地向四周一看。女教師凝視着这新来的客人的后影，不知作何感想。其他三个人的臉色不言可知。我無疑地站在征服者的地位上了。

“我来介紹一下：这位是拿了我所認為哥哥的人的介紹信而远道来訪的石本俊吉君。”

大家默默無言。这更加使我感到痛快了。馬鈴薯舌头上發出“噓”的一声，向我瞅一眼，还是默不作声，立刻又把眼睛釘住石本。大概她是被石本的异彩煥發的态度所吓喪了。石本也并不低头。他虽然只有一只眼睛，也立刻看出这光景的不快；但他滿不在乎，仿佛無感觉一般。这真有意思。他一定是一个身經百战的人。把他推到狂暴的獅子面前，他也不会忘記今天早上

吃几碗飯。——我覺得此人是有这样的勇气和沉着

我得意地微笑着坐下去。石本也坐下了。兩人的視線在空中相接。这时候我發見對方的右眼中有一顆拔群的眼球。这当然不是头腦敏捷的人、智力旺盛的人的眼睛，总之我只觉得是拔群的眼球。我又發覺：这颗拔群的眼球对我看的时候，决不像看初次見面的人，却亲切地、溫順地、坦率地看着我，好像看十年老友。同时他的歪嘴、他的独眼龙、拿破崙的骸骨、忠太所說的“您要当心”等念头，全部从我胸中消失了。容易感动的我，心里已經無暇考虑利害得失，只管張开自己的胸怀来容受充溢在他眼睛里的好意。青年人無論喝过多少塵世上辛酸的水，行为常常是这样的。富有思慮的人恐怕要笑。笑由他笑吧，毫無关系。我总归是一个青年人。唉，人生青春几何！然而我想：即使头童齿豁，这一点溫暖而生气蓬勃的心情我一定要永远保住。况且現在我的心早已变成蒸溜水一般純潔了。我和石本俊吉相識也只有兩分鐘，已經变成知交。我今年二十一岁，他好像比我年長，又好像比我年輕，然而他是比我大一兩岁的哥哥。大家都是青年人。初次見面的寒暄結束之后，兩人的眼光在空中相交，这时候兩個青春的灵魂密切地相接触。变成知交的过程，就此已經完成了。我相信他也是一个快男兒。

然而他的風采怎么样？嗚呼，他的風采真奇妙！——我坦白地說，剛才正值战乱多端之际，我的心实在稍稍失却了平衡。因此对于这新来的客人的观察，不免有未到之处。現在共桌相对，用十年老友的心情来坦率地仔細端相起来，我的感动更加深了。嗚呼，他的風采何等奇妙！开口吐辞，音节嘹亮，真是威風凜凜的男兒之声。然而这样地無言相对，我竟感觉到不能正視。除了嗚呼以外，我的青春蓬勃的友情竟不易找到可以表达这感情

的其他言辭了。我以前曾經說過“一個像垃圾堆里的瘦狗一般的人物悄然地站着”，真是失禮的話；然而這比喻恐怕還不適切。與其說是“人物”，恐怕不如說是“悄然”二字的形象化更為妥當。

他的顏面上的陳設很不調和，竟是奇怪的，是十分混亂的。然而，也許是由于混亂的緣故吧，沒有表出某種集中的印象。倘使把這些陳設一個一個地順次歸納起來而作結論，所得的也許反而是和“悄然”正反對的X，亦未可知。然而這個人的悄然是事實，所以沒有辦法。長長的醜陋的頭髮、塵垢堆積得條紋都看不出的舊布夾衣、血色極惡的瘦臉，這些當然是他的“悄然”的條件的各種項目；然而如果僅乎如此，那就不一定是世間無比，而且我也實在看見過不少；可是像他那樣的極度“悄然”的風采，我生二十一年來今天是初次看到。也許是無理之談，然而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那麼我要說：他這人只是一個具有不調和的形象的肉片的斷片，只是一個別無所有的肉片的斷片；然而圍繞着這斷片的不可見的大氣，是極度的“悄然”。對啊，他本身完全是他本身，只是他的周圍的大氣，是由陰郁、沉痛和悲慘凝固而成的一種雲霧。這也許是一時的，然而長年的“疲勞”所使然的憔悴，形成了一種陰影，使得這大氣的“悄然”之趣更加濃重了。或者這里面含有“飢餓”的暗影，亦未可知。

我的無禮的空想的翅膀像電光一般閃動了：由于造物的惡戲而偶然被造成，不知有父母，不知有兄弟，被拋棄在荒烟蔓草之間，被養育在從地獄的鐵壁里傳來的大地的冷氣之中，而常常沿着人生之都外圍的濠溝，在幻影似的枯柳林下幻影似地到處奔走的所謂野生的放浪者，大慈大悲的神明親手拋棄在荒野里的人肉片的斷片，——豈非就是我眼前這個人么？這樣說來，那不相稱的嘹亮的聲音，大概是某日某時因某機會而從吃蝗蟲、嘗野

蜜、穿駱駝毛衣而呼号于曠野中的豫言者口上学得的，也可推想而知了。而且，这个人 and 厭惡車水馬龍的大路而常常彷徨于人生的小巷中的朱云相知，也可确信其不是無理的了。然而“石本俊吉”这个漂亮的紳士式的姓名，总觉得似乎和这个人很不相称。那么，也許他从前也吃过慈母之乳，偎过慈父之怀，在爱的搖籃中受过溫暖的日光的照臨和清淨的月光的接吻；后来被世間到处皆是的叫做“不幸”的高利貸夺去了兩亲，摧毀了家庭，榨尽了純潔的血汗，結果同掉落在冷酷的蒼苔上的青梅一样永远不見天空的陽光，而在苦痛、貧窮、耻辱、飢饉之中不帶寸鉄，奋勇直前，用幼弱而殘廢的身体来作晝夜不息的苦战，以致血肉消磨，骨瘦如柴，变成了人生的壯烈的战士——就是这个人。朱云曾經受得九元的月俸，在这种人生战士的暂时休息所的某監獄里担任看守的职务。这样看来，这两人也許是在这里获得接近的机緣的。我現在想起，他曾經說过这样的话：“認為監獄是惡人的巢穴，就大錯而特錯了。人們称犯人为鬼，但犯人反而把我們这种身为政府的官吏而受月俸、挂佩劍的看守人称为鬼呢。的确如此，真的鬼难道会触犯人类所作的法網么？犯人也有眼泪，也有血，又很懂得事物的意味，实在是出色的战士；所可悲者，只是武器一件也沒有。世間有錦衣玉食的傢伙，他們都持有叫做金錢或地位的武器。出色的男兒只因沒有这种武器，所以战敗，就穿上了柿色的囚衣。做了君王，做了大官，即使犯着滔天大罪，普通的警察不敢染指——世間不是这样的么？我也是一个看守人，但我虽然常常和同僚爭吵，却从来不曾用手指碰过犯人的面頰。有些同僚一天到晚像夜叉一般怒吼；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然而我这种想像也不一定确当。为甚么呢？因为現在我所

望着的这个人的右眼中所發出的亲切、温順、坦率而柔和的光，虽然并不說明理由，却似乎表示着“并不如此”的意思。平日只管自夸眼識明亮的我，在这刹那之間也不能下十分精确的判断了。总之，我的石本君的極度优秀的風采和态度中，只有一点充分表明着：他决不是在平凡的直道上緩步从容地走过来的人——这是我所能断定的。我还没有听到他一句述怀的或說明的話，然而已經有这样的感觉，而对这个悄然的人表示無限的同情了。我和石本君的亲密程度，每过百分之一秒鐘加深一次。这时候我心头云一般地涌起了深切的敬意，就同看見在旅順大战中折足碎手又失去兩眼的殘廢軍人胸前挂着輝煌的金鷲勳章而坐在乳母車里推过时一样。

現在我要用稍稍簡略的笔法来記述。石本君对于我的問話，照例用嘹亮的拿破崙嗓子来詳細說明，其全部大略如下：

石本俊吉現在是从八戶(青森县三戶郡)来的。他的故乡是更南方的靜岡县。他出生于本地一家中等生活的农家，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的妹妹并不像他，相貌同天使一样美丽；由于这美貌作怪，三年前正当十七岁的青春年华中遭遇了悲慘的牺牲。据說是一个身任公吏的像野兽一般貪婪的男子把九寸五分長的冷鉄刺入了这無罪的少女的胸中。他的哥哥体格修美，然而日清战争时在九連城畔可憐地陣亡了。俊吉增加地說：“只有我，因为是一个丑陋的殘廢者，所以还没有被人杀掉。”他的父母非常勤謹，从来不曾做过一件錯事；然而不知怎的，自从哥哥死后，虽然并未發生特別不幸之事，家运却漸漸傾頹了。到了俊吉十五岁那年的春天在本地高等小学畢業的时候，他家的山地和田地都变成了别人的所有物，留剩的只是少許的田和房屋了。这一年秋天，他和一个比他年紀稍長的朋友一同乘夜逃往东京。

到达新桥<sup>①</sup>的时候，身边只剩兩元三角零五厘。他对前途当然怀着很大的希望。从小以来由于身体殘廢而受到的耻辱，使他發生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复仇心；这一次的乘夜逃走，实在也是为此。根据这同一理由，他上京之后在劳动和勤学之外又热心学习柔道<sup>②</sup>，现在也还在学加納派的初段。然而那时候的悲惨境遇，真是一朝一夕說不完的：飢餓，哭泣，回乡沒有旅費，到了下一年二月有人救济，方才获得一定的宿处。十六岁上进了某私立中学。三年之后，他的保护者死了，他又像一塊石子一般被抛弃在大都会的中央了。然而全靠極度辛苦的劳动，获得了微少的学費，总算仅乎保住了这学校的学籍。去年夏天，生了一个月病，在东京無法糊口，迫不得已，于九月初靠朋友帮助，又沿途乞食，东归八戶。在一星期以前，他实在还是那地方的中学的五年級生，每天早上当“八戶日报”的送报人，下午三时至七时的四小时内，在朋友所开的糕餅店里当雇員，替他們做当地名物八戶煎餅，获得每月六元的工資来維持生命并繳納学費，度着孤独的苦学自炊生活。年龄二十二岁，身体之所以殘廢而弱小，大概是在母胎內熬不到七个月就無理地鑽出到这娑婆世界上来的懲罰吧。

他和天野朱云的交际，到今天正好半年。不能忘却的今年元旦，他在学校里行过拜四方的仪式之后，到体操教师——特务上士預备少尉——家去拜年，受到了苦学生所視為甘露的啤酒的招待。下午四点钟告辞，酒醉未醒，吹着北国正月的利鏃一般的風，意气洋洋地回去的时候，在某街上看見一个神气特异的人向着他走来。正月元旦，大家飲酒祝福，穿紅着綠，而这个人同

---

① 新桥是东京的地名，有火車站。

② 柔道是日本特有的一种拳术。

他一样寒酸：穿着一件旧綿衣，衣裾上露出綿絮；外衣也不穿，帽子也不戴；头髮蓬松，好像戴着熊皮冠；然而盛气凌人，大肆揮动手杖，悠然独步，眼睛注視彤云密布的天空……。起初他以为这是个狂人。走近一看，一張扁平的臉几乎全部埋在五分長的漆黑的鬚髯中，注視着天空的眼睛竟像两个凄凉可怕的巨大的洞穴。他想这是一个極不文明的人，就准备交臂而过；忽然那人举起他那大肆揮动着的手杖来，在俊吉肩上打一下。俊吉把身子一闪，叫一声：“做甚么？”那人也站定了，却若無其事地向俊吉俯視。俊吉冒起火来。如前所說，他已經学得加納派初段的柔术，一秒鐘之后，这个極不文明的人就突然跌倒在积雪冻结的路上了。那人立刻爬起身来。俊吉以为他要打了，又把身子閃避，然而那人还是若無其事，并不动怒，却用破鐘一般的声音說：

“你真是个元气旺盛的男子！”

为了这一句話，俊吉全身的气力立刻消失得不知去向了。那人又突然說：

“真有趣。怎么样，你跟我一同去吧！”

“你也真是一个怪人！”

俊吉也这样說，然而并不起甚么作用。那怪人悠然地向前走去，俊吉默默地跟在后面。他越看越觉得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人，越想越觉得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人。他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过这样的人。他被一种好奇心和一种被征服似的意識所引导，走了半里多路，那人說：

“就是这里。我是独身者，不必客气，請吧。”

所謂“这里”，在并不广大的八戶市街中，是連当送报人的俊吉也不認識的地方，其偏僻可想而知了。这是齷齪的小巷子里面一条白天也黑暗的小路尽头兩間比猪棚更簡陋的小屋。这一



天俊吉从这里回去，已經是晚上十一点鐘过后，此后几乎每天晚上到这猪棚里来。这个怪人便是朱云天野大助。俊吉自己告白：“天野君是我的朋友，我的兄長，我的先生，又是我的导师。”

俊吉走出家乡，到現在已經足足八年，其間只有三年前妹妹惨死的时候回乡一次。他的家境一年零落一年，这时候除了住屋以外，他父亲所有的田地已經一点也沒有了。全靠租借一些土地，劳苦耕作，勉强举火。老母表示，想就此把俊吉留住在家，然而父亲一句話也不說。过了兩星期，他又离家。临别父亲对他說：“希望你做个壯健偉大的人。我不死等候着。希望你使石本一家恢复从前的样子。”說着，由于五十多年的辛劳而凋疲了的老眼里滴下很大的泪珠。然后把不知从哪里筹措来的十三塊錢亲手塞入俊吉的襯衣里面的袋里。这是父亲的最后的話，又是最后的慈悲。現在不能再在这世界上看見父亲了。

这是因为父亲在五十九岁上，即兩星期以前，已經变成另一世界里的人了。这消息傳到俊吉那里，实在是一星期前的一个下雨的晚上。他从衣袖里摸出一封信来，說：“就是这封信。”于是用嗚咽的声音繼續說：

“我現在已經在哭了。那天下雨，糕餅店里沒有傘，我用包袱皮盖头，回到宿舍里，女房东遞給我的就是这封信。我反来复去讀了好几遍，看見写着的总不过是父亲死了。我埋怨他們为甚么不打电报通知我。然而我們的村子在山里，离开电报局有百里之遙！这一天正好是头七，我就把平日不喜欢的代数教科書和几何教科書卖掉，只卖得三角錢。我去买了一束花和一些黑糖球——就是我小时候老父常常买給我吃的那种黑砂糖做的坚硬的小糖球。沒有照片，就把这封信放在桌子上，把花束和黑糖球

供在面前。……这时候的心情，我的嘴巴說不出了。家里只剩母亲一个人；我呢，住在离家兩百多里的远方，也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石本的話停頓了。大粒的眼泪从他的右眼睛里的的搭搭地滴下来。我也出眼泪了。我張开了嘴巴想說些甚么，然而沒有声音。

“这天晚上我完全沒有睡觉。將近十二点鐘，忽然想起忘記买了綫香，就走出去买。店家已經睡了，好容易敲开店門，总算买到了。可是慙慙得很，因为雨下得很大，我还是包袱皮盖头的，这时候包袱皮已經湿透了。我想，綫香拿回去怎么会不淋湿呢？就暂时站在这藥材店檐下考虑办法。店門立刻关上，四周完全黑暗，一点也看不見了。雨大得厉害，一陣一陣發出轟响。一綫希望完全断絕了。我有生以来一向頹丧地度日，然而从来没有像这时候那么頹丧——目瞑意倦，气息奄奄，万念俱灰，一味想死而已。这种时候眼泪也流不出了。

“再說，我在那里站了多少时光，自己并不知道。觉察到的时候，雨已經完全停止，但觉脚边有些明亮。仰起头来一看，东方微微發紅，天已經亮了。大概我失神直到这时为止吧。可是站着不倒下去，却也希奇。綫香怎么样呢？綫香很好地握在手里，紧紧地握着。可是已經淋湿，不中用了。

“我想再买，然而湿淋淋的衣袖里只剩一分五厘。一把綫香要兩分錢……。我拿卖書所得的三角錢买了写家信用的信紙、信封和邮票；买花用五分錢，已經太多了；黑糖球也买了一角五分——只是为了痛惜父亲的死，神志昏乱之故，現在想来实在太沒打算。無法再买綫香，只得就此回去。这时候格子窗也已經發白，我又拿出这封信来讀。看見信中反复写着：务望早日还

乡。昨天晚上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话。讀当然是讀到的，大概是因为只有‘父亲死了’这一句话充塞了我的腦中的緣故吧。的确，和父亲同年、也是五十九岁的母亲，只剩下一个人了；我也希望及早回家，如果有翅膀，想飞去才好。可是沒有錢，身边只有一分五厘，买一双草鞋也要兩分錢呢。报館和糕餅店，实在一向都是月初預支的，不能再借了。况且本月份的房租还没有付。把所有的财产卖光，开銷之后余剩的不过五分或一角吧。所謂财产，是坐墊一个，旧矮桌一只，書只有汉文、讀本和文法各一册，其余价錢貴的書都是借来抄写的，卖不得錢。固然还有一条毯子，可是上面已有四个大洞，也是卖不得錢的。房租每月四角，住的是連簷房里的欄楼。向兒玉糕餅店开口，他們未始不肯給些，然而过去已經照顧多次了。考虑再三，去年从东京来的时候有过乞食的經驗，当然不是很丰富的經驗，然而沒有办法，終于下个决心，一定乞食归乡。像貧穷那么厚顏無耻的，世界上沒有了！这决心也不是我自己下的，是貧穷要我下的！既然已經决心，一刻也不犹豫，立刻写信回家，說明这件事。然后九点鐘到学校里去，提出了退学申請，再向朋友告别。要告别的朋友其实只有兩個人。……校長却对我这样說：‘你的确是苦学的，那么回乡去有沒有旅費呢？’我回答他，說准备乞食回乡。他說：‘这种沒算計的丧失廉恥的事，还是不做的好吧。’我問他，那么怎么办呢？他含糊地說：‘啊，仔細考虑一下，总有办法。’我听了心里冒火。回来的时候到糕餅店去，把这事情告訴他們；又到报社里去辞退了工作；然后帶了一个旧貨店老板回到宿舍里。剛才所說的东西加上一件小倉布校服的上衣和一个硯台，講了一会价錢，他說四角錢不能再多出一文。他估量我有急用啊：好容易講到四角五分，就卖掉了。然而开銷之后，只剩六分五厘，無

論怎样穷慣的人，到这地步实在無聊！然后把房东家借給的自炊用具統統归还了。桌子也沒有，甚么也沒有，幽暗的房間里只坐着一个殘廢的我。本来迟鈍的頭腦，經受了昨夜の困頓，完全疲乏而昏迷，只有‘老父已死，乞食还乡’这一件事漠然地保存在腦里。在这既無目的也無手段的空洞而漠然的心境中，有一种消沉的悲哀，使我只想放声大哭；可是声音也發不出，眼泪也流不出。我只感到說不出的辛酸和頹喪。这一天沒有吃早飯，肚子餓了，心里挂念家乡，就抓起一把昨夜买的黑糖球来，胡乱地咀嚼。

“不久就要动身了。我就到天野君那里去一趟，時間大概是下午一点吧。在以前，天野君往往非到夜深不回家；但是現在学校把他免职了，他一天到晚不出門，常常在家。”

“天野免职了么？”

“嗯？是啊，是啊，你还没有知道。终于免职了。那个所謂校長的家伙，我也看見过兩三次，是个長着鯨魚鬚的極古怪的高丽人。天野君同这个校長辯論，理直气壯，駁倒了他。过了兩三天，突然被免职了。这是本月十四五日間的事。”

“原来如此！”我說。我听了石本君这几句話，不禁臉上現出微笑。似乎無論甚么地方的学校里，校長一定是个長着鯨魚鬚的高丽人，而且辯論起来一定是失敗的。

然而这微笑当然不过繼續三秒鐘。石本的沉痛的話立刻繼續下去：

“天野君自从被免职之后，一天到晚坐在家里想。我对他說：‘你一步也不走动，对健康有害呢。’他回答我‘胡說！’我說：‘你想甚么呢？’他說：‘你們懂得的事我不会想的。’我說：‘你走近解脫之路了吧。’他照例回答：‘人生是一条隧道。不走到應該

到的地方，解脫之光怎么会射过来呢？’我到他那裏去的时候，入口处的門照例是关上的。初次来的人一定以为他不在家。然而他説过：如果門不关上，自己就不觉得是在家里。往常我推开了門，里面总叫一声‘石本么？’可是这一次里面肃靜無声。我以为他不在家，准备在那裏等他回来，就跨上踏步去。我向里面一看，原来他并没有出去，是在家的。在是在的，可是对于我的进来只当作不知，还是像木偶一般低着头想。我説：‘你怎么了？’他突然仰起头来説：‘石本么？你很像命运呢！’我問他为甚么像，他凄凉地笑着説：‘你突然侵入，不是很像命运么？’接着又説：‘你的臉色怎么了？竟是陰惨的命运呢！与其臉色这样，还不如死了吧，死了吧……不然，你是生病么？’我回答：‘病确是生的，但是纏住我的就是那叫做命运的病。’他又凄凉地笑着説：‘噢，倘是这样的病，那么你去拿些炭来，燒开水吧。’天野君的臉色本来不很明朗，这一天不知怎的非常凄凉。这也使我感到悲哀。……我們兩人燒起开水来，一同吃飯，同时我把今后准备乞食还乡的事从头至尾講給他听了。天野君好几次掉下大粒的眼泪来。这时候我已經忘記了父亲死的事和家乡的事，只想和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可是天野君对我这样説：‘你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实在是一个不幸的人。可是你不可丧失元气！不把人生的不幸連渣滓都喝完，不能变成真的人。人生是一条長而暗的隧道，这里面到处都只有叫做都会的骸骨之林。走进这里面而忘記了出路，是不行的！脚底下有永久的悲痛汨汨地流着，恐怕在人生开始以前早就流着了。倘使被它攔阻而就此折回，那便糟了，这黑暗的洞穴就越来越暗。不是死就是前进，除了这两条路以外沒有别的路。前进就是战斗。战斗非有元气不可。所以你不可过于丧失元气。至少你一个人是活着的。希望你战斗到最后，战斗到完成壯

烈的牺牲为止。只要血和泪不干枯，就不需要武器，也不需要战略，赤手空拳地威武堂皇地战斗！如果厭惡这世界，那就完結；我至少希望你不要發生厭世的念头。像过去我和你談論到的：在現世的社会里，甚么东西不應該吃破坏的斧头？現今的社会，除了全部破坏以外沒有别的改良办法。建設的大事業，且讓后来的天才者去做，我們必須先用破坏的斧头来把它根本摧毀。然而这战斗决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不容易，所以加倍需要元气。你不可喪失元气！你赤手空拳，乞食还乡，当然是一件遺憾的事。可是除此以外別無办法，所以我也贊成。我如果不是穷光蛋，当然不会讓你这样身体羸弱的人去做乞丐。然而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封信写給以前曾經对你說起过的新田君，你必須去訪問这新田。因为他也許在挂念我。我除了这个人和你以外，沒有别的朋友了！’他說过之后就写剛才送給你那封信。此后又講了許多話。过了一会，他說：‘你如果能够等待一个星期，我有办法弄到火車費。怎么样，你等待不等待？’我問他有甚么办法，他說：‘喏，把我的财产全部卖掉！’我問：‘那么你怎么办呢？’他略微沉吟一下，回答說：‘我要到远地方去。’問他到甚么地方去，他只說远地方，却不說別的話。天野君的事不可捉摸，我想一定有某种痛快的計劃。他平日所想的大概也是这問題吧。照他想的时候的态度看来，一定是个大計劃呢。”

“噢，天野說还要到別的地方去么？他也是一个專走人生小路的人，他有甚么計劃呢？”

“这当然是我这种人所不懂得。因为这个人的言行，都出乎我們这种凡人的意想之外。然而我衷心地敬佩他。天野君的确是天才，是了不起的人！这回的事也了不起：为了我远行沒有旅費，要把全部财产卖掉，給我作火車費。这难道是普通人所能

做的事么？这样一想，我认为受他这点厚意已经够了，就向他告辞。可是又觉得依依不舍，就暂时不走，又谈些话。后来他说：‘你可以走了。’我说：‘那么就此告别了，’就站起身来。但是他要我再等一下，拿出锅子里的饭来，要捏九个大饭团送给我。我说让我自己来捏吧。但是他说：‘不要，请你接受了天野朱云的最后的友情，爽爽快快地去吧。’说着，流下眼泪来，就背向了我，忙着捏饭团。我忍不住了，放声大哭起来。我哭着，合掌向他的背影作揖。天野君的确是了不起的人。像他那样了不起的人是沒有的了。……（石本闭上了眼睛，掉下眼泪来。我也不禁热泪满眶。听见女教师啜泣的声音。）于是又坐下来。他说：‘现在就要分别了。石本君，当这生离又兼死别的时候，我并不慫恿牵衣探问再见之期。你也不必谈这件事。分别就算了。分别之后你回乡去，我到远地方去。前路是死，否则是战斗。战斗才能活。所谓死，……不，虽说是死，其实是新生的意思。出阵战斗而哭，是儿女之态！分别吧，爽爽快快地精神勃勃地分别吧，石本君！’我说：‘我是男儿，我会爽爽快快地和你分别。然而这决不是生离兼死别吧。人生固然是一条黑暗的坑道，然而往来只此一条路，我不能相信和你沒有再见之期。会再见的，一定会再见的。我除了你之外，沒有可倚赖的人，我们一定会在某地方再见。’他说：‘人生的事沒有这么如意称心！……然而你决不是去死；而且，我也还不至于死。……决不至于死，所以我们的确不能說永無再见之期。不过执意盼望再见，未必不会失望。你不要計較这种無聊的事；人生的雄赳赳的战士，計較起这些事来便怯弱了。……我到这八户地方以来，得到了你，方才感到一种慰借和幸福。在仅仅半年之間，可說是匆忙貧困的半年之間，我由于你而感到的幸福，將永远使我們兩人成为莫逆之交了。我决心到远地

方去的时候，你也离开这八戶，飄然地回到遙远的故乡去。好，走吧，去吧，好好地去，不必再問！但願不忘記朱云天野大助这个世外狂人！……你懂得么，石本？’說着，眼睛釘住我看。我說：‘我懂得了。’就低下了头。他不再說話。我抬头一看，天野君兩手放在膝上，低头瞑目了。我虽說懂得了，其实一点也不懂得，只觉得胸底里好像被攪乱了，就站起身来走到門口。我眼睛昏蒙，手指顫抖，草鞋很难穿上，好容易結好了繩子。我拿了报纸包好的飯团，向里面一看，嗚呼，天野君像死一样俯伏在地上了。我忍痛地說了一声‘再見’，好像不是自己的声音。天野君俯伏不动，憤怒地叫一声‘去吧’。我已經一句話也說不出，就放声大哭而跑出去了。跑到小巷口，回头一看，当然不看見他走出門口来。我知道他已經悲痛得不能出来相送了。我心中又感謝，又高兴，又怨恨，只能兩手捧着飯团包向他的門口作揖。然后茫然地跑出去了。……人生到处是悲慘的。天野君把我看作兄弟一样，我認为是我生涯中唯一的幸福。”

石本說到这里，伸起他那只枯瘦的手来，用手背揩揩眼泪，悲哀地看看我。我也嘆一口气，揩揩眼泪。女教师已經俯伏在桌子上了。

明治 39 年(1906) 8 月。



## 葬 列

离开很久，回来一看，曾经常常被当地的报纸骂作“睡眠的都会”的盛岡，也和五年之前情形大不相同了。首先使我吃惊的，是从前寄寓过的、姊姊家的房子，现在变成了一家样子很殷实的鱼店；正好是我放书桌的地方，吊着一条大章鱼，鱼脚东歪西斜地挂着。我昨天一次，今天两次，一共三次走过这鱼店门前，三次都看到这条上吊的大章鱼。倘使是从前，这条鱼这样地吊着，好几天卖不掉，而我坐在这下面念“平家物語”<sup>①</sup>之类的书：“瀑布之水，鸣声和悦；旭日照临，淙淙不绝……唉，好文章！”一定有鱼身上的腐烂汁水的的搭搭地滴到我衣领上来吧。我希望在我能够看到的期间内，早些儿有一个主妇来买；不敢希望她全部买去，但把最长的一只脚买去也就好了。这房子隔壁的一所住宅，本来面前是枸橘编的篱垣；记得五月初我每天早上去上学，经过这篱垣旁边，看到它那醒目的嫩绿色，心中感到无限的欢喜。住宅的主人大概是一个不解风趣的丑恶男子，否则他大概有甚么秘密藏在这屋子里，生怕被行人看见，所以现在已经把篱垣拆去，改用一人高的涂黑的板壁。再走过去些，从大泽河滩到

---

① “平家物語”是日本古代文学作品。

稻田开辟了一条宽广而笔直的新路。原先的那条狭隘的小路靠在这新路旁边。记得那时我有一个极亲爱的朋友藻外，住在这小路旁边的宿舍里。但是现在这条小路已经变成废道，路上堆着许多花岗石塊和木材，路变得更加狭小，石塊和木材之間到处乱生着一尺来长的杂草。我看了这光景心中只感到一种閑愁。我想暂时在这些木材上坐一下，回想想从前的情形；然而不行，倘使有警察走过，看见我在这宛如所谓人生的暗路的地方彷徨，一定以为我在考虑明处不能考虑的事情，认为行迹可疑，因而害得我終身不幸，倒不是玩的。这样一想，我就不去坐了。然而倘使这时候我和藻外兩人在这里，一定不怕面子难看，要和他们作一場詩趣的搏斗了。总之，人在孤独的时候心情往往是怯弱的。盛岡这变迁，在我看来毫無可喜之处。与其这样地变迁，还不如照旧做个“睡眠的都会”，在我自己，在这“美丽的回忆之都”，都是可感謝的。县公署本来是平屋，表面看来好像是养着八个姨太太的富豪的公館；现在已经变成很漂亮的二層洋楼，据說是模仿东京某公署的样式而建造的。曾經有人譏諷为盛岡的銀座大街<sup>①</sup>的肴街和吳服街上，已经开着些書店和文具店，就像东京神田区的小川街上所看到的一样。种种变迁之中，可称为破天荒的，是电灯公司的开办，女学生的穿皮鞋，中津川岸的西菜館的开设，以及荒蕪了的不来方城脱去了几百年来的破衲而变成了时髦的岩手公园。这旧城的变化，仿佛秃头上生了胎髮；我倘是一个再稍富有文学气质的人，这时候一定会做这样的文章：“噫！汝不来方城乎！今日之汝，俯瞰此長眠初醒之三万盛岡市民……实为文明之仪表。然而回忆昔日之汝，松風明月，清

---

① 銀座大街是东京最繁华的街道。

怨無窮！……凡知汝者，于今來此，對此盛裝之汝，誰不如我之五體投地，而苦無贊頌之辭哉？汝乃文明之仙境，新時代之樂園，無可疑議矣。……然而試思之，試與我共踞此一片頑石而深思之：昔日曳杖登此城頭，小立于終古如斯之晚風中，遙听鐘聲而墮泪于萋萋芳草之上者，豈能豫料汝有今日之榮哉？……由是觀之，春秋遞變，世態行復更新之時，誰能保汝不重遭昔日之命運，而又埋沒于枯藤蔓草之中乎？……噫，已矣哉！”然而我毫不發生這種感想。甚么緣故，不言可知。因為這新公園最近才舉行開園式，儀態文明，秩序整然，毫無俗氣，同從前一樣可以眺望美麗的遠景，使我感到十分滿意。一個初生的嬰孩非常可愛，如果有人以為這孩子將來年紀老了，也難免悲慘的死亡，因此不如乘他現在熟睡的時候把他殺死了吧。——這樣想法的人實在是天下無類的愚夫！所以我走進這公園的時候，不期地發生了如下的感想。這感想在人面前說出來，尤其是在盛國人面前說出來，有點不好意思；然而我不是認真想這樣做，不過是乘便披露自己的偶感而已，想來說說無妨。我的感想是這樣：這公園不作為公園，而作為我自己的私有物。四周用很厚的柵柵籬垣圍繞起來，使別人不能入內。在牙城的遺迹上建造起希臘風的或其他古城式樣的大理石房屋來。我肩上披滿了比雪更白的頭髮，身上穿了俄羅斯農民的服裝，獨自住在这房屋中。終日讀書。晴天的夜里，用大炮似的望遠鏡來研究星的世界。陰天或雨天，潛心研究空中飛艇。肚子餓了，打電話叫河岸上的西菜館里送上等的肴饌來吃。僕人倘是普通的僕人，那就乏味。相貌怎麼樣，倒無甚關係，總之須得是一個十八歲的好女子，身上穿着曙色或淡綠色的簡單的西裝，戴着面紗，腳上穿着落地無聲的很厚的綿襪，經常肅靜無聲。打掃房間很麻煩，所以必須留意

保持清潔。一年一度，乘了古代羅馬皇帝凱旋式用的或“卽興詩人”阿奴痕底阿塔所乘的輦輿那樣的車子，在市中到處巡遊。倘使在途中遇到了跛子、盲人、或癩病者之類的人，（先須深究催眠術的奧義）只要用手在這些人的頭上一摸，病就全愈了。……想的時候都很有趣；然而這樣寫出來，却興味索然了。此饒舌之所以有傷品格也。

我叫做立花浩一，距今二十幾年前生在離開這盛岡十幾哩的一個寒村里。十歲上的春天，在村里的學校的初等科里以最优等成績畢業，竟能獨自負笈到此不來方城之下。此後八易星霜，除了每年暑假歸省以外，都在這地方長育起來。母親是當地望族的一位舊藩臣的幼女。因此在這舊城之下的蒼古的市街中，我有不少舅父、舅母和表兄弟。外加我十三四歲的時候，我的現已亡故了的大姊嫁在這盛岡地方。我在這些親戚人家輪流寄食，從高等小學到中學，漸漸深入文林。因此我的少年時代的回忆，到現在還是活躍在眼前：許多天真爛漫的朋友大家出肺腑相示，時而握手共泣，時而撫掌大笑，時而怒罵決絕。有一個年長朋友說立花的相貌有些像拿破崙，因此我不禁發生當軍人的志願，每天十分認真地練習體操。讀了俾斯麥的傳記，立刻裝出小俾斯麥的態度，造成同級友之間的衝突。生來身體虛弱，愛好歷史研究，作文是得意之事，因此就以小吉本<sup>①</sup>自任，立志將來一定要著一部“印度衰亡史”，把它譯成印度文，以喚起那些可哀的亡國民的愛國心，使他們興起獨立軍；不，首先日本必須設法把暹羅弄到手。……這時候的我，步拜倫之後塵，正在高唱以筆代劍之論。後來，在一個艷麗的少女的春星似的双眸中最初看

---

① 吉本是十八世紀英國歷史家，曾著“羅馬帝國衰亡史”。

到了人生的曙光的閃耀，立刻变成了晝夜沉浸在香夢中的人，日暮怀着“若菜集”<sup>①</sup>或“暮笛集”<sup>②</sup>，到附近田圃中小寺旁的巨大的栗樹下的墓地上，坐在淹沒于青草中的石塔台上独自哭泣；到校的时候，也在倫理課堂上偷偷地拿出“乱髮”<sup>③</sup>来讀。——这一切可恋的过去的回忆，大都是以中津河畔这个美丽的都市为舞台而出現的。盛岡实在是我的第二故乡，是“美丽的回忆之都”。

我在十八岁那年的春天，方才辞別了这第二故乡，回到第一故乡。十几个月之間与閑云野鶴为友。五年前的秋天，忽然决心客游都門，在一位大名鼎鼎的历史家那里当了書僮。下一年受了教育部的檢定試驗，获得了历史科中学教員的証書。不过这时候有一件遺憾的事：我虽以东洋吉本自任，怪哉，成就并不見得偉大。現在担任着茨城县第○中学的助教員，去年年底把父母、小妹和伯母接到任地，度着虽不富裕也不穷困的生活。

今年夏天，校長囑托我搜集常陸乡土史材料，一个半月的欢乐的暑假完全費在这件事上了。九月下旬，校長特別准許我三星期休假，以供扫墓及訪問亲戚，此外还要我把以北上河畔的厨川柵为中心的安倍氏勃兴史料略加以实地調查，因此我就来到了这闊別五年的盛岡。我下車于通称新山堂的五谷祠背后的姨母家里。这姨母比我母亲大兩岁，五年不見，并不老些。她出来迎接我的时候把穿着新洋裝的我周身上下打量一下說：“呀，浩兒長大了！”——这正是前天黄昏人靜之后秋風漫然地吹渡这蒼古的城市时的事。

盛岡地方，有岩手、姬神、南昌、早池峰这四个山迴繞在远

---

① “若菜集”是当时日本作家鳥崎藤村的詩集。

② “暮笛集”是蒲田波菫的詩集。

③ “乱髮”是与謝野晶子的歌集。

方，以望月有名的鑓山、形似黃牛背的岩山、杉樹蔥翠的愛宕山峙立在近處；有河鹿鳴聲的中津川的淺瀨貫穿在中央，水聲潺潺的北上川靠近在旁邊；令人懷古的夕顏瀨橋、有青銅雕飾的古色蒼然的上中二橋、杉土堤上的形如暮虹的明治橋，都歷歷在望；爬上巍然矗立在市中央的不來方城而俯瞰下方，但見萬家屋宇高低暝迷地隱現在茂樹叢葉之中。——這盛岡，確是無論何人看見了都不能不推崇為日本美麗都市之一。據說有人初次來游此市，曾經說：“杜陵<sup>①</sup>乃東北之京都。”用“東北之京都”這近代的語言，不甚高明；我喜歡用“陸奧之平安城”<sup>②</sup>這風雅的語言。

在這美麗的盛岡，就時間上說，我所最喜歡的，一天之中是夜間，天時之中是雨天，四季之中是秋天。把這三者綜合起來，就是說秋雨之夜最好。然而這樣太完全了，太寂寥了。我自己總算是歷史家，因此開天辟地以來出現在這世界中的人、物、事，大都知道，至少在有文字記載的範圍內大都知道。然而其中可以正當地冠用“完全的”這形容詞的，一個人也沒有，一樣東西也沒有，一件事情也沒有。因此我對於“完全”，極少同情。不完全也不妨，只要拔群就好了。世界上隨處存在着“不完全”，因此“希望”不致斷絕。這“希望”正是世界的生命，歷史的生命，人類的生命。某學者說：“歷史乃進化之義。”我教學生時，說“歷史乃希望之義”。在世界的歷史中，由於十分錯誤的希望而耗費了時間和勞力、並且招致了和“進化”正相反的結果的事例，實在不少。我想：這“錯誤的希望”和“不錯誤的希望”的鑒別，豈非就是歷史的正當的意義么？據我一人的私見，在六千年的世界史中，自

---

① 杜陵是盛岡的古稱。

② 陸奧是盛岡一帶的古稱，平安城是京都的古稱。

从伯里克理斯<sup>①</sup>时代的雅典直到今日为止的一部分，是依据錯誤的希望而进化的最大实例，换言之，是依据墮落的希望而墮落的最大实例。这样一想，这世界实在令人意懶心灰。然而这样反而有趣味，很有趣味。我假定着：“完全”这东西，在人类能够計数的年限內决不会出现在这世界上。（为甚么呢？因为我把“变成完全”这句话解釋为水变成冰，希望和活动变成死灭的意思。）所以，我們的过去只不过六千年，而未来也許有亿万年；这無限的历史便是我們人类的历史。——这样一想，胸襟立刻豁然开朗了。在具有無限無际的生命的“人类”，兩三千年的墮落实在不算一回事；况且，离开完全很远的今日的我们，比較起离开完全稍近的雅典来，豈非反而具有更大的希望么？……我認为希求真理的心比真理本身更为可貴，对完全的希望比完全本身更为可貴，所以我認为夜的盛岡的靜寂可爱；但倘三者具备，变成了一个三足鼎，那么这个又重又黑又冷而又久雨<sub>雨</sub>的秋夜的大鼎罩在头上，其苦痛教人如何能堪呢？雨和夜和秋<sub>秋</sub>的盛岡，为甚么特别使我喜爱？这不是我自己所能知道的。大概最近三十几年間这都市的命运，就是雨和夜和秋的命运吧！

昨天一早就开始降下的秋雨，一直繼續到下午三點鐘才停止。我和“新山堂姨母”隔着一只長火鉢相对而坐，繼續昨夜<sub>夜</sub>的長談——像雨絲一般不尽的長談。健談的姨母，以我的父母和光姐（我的妹妹）的事、姨母的四个女兒的事、八岁上死了的源坊的事、以及我少年时代的事等凡百話題为緯，以自己四十九年間的一切記憶的絲为經，而織成这長談。这娓娓不倦的凄清而充滿欢欣的追忆談，同雨天的盛岡的凄清的空气和凄清的秋声完

① 伯里克理斯(Pericles, 495—429 B. C.)是希臘雅典大政治家。

全相調和。將近午時，鄰近的街上傳來一個低鈍而懶洋洋的長尾的叫聲：“豆腐啊——”嗚呼，這“豆腐啊——”！這豈非就是我在整整五年間不幸而完全忘記了的“盛岡之聲”么？這低鈍而懶洋洋的長尾的情調，正是雨天的盛岡的情調。這聲音飄搖在淒清的雨聲中，在我耳中異樣地響了几十次之後，漸漸來到了這屋子的門前。無論遠听近听，都是同樣的一種老熟的聲音；經過了門前，又是低鈍而懶洋洋地、喃喃自語似地叫着“豆腐啊——”而遠去了。姨母對這聲音如同未聽見一樣。不久，車站的工廠里的汽笛發出潤濕的叫聲，報告十二點鐘。四家街的教堂里的鐘噹噹地響起，約略傳達這市內的天主教之聲。另一個聲音立刻蓋沒了這聲音。這是不來方城的鐘樓里發出來的、幾百年來一直不變地响徹陸奧的天空中的巨鐘之聲。這鐘聲精確地響了十二下之後，以前若有若無地响着的、三萬市民的活動聲突然靜止了。“盛岡”此刻正在吃今天的午飯。

“啊喲，我真是……連準備午飯都忘記了……”姨母這樣說着，慌慌張張地站起身來。又對我說：

“浩兒，豆腐担好像還沒有挑過吧。”

這姨母的一舉一動，都和雨天的盛岡很調和。

早上想去洗澡，澡堂還沒有開；只得在午飯後再到附近的澡堂去。我撐了一頂很大的雨傘，穿了一雙很高的木屐，走上街道，看見同我一樣地撐着大雨傘、穿着高木屐的男男女女在街上走着。大家默默無言，為了謹防泥水濺起來，大家極慢地極小心地一脚一脚地跨步。在街道兩旁的低小的屋子里，常常看到十多年前的同學。他們大都是木匠、鐵匠或雜貨店員。又看到從前見慣的小姑娘，現在已經變成了講究梳頭的大姐，她們站在各處人家的門口，默然地向街上眺望。這種舊時相識的人，大都決



不先开口和我說話，有的連目礼也不行。这使得我更加充分体会到雨天的盛岡的趣味，觉得非常幽玄。总之，盛岡的人、盛岡的言語，一切都十分适宜于雨天。倘使有人到盛岡来，在街上徘徊半天，一定可以看到某处街上的理髮店門前站着—一个梳銀杏鬢<sup>①</sup>的面团团的十七八岁的姑娘，并且听到她和里面的剃头司务用土白作这样的談話：

女：“喂，我告訴你！只有这傢伙，我告訴你！昨天真有趣呢！我告訴你，就是这个人。”

男：“嗯，嗯，你也去的么？嗯，的确是这样的，我告訴你。这个人啊，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也很有趣！这真是不得了啊！”

这两个人的奇怪的問答，至少含有足够編一出三幕剧的事实。假使有一个人从来不曾踏过盛岡的土地，而能够懂得这会話的非常深刻的意义和非常优美的調子，他大概是一个具有大小說家或大偵探家的資格的人吧。不然，一定是久已听惯了簷前雨滴的凄清蕭索而沉悶悠長的声音的人吧！

在罩着勻淨的鋼鐵色的天幕而肃靜無声的盛岡夜間的街上独自像狗一般地彷徨的乐趣，是我从前每天晚上都尝到的。然而这回五年闊別，重游旧地，还只过了兩夜；可惜这两夜都在屋子里度送了。现在有了电灯，从前的乐趣一定失却了一半。现在我在这里喚起旧时的記憶，描述对于夜街的感想，觉得非常愉快。然而有一件事情蟠踞在我心中，使我不能深切地回忆往昔。所謂有一件事情，就是从前我夜間在盛岡街上彷徨时所發生的一大奇聞：有一天晚上，我照例出去散步。从仁王小路到三戶街，从三戶街到赤川，从赤川到櫻山的大牌坊之間有一條約一里

---

<sup>①</sup> 銀杏鬢是日本妇女結髮式之一種。

半長的筆直的田圃路，叫做畷。我往返于這一里半的無人之境，也不辭勞。不但如此，還要毫不躊躇地再多走些路，到有名的田中，在星光之下撫摸那地方的石地藏菩薩像的背脊。我平素有個習癖，散步的時候喜歡吹口哨唱“松前追分”<sup>④</sup>。這一天照例吹着口哨回來，路上碰到一個身穿外套而頭巾蒙在眼睛上的男人。然而我也並不怎麼注意他。我忽然想起了同我和藻外三人成鼎足關係的花鄉，想去訪問他，就略微加緊腳步。四家街肅靜無聲，只有一家理髮店的玻璃窗里射出燈光來，傳出話聲來，才使我想起這裡也是人世間。不久走進了花屋街。這裡須得加以說明：這條街的旁邊便是暗娼所在的大工街，離開藝妓所在的本街也很近。花鄉所住的地方，是一家職業不大明白的人家。然而聽說其主人是某村的村長，這老屋里只有他的祖母一人留守着，生活還過得去。花鄉是這祖母的兄弟的兒子，住在这老屋的樓上。我抬起頭來，看見樓上的格子窗映着燈火，就“噓”地吹一聲口哨。樓上也“噓”地答應一聲口哨。我再吹口哨“霍霍開柯”（這是我的名字的暗號），樓上又“噓”地答應一聲口哨。這樣，訪問的禮節已經完成，就可以照例地走進去。我正要舉起手來按門，万万想不到暗中伸出一隻鐵一般的手來，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我吓了一跳，在星光中仔細辨認，看見一個身穿外套而頭巾蒙在眼睛上的中等身材的男子，正是剛才在畷碰到的那個人。

“立花！被我找到了，這回你完結了！”

我大吃一驚，真是大吃一驚。聽這聲音，知道他是我們中學校里的體操教師，姓須山，是個預備上士，兼任校外監督，是校中第一個壞蛋。

---

④ “松前追分”是日本一種謠曲的名稱。

“剛才你在田圃路上吹口哨，吹的是甚么？是俗曲吧。我跟着你走，果然又看到你用口哨來同暗娼打招呼。……”

我的手被握着，張開了嘴巴，不知所云。

“最近開職員會議，有人說你每天晚上獨自出門，不知到甚么地方去，很可疑。你所住的仁王小路，在我的監督範圍內，因此紅鬍子（校長）向我發脾氣，真正豈有此理！我一連三夜跟着你走，前天晚上看見你在吳服街買一只很漂亮的簪，我偶然問問你，你却撒謊，說是送給妹妹的。昨天晚上在古河端的皂莢樹下看到你。到了今天晚上，方才被我當場捉住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到大工街來了。大概你到本街去錢不夠吧。……哈哈，在軍隊里的話，要進營倉<sup>①</sup>呢！”

我的困窘可想而知了。正在這時候，花鄉一只手拿着洋燈，把門開開了。他表示非常奇怪的样子，打着盛岡土白問我：

“甚么事？”

我立刻獲得了元氣，把情由逐一說明了，又向須山說：

“老師，這條街不是大工街是花屋街。小林君也不是暗娼。”

須山不回答。花鄉搖晃着手里的洋燈，用滑稽的聲音大叫：

“這是立花白萃<sup>②</sup>君的奇聞！奇聞！”

“立花，你要好好地當心！——你不行。你要記牢！”

須山教師罵了幾聲，他的黑影立刻消失在暗夜中了。

我已經敘述了五年闊別、重來此市時所見的種種變遷和看到這些變遷時的感想；又敘述了這都市和我的關係，說這是日本

---

① 營倉是兵士犯過受懲罰的地方。

② 白萃是滑一的別名。

的美丽的都市之一，說这美丽的都市在秋雨之夜最使我喜爱；又約略描写了雨夜的盛岡的趣味。現在我有机会尽量詳細地記述这一年中最美的秋天的盛岡，——即記述这大穹窿的無边澄澈，空中的了無纖塵，記述各处乡村赶来的卖炭卖柴的馬的清脆的鈴声响徹市中的情况，記述市内和雨滴相似的女子被严肃天真而澄淨的秋气所感动而互相交談着“唉，唉，今年又是秋天了”时的微妙的心理状态，記述各处并边談着的有趣味的会話，以及这女性的都会中所發生的一切秋的表现。

然而我必須用另一件記事来代替关于这秋日盛岡的詳細記述。

我相信所謂“另一件記事”，在这里决不是像木头上接竹头那么唐突的。不，也許选用这記事，反而可以更确切地表现这秋日的盛岡。为甚么呢？因为这正是美丽的盛岡的三秋中最美丽的九月下旬的一天——即今天——所發生的一件事。

坦白地說，我剛才吃过晚飯，口称有点調查录要記載，避开了健談的姨母，籠閉在这十條鋪席的内室里，在不很明亮的五分芯洋灯<sup>①</sup>底下执笔写这篇文章，实在是因为我永远不能忘記今天在路上偶然碰到的一件事，即下文所述的一件事，——这件事虽然和我全無关系，然而使我的全部思想根本地崩坏了。我对于这稀有的事件的記述非常热心；为了要說明这件事是怎样碰到的，是在哪里碰到的，所以不惜劳苦地先作以上数千言的形似不必要的記述。

預先声明：以下的記述，也許是在这具有無限的生命的世界上几乎無一顧之价值的一件極瑣屑的事。所以倘使有人讀这篇

---

① 五分芯洋灯，就是芯子（紗帶）闊五分的洋灯。

文章，这人也許立刻会嘲笑我，說“怎么了，立花君，你为甚么这样認真地記述这种事情？”然而我相信这件事在我这个小人物的短短二十几年的生涯里所亲自碰到的事件中，是最重大而最有深刻意义的一件事。正因为我有这自信，所以不惜牺牲了吃着本市名产長澤屋豆銀糖和茶、同从小亲爱的姨母閑談往事的乐趣，而在这幽暗的五分芯洋灯底下嘔心挖血地从事这苦業。

再来一个声明：我已經相信这件事是我亲自碰見的事件中最大的事件；为了这事件，我二十几年来所养成的全部思想根本地崩坏了。我現在正站在新的心情生涯的源头上。——是的，我現在所站的地方的确是“源头”上，因为关于这大問題的解决，我还一分一厘也沒有进行过。也許到今夜擱笔的时候，能够發見解决的一些端緒，亦未可知。……不，不，这是不能盼望的事。我認为这块新發掘出来的“罗塞达石”<sup>①</sup>表面刻着的神聖文字，無論托馬斯·瓊，無論善波力溫，無論普修斯，都是費了十年或二十年也讀不出的。

我今天早上从新山堂旁的姨母家里走出門，大約是八点半光景吧。昨天的雨在路上留下的水坑，处处反映出行人的倒影。天色晴朗，空中手掌大的一塊云也沒有。山上的秋陽暖烘烘地晒着透明的空气。

我先到加賀野新小路的亲戚家。姨父到市公所的衛生科去办公了。身体瘦瘦的姨母拿出些麦煎餅来給我吃，这些餅大概含有昨天的雨的香气，潮得很了。走出这亲戚家，来到附近的住吉庙，看見那棵叙述着無数往事的大銀杏树一張叶子也还不曾

---

① “罗塞达石”(Rosetta Stone)是埃及發掘的刻着古代象形文字的石碑。法国有名的語言学家兼考古家善波力溫 (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 最初考出石上文字的讀法。

凋落，我几度仰望它的枝条。从这树下向左转弯，是一条凹凸不平的丛林小路；在这路上向东走一里许，便是天神山。庙前一个宽广几十步的庭院，四周围着茂盛的杉树，青苔斑驳的石板的两侧乱长着秋草，温暖的秋阳快适地照临着。森严的殿堂里完全肃静，只听见远处的鸡鸣声。我的木屐踏着石板，声音响彻四周。走到正殿面前，不期地看到了我的亲爱的旧知己。所谓旧知己，便是蹲在庙门前的一对石高丽犬。它们的不美观的头被无数参拜者的手抚摸到现在，已经发出乌黑的油光。讲到它们的相貌，真可谓天下之珍品了！那张脸只管毫不留情地凹进凸出，又丑陋，又愚蠢；然而仔细一看，实在是很有可爱的娇媚的相貌。是完全超脱世事的高士的面影；不，比高士更加脱俗，这相貌仿佛在说：我出生以来还不知道世间在西面还是在东面。我从前和友人到这里来玩的时候，常常对它们说：“石高丽犬啊，你也是懂得诗的！”或者说：“石高丽犬啊，你也是吾党之士！”说着，频频地用手杖来打它们的不美观的头。今天幸而没有带手杖来，只用手亲切地摸摸它们。转眼之间，我从杉树隙处望去，已经看见原野和山坡上都有新秋的美丽的红叶了。这竟像一幅杰作的风景画。四周流泛着很好闻的秋草的香气。这香气又使我回复到了十几年前的往昔。那时候幼小的我每逢晴朗的星期日，总到村校附近的叫做平田野的松林中去采蘑菇，闻着这秋草的香气和新磨的香气，向各处松荫中奔走探索。

我在神子田的表姊家里吃午饭。这表姐名叫苑姐，是新山堂的姨母的第二个女儿，比我大三岁。吃过饭之后，苑姐摸着去年生的可爱的婴儿的头，对我说：“浩弟，我介绍一个人给你，好不好？”“甚么人？”“噢，不说你也可想而知了。介绍一个漂亮的新娘给你呀”她说，高兴地笑了。

我在归途中訪問馬街的一位老师，約他最近几天內一同到厨川柵去。所謂馬街的先生，不須說明，是当地最有名的一位学者，俳人<sup>①</sup>，兼書法家；尤其是关于地方史料，积有極广博而精确的研究。他是我旧日的老师。

寬广而美丽的內丸大街上，师范学校旁边的巨鐘向澄碧的秋天的大空中發出犹似从广大無边的胸中掙出来的大梵音，报告下午三点鐘，这时候我正好經過鐘楼下面，向西走去。我經過富丽堂皇的县公署、陰气沉沉的师范学校、以石割櫻<sup>②</sup>有名的法院，走到了十字路口，就看見一个穿着雪白的衣服的巨人，拔地而起似地矗立着。

这是这市內最惹人注目的雄大的粉牆高樓，是我的亲爱的母校，就是盛岡中学。是巨人么？是的，确是巨人。不但是盛岡六千戶的建筑中的巨人，并且在我的記憶世界中，在一切意义上，这巍巍堂堂地兀立在澄碧的秋天之下的雪白的大校舍也是一个巨人。从前我在这巨人的肚子里，有时做小拿破崙，有时做小俾士麦，有时做小吉本，有时做小克倫威尔，又有时做小盧騷，做小拜倫，做学校时代的雪莱。从十三岁的春天到十八岁的春天，我的整整五年間的生命，实在是这巨人的永远的生命的一小部分。唉，不錯，不錯！——我这样想的时候，似乎觉得这个过去的幻影似的巨人即將搖搖摆摆地走出来了。然而他还是不动，只管像地里生出来似地一动也不动地穿着白衣屹立在淨碧的秋天之下。

---

① 俳人就是作俳句的人，俳句是日本的一种短詩。

② 石割櫻是一种天然紀念物。日本盛岡地方法院院內巨大花崗石之裂縫內所長出之白色彼岸櫻。

印度衰亡史自必不說，連別的著述也一冊都沒有，只在茨城县乡下当一个月薪四十元的中学历史教員，——这个沒出息的吉本現在走到这历史的巨人面前，不知不觉地低下了头。

这白色的大校舍的正面，并立着兩根也是白色的大門柱。这两根門柱的兩旁，排列着几百根也是白色的木柵。白！白！白！这白色大概就是出入于此白門而逍遙于学园中的無数青年的不染世塵的純潔的心的顏色吧！木柵前面种着一排老櫻树。它們的变紅了的美丽的叶子，此刻映着午后三点鐘的秋天的斜陽，仿佛正在靜靜地燃燒。也有五六片紅叶散落在树根旁边显出扫帚紋的泥土上。木柵和櫻树之間有一条淺溪，用手掬起来可在掌中变成水晶似的清澄的秋水，反映着白木柵和紅櫻叶的倒影而在溪中緩緩地流着。几乎每一根木柵的尖头上都停着一只深紅色的蜻蜓。

我胸中充滿了一种說不出的亲愛和尊敬，向着这白門前进。溪上的花崗石桥上，坐着一个披头散髮、齷齪褻褻的女乞丐，怀中一个兩岁模样的石头一般嬰孩銜着她的乳房。周圍站着五六个男孩子，他們正在交头接耳地談些甚么。白玉殿前着了这一点丑惡；然而我不敢把这丑惡認為丑惡。为甚么呢？因为我決不忘記这地方是盛岡；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并且在白晝，齷齪的女乞丐坐在地上，袒开了污穢的胸膛，在人前抛出乳房；——这光景在別的大都会里是一定沒有的，不，是不可能有的；然而在这盛岡是常有之事，不，因为有这光景，反而具备了盛岡之所以为盛岡的必要条件。惟其如此，我看見了这光景不但不敢認為丑惡，反而感到一种兴味。我慢慢地走进門內。

校內的路徑我很熟悉。走进門立刻向左轉，一直跑进校工室的門里。



“鹿川先生有沒有回家？”

所謂鹿川先生，是从創辦以來和這學校共命運的、年近七十的、縣內德隆望重的老儒者。所以過去出入于這學校的講堂的無數莘莘學子的真心的畏敬之情，當然集中于這老先生的一身；他那千年老鶴似的瘦軀，不啻是一切教師的儀表。坦白地說：就像我自己，雖然從前受過二十幾位教師的教益，然而至今猶能親切地回憶而流感激之淚的，只有這鹿川先生一人。我今天的訪問的意義，不言可知了。

校工聽到了我的問話，有三五秒鐘不回答，忽然記起了，就用老熟的聲音說：

“啊，是立花君么？真是長久不見了！”

啊，對啦，這聲音的所有主不可忘記。這老校工姓阿部，和鹿川先生一同從學校創辦以來服務了近三十年，為人正直，而步態可笑，因此人們用“家鴨”這個綽號來稱呼他，也已近三十年了。

“今天是星期六，所以先生們都回家了。”

星期六？啊，不錯。凡是學校的教師，沒有一個人不屈指等候星期六的來到。我也是教師之一，並且詳細地考查過：這一星期七天的制度，是五千年前和黃道十二支一同由偉大的阿開地亞人創造出來的；後來這制度由亞歷山地利亞輸入希臘；羅馬人在西曆紀元的時候舍弃了八天一周的舊制而採用這制度，從此一直在世間沿用到今日。我怎么忘記了今天是星期六？真是愚痴的話！也許我在這裡滯留了三天，早已受到盛岡人的無思無慮的性情的感化了。

這校工室里的泥地間里，有一隻磚造的大灶，灶上放著一隻很大的鍋子，照從前一樣煮著開水。記得我在這學校里當一年

級生那年的冬天，全級一百二十人只配給兩只火爐，我力弱擠不到火爐旁邊去，常常到這大灶前面來吃麵包當午飯。我就離開了這地方。

走出門，仰起頭來望望正門上面的大露台。從前每逢課間休息十分鐘，我總和藻外及花鄉三人站在这露台上愉快地談話。我正在仰望的時候，忽然聽見站在女乞丐周圍的兒童之中有一個人怪聲怪氣地叫起來：

“喏，喏，岡柯來了，岡柯來了。”所謂岡柯，在盛岡地方就是說“葬列”。這一來使得我突然從悠悠的追憶的歡樂中退回來，向兒童指點的方面眺望，這聲音的响亮可想而知了。這好比送電報的人用和緩的聲音說“△△先生有電報”，不如用爆發似的驚慌的聲音來說“電報！”可以使人對電文更加耽心。我那時實在非常吃驚，不知道是怎樣奇怪的葬列。

這怪聲怪氣的警告並不是謊報。在寬廣美麗、潔淨無塵而照着溫暖的秋陽的大街上，有一群葬列從我剛才的來路的反方面慢慢地走來。然而這葬列實在很稀奇。不但稀奇，竟是異常寒酸。前面是一對破碎了的高柄燈籠，其次是一對紙造的蓮花，後面就是棺材了。這棺材上裹着白布，白布上面胡亂地縛着些粗繩，粗繩里套着一根棒，兩個男子扛着這根棒。棺材後面跟着一群送葬者。數一數看，這一群有幾個人，請勿吃驚：只有六個人。我說請勿吃驚，因為我自己這時候大吃一驚的緣故。這六個人大家同樣地毫無悲哀之色，毫無嚴肅之相，仿佛以參加這寒酸的葬式為羞耻的樣子，大家臉上表示懊惱，不自然地走着。我看着這似哀非哀的葬列在大聖人一般透徹無邊的碧穹窿下的寬廣靜肅的大街上無聲無息地走來，心的深處感到一種難於名狀的衝動。我想：這光景大概是天顯示給我看的一種最冷酷的滑

稽吧。然而这都是一瞬間的念头，我立刻就想到：“这是犯人的葬式。”

我作此極不吉祥的觀察，毫無理由地断定这是犯人的葬式，在这里似乎非常唐突。然而我自有理由。記得确是我十一岁时候的事：我有一个早年死了妻子而度着独身生活的姨父，为穷困所迫，和别人一同做了触犯法網的勾当，就迁居到狐森第一戶去了。（注：狐森第一戶是盛岡的監獄。）这时候他已經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过了半年光景，終于病死在獄中了。領取这“悲慘”的結晶的遺骸的，就是現在住在加賀野新小路的姨父。举行葬式的一天，同今天所見的一样，也只有六个送葬人，其中三个便是新山堂的姨母、苑姐和我。我那时候虽然年幼無知，也觉得这葬式和一般的不同，很寒酸，一路上走去的时候觉得肩身縮小起来。那么，看了今天这六个人的不自然的步态，很可忖度他們的心情了。

这也是一瞬間的念头。

有一群少年人从一排櫻树底下走来，和葬列的先头相并行。他們早已看到和我一同站着的“警告者”的一群孩子，就快步跑出来。兩群人之間的相互談話如下：“这是哪里来的岡柯？”“是瘋子，是繁！”“唉，是高沼家的繁瘋子么？”“恩，是的，是高沼家的瘋子。”“呵！”“今天的報紙上也登着，繁还是死了的好。”“呵！”

高沼繁？繁瘋子！我立刻觉得这名字决不是初听到的名字。沉在我記憶深处的許多石塊之一，的确名叫“高沼繁”；这名字的确是某一个瘋子的名字。——在我作这样的感想的百分之一秒時間內，忽然又發生另一事件，使我大吃一惊。

一直坐在我所站着的石桥上給怀中的嬰兒哺乳的那个女乞丐，突然站起身来。一站起身，就一手抱着怀中的嬰兒，一手高

高地举起，蓬头赤脚，衣带零乱，以疾风之势向着肃静无声地走来的葬列飞奔过去。将近葬列的时候，她用鑽入骨髓似的尖锐的声音喊出一句难于听懂的话，不，喊出一个叫声。这叫声碰到我的鼓膜上的时候，我不禁呀的叫了一声。这时候那肃静无声的葬列突然停止了进行，两个抬棺材的人之中前面的一个举起了左脚，这个污穢的女乞丐就跌倒在他的脚趾之下。和我并立着的一群少年大家高声叫喊：“啊，夏姐，夏姐，女疯子！”

这个名叫“夏姐”的女乞丐喊着一句难于听懂的话，向棺材扑过去，但是被抬棺材的人踢倒了。——这一幕非常的活剧，当然是在一瞬间演出的。

唉，唉，“夏姐”这名字，也决不是初次听到的名字，也是沉在我记忆深处的石块之一的名字。这的确是一个女疯子的名字。

上面的两个熟悉的名字，不知不觉地在我头脑里结合起来。这一刹那间有一种辉煌灿烂而庄严的光景像电光一般闪现出来，障塞了我的两眼。

现在我必须暂时回复到五年前的昔日。时间是阴历十月底某日的清早，地点就是这新山堂旁边的姨母家里。

我怀抱了史学研究的大愿望，决心上东京去；辞别了父母之家这一天的傍晚，来到这姨母家里，预备在这里度送晚秋的三四天，依依不舍地和这第二故乡告别。

有一天晚上，我和姨母及苑姐谈话，直到十分夜深，就枕的时候远近各处头鷄啼的声音已经听到了。然而不知怎的，第二天醒得非常早。枕前的格子窗上还只显出微明的晨光，这晨光无声地浮动。原来昨夜苑姐热中于谈话，忘记了关板窗。我想：还早得很。然而我是怀抱大愿之身，这时候感到初次临阵之晨一般的心情，认为睡醒之后不肯离开犹有余温的卧床是一种

貪圖安逸的行徑。我就悄悄地起身，以免妨碍別人睡眠；拿了挂在柱上的毛巾，無聲地拉开了格子門。秋晨的冷風沁入全身，令人感到快适。我走到了院子里。

我繞到屋子后面。这里是一个不到一亩地的菜园：芋头的闊大的叶子被霜打倒在地上；紫色已褪而只剩莖子的枯瘦的茄子并列在畦間；拔殘了的蘿卜的叶子矗立在空中——这些上面都映着曙光。不，这不仅是曙光，这是露珠和曙光的冷冰冰的接吻。这菜园的尽头，有一道木槿編成的籬垣，菜园和新山堂的五谷祠隔着这籬垣背靠着背。四面八方連脉搏跳动的声音也沒有。

我为了要洗臉，悄悄地走到井边去。但我不須讓吊車的轆轤声打破这清晨的神聖的靜寂。一个很大的花崗石台上載着一只盥洗盆，滿滿地盛着水銀一般明亮的秋水，眼見得几乎要溢出来的样子，水面上一根毫毛的皺紋也沒有。并且这明鏡上面还載着一把金色燦爛的小扇——在天下一切树叶中可称为后妃的銀杏树叶。这大約是从新山堂里的参天大树的枝头上跟着天上的移星一起飞舞下来的吧。

我只是恍恍惚惚地对它看。这时候的心地不是渾忘自我而魂魄逍遙于無有之境时的心地，这可說是曙光沁入骨中而身心都像水一样透徹似的心地。

过了一会兒，我慢慢地把这一片銀杏树叶从水面上拿起来，把它上面的一兩滴銀色的水点滴在口中。然后郑重其事地把它安放在清淨無塵的井台上了。

洗过臉之后，我肃靜無聲地把污水倒出，換上清水，使盥洗盆同以前一样清徹而滿盈；然后把那把小扇拿过来，讓它同以前一样地浮在水上。

这样做，我滿心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清淨的滿足。

天色比我起身的时候明亮得多了，然而离开太陽出来还頗有些時間。家里和鄰家都一个人也沒有起身。我慢慢地作深呼吸，在菜园里走来走去。

漸漸地走远，走到了菜园尽头的木槿籬垣下面，看見地上并列着六七个帶露的雪白的卷心菜，都好像剛剛从山头升起来的大滿月。我在这霜降后的凋零的秋園里看見这象征丰收的“菜王”，独自感到無限的欢喜。

忽然觉得似乎有人走近来的样子。是菜园里滿地露珠的声息么？不，不，露珠不会有声音。我这样想着，抬起眼睛来的时候，不禁愕然，暂时停止了呼吸。

前面說过，現在我目前这古旧的木槿籬垣，是五谷祠和这菜园的交界之处。这籬垣外面离开几尺的地方，便是祠殿最后一排稍稍腐朽了的柱子。大家都知道：五谷祠的背面，很高的地板底下建造着一个特殊的小龕。据說这是五谷神的使者白狐来寢息的地方。有些人認為無論何等不足道的东西，只要你虔誠信仰它，也会有灵感。这些人常常拿油豆腐、青魚干或飯团之类的食物来虔敬地供奉在这小龕里。現在我所站的地方，正可通过了落叶的木槿而窺見这白狐的寢殿。

然而現在我的不禁愕然，并不是为了这里面跑出一只牛一般大的白狐来。

有一个服裝奇特的男子穿着破草鞋，無声無息地在这古祠殿的簷下向这边走过来。这个人身材瘦長，年紀大約三十左右，臉上長着薄薄的鬚髯，枯瘦的面頰上毫無血色，身上穿着一件染遍灰塵的短夾衣，脚上穿着一双齷齪的白袜，腰里束着一条褪色了的毛織的女子用的帶子，脖子里圍着一塊紅綿布……他低着

头，眼睛看着脚尖，微笑着走过来

我一看就知道这服装奇特的男子是盛岡地方無人不知的天真的瘋子高沼繁。这个人天天像丧家之狗一般地在市里徬徨；有时在人家簷下整整地站立一天；有时在同一条街上不計次数地走来走去，好像在找寻甚么东西。——这都是我早就知道的。还有，他有一次跪在不来方城頂上，向天的一方膜拜，口中念念有詞；有一个夏天的正午，正当中学校里上課完畢，学生成群結队地走出校門来的时候，他像衛兵一般站在校門前，向走出来的每一个人殷勤地施礼；又有一次，大名鼎鼎的美人，即当时的县长夫人，在招魂社行祭礼的一天帶着兩位小姐一同去参拜的时候，这个人突然从人叢后面跑出来，一声不响，用一个很大的淡黄色包袱皮来蒙住了这盛裝的县长夫人的头。——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又知道：他有父亲，有母亲，又有家；然而他常常拿新山堂下的白狐龕当作免費宿舍。

我認明了这服装奇特的男子是誰，就回复了平常的心情，我努力屏息靜气，不使他注意到我，然后怀着好奇心仔細观察他的举动。

他微笑着，低着头跨步，不久一搖一摆地走到了白狐龕前。他突然站定了，同时叫一声“嘎”，把瘦長的身体弯下来，兩只脚跨着極小的步子逐渐逐渐地向后面退却。——这动作态度非常滑稽，不可名狀，我几乎笑出声来。

我怀着几乎达到高潮的好奇心，窺探他所注視着的龕内。

原来这里面也有一个人，我一向沒有注意到。这人不是男子，是个女子。她身上穿着一件肩上有褶襞的紅条紋綿衣，然而非常污旧，紅条紋几乎看不出了。她的头髮卷起，上面插着一只七八岁女孩子們所常用的紅梳子，年紀大約二十一二岁，脖子醜

靛到变成黑色，面孔圓而白……。

昨天过午到姨母家門前来喊“打扰啊！打扰啊！”的，丝毫不差地就是这女子。姨母正在厨房里做甚么事，我就走到門前，詫异地問她：“你是哪里来的女客？”她回答：“我肚子餓，肚子餓，一步也走不动了，請你……”說着，只管向我伸手。这时候姨母走出来了，給了她几个銅錢。后来姨母告訴我这样的話：“这女子名叫夏姐，十一二岁上在霞石的兼平屋旅館（姨母的亲戚家）当使女。那时候旅館的主人到这里来对我說：她小的时候并没有甚么兩样，年紀大起来，人漸漸愚笨起来。今年春天，有一个早已死了老婆的独身的輕薄兒到这旅館里来借宿一宵。这一夜夏姐的举动非常奇怪。第二天这輕薄兒走了之后，夏姐走到門口，只管向这人走去的秋田方面眺望。主人几次罵她，吓她，她总是不睬，一直在門口站了兩個鐘头。下一天主人起身的时候，夏姐已經不知去向，他們找来找去，都找她不到。一个多月之前她突然回来了，但是已經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瘋子，看見了主人也不像从前那样有礼貌了。她在失踪的半年間做了甚么事，当然沒有人知道。初回来的时候，身上还帶着二十几塊錢。大概是当了乞丐回来的吧。这女人是哪一天到盛岡来的，不得而知了。近来每天总是这样地到人家門前来求乞，說的总是这两句話：‘打扰了，我肚子餓。’浩兒，你也看見的吧：这个人做乞丐，臉上却总是点胭脂，并且穿着新木屐呢。晚上不知睡在甚么地方的。”

这个夏姐現在泰然地坐在这狹小的白狐龕里，她的臉茫茫然地向着龕口。大概她很早就醒来了吧。

弯下身子去探察夏姐的繁，不知怎样一想，好像被狗襲击的猫的样子地尖起了嘴唇，喝一声“噓！”大概因为这本来是他的



家，現在被別人占領了，所以他在發泄憤怒。

夏姐也不知怎么想，忽然轉過身去，把背脊斜向着繁。她似乎在探摸甚么東西，摸出來的是一个小碟子——胭脂碟。我不勝驚詫，靜靜地看着她，但見她用小指蘸些唾沫，把胭脂調勻了，在嘴唇上濃重地塗了兩三次，然後回過頭來羞答答地向繁一看。

繁的身體頻頻地抖動。

夏姐再塗些口紅，再回過頭來羞答答地向繁一看。

繁喉嚨里“噢”地叫一聲。

夏姐看見繁的氣色漸漸感動了，連忙第三次塗胭脂，第三次回過頭來。然而這一次並不羞答答，她連身體也略微轉過來些，然後，然後，仰起頭來看着了繁，向他嘻嘻哈哈地笑。因為口紅塗得太多了，所以那張嘴好像太陽晒着的牡丹花，填滿了她的臉。

我這時候已經完全忘記了現實的觀念，覺得彷彿身在喜馬拉亞山一帶的萬仞深谷的底里，正在觀賞與山岩同年的老猿們表演千年一度的戲劇。

夏姐嘻嘻哈哈地笑得臉都變形的時候，繁叫了三聲“噢”他忽然飛奔過去，握住了夏姐的手，把她拉了出來。這時候繁的臉相真奇妙！既不是笑，也不是哭。我不知所云了。

夏姐還是嘻嘻哈哈地笑着，听憑繁拉她的手。兩人走到簷下，轉一個彎，不見了。他們走到祠堂前面的大庭院里去了。我也走到另一個地方去，走到望得見庭院的地方去。

平坦的大庭院的中央，站着一棵凌雲的大銀杏樹，現在正當一年一度的盛裝時期。所有的葉子都作金黃色，一动不动地映着曉光，在澄碧微茫的大天蓋上畫出鮮明的輪廓。舉頭仰望，宛

如一个罩着金色云彩的巨人。

兩人走到这銀杏树底下的时候，繁很快地低声說些話，夏姐似乎点点头。

忽然繁口中發出非常狂暴怪异的声音来：

“来得好啊，好啊，好啊。”

“再来一个，杭，唷，囉，呵。”

夏姐和着他这样叫。他們手挽着手跳起舞来了。

虽說跳舞，其实是狂人的乱撞。有时夏姐的脚絆了一下，倒身在地上。有时繁的身体在大銀杏树的干上猛撞一下，茫然自失了。每逢發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兩人都用丹田里迸出似的声音来哈哈大笑。笑罢之后，再喊着“来得好啊，好啊，好啊”，“再来一个，杭，唷，囉，呵”，“来了来了，哼！哈！”，認真地繼續跳舞。

天上有一种灵响飄曳起来，好像神明的笑声——这是晨風初动。于是那个巨人身上罩着的金色的云就分散开来，好像古昔的宙斯神<sup>①</sup>化身一般，开始把黄金的雨向这兩人撒下来了，啊，多么美丽的光景：几千万把金色的小舞扇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地滿天飞舞，几乎掩沒了这兩人的身体。有几片好像是用無形的絲悬挂在空中的，既不回返故枝，也不降落地面，只是在光明的晨風中飄蕩廻旋。空中是叶的舞蹈，地上是人的舞蹈！远远望去，上下和合，不分高卑。金黄色的叶舞完了天上的舞蹈而落到地上。狂人繁和狂女夏姐正在神明的庭院里作地上的舞蹈。

忽然，梵天的七彩繽紛的大光明照破了人天三界，犹如开天

---

① 宙斯(Zeus)是希臘神話中主宰天地之神。

辟地时的曙光。起初这大光明射到隐在云中的这巨人的头上，接着閃爍地染遍了他的金色的衣服，不久普遍地照明了地上的万物。朝陽已經离开山頂了。

請看，請看手舞足蹈的夏姐和繁臉上的光輝！枯瘦而無血色的繁到哪里去了？脖子黑黑而神色茫然的夏姐到哪里去了？現在眼前这两个人，臉色都同天上的太陽一般燦爛，他們是神明为了天庭里的朝舞而遙远地从下界选召上去的两个舞人。金色的树叶不断地降下来。金色的日光鮮明地照着。是这些树叶和这些日光的輝煌把兩人的臉染成这模样的么？不，不会如此，恐怕不会如此吧。

倘使如此，那么这是一种虛伪了。在这金色燦然的庄严的境地中，怎么能够潛藏一点虛伪的陰影呢？我相信不是如此的。

我的心完全停止了活动，只是恍惚地、茫然地、悠然地把自我沒入在目前的光景中。这时候我只能用若有若無的声音在心的最深处輕輕地說这样的一句話：“柏拉圖說狂人是天的寵兒。”

夏姐提高了嗓子唱歌：

“相思啊——相思噢——，若松哥啊——，哈，相思呀！”

“哈，相思啊，相思啊，相思呀——。”

繁跟着他唱。这两个“天的寵兒”感謝全智全能神秘莫測的天，他們的衷心的祈禱实在不外乎此吧。

上述的光景像电光一般地閃現出来，障塞了我的兩眼；然而一瞬間就消失，宛如那几千万片黄金色的叶子一时無声無息地散尽了的样子。但是这一瞬間在我是極重要的一瞬間。我在这一瞬間中能够分明地解釋目前所發生的事件的全部意义。

疾風一般向棺材扑过去的夏姐，被抬棺材的人踢了一脚，立

刻翻倒在地上。这时候她怀中的嬰兒“哇——”地發出劇烈而悲哀的哭聲。這悲哀的哭聲只有一聲。我吓得直跳起來。唉，這嬰兒不是跌死了么？……

明治 39 年(1906)12 月

## 兩条血迹

夢一般的幼小时候的追忆，喜悦和悲哀都只是天真純潔的事情，朦朧地連續着，現在想到，仿佛是隔了一層微微的哀感的淡霞来看那华丽的兒童演劇似的，覺得很可怀念，其中有兩件事，就是在十五六年后的今日，还是鮮明的留在我眼前。

哪一件在前，哪一件在后，很难于明了地想起来了。我在六岁时进了本村的小学校，在从二年級升到三年級去的大考里，我遇着了这半生里只有这一回落第。在那落第时候藤野姑娘正还存在，因此其中的一件記得确鑿是第二次做二年級生的八岁的那一年，暑假中的事情。还有一件因为是盛夏中的事，大約也是那时候的事情吧。

現在是教育部令很严紧，叫学龄前的兒童入学的事，全然沒有了，在我幼小的时候，又因为是偏僻的乡間，却似也不要費怎样麻煩的周折。但是只有六岁，又很虛弱像我这样的人，去入学的却很少。当时实在因为我的游嬉的同伴，比我年長一兩岁的小孩，都五个一回七个一回地进了学校，寂寞的了不得，天天去逼迫和善的父亲(要上学去)，当初只是說你还太小，不准我去，但原来不是什么坏事，父亲也似乎心里很欢喜，所以末了有一天他終於去和高島先生說妥，从第二天起我也請父亲給我买兩枚

对折的紙石板，以及石笔砚台等，同大家一起上学校去了。因为这緣故，我的入学比同級的学生要迟一个月了。我的父亲是少有的喜欢学問的人，在沒有工作的冬天的晚上，时常拿了熏黑得几乎連字也看不出来、書面也粉碎了的“孝經”或“十八史略”的殘本，到高島先生那里去喝茶談天，順便請他指教。

那时父亲大約是三十五六岁，在乡間是稀有的晚婚，或者因为这緣故，我沒有兄姐和弟妹，只是一个独子，連一句硬話都沒有被說过，这样的养育下来的，所以身長虽然同平常一样，却是瘦削細長，和近地的小孩們也常常赤着脚作戶外的游戏，但不知怎的臉色总是蒼白的，無論竞走或是角力为我所敗的人一个都沒有。因此，即使这样的游嬉着，偷偷地溜走，回到家里去的事也常有。上了学校去以后，这个脾气終于不曾改，虽然因为牆上写字，或者从柵欄里鑽出，被先生訶斥，也如別个学生一般，但总是怯弱，不大說話。倘若被命令去讀写在黑板上的字，便漲紅了臉，低着头，也不回答，变成石头一般的坚硬了。虽然是自己願意进学校去的，对于学校却終于沒有兴味，而且有时还乘中午放学回家，不給別人知道，躲在后面堆积杂物的屋里，不再去做午后的功課了。病身的母亲有一天曾經摩着我的头頂說道，这个孩子只要肯略略和人家的小孩們去打架，那就好了，我听了也不說什么，但是心里想道，倘若打起架来，我是一定要輸的哩。

我家是村里只此一家的箍桶鋪，單靠箍桶的生意，不能够維持生活，所以又从近村的号称近江屋的一家大地主那里賃了几亩田来耕种。因此整年吃的是杂着許多稗子的飯，一点都沒有粘气，偶然晚上有人来談天，母亲便拿一握的米放在火爐里炒焦了（泡上开水），拿出来代茶；家里是这样的境况，我也就終年穿着滿是补釘的洋布褲，只到腰間为止的洗旧了的小袖衣服，跟了

穿着同样服装的小孩們赤着脚走路，这些事也都已習慣了；头髮長了的时候，父亲便亲自給我剃。名字叫作檜澤新太郎，但是村里的人，大家只叫我作“箍桶鋪的新太”。

我在学校里，既然如上文所說，对于各种学科一点都不用功，当从第一年級升到第二年級去的时候，在三十多人的一班里，考在倒数第二名总算勉强及格了。但是不幸我家兩边鄰舍的小孩，一个是上級的男生，一个是同級的女生，在那时都領到用“水引”<sup>①</sup>束着的几帖白紙当作獎品，我虽然幼小，但心里也觉得不很舒服，这一天从学校回家，并不同平常一样的到門外去，直到天黑只是蹲在很大的地爐的角上，茫然地弄着火篋。父亲吃过晚飯，买了兩条黑羊羹<sup>②</sup>来，說因为你是最小，安慰了一番。

这件事到了第二天也完全忘記，还同以前一样的时常不做下午的功課，这样过去，七岁这一年完了，就是正月，第三学期正开始的时候，学校里發生了一件頗为稀有的事情，这就是名叫佐藤藤野的在村里是無比的美丽的一個女孩子，突然編进一年級里来了。

百余的学生都撑起眼睛来了。实在这藤野姑娘，即使現在想起来，也是不大常見的美丽的女兒。前髮垂到眉边，圓的脸龐，大而且黑的眼睛很是明徹，顏色極白，笑起来的时候頰上現出笑窩。男生不必說了，便是女生也都只用什么紅布片之类束髮，头上包着靦靦的月白手巾，或者在下雪的日子，穿了粗笨的雪履，从头上披着半截的紅毛毯上学校来：在这样一群人的中

---

① 水引是半紅半白的紙捻，有贈与时，以此橫縛物品上。

② 羊羹是一种点心，以豆沙和糖及石花汁煮后凝結而成的。

間，夾着身穿染出大朵菊花的华丽的縐綢衣服的藤野姑娘，正是比在村端泥田里开着的荷花还要鮮明的映在我們的眼里了。

藤野姑娘据說以前曾在离村不过十里的盛岡市的学校里学过，現在同母亲寄住在近江屋的支派，开着綢緞鋪的称作新家的家里。

据村里的傳聞，藤野姑娘的母亲便是从二三年前患着眼病的新家的主妇的妹子，本来在盛岡也开着頗大的銅鉄店，不知怎樣的破了产，丈夫上吊死了，她便帶了遺腹子藤野姑娘，到新家来寄住，一面給他們助理家务，这个傳說就是我們小孩也都知道的。藤野姑娘的母亲是一个身材瘦小，顏色很白而且美丽的人，又和她的姐姐那新家的主妇不同，很是快活而且待人非常和善。

村里的学校在那时不过是很簡陋的国民科的單級，此外補習科学生六七人，教师只是高島先生一个人，教室也只一間。学級虽然不同，每当藤野姑娘用了鈴一般的好声音朗誦讀本的时候，一百多人便都停住了石笔和毛笔，向着那边看。我因为最不喜欢習字与算术，常常茫然地望着藤野姑娘的那边，这期间先生使用竹鞭輕輕的敲我的头頂。

藤野姑娘無論什么学科，成績都很好。有一天，二年級的女生們在上課的时候做頑皮的游戏，先生引了藤野姑娘的例，曾加以訓戒。上級的学生略有点不服，但是我却毫不覺得詫异，因为藤野姑娘在那时候是全校里的、全村里的、——不，在当时的我的全世界里的、第一个美而且好的人。

这年的三月三十日，照例举行發給文憑的仪式，从近江屋的主人起，村長、医生、以及别的村民共有五六人，都到学校里来我也穿了珍藏的長袖衣服，用半幅的白棉布当作腰帶，和人家一同去。穿着黑色洋服的高島先生，觉得比平日更为象样了；教室



也裝飾得很象樣，正面交叉着日章旗；前面是蓋着白布的桌子，仿佛記得上面擺着大花瓶，插些松枝和竹。教育敕語的捧讀，“君之代”的合唱都已完了，十幾個畢業生輪流地被叫上前去，都高高兴兴地拿下畢業文憑來。其中的優等生又被叫到村長的面前，去領獎品。其次按着三年、二年、一年的順序，宣讀新升級的姓名，但不知怎的里边却沒有我的名字。旁邊的小孩都說道，“新太落第了，落第了！”看着我的臉。我在那時候是怎樣的心情，現在記不起來了。

儀式完了之後，只有說是近江屋所賞的紅白年糕，我也分得一份。大家聚在一起，很快活地歸家去了，我們落第的六七個人，因為先生說是另有事情，被留下在後面。住在村端的灰棚里的小姑娘也在其內，已經哭出來了，我却想道，或者先生隨後給我文憑也說不定，想着這種沒有理由的事，專心等候着。

過了一刻，大家輪番地被叫到教員室里去，或受訓戒，或受勉勵，我却正是末後的一個了。先生對我說道，“你年紀還小，身體又弱，且在二年級里再讀一年罷。”我幾乎聽不見地答了一聲“是”，行一個禮，先生摩着我的頭頂道，“你太柔順一點。”於是從桌上的盤里取了三片麥粉的煎餅給我。我在那時候深深地感謝先生的慈惠，再也沒有了。在這屋里，村長以下還有兩三個老人們留在那裡。

我將包在紙里的紅白的年糕和麥粉煎餅，用兩手抱在胸前，悄然地出來，剛走到階口，無端地覺得悲哀，將要哭出來了。好不容易才將來到喉間的哭聲竭力鎮壓住，但是想到先生的慈惠，被朋友們冷笑的羞恥，回到家里將說些什麼，小小的胸脯里完全塞住，眼淚便簌簌的落下來了。這時候忽然覺得有兩三個女生，不知怎的還留在校里，正從校役室那邊出來，我感着說不出的羞

耻，心里猛跳起来，便紧貼地靠了柱子站立着，垂着头，使她們看不見我的面貌。

覺得輕泛的草履的聲音，急速地从后面走近前来，又听得人声道，“怎么了，新太郎？”这原来是藤野姑娘。向来还不曾交談过一句話的人，現在这样的見問，我不禁抬起头来，藤野姑娘在她的清明的眼里充滿着柔和的光，正注視着我。我又即俯首，紧咬着下唇，但是啜泣的聲音終于泄露出来了。

藤野姑娘暫時沉默着，随說道，“不要哭了，新太郎。我这回也是第末名勉强及格的呢。”仿佛对着自己的兄弟似的这样說了，又接着說道，“明天給你拿好的东西来，不要哭了；大家怕要笑話哩。”她說着想来窺探我的面貌，但是我將面龐貼着柱子，竭力地隱藏，她便又急急地走去了。藤野姑娘虽然無論什么学科成績都很好，因为在第三学期才进去的，所以列在第末，升到二年級去的。

这一天的傍晚，父亲正在店堂里冬冬地挨桶箍，母亲出外汲水去了，我悄然地蹲在地爐边，在几乎不能辨別人的面目的薄暗中間，將竹屑拋进火里去，一心看着他仿佛吐舌一般的燃燒下去，忽听得有人在后門口小声叫道，“新太郎，新太郎。”我吃了一惊，突然地跳下泥地，也不穿草履，便奔向后門去。

藤野姑娘独自一个人靠了門立着，見了我便莞尔一笑，說道，“啊呀，赤着脚？”似乎略略皺一皺眉，于是急忙从袖底里取出一件用紙包着的東西来，遞在我的手里。

“这个送給你。你要竭力地用功，我也去用功，……”这样說了，我只是茫然地立着，一句話都不說，她已經在昏黃中走去了；走了三四丈远，又回过身来，用手在面前左右搖动；我省悟这是教我不要对別人去說，便点头示意，她就跑进梨树下去不見了。

紙包里是一冊洋紙的筆記簿，一枝用去一半了的舊鉛筆，此外裹在桃紅的羽紗小片里的是一个鉛制的玩具手表。

夜里，我在薄暗的洋燈的影下，舔着鉛筆，在給我的筆記簿上，從讀本的第一課起，很端正地抄了四五頁。我感到學習文字的喜悅，实在是以這時候為最初了。

人的心是很奇妙的東西。第二次的二年級的功課又開始了，我不知怎的覺得上學校去很愉快，向來厭倦的無法可想的五十分鐘的授業現在却不知不覺地就過去，被竹鞭敲頭的事也沒有了。

在廣大的教室里，南北兩面的牆壁上各挂着兩塊黑板；高島先生急急忙忙地在這四塊黑板前面走來走去的教；二年級生向着西北角的黑板，兩行粗糙的桌椅并排的放着；聚集在前面桌子旁邊的是女生，藤野姑娘自然也就在這中間了。

新學年開始後的第三天，我第一次被先生稱贊了。只要沉靜地听着，先生所教的事情必定懂得；在兒童的記憶力強盛的头腦里，曾經理解的事情很不容易忘記。以後每逢先生說“知道的人舉手”的時候，我幾乎沒一次不舉手的。

我對於各項學科並沒有嫌憎的東西，但是其中習字的時間尤為我所喜歡。先生大抵命令我去辦注水的差使。我拿着洋鐵的水壺，在各桌子前面走來走去注水。桌子的兩頭各放着一個硯台，大都是虎斑石或是黑石所作；只有藤野姑娘的不知道是什麼石頭，却是紫色的。我給他們注水的時候，略略俯首行禮的也只有藤野姑娘一個人。

最是擔心的是算術的時間。我同藤野姑娘都是八歲，同級里還有一個叫豐吉的小孩，却比我們要大兩歲，身體也大，頭腦

也發達了；我所知道的事情，藤野姑娘大抵也都知道，但是我們兩人举手的时候，大抵丰吉也举起手来。兒童时代的兩岁之差，在头腦活动的优劣上大有悬隔，最显著的便是算术。丰吉的算术，是他最得意的科目。

先生出題后，又轉到别的黑板前面去，随后回来，高举着竹鞭說道，“做好了的人举手。”倘若这是不大容易的算題，藤野姑娘举着手，或是并不举手，必定回过头来望着我这边。我在她的眼睛里能够明显地看出那起伏的微波：兩人都举起手而丰吉不会的时候，她的眼里闪着喜悅的光；她与丰吉都不会做，只有我举手的时候，便泛着天真羨望的波；她与丰吉都举起手，只有我不会的时候，便流露出惋惜的眼光；或者兩人都不会做，丰吉独自傲然地举着手的时候，美丽的藤野姑娘的面上霎時間便为暗影所遮掩了。

藤野姑娘讀書的声音，和别的女生低声誦讀連鄰席的人都听不清的相反，極其清楚而且响朗；她的讀法里，又有一种为村中兒童所沒有的声調。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我不觉無意中也用这样的声調讀書了。朋友們觉得了便都笑我；我被笑了心里想改过，但临时高声讀起来，这声調一定出来了。有一天，六七个人聚集在校役室外的井边，談着种种事；丰吉忽然說到这事情，大加嘲笑之后，說道，“新太和藤野姑娘配做夫妻，倒很好哩。”

藤野姑娘正站在相距約五六步的地方，这时候突然回答道，“自然会配的，自然会配的。”把大家都惊倒了。我漲紅了臉，急忙地跑了出去。

大家虽然都是兒童，但男子与女子到底还有界限，在学校里几乎沒有一同游嬉的时候；到了傍晚，人家的屋檐与山形牆都繞着晚飯的炊烟，我們常常走到街道上，玩那些“夺宝”或“捉迷藏”

之类的游戏，有时男组与女组合在一起，大家热心地玩耍，直到天色全黑才止。藤野姑娘轮到做“鬼”的时候，一定向着我追过来。我觉得非常欢喜。虽然我体质很弱，到底是男孩子，所以即使藤野姑娘紧闭着嘴，极敏捷地追来，也很不容易将我捉住。后来她跑得气喘了，本来便是故意地给她抓住了，也未始不可，但是这些地方终是孩子气，偏是竭力地逃避。虽然如此，每回捉迷藏的时候，藤野姑娘却仍是只向着我追来。

在新家里有藤野姑娘的三个中表兄弟：大的两个是学校的四年和三年生，最小的还没有入学；那两个人成绩都不很好，和同年纪的近江屋的孩子们感情极坏。据我朦胧的记忆，仿佛藤野姑娘也常被他们所虐待。有一天曾看见她在什么地方被他们所打，但是记不清楚了。只有一次，我挑着一副小水桶，往新家后门口的井里去汲水，藤野姑娘正在那里靠了门枋立着，独自哭泣。我便问“怎么了”，她并不回答，只用前齿咬着长袖的下端。我见了便不能再说什么，只觉得连自己也仿佛含泪了，沉默着拿了大杓舀水，挑起担来刚要走，却被叫住道：

“新太郎。”

“什么？”

“给你看好的东西。”

“什么东西？”

“这个，”说着，从袖子里用心地拿出一枝美丽的花簪来给我看。

“好齐整！”

“……”

“买的吗？”

藤野姑娘摇她的头。

“要来的嗎？”

“母亲給的，”低声地說，又抽咽了兩次。

“給富太郎(新家的長男)欺侮了嗎？”

“他們兩人。”

我想說些什么去安慰她，但是沒有話可說，只是沉默着望着她的臉，藤野姑娘忽然說道，“这个給你吧？”一手弄着花簪，却又說道，“因为你是个男人，……”便裝作將花簪隱藏背后的模样，在为眼泪所湿的臉上現出美丽的笑容，随即帖达帖达的跑进門里去了。我在幼小的心里想像藤野姑娘被兩個表兄弟所欺侮，所以哭了，大約母亲給她花簪去寬慰她的，不知怎的觉得那富太郎的匾平的長臉很可惡，怀着一种奇妙的心情回到家里了。

不知不觉地四个月已經过去，七月底便是第一学期的考試，成績發表出来是丰吉第一，我第二，藤野姑娘第三，以后就是暑假了。我还記得富太郎到各处宣揚，說藤野姑娘因为輸給丰吉了，說是气憤不过，終于哭了。

到了暑假，大家連安放書和石板的地方都忘記了，每天都往山陰的水塘里去游泳。我也时常同去，但大抵独自先回家，在父亲的作場，店堂的板台上，爬在竹屑和鮑花的中間，流着汗溫讀本，或是習字；或者毫無目的地站在檐下的陰影里，等候藤野姑娘的影子出現。

这其間，重大的事件發生了。

八月整月的暑假里，这是在中旬，还是下旬呢，都記不得了，只是一个非常炎热的日子，空中并無一片云，烤在頂上的太陽正如烈火一般，也沒有一點微風，一切树木都仿佛垂死地挂着叶子。在人家前面的狹隘的溝里，从臭泥里涌出無數渾濁的水泡，

浮在并不流动的污水上面；太陽晒着大路上的石子都熱得燙脚、蒸發出来的泥土的热气使人惡心而且几乎昏眩。

村的后面是廣闊的草原，草原尽处是几十亩的青田，这都是近江屋的產業。灌溉这田的約二丈寬的一条小河，貫通草原中間奔流过去，河岸边有近江屋的一所水碓小屋，終年在那里搗米。

在草原上春天長着紫花地丁，秋天有桔梗和女郎花。四时都有各样的花草，我們平日去游玩，但在那时草原上一面盛开着茅草花，在水碓小屋的周圍开得尤为繁茂。小屋里边有直徑丈余的一个水車。終日迴轉着，發出澀滯的声音，十二个大木杵毫不間断地搗着米。

这一天，我穿着漂白布的無袖的短衣，也不系腰帶，黑袴底下躡着一双草履，用臂膊拭着額上的汗，站在新家斜对門的一家粗点心店的前面。

忽然在前面一町<sup>①</sup>远近的地方，往水碓小屋去的拐角上，近江屋里的一个名叫金次的少年工人，变了顏色向着这边跑来。

“什么事？”有人攔着問。

“藤野姑娘被水車的軸子卷住，給木杵搗坏了。”他大声嚷着回答。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只觉得仿佛是被强烈的电气所击似的，不禁發了大声叫道“呀！”

在少年的后面，大約相距六丈，那个全身雪白的沾着米糠，滿面胡鬚，骨格雄偉，六尺許高的搗米的男人，肋間挟着什么东西，也是疾風似地向这边跑来。仔細看时，这(所挟的)不是藤野姑娘却是什么！

---

① 一町为三百六十尺。

他走到新家的門前，正要进去的时候，先来通报的那个少年，同着正赤着膊还不及穿衣的新家的主人飞奔出来，嚷道，“医生家去。医生家去！”那男子略略停步，随即跑过我的面前，向医生家去了，这儿秒钟时，藤野姑娘的异样的姿态很明了地映进了我的眼里。那个男子宛如大鷲抓住黄雀一般地将她挟在腋下，藤野姑娘的美丽的臉頰然地垂在前面，后边是从膝踝以下雪一般白的兩只脚，很柔軟的挂着。左边的脚上从膝头斜到后跟，是一条約有三分寬的新鮮的血迹！

后面便是以前的少年和新家的主人快步跟着。主人的后面是穿着白地浴衣的藤野姑娘的母亲，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

在火一般热的石子路上赤着兩脚，……

那紧閉着的嘴，我暗想这与捉迷藏时候向我追来的藤野姑娘很像，——这当然只是在一秒钟的几百分之一的短的时间里罢了。

这是在將近百度的热天，連微風都沒有的正午所發生的情狀。

我見了那一条的新鮮的血迹，忽然覺得惡心，像要嘔吐的样子，眼睛也昏眩了，在那时候还能看見藤野姑娘的母亲的面貌，几乎是不可思議了。我昏昏地跟在后边快跑。我家正在医生住宅的这边，相隔兩三家，我便奔入，突然地伏在正在工作的父亲的膝上，就此人事不省了。

藤野姑娘便是这样的死了。

还有一件回忆，同是那时候的事情，虽然已經忘記是哪一件在先，但还记得也是夏天太陽赫灼的午后的事。

往离村六里許的大車站的馬車，每日兩三回，在村端一直往



北延長过去的国道上，駕着滿被塵土的黑馬，踢起灰塵，來回地走着。那一天，我們五六个人，趁着这空馬車，到村外三四町水車左近的土桥那里去游玩。同去的都是頑皮的乡下孩子，其中也有人怕那直晒头顶的太陽，拿了大的款冬叶戴在头上，当作凉帽的。

过了土桥，旁边都是小松树的平林；在路旁松树陰下夏草的中間，俯伏地躺着一个身穿污穢的衣服的丐妇，旁边是一个不滿一岁的嬰兒，沙声叫喊，一面在草里乱爬。

拉馬車的定老头看見了，便止住馬車，高声問道，“怎么了？”我們也都从馬車上跳了下来。

丐妇很困頓似地从草里抬起头来，滿面垢泥塵土，被汗流成斑駁的条紋，揪着鼻子，一个很丑的面貌，現出說不出的疲勞和苦痛的顏色。左边眉毛上有一个新鮮的伤痕，一条鮮血沿着面頰轉到耳下，又流到胸前去。

“給馬踢了，走不动。”她將要气絕似地說，随又俯伏下去了。

定老头暂时注視着这丐妇，說道，“不如往村里去；那里有医生，警察也在那里。”說了随即赶着馬車一直去了。

我們整列地站在女人面前，看着过了一刻，丰吉拍着立在旁边的万太郎的肩头說道，“好髒的化子呀，頸子漆黑的。”

草里的嬰兒現出怪訝的神情，爬在地上看着我們。女人一动都不动。

丰吉看了这情形，忽然發出元气很好的声音道，“死了，这个化子。”說着拔了一把野草，撒在女人身上道，“給她盖上草，埋葬了吧。”

大家見了也都嘴里罵着，同丰吉一样的动手撒草。我（不去

加入，)觉得仿佛独自远隔似的，看着他們的动作。

嬰兒忽然提高了声音叫喊起来了。女人从草里抬起头来。

“呀，活了，活了！还活着哩！”大家嚷着，由丰吉領路，往村的那边跑去了。我不知怎的却没有走。

丑陋的丐妇也并不擦去流下的血，怨恨似地睁着渾濁的疲劳的眼，注視着独自留下的我的臉。我也注視着。傾斜的夏日放出强烈的光綫，毫無顧忌地晒着她那为塵土和汗所污的面龐。沿着面頰，从頸間流到胸里的一条血迹，非常新鮮的刺人眼目。

我目眩了，觉得四周变成黑暗，忽然感到不可言狀的寒冷，使我全身顫抖了。我便也向村里跑去，已經比別人落后了三十間<sup>①</sup>了。

但是我不知怎的并不想去追上那先走的小孩們；跑了二十間的路，随即停住了，回过头去看。那个丐妇隱在二尺長的夏草里，看不見了。再看丰吉那边，他們似乎已經忘記了化子的事情，都高声唱着“我是官軍”的歌跑着去了。

我那时候怀着一种奇妙的心情，彳亍走上前去。在幼小的胸中，勉力想驅去映在心里的那个血臉的幻影，一面这样的想着，“先生說过不可嘲罵殘疾的人和化子，丰吉却干了那样的事，那么即使丰吉考在第一，我是第二，丰吉的人却比我更是不好了。”

这以后的十几年中，我在本村小学校里最优等畢業，因了高島先生的厚情，在盛岡市高等小學校肄業。那边也好好的畢了

---

① 一間为六尺。

業，進了縣立的師範學校。在這年的夏天，父親生肺病死了。不久母親回到鄰村的母家去，過了半年，因為某種事情，聽說往北海道去了，現在是生存着呢，還是死了呢，沒有人得到她的消息，也沒有尋訪的線索。

我在二十歲的時候進了高等師範學校，在六個月前也已畢業了。從畢業考試的前幾時發作的惡性的咳嗽逐日厲害起來，在這鎌倉過醫院生活也已經有四個多月了。

學窗的傍晚，醫院的長夜中，我從言語和書簡里感到朋友的交情，深深地沁到身里去了。但是不知怎的我不會能夠像許多朋友一樣，親密地嘗過戀愛的滋味。有一個朋友批評我說，這是因為你太謹慎，常常過於警戒着的緣故。或者如此，也說不定。別一個朋友說，因為從早到晚埋頭於書卷堆里，全然不和社会接觸，所以沒有這樣的机会。或者如此，也說不定。又有一個朋友說，因為全然成為知識的奴隸，養成冰一般的冷酷的心的緣故。或者實在如此也說不定。

在這活了幾多人，死了几多人的病床上，吸着聞慣了的藥香，靠在遠聞濤聲的枕上，似夢非夢地夢見的，正是十幾年前的旧事了。唉，藤野姑娘！僅僅八歲時候的半年短夢，自然不能說是戀愛。這樣說了，人家會要見笑，自己也覺得可哀。但是，這樹陰下的濕氣似的，不見陽光的寂寞的半生里，不意的從天上的花枝上落下了一點的紅米，那便是她這個人了。說起紅米，——唉，那個八月的暑天之下，在雪白的脚上流着的一條的鮮血！明明白白地想起這個情景來，我不知為甚么緣故必又想到倒臥在夏草里的那個丐婦，而且我又即將可怕的想像移到行蹤不明的母親的身上去。咯血之後，昏睡之前，不能言狀的疲勞之夜的夢屢次反復，現今我所想起的母親的面貌，已經不是那真的

面影，却似乎与那从夏草里怨恨似的看着我的，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向何处去的丐妇，是同一的面貌了。抱着病而且冷的心胸，感到人生的寂寞，孤独的悲哀，百无聊赖的晚間，非常可以怀念者，只是不曾知道学习文字的喜悅以前的往昔罢了。至今我所学得的知識，当然只是些極零碎的东西，但是我却为此注尽了半生的心血了，又为此得了这个病了。然而我究竟受到什么教益，学得什么东西了呢？倘說是学得了，那便是說人到底不能真实知道一切的事物这一个漠然的恐怖而已。

唉，八岁那年的三月三十日，傍晚呵！自此以后，藤野姑娘最先死去了。見了倒臥在路旁草里的丐妇了。父亲也死了，母亲行蹤不明了。高島先生也死了。几个朋友也都死了。不久我也就將死去吧。人都是零零落落的，各自分散的。人們虽然都是一样的死，但是也不能說是死了便可以睡在同一的墳墓里。葬在大地上到处散着的不足六尺的土穴里，言語也不相通，面貌也不相見，上面只有青草生長罢了。

男女貪着不用意的欢乐的时候，便从这不用意之間生出小孩来。想到人是偶然的生来的，那么世間更沒有比人更为可痛，也沒有比人更为可哀的东西了。这个偶然或者正是远及永劫的必然之一連鎖也未可定，这样想来，人就愈觉可痛，愈觉可哀了。倘若是非生不可的东西，那么生了也是無聊。最早死了的人豈不便是最幸福的人嗎？

去年夏天，久別之后，回到故乡的时候，老栗树下的父亲的墳墓埋在积年的落叶之下了。記着“清光童女”的法号的藤野姑娘的小小的墓碑，被風侵蝕到文字都已漫漶，隱在茅屋草叢中几乎不見了。

壯丽的新筑的小学校，聳立在先前的草原，村后的小河的岸

边。

不會改变的只是水車的木杵的数目。

丰吉在十七岁时参与倉前神社的祭礼，跌下馬來，折了右脚，瞎了左眼，現在充当村中自治公所的听差，当我去訪問的时候，正在揩着額上的汗，用騰写板印刷上忙地丁附加稅未納的催票。

明治 11 年(1908)6 月。

# 天鵝絨

## 1

理髮師源助司務離開這村子已經四年，最近又來了。這一天下午這消息一傳兩，兩傳三，傳遍了整個村子，彷彿發生了甚麼重大事件。

這雖然叫做村子，其實地方很小。盛岡和青森之間，沿着北上川逶迤向北的一條平坦的“一等道路”（村子里的人這樣稱呼這條路）上，有一里路光景的地方夾道的松樹斷絕了，兩旁相向地建立着不到九十所房子，大半是茅草蓋頂的。村公所和派出所面對面，位在中部。村公所的鄰近有一家鋪子，叫做作右衛門的，從粗雜貨以至醋、醬油、火油、烟草、鑲裝的酒，都有供應，還有做圍裙和襖領用的綢布。硬得筷子夾不斷的豆腐也賣着。這店的隔壁有一個郵政局，門口裝着一盞這村子里獨一無二的門燈，然而並不是每天晚上點火的。

定姐小時候，這村子里沒有理髮店。那時候村里的人要剃頭怎麼辦，現在想來，大約是很不方便的吧。定姐九歲或十歲的時候，大地主白井先生從盛岡叫了一個理髮師來。當時村子里傳述這消息，正同現在傳述源助司務隔了四年重來的消息一樣，

曾經引起異常的驚愕。不久，有一處空地上建造起一所箱子那麼大小的房子來。這房子剛剛粉好牆壁，就來了一個年紀大約三十歲的、矮身材、黑皮膚的理髮師。這個人性情很爽快，一口官話很流利，善於辭令，隨時都給人好感，因此不久就博得了村人的歡心。這個人就是源助司務。

聽說源助司務家里有老婆，還有兒子；但到這裡來的只是他自己一個人。他店里的一面大鏡子，刺激了村中兒童的好奇心。定姐也常常跟同年輩的遊戲伴侶一起到這店門前去，把門上的從來不曾看見過的白磁把手上下轉動，好容易開了，把門略微推開些，從門縫里窺探整齊地陳列著種種器具的室內光景。略微開開的門，不知由於誰的力量，後來開得可以通過一個人的身體了；鄉下孩子都是因循無聊的，就像做賊一般胆怯地、默默地、輪流地攢進去照那面大鏡子。希奇的是：稍微離開些照鏡子的時候，臉會長起來，扁起來，眼睛、鼻子也會歪起來。幼年的定姐心裏想：這是鏡子太大的緣故。

每月除了三天以外，（這三天源助司務到白井府上去，替他們家里的人理髮或修臉，）每天總有三四個村人到源助司務那里去抽著煙聊天。過了一年之後，白井府上的賬房先生的一個兒子來當了源助司務的徒弟。這個人十六歲，名叫勘之助；因為是個傻子，人們給他取個綽號叫做傻勘。從此以後，連以前不敢走近去的孩子們也都拿這理髮店當作遊戲場，空的時候常常去聽講“太閤記”、“義經”、“輪船”或“加藤清正”的故事。源助司務不在家的時候，傻勘有時從錢桶里偷出幾個銅板來，買餡麵包來招待這些孩子們。名為招待，其實一半以上是塞進傻勘自己嘴里的。

源助司務在村子里是一個人緣很好的人，對一切都行方

便。每逢春秋节气上，他家送人的糕餅比寺院里送的更多。办喜事、办丧事的人家，沒有不招請源助司务的。源助司务不但善于辞令、和藹可亲而已，他到丧事人家去，就替他們用綠紙、紅紙、金紙来做紙花；到喜事人家去，就唱村子里沒有一个人会唱的“高砂”謠曲。加之此人多才多艺：長于烹飪，爱好盆栽，謠曲“义太夫”唱得很好，又善于接木；有一次曾經替白井先生家的孩子們扎一个八張紙接成的大紙薦。有些人家夫妻吵架或者父子吵架，源助司务当然不惜辛苦地替他們調解。

不知不觉之間，定姐已經在初等小学畢業。她在帶領嬰孩的时候，觉得紅色的袖口可爱；她自己把髮油弄髒了的头巾洗洗干淨，戴在头上；伏天过后，她拉着馬的繩繩到田里去施肥料；这时候她已經自然而然地發生了看見男子怕羞的少女心情；而在孟蘭会之夜跳舞到天亮，是她的最大乐事。此后，傻勘的小弟兄們賭嘴弄舌地閑談着的理髮店里，她自然很少去了。这时候源助司务的兒子——不像他父亲那样黑皮膚，却是一个白晰而挺秀的青年——已經来了三个月光景了。

定姐十五(?)岁那一年，正当孟蘭会即將来到的大热天气，姑娘們为了准备跳舞时穿的單衣等物而一刻也不安定地忙忙碌碌的期間，据说源助司务的住在故乡(人們只知道是京里)的父亲死了。他立刻准备行裝，向每一家人家告別，每一家人家都替他送行。村里的人都惋惜，觉得仿佛是放走了籠里飼养的一只鳥。他自己也恋恋不舍，终于在兩三天之后飄然地离去了。离去的时候，定姐也跟着許多人到六里外的火車站上去送別。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看見某处路旁田里的稻穗已有五六株开花，咕嚕地說：“至少住到搗新米年糕的时候才好呢。”——定姐到現在还記得这时候的光景，好像是做一个夢。



这是極小的乡村地方，加之这一次的分別又突如其来，因此源助这一个人离去之后，到了孟蘭会的次日，大家似乎觉得缺少了甚么，仿佛插秧只有男人参加时的一种感觉。所有的閑人，都沒精打采地呆立在門口。后来，据才只一个月来接近白井家的一个人說，源助离去的时候白井先生送他二十塊錢；又有些人羨慕地替他計算，說連村人送行的礼金在內，他收到的共有五十元之譜。不但如此，还有些無事不曉似的老人家，說源助在这五六年内积蓄了一百八十兩銀子。然而，这源助对白井本家中一个患風濕病而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的太太，有一种特別亲切的关系。——这件事却沒有一個人知道。

大約过了二十天之后，源助道謝的明信片三十張，一次送到这村子里来。据說这些明信片上的文句各不相同；于是人們又互相談論，夸張地說他的多才多艺。此后，一个月来信一次，三个月来信兩次，大約在一年半之間，源助对無論何人都不断地通信。

那家理髮店呢，总不过是讓給饒勘一个人管理了。幸而全村只有这一家，因此到这里来听他的胡言乱道的客人并不减少；那面凹凸不平的大鏡子，到現在还在那里把人的臉拉長或压扁。

这源助司务去了四年，这回突然又来了。因此几乎已經忘記了他的村人，不論男人或女人，連駝腰曲背的老人和小孩子，都异常吃惊地把眼睛睜出，这也是难怪的事。

## 2

这是孟蘭会过后不到二十天的事。在中午的大約三个鐘头之間，炎热不减于盛夏。澄澈的天空中一陣風也沒有。赤脚的

姑娘們为了避开太陽灼热的路上的石子，都沿着簷下的湿泥地走路。街道里边的耕地上的梨树下面，死了掉下来的蟬越来越多了，同时秋天的气味也越来越濃了。日出以前去汲水的人，穿一件夾衣觉得項頸里有些冷；一到夜里，整个村子埋沒在虫声里。所有的田里，都有琥珀色的稻穗波浪似地蕩动着。然而人們都在咕嚕地說，今年的田稻远不及往年的好。

从春天、从夏天，一直期待的陰历的孟蘭会一到，村子就变成了青年男女的村子。一連三个通夜跳舞，还嫌跳得不够。如果天下雨，更不必說。大概在孟蘭会过后二十天之內，村里的鼓声使得老人們不能睡覺。結束之后，只要不是病人或殘廢者，所有的男人为了收割胡枝子，一起到东嶽去泊宿。于是姑娘們突然扫兴，一年中最感無聊的，正是这时候。要是往年，这时候就談起收获后的婚嫁，含有妬意的話題是無穷尽的；然而今年收成不好，这个以耕种为生命的农村里到处消沉，沒有甚么有兴趣的話头。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源助司务。

听到闊別四年、突然归来的消息而吃了一惊的人們，看到了源助司务的服装的漂亮，又吃了一惊。他那頂知識極單純的人們所叫不出顏色的、帶褐帶灰的銅盆帽，在这村子里除了村長、医生和白井家的少爷以外，是沒有人戴的。他的綢夾里的外衣和夾衫，虽然也有条紋，但都是絲織的。帶子也很漂亮，表也很漂亮。其中惹起定姐注目的，是一只沉重的旅行皮箱。

源助司务耽擱的地方，是从前最要好的一个木匠叫做兼的司务家里。初到的晚上，無論何人都到那里去探望。里面六鋪席的房間里暗沉沉地点着一盞三分芯的洋灯，而进进出出的人为数不少。熱鬧的話声掩盖了潮水一般的虫声，十一点鐘之后还傳出門外来。姑娘們虽然不走进里面去，却有三四个人坐在

店門口。兼司務家大女兒八重姐常常從房間里跑出來，低聲地把源助司務的話傳達給她們。

源助司務年紀大約已有四十歲；因為服裝漂亮，顯得品貌更高；舉止和口氣都比從前更加大模大樣了。因此從前對他慣稱“你”的村人，現在不約而同地都稱他為“您”。據這天晚上源助所說：他這一次是因為住在函館的一個伯父死了，所以到那里去了一趟；歸途的火車必須經過此地，所以不管突如其來，定要來訪問這個親愛的村子；現在他在東京開着一個理髮店，雇用着四個熟練的伙計，還是忙不過來。

這番話又立刻像音響一般地傳遍了村中。

“理髮師並不是十分上等的職業，這一點村里的人也知道。然而講到東京的理髮師，似乎意義又略有不同。看見過銀座大街的照片的人，立刻就想像源助司務家的屋子的漂亮。

大家以為第二天他要分別訪問各人的家。性急的老人們就把花席子從壁櫥里拿出來鋪在火爐旁邊，又向鄰家要一撮苦茶來。然而這一天源助司務一早就上白井先生家去，到傍晚才回來。

從這天晚上開始，源助司務拿了從那只漂亮的皮箱里取出來的手帕、襪領等物，差不多每一家都訪問到了。

他來到定姐家里，是第三天的晚上。他知道白天大家到田野里去，所以特地延遲，到晚上才來訪問。他坐了兩小時光景，一面吃麥煎餅，一面把東京的繁華講給她家的人聽。銀座大街的熱鬧、淺草的水族館、日比谷的公園、西鄉的銅像、電車、汽車、親王的葬儀——講的都是想像不到的事，聽的人只是睜着眼睛，漠然地在頭腦里描出無晝無夜地籠罩着漩渦似的火燄的可怕的繁華景象而已。定姐聽他說起淺草的觀音像里面有鴿子，覺得

稀奇；她想，怎么那样的地方也会有鳥？她又想，这个人怎么会从那样的地方来到我們这里？就凝視着源助司务的得意洋洋的臉，心中納罕。后来源助司务又說：在东京，男人找職業不大容易；但倘是女人，無論要多少位置尽有。当女工，每月供給火食之外还可得工資四元；定姐要不要也去做一兩年看？定姐只是低着头微笑。她心中懊喪地說：我們这种人怎么会到东京去？她今天听見鄰家的小伙子松太郎說要跟源助司务一同到东京去，她想：男人才好去呢。

### 3

第二天早上，定姐照例去挑水。挑水回来，想去割草，但是秋雨蕭蕭地降下来了。馬厩里还有兩天的草料，因此鄰家松太郎的姊姊虽然来相約去割草，父亲說不必去了。定姐沒有事情可做，整天在門口站着，有时跑进里面来看看。在門口常常看到撑着雨傘的源助司务向各处走来走去。他有时和秃头的忠太郎一同从定姐家的門口走过，这时候定姐不知为了甚么緣故，躲进門里面去了。

蕭蕭的秋雨下了一天，將近傍晚的时候晴了。天一晴，齷齪的小孩子就从各处的屋子里跑出来，赤脚踏着混着馬糞的爛泥，唱着在学校里学得的歌曲或流行小曲，無思無慮地玩耍。

定姐茫然地站在門口，心不在焉地看他們。这时候木匠家的八重姐的小妹妹跑过来，說她姊姊叫她来邀定姐到她家去一趟。

定姐心里想：大概又是同往日一样，今夜甚么地方有酒宴。她就小心地繞过了路上的水坑，走到木匠家去。八重姐欣然地

迎接她，似乎有些顧忌的樣子，悄悄地伴着她走出後門去。

“到哪裡去？”木匠的妻子從火爐邊喊過來問。八重姐頭也不轉，只是回答道：“後面。”

門一開，三只雞闖闖闖地走了進來。

她們兩人走進後面耕地上一間堆木材的小屋里，靠在重疊着的方木料上，聞着被雨打濕的新木材的香氣，絮絮地談了個把鐘頭。

八重姐所談的事，是定姐所完全想不到的。

“定姐，你也聽到的吧，昨夜源助司務講的關於東京的話？”

“聽到的。”定姐凝視着八重姐的臉，鎮靜地說。不知怎的，聽到東京這兩個字，胸中似乎忽然騷亂起來。

八重姐漸漸地說出本意，問她要不要跟源助司務到東京去。這話在定姐看來當然是意想不到的；然而在盞蘭會過後的寂寥時節看到源助司務，這話對於這姑娘未必全然無緣。定姐把兩隻手按在不絕地騷動着的胸脯上，睜大了眼睛，傾聽八重姐講話，很少開口。

八重姐的口中表示，她自己已經確實地下了決心；她的聲音很低，眼睛嬌艷地發光。她說這件事倘使告訴了父母，當然不容易獲得允許，所以必須瞞過了他們擅自出走。她把從別人那里聽來的關於東京情況的話長談細講之後，接着說：一生一世住在這樣的鄉下地方，實在無聊，總要看一看東京才好。她又引用流行歌曲里的文句“青春不再來”，熱心地催促定姐下決心。

走的方法也并不困難：出發以前先把衣服等物悄悄地包好；幸而有一個叫做千太郎的人，經營着從這村子到盛岡火車站的驛馬車；只要托趕車的叔作伯伯預先把包裹送到千太郎家里，然後在源助司務動身的前一天，對父母只說到盛岡去宿一晚就

回来，第二天就跟源助司务一同乘火车到东京去。听说火车票价是三元五角；但八重姐自己有十八元储蓄在邮政局里，把这笔款子取出，就毫无问题。她说，倘使定姐不凑手的话，她情愿代她出火车费。然而两三年以来，定姐家种在田边的豆，作为定姐的私产；她把这些豆卖了钱貯蓄着，到现在也将近九元了。

八重姐说：到了东京，当然是当女工；当女工无论怎样辛苦，比较起种田来，真是毫不费力的事。看到了日本第一繁华的东京，吃了别人的饭，外加每月得的四块钱。在这村子里的姑娘们看来，这样好的事情是没有的！她们两人计算每月的费用：胭脂粉，头油，元结<sup>①</sup>，无论物价怎样贵的地方，每月用不到一块钱。每月余多三元，一年可得三十六元；耐性做了三年，可以剩一百多元。回家的时候即使用一半来买了衣服和送人的礼物，还可带回五十元。

“末藏家的房子卖给白井先生，不是只得到四十元么？”八重姐说。

“不过，八重姐，源助司务真的肯带我们去么？”定姐耽心地问。

“当然肯的。今天早上别人都不在的时候我问过他了，他说可以带我们去。”

“不过，他肯带，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反对么？”

“不会的。我们到了那边写封信来，说我们不是跟他一同去的，是后来赶上去的；说我们要在东京暂住一下。”

“他这个人，真是肯照顾我们的人，不过……”

这时候正好源助袖着手从后门里走出来。八重姐从小屋的门里望见了，就向他招手，叫他进来。源助脸上装着狡猾的笑

<sup>①</sup> 元结是日本妇女结发用的一种纸捻。

容，站定在門框里了，說：

“天還沒黑，就在這里談論情郎，梁上的老鼠聽見了要笑的呢。”

八重姐舉起手來，表示叫他不要高聲，接着說：“喂，源助司務，今天早上的話當真么？”

源助的臉略微顯出認真的樣子，但是立刻露出笑容，說：“嘿，好的，好的，我這老人家說好就好。怎么，定姐也參加謀反么？”

“您說謀反，真是！”定姐睜大了眼睛。

“不過我說，八重姐，定姐，要仔細考慮呢。我是無所謂的；倘使你們到了那邊後悔起來，要怪你們自己的呢。到了火車里哭起來，說要吃奶了，這倒教我沒有辦法了！”

“誰會這樣呢……”八重姐聳起了肩膀。

“好，好，不必這樣馬上生氣。”

源助又笑着說：“一到東京，不會再想回到這種地方來了。”

八重姐想：“不回來也好。”定姐想：“難道不能回來么？”

不久，兩人看見外面天色已經漸漸暗起來，就走出小屋。直到這時候為止，定姐還沒有說過去或不去，只說明天作決定答复。八重姐想再勸一個名叫末姐的姑娘同去；但是定姐以為末姐家里人少，還是不勸的好。她們堅決地約定：這件事只有她們兩人知道，然後分手。不知怎的，定姐不高興走外面的路，就从里面的路上走回家去。定姐嘴上雖然說明天答复，然而心底里已經明確地決定去了。

回到家里，看見厨房里點着一盞手提洋燈，母親正在忙忙碌碌地準備晚飯。定姐切些干草，拌在鹽水里，餵了馬，又挑了一担水，然後坐下來吃夜飯。然而心緒不寧，攪八分麥的飯吃不到

兩碗。

定姐的家，在这村子里总算是吃得飽的农家；債一文也不欠；田地虽然不多，但都是自己的产业；馬也餵着兩匹，一匹青的，一匹栗毛的。她的父母都还是不到四十岁的劳动者。母亲真是个好入，性情非常和善，对自己的兒女也从来不说一句强硬的话。父亲也真是个好父亲，酒也不大喜欢，是村子里少有的。这位定次郎为人非常诚实，白井先生家凡有重大事情，一定特地任用他。据老人们說，他只有一种坏习惯，就是自夸力大，来气年青的人。定姐的祖父和祖母都在四五年前故世了。定姐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她的家庭就是这样。長男定吉年紀还只十七岁，然而从身体上看来，从工作态度上看来，已經是一个出色的双料小伙子了。

定姐今年十九岁。倘使在七八年前，十九岁还不出嫁，要被人耻笑为剩貨；但现在这村子里，十五六岁出嫁的極少，大都要十八九岁才結婚。像鄰家松太郎的姊姊之类，二十一岁了还没有定亲。定姐在外貌上看来年紀要輕一岁或兩岁；身材不高不矮，孌孌婷婷，在农家姑娘中是稀有的；圓圓的臉上，長着一双烏黑的大眼睛，鼻子不高，笑靨很深。虽然不能說是美貌，然而善于撒嬌，膚色雪白，头髮漆黑，端整的相貌中有一种說不出的艳丽。她的性情从小就温順，从来不曾向人反抗，委屈的时候也只是躲在暗处啜泣而已。成年以后，定姐是这村子里的老人们所最喜欢的人。“定丫头真文雅，真好！”老人们这样称赞的时候，她总是臉上一陣紅暈，說“我不知道”，躲到別人后面去。——現在是这样，从前也是这样。

定姐在小学校里的成績，比同級的八重姐差得多。但她唯一得意的功課是唱歌，因此女教师最喜欢她。八重姐同她相反：



因为和現在已經出嫁了的一个异母姊一同長育起来，所以性情好胜，主观很强；成長以后，变成了一个厉害的潑丫头，相貌也漂亮，自从有名的美人澄姐前年患赤痢死了之后，村子里無出其右者。她的眼稍略帶凶相的皺紋，然而面龐輪廓挺秀，長在乡下地方是可惜的。这兩个性行相反的人异常亲密，竟常常使得別的姑娘們感到奇怪。也有些人怀着一半嫉妬的心情，特地忠告定姐：“你还是不要同这个潑丫头在一起的好。”

定姐这天晚上就枕以后，大概一半是因为今天一点也沒有劳动的緣故吧，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想来想去，大約想了三个鐘头。她听到了煤烟熏黑的板門那面熟睡了的母亲的鼾声，心里想道：我怎么能够抛了这个家，抛了母亲而到东京那种地方去呢！想到这里，立刻流出眼泪来。在这眼泪沒有干的期間，她又想：我到了东京，要托源助司务写信，不断地寄信来。这样想过之后，头腦里又立刻浮現出三年以后的情况来：穿着一身漂亮的衣服，拿着一頂綢傘，怀着五十元的儲蓄而回家，父母一定很欢喜！她又想：啊，那时候八重姐不知長得怎样漂亮了！这样一想，就觉得对于今天八重姐眉开眼笑地热心講話时的美丽的相貌，不免有些嫉妬。这天晚上最深刻地印在定姐胸中的，实在是八重姐的相貌。怎么可以讓八重姐一个人到东京去呢！

以后，定姐想起了住宿在小学校里的一个姓藤田的青年教师，觉得自己沒有一天不怀着热烈的情思而想念他，热泪又打湿了枕头。这是定姐的單相思，不，实际上也还没有像相思那样地相思。自从藤田四月里轉任到此以来，定姐只是在路上碰到他而打个招呼的时候感到一种欢喜而已。后来，約十天以前，定姐早上出去割草回来的时候，背上負着的杂草中夾杂着桔梗和女郎花；正在村外散步的藤田問她可否送他兩三枝花，兩人在这时

候方才交談而已。从第二天起，定姐每天手里另外拿了一束开殘的秋花回来，預备送給藤田，然而終于沒有再碰到他的机会。她也曾这样想：倘得这位先生亲近我，我絕不会到东京那种地方去了。又想：照我現在的身分，到底不能做教师的夫人，所以出去三年再来，还是一件首要的事。

每四夜一定偷偷地进来和她同睡一次的丑之助，——木匠兼司务的徒弟，男子風度很漂亮，年紀也还只二十三岁，在青年中最有威勢——她当然也想起。这种乡村地方的習慣：青年男子認為私通的姑娘人数多是一种夸耀；而在姑娘們呢，嘴上虽然不說出来，心里也喜欢私通的男子人数多。因此，定姐早就知道丑之助从八重姐开始共有三四个情妇；像有一天晚上，那男人竟亲口把这些情妇的名字告訴她，使得她难当。兩人之間并無甚么相互的恋慕，也沒有認真地訂立甚么未来的誓約；然而在这种睡不着的晚上，也不免想起丑哥兒現在是否正和女人同睡，而感到嫉妬。她想：我和八重姐去了之后，丑哥兒一定專往作姐那里跑，这时候就不由得發生吃醋似的感覺。

浮現到心头来的事情，一件一件地無有穷尽。定姐好几次独自哭泣，好几次独自微笑。到了沉沉欲睡的时候，睡在厨房那面的小弟弟忽然高声說起夢話来。她突然醒来，想起了这可憐的弟弟今后要寂寞了，就睡眼矍矍地掉下泪来。飄搖不定的少女心中，就考虑两个兄弟可娶的新妇，这个那个地选择的期間，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 4

醒来的时候，枕头上方顛顛倒倒地貼着弟弟的習字紙的煤

烟熏黑的格子窗上，还只映着水一样淡淡的晨光。誰也还没有起身。远远近近的雄鷄正在第二次报时。听得見急剧的拍翅膀的声音。

定姐立刻起身，走出四鋪半席大小的鋪地板的臥室。暗中摸着一双草鞋，穿在脚上了，就去开前門。馬廐里等着干草的馬正在用脚踢板壁，各篤各篤地响。定姐挑了兩只大桶，向村子尽头的樋口挑水場走去。

从来沒有这么早，一个人也还没有来。一点波紋也沒有的水槽的底上，鏤着四五顆將灭的星的黎明天空深深地沉浸着。清冽的秋天的朝气从衣領口沁入全身，頗有些冷。树林里还响着夢一般的虫声。

定姐一时沒有打水，凝視着映在水鏡里的自己的顏貌，茫然地回想昨夜的事。东京，这时候变成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她疑怪自己怎么会想到这种地方去。她想：她是生長在这村子里的，所以在这村子里度送一生，畢竟是正当的；这样地每天早上来挑水，比無論甚么都快活；像人們所說那样繁华的地方，一定看不到这样清澄美丽的水吧。这时候听见后面有人的脚步声，回过头去一看，原来是八重姐。她也挑着一副水桶，正在一搖一摆地走来。历乱蓬松的头髮和剛剛睡起而微微肿胀的眼臉，反而使得她的样子更加艳丽了。“她是去的，”定姐这样一想，茫茫然的头腦忽然清爽了。

“八重姐，你早。”

“你才早呢。”八重姐說着，把水桶放在地上了。

“啊，虫还在叫呢！”八重姐說过之后把头略微一側，用手向上掠一掠后面的头髮。远近各处傳來开門的声音。

“决定了，八重姐。”

“决定了么？”八重姐說的时候眼睛立刻發出光彩。“我想，如果你不去，叫我一个人怎么办呢！”

“你是一定去的么？”

“如果你决定去，我就同去。”八重姐說完微微地一笑，又說，“我告訴你，定姐，非赶紧不行了。”

“为甚么？”

“我告訴你，昨天晚上我問源助司务，他說他后天动身，叫我們早点准备呢。”

“后天？”定姐的眼睛睜大了。

“后天！”八重姐的眼睛也睜大了。

兩人默默地互相凝視了一会，定姐先定了神，說：“那么，明天必須到盛岡去。”

“对啊。而且今天夜里必須把衣服物件包好，去托权作老伯伯。”

“呀，今天夜里？”定姐的眼睛又睜大了。

这期間，另外一两个挑水人也来了。她們兩人又悄悄地商談了一会，就打了滿滿的兩担水，挑在肩上了。她們立刻跑到离开这里兩三个門的权作家去。

“老伯伯起来了沒有？”她們在門外問。

“要睡到几时呢？”里面傳出粗鈍的声音。

兩人相对一看，吃吃地笑起来，就放下水桶，走进屋子里去。赶馬車的老伯伯正在馬厩前面切干草。

“明天开盛岡么？”

“明天么？当然开的。我权作年紀这么大了，可是不赶馬車要餓死呢！”

“我們稍微有些东西托你帶去。”

“多帶些也可以。明天是到那边去載貨，这里开出的是空車。”

“东西并不多。我們明天也要到盛岡去，手里拿着东西不方便。”

“那么，你們也坐馬車去好了。”

兩人又相对一看，交談了兩三句話。

“那么老伯伯，我們也坐馬車去吧。”

“很好。不过，到了巢子的茶亭里，要买杯酒請我喝呢。”

“一定买。”八重姐笑容滿面地說。

“定姐也去么？”

定姐有些狠狠，向八重姐看看。八重姐又笑着說：“一个人去太寂寞，所以我想叫定姐也去。”

“哈，我老人家总是可以的。这匹黑馬不懶惰，倒是高兴的事。那么，明天早点来吧。”

这一天，这两个人从来没有这样匆忙。定姐挑水回来，立刻到平田野去割草。但是心里异常慌乱，朝露沾湿的镰刀多半是休息着的。疏朗朗的几株松树，映着刚刚爬上山头的朝陽，把長長的影子投射在草地上；处处树叶上点缀着無数露珠，样子真好看！秋草的香气中帶着新磨的香气，深深地沁入胸底。跟着镰刀的动作而倒下来的草中，也夾着枯萎的桔梗花。定姐胸中隱現着飄搖不定的种种念头，她那双烏黑的眼睛有时矇矓了，有时明朗了。割好一捆草，比平日費时長久得多。

割草回来，收拾了馬厩，然后吃早飯。山脚上不到半亩的地上的栗子还没有割完，吃过早飯之后，定姐就同父亲和弟弟三个人去割栗子。上午栗子也割完了，她就和弟弟兩人教黑馬和栗毛馬把栗子載回家。

母亲正坐在儲藏室旁边鋪着的一条粗席子上，一面晒太陽，一面打那沒有打完的麻絲。三點鐘光景，父亲从田里回来，走到馬厩前面的干草場上，鼻子里哼着小曲，开始磨弯刀和鑿刀。定姐心里只是忐忑不安，并不是为了想着东京，也不是为了悲伤明天的别离，只是無端地忐忑不安。她并不做針綫，坐也不安，立也不安。

她走后門到木匠家里，正好八重姐一个人在家。她已經打好兩個包裹，藏在壁櫥的角落里。这时候源助来了，他叮囑她們：他后天傍晚到盛岡火車站前面的松本客棧，叫她們到那里去会齐。

然后定姐帶着八重姐回家。父亲的弯刀和鑿刀已經磨好，正坐在陰暗的爐边抽烟。

“爸爸！”定姐叫。

“甚么？”

“我明天到盛岡去一趟，好不好？”

“和八重丫头同去么？”

“是的。”

“八幡菩薩<sup>①</sup>賽会还有十天呢。”

“到八幡菩薩賽会的时候，要开始割稻了！”

“那么去做甚么？”

“八重姐有些事，要到千太郎家去，說叫我同去。”

“好么，老伯伯？”八重姐插嘴說。

“零用錢有沒有？”

“稍微有些，倘使您能給我，再給我一点吧。”

---

① 八幡菩薩是日本人所崇祀的武神。

“又要八重丫头請客了吧”定次郎說着，就从肚兜里摸出一个五角銀幣來，投給坐在入口的踏步上的定姐了。

八重姐兩眼閃閃發光地看看定姐的臉，暢快地笑着。定姐看見父親絲毫沒有懷疑的樣子，这个馴良的少女心中难过起來。为了不讓人看見眼睛里含着的眼泪，立刻站起身來，走向后門那邊去了。

## 5

傍晚，定姐想稍走遠些，到學校里去訪問藤田，向他告別，然而沒有工夫。農家的習慣，天黑之後才吃晚飯。定姐說要折疊明天出門穿的衣服，就拿着手提洋燈，走進四鋪半席大小的鋪地板的臥室里去。不久八重姐來訪問了，她裝着淡然的樣子走進來，故意高聲地問：

“這是明天出門穿的衣服么？”

“是的。明天要穿了出門，現在把它折疊一下。”定姐也故意高聲地回答。兩人就相視而笑。

八重姐說她已經完全准备好，現在把三個包裹拿出來，藏在這里大門口的黑暗的土間<sup>①</sup>里。於是定姐也馬上把葱綠色的大包袱皮攤開來，把手頭的東西聚攏來；衣服只有六七件，腰帶也只兩條，這少女的心中感到種種不滿，嫌這件夾衣旧了些，嫌這個袖口太大了些，兩人絮絮地談了個把鐘頭，方才准备好。

八重姐說定姐的父母親還坐在爐邊，須得略等一會才拿出去。但是定姐躊躇了一下，站起身來，把手伸到煤烟熏黑的窗柵

① 日本房屋門口一小間地面是土筑的，叫做土間。

欄上，靠边的三根柵欄棒就很容易地被取下了。八重姐看到这光景，拍拍定姐的肩膊，笑着說：“这个人，好心計！”定姐略微臉紅，也笑了。包裹就被毫無困難地从这地方送出去，放在地上了。柵欄棒照旧安上。

于是她們跑到权作老伯伯那里，把兩人的包裹寄托了。夜間室外的冷風把震耳欲聾的虫声飄送过来，使得过了今夜就要逃出这生身的故乡的兩個姑娘心中發生了一种默默的悲哀之情。天上处处有似乎要掉下来的秋星，初八的缺月明澄地挂在淨云旁边。村里的人家的屋頂都变成黑色，只有街道中部的邮政局的門灯寂寞地远远地在那里發光。兩人毫無事情，用含糊的声音断断续續地談着，想走远些，向有几家人家告別，就在这一共不过一里路的村子里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好几次地拉着手徬徨着。在路上碰到了人，她們总是用嬌嫩的声音羞答答地同他們打招呼。她們也到作右衛門杂货鋪去，八重姐买了兩条手帕，把一条送給了定姐。到处都有笑声，也有小孩子的哭声。有一家热酒店的門里射出眩目的灯光来，一道白綫把街路截断了。醉汉的掩沒虫声的嗶叫声，常常伴着老板娘的尖銳的笑声，好像相罵一般騷扰，三四十丈以外都听得見。她們兩人对于这騷扰声也依依不舍，站定了傾听一下。

然而在跑来跑去的兩個鐘头之内，也有許多話可以遣愁解悶，所以定姐別了八重姐而匆匆地跑回家去的时候，已經不流眼泪，心中計算着到东京之后應該写信来問候的那些人了。从这村子到东京有八百七十里，这些她不知道；东京比仙台远还是近，这些她也不知道。她所想的只是明天到东京去。

就枕以后，覺得身体和心情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忙碌；然而又覺得有些不滿的、悲哀的、恍惚的、倦怠的情緒，立刻矇矓地



睡着了。

忽然醒过来，看见睡时忘记熄灭的手提洋灯的火光之下，有不知从哪里进来的两只蟋蟀，鼓动着可爱的翅膀，在那里叫。远处传来青年们吹笛的声音，由此可知大概还没有十分夜深。

窗柵欄外面篤篤地敲响。定姐想：啊，原来是这声音使我醒来的。她立刻爬起身来，悄悄地把柵欄棒取下。丑之助轻捷地跳了进来。

熄灭了手提洋灯，过了约一小时，定姐想起了丑之助已经在准备回家乡去，今天是最后一夜，忽然怜惜之情涌上喉头，热泪像瀑布一般流下来了。她并非对丑之助怎样恋恋不舍，只是悲哀之情一时充塞胸中，就猛然地使尽两臂之力拥抱了这男子。男的因为从来没有这种情形，吃了一惊，在暗中瞠目不知所措；忽然定姐悄悄地啜泣起来。

丑之助完全莫名其妙。他想：难道这定了头爱上了我？然而过于突如其来，所以他只有瞠目不知所措。

“你怎么啦？”他低声地探问，但她没有回答，啜泣得更加厉害了。这女孩子向来的温和和悦，忽然变成了可憐。丑之助就再问：

“你到底怎么啦？”接着说：“是不是我做了甚么坏事？”

定姐的脸正紧紧地贴在男人的胸膛上，这时候就在他胸膛上用力地摇头。男人已经深深地可憐定姐了，就对她说：

“那么为甚么呢？我近来因为略微忙些，有四天不来了，所以你生气，是不是？”

“胡说！”

“不是胡说。我的确在想：如果你答应的话，我们就做了夫

妻。”

“胡說！”定姐重复說一句，臉在男人的胸膛上貼得更紧了。

暫時之間只聽見她的啜泣聲。丑之助等她的啜泣聲斷斷續續了，繼續說：

“你的臉，我每次來，都覺得像天鵝絨一樣。好像一個十四五歲的姑娘。”這差不多是這青年每一次來的時候都对定姐說的贊辭。

“你跟十四五歲的姑娘……。”定姐說的時候鼻子塞了。男的看見女的情緒稍微好些，就說：

“你不要胡說。我有时喝了些酒，也許到別的女人那里去；但是不會這麼輕佻。”

定姐心里想：到東京去這件事，對這丑之助一個人說了，大約不要緊的吧。但又覺得對不起八重姐。不過就此一聲不響地分別了，也是一件憾事。她剛才曾經再三地考慮這件事怎麼辦，然而終于不能決定。

“丑哥兒。”略微過了一會她低聲說。

“怎麼？”

“我明天……”

“明天怎麼？明天晚上再來，是不是？”

“不是。”

“那麼怎麼？”

“明天我，要到盛岡去一趟。”

“去做甚麼？”

“八重姐要到千太郎家去，我和她同去。”

“真的麼？八重姐今夜一點也不會說起呢。”

“你今夜八重姐那里也去過了？”

“沒有”男的說着，略微有些狼狽

“那么甚么时候碰到她的？”

“甚么时候么？八点钟光景。喏，在芳姐家的鋪子里。”

“这个人，真会说谎。”

“为甚么？”愈加狼狽了。

“还要問甚么！今天从天黑起，我一直同八重姐两个人在一起走。”

“那末，”男的說过之后嗤嗤地笑起来。

“好了，我知道了！”女的略微提高声音說，倒并没有生气。

“明天坐馬車去么？”

“坐权作老伯伯的貨車去。”

“那么明天要起早了。”接着又說：“要不要給你些零用錢？好，把洋灯点起来吧。”

定姐不說話，丑之助自己伸出手去摸着了火柴；点着了洋灯，就从脫在那里的襯衣的袋里摸出一个錢包来，取出一張一元鈔票，塞在枕头底下了。女的把洋灯吹熄了，說：

“太多了。”

“不多。我还有很多。”

倘是平时，这种事情在定姐并不觉得怎么高兴。可是現在將要到东京去，而从常常作着睡覺的男子受到送行的礼金，想起了自然覺得欢喜。她想：八重姐不会有这种事情吧……

起初看到的蟋蟀，还在屋子的角落里，常常發出哀鳴声，仿佛想起了甚么似的。这一夜定姐紧紧地拥抱这男子，兩手絕不放松。直到將近天亮，处处鷄啼了，馬厩里的馬揮动鬃毛的声音和各篤各篤地踢板壁的声音也听到了，她虽然沒有甚么話要講，却还不肯放丑之助回去。

第二天早上，定姐睡得正熟，被八重姐來叫醒了。她擦着剛剛睡醒的眼睛，在攪八分麥的冷飯里沖些水，胡亂地吃了，向剛剛起身的父母和弟弟簡單地告了別，就跑到靠近村邊的杈作家去。幾個打水的女子，都睡眼矇矓地從各方面走來了。載貨馬車已經準備好，杈作正在對老婆說些埋怨的話，一面拉着那匹粗腳的黑馬出來，把它套在馬車上。

打水的人問她們：“到哪裡去？”她們回答說：“到盛岡去。”兩人面向車尾，端端正正地坐在載貨馬車中的坐墊上了。旁邊放着包袱。八重姐說要在馬車上梳頭，所以帶一個裝着梳子、頭油、和小鏡子的小包來。兩人都穿着新的、仿八丈縞<sup>①</sup>的（然而不是棉織的）條紋夾衫。

不久杈作在黑馬的臀部拍拍地敲兩下，喊着“呵，呵”，自己也跳上馬車來。馬噴着白色的氣息，向南跑了。

兩人似乎頭腦里還沒有完全醒過來，茫茫然地坐着，望着逐漸向後面离去的村子。路的兩旁并列着還沒有很老的松樹，朝寒充滿在爽快的松風中，樹林里的蟲聲很輕。開了大約三四十丈路，看見村邊的打水場前面有一個手里提着一條白手巾的男子。這是每天早上到這裡來洗臉的藤田。定姐連忙把手里握着放在膝上的新手帕揚起來，手伸高些，向他揮動。藤田似乎站定了向這邊凝視，正想揚起提着的手巾來，路路微轉彎，就被路旁的松樹遮蔽了。定姐忽然想到：剛才的動作，不知八重姐看見了

① 八丈島上所產的一種絲綢，叫作八丈縞。

怎样想。她就羞怯而惊慌地看看八重姐的脸。她看见八重姐的美丽的眼睛里含着眼泪，自己的眼睛里也立刻涌出眼泪来。

到盛岡的三十里路上，旁边并列着的老松和新松有若干株？沒有人数过。兩人梳好头，已經走了十二里路。以后的十八里路上，是权作講閑話和她們兩人談小时候的旧話。

理髮师源助司务去了四年，突然又到这村子里来，耽擱的七天之間，到处受人欢迎款待。他在这七天之間反复地叙述东京的繁华。村里的人得到异样的印象，大家感到或多或少的羨慕之情。倘使他再住四五天，發生和八重姐、定姐同样的志願的人，說不定还有三个或五个呢。源助司务满怀得意，对每个人都說“倘使到东京来玩，务請耽擱在我家里”，就在第七天的下午离开了这村子。他在好摩火車站乘四十分鐘車，到了盛岡，依照原約，到松本客棧投宿。

一进客棧，立刻去洗澡。八重姐和定姐来找他。三个人一同吃晚餐。因为明天要乘早班火車，这一晚她們兩人也宿在这客棧里了。

源助喝一壺酒，費了一个鐘头。他一面喝酒，一面把到了东京以后的种种事情詳細講給兩人听。例如：口音非及早改換不可；兩人所不曾看見过的電車怎样乘法；必須謹防扒手等等。九点鐘光景就寢。八鋪席的房間里鋪着三副被褥。兩人站着想：我們睡在哪里呢？这时候源助鑽进了中央的一副被褥里。兩人沒有办法，只得分別睡在左右的兩副被褥里了。

第二天早晨，兩人都被源助叫起，匆匆地梳了头，吃了早飯，搭上了五点钟开的头班上行車。

因为途中機車發生事故，三人所乘的火車到达上野<sup>①</sup>車站的時候已經是當夜七點多鐘。但見很長很長的月台和潮水一般的人，八重姐和定姐都變得很小，牽着源助的兩個衣袖，好容易從剪票處脫出。一走出車站，但見數也數不清的幾百輛人力車排列着，廣場的那一面滿街燈火，照得同白晝一樣。定姐看到這光景，早就膽戰魂消了。

三輛人力車，按照源助、定姐、八重姐的順序而開出。定姐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坐人力車。她感覺到彷彿做了一個從來不曾做過的夢，這裡也不是東京，也不是鄉村，也不知道自己這個人正在到哪裡去；認得的只有前面的人力車里的源助的背影；她完全茫茫然，不能細看街上的繁華了。只看到燦爛的燈光，只聽見千萬種聲音合成的都會的轟响。這燈光彷彿要把定姐溶化了。這轟响彷彿要把定姐消滅了。定姐只是比生命看得更重地抱着膝上的葱綠色包裹，傾聽自己胸中跳動的聲息。她彷彿覺得四周有無數漂亮闊綽的人物在通過，還有許多很高很高的房屋。

到了略微暗些的地方，定姐透一口氣。這時候人力車正從本鄉四丁目向左轉一個彎，拉進了菊坂町。定姐轉過頭來向八重姐一看。

不久人力車停在掛着“山田理髮店”的招牌的一所很明亮的房子前面了。兩人由源助引導，走進一扇玻璃門中，但覺里面亮得睜不開眼睛，壁上并列着好幾面大鏡子，空中掛着好幾盞洋

---

① 上野是東京的地名，有火車站。

灯，室内有許多穿白衣服的职工。哪一个是真的人，哪一个是鏡中人，分辨不出。这时候源助又引导她們从店的一角上的門里走上了一間有鋪席的屋子里。

兩人很高兴地走了上去，然而不知道應該坐在甚么地方，有些侷促不安，就暫時站在那里。源助說：“东京真热，我坐在人力車上出汗呢。”立刻把外衣脫下，想丢在一边，一个三十六七岁的、身材矮小的、老板娘模样的女人来接了去。

“怎么样？我出門的期間有沒有甚么事情？”

“沒有甚么。”

源助就在長火鉢的那一面盤腿坐了下去，对兩人說：

“来，你們也来坐坐，来，到这边来。”

“来，請坐。”老板娘也說，同时詫异似地向兩人看。兩人像偶像一般坐在那里了。八重姐低头行个礼，定姐立刻模仿。源助說：

“吉姐，這兩位姑娘，就是我常常說起的南部村里的、以前帮过我不少忙的人家的女兒。这回她們說一定要到东京来当一兩年女工，所以跟我一同来了。她是我的內人。”他向兩人看看。

“哦，新太郎說你在信上也談起过这件事。兩位姑娘，你們来的路好远呢，真是。”

“噯，噯……”兩人好容易嘔血一般地嘔出了這兩個字，就乖乖地低下了头。

“这一次我在那边玩了七天，就是在这位八重姐家里叨擾的。”

“啊，是这样的！多蒙你家照顧了。真是难得来的远客！請你們当作自己家里一样，不要客气，慢慢地在这里玩玩。”

定姐这时候想起了她們不曾帶些礼物来，暗自感到不好意思。

思。

吉姐是一个身材矮小而相貌挺秀的女人；举止行动的敏捷，是两个乡下姑娘所不曾见过的。她身穿一件黑緞子領襟的花洋布夾衫。

吉姐問兩人叫甚么名字，多少年紀。然而大都是源助接着代為回答的。一向好勝的八重姐，這時候也好像塞住了喉嚨，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定姐更不必說：她耽心今後怎樣學得會那麼流利的語言；吉姐的臉一轉向她們，她就提心吊膽，怕她又要問甚么了。

“爸爸回來了？”源助的兒子新太郎叫着走進來。他對她們兩人也打招呼。他六年前曾經到定姐的村子里去過一次，所以對她們說了好些話。兩人答應他，又很困難。新太郎六年前的面影差不多完全沒有了，現在已經變成一個二十四五歲的漂亮的青年，他不像父親那麼矮，身材很高，帶子系得筆挺，頭髮梳得很光潔，鼻子高高的，只有膚色依舊同從前一樣雪白。

原來新太郎是源助住在靜岡的時候出世的。新太郎兩歲的時候，源助飄然離家，從東京到仙台、盛岡。他在盛岡的時候，住在白井家的一個親戚所開的酒坊隔壁的一家理髮店里，由這個親戚介紹，從盛岡來到定姐的村子里。父親死了，他回到家鄉，不久把不多幾間房子賣掉，帶了一個兩眼失明的母親、吉姐和新太郎，來到東京。這母親去年年底死了。

他們拿出茶來，又拿出兩人從來不曾看見過的點心來。

源助和吉姐的談話，轉到了這回死去的函館的伯父、他的葬儀、以及他的遺族的事情上。定姐同石像一般不動地坐着，兩腳麻痺了，膝蓋骨痛起來了。她想哭出來，好容易忍住了，兩只眼睛釘住鋪席上的席縫，非常難熬。直到九點半光景，才有人



說“你們今天辛苦了”，帶她們到里面樓上的一間六鋪席的房間里去。定姐站起身來，兩腳失却知覺，幾乎向前跌倒，就抱住了也在搖搖晃晃的八重姐，兩人互相看看，苦痛地笑着。

她們拿着包裹走到了里面的樓上，吉姐就送兩副被褥來，敏捷地替她們鋪好了。她在兩個鋪位中間的狹縫里略坐一下，說了三四句慰勸的話，就下樓去了。

到了房間里只有兩個人的時候，大家透一口氣，互相假傍着坐在剛才吉姐坐的鋪位間了。在這樣坐着的約十分鐘之內，她們用土白來娓娓地談話。忘記帶禮物來的失策，八重姐也會想到。談話之中，兩人一致認為源助司務真親切，吉姐也是一個很體貼的好人。關於鄉里的事，兩人都絕不談起。

事情真奇怪：這時候定姐倒說話很多，被稱為潑丫頭的八重姐反而不大開口，始終只是被動地答應。就枕之後，兩人都睡不着。並非為了談話而睡不着，她們只是在微弱的洋燈光中互相注視，交換溫和的微笑。

## 8、

第二天，枕邊的格子窗上剛剛發白的时候，定姐先醒了。她想：呀！我已經到了東京了！接着就想起昨晚的兩腳麻痺。她把兩膝伸開又屈了一下看，已經不感到甚么了。樓下的人看樣子還沒有起身。四周肅靜，人力車上所看到的紛紜擾攘，似乎消逝到不知甚么地方去了。她不期地想起：應該去挑水了。立刻又記起這裡是東京，就微微地一笑。以後兩三分鐘之間，她考慮着東京是怎樣挑水等事。這時候八重姐翻一個身，把臉轉向了這邊。她不知做了一個甚么夢，眉頭蹙緊，苦痛地喘息着。定姐

看到了这样子，立刻坐起来，低声地叫八重姐醒来。

八重姐深深地吸一口气，蓦地睁开眼睛，惊讶地看看定姐的脸。

“啊，我不是在家里！”说着，懒洋洋地坐起身来。然而还是想不通的样子，向周围环顾一下。

“定姐，我做了一个梦呢。”她娇声地说。

“家里的梦么？”

“家里的梦。啊，可怕得很！”她把身体挨近定姐，仿佛要投身在她膝上的样子，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了。

她做的梦是这样：村子里有一个人死了。不知道死的是谁，总之似乎是一个老人。他的葬列从村公所出发。村里的男男女女都参加送葬。警察手按着剑柄，喊着：“不准讲话！不准讲话！”走到村子北面的边界上，向东转弯，再走五六十丈的寺院甬道。走到甬道中央的时候，送葬的人只有男人了，然而都是穿西装的、或者穿着带家徽的衣服的、戴漂亮的帽子而生鬚鬃的人。只有八重姐一个人被缚在一辆人力车上，也参加在内，拉车的不知道是谁。经过杉树底下，到了寺院里，在庭中绕三个圈子，然后进入大殿。但见一个服装华丽无比的美貌的小姐从棺材里走出来，坐在中央了。八重姐也和许多男人一起坐下了。有人对她说：“你是女人，应该到那边去。”就拉她到最前面去。不曾见过的许多小和尚从里面走出来，敲起铙钹和鼓来。奏的是“喇叭曲”<sup>①</sup>的调子。接着一个大和尚手里拿着拂子从里面走出来，走到那个美貌的小姐面前，向她鞠躬；忽然又走到八重姐面前来。他穿着高底木屐，矗立在她面前了，对她说：“八重姐，你必须代

---

① “喇叭曲”是当时日本的一种流行小曲。

替这位小姐到墳墓里去！”源助司务不知是甚么时候来到她身旁的，这时候他把嘴巴凑近她耳朵边，对她說：“你說不肯去，你說不肯去。”她就說：“我不肯去。”說过之后轉向一旁了。（这时候大概翻一个身。）那和尚就回过身来向着她，把手按在他那沒有鬚鬚的下巴上，仿佛摸鬚鬚的样子；忽然像血一般紅的鬚鬚生出来，長長了，長長了，一直長到了肚臍旁边，并且那双眼睛变得同盤子一样大；他憤怒地喝道：“你敢这样？”这时候她醒了。

八重姐講完之后，兩人都感到不快，一時間含有意义似地四目相对，然而誰也不把心里所想的說出口来。正在这样的時候，听見樓下的源助大声地打一个呵欠，接着吉姐說了些話。过了約五分鐘，似乎有人起来了，她們兩人也就站起身来束帶子。被子必須折疊起来，八重姐說：

“定姐，昨天晚上拿来时候，这被子是面子折向外面的，还是夾里折向外面的？”

“讓我想想看，是哪一面？”

“是哪一面？”

“这倒难了！”

“呃，这倒难了！”兩人暫時呆呆地站着，四目相对。

“好像是面子向外吧。”

“是面子向外？”

“是的”

“是这样的么？”

不久兩人把被子折好，疊在屋角里了；然而不知道这么早是否可以下楼去。怎么办呢？商量的結果，决定还是略等一会，就此站在房間中央，向四周看看。

“定姐，柱子很細呢。”这个木匠的女兒这样說。她是在用粗

木材拙劣地構成的南部农村的屋子里生長起来的；在她看来，东京的屋子的柱子和橫楣的确都很細，地震起来会动摇，很危险的。

“真的呢。”定姐也說。

回忆昨晚在楼下所見的样子，看到这房間的鋪席很旧，糊壁紙处处破裂，天花板低得伸手可以碰到，都使她們觉得源助的家沒有像她們兩人和村里大多数人所想像的那么漂亮。兩人又談了些关于这一点的話。这时候八重姐忽然指着五尺高的壁龕<sup>①</sup>里掛着的、庙会里买来的七福神像<sup>②</sup>說：

“这是甚么东西，你知道么？”

“是惠比須和大黑<sup>③</sup>吧。”

兩人就在壁龕里坐下了。

“定姐，这是誰？”八重姐指着圖中的一个人問。

“拿着槌的一个，是大黑吧？”

“那一个呢？”

“是惠比須。”

“那么这是誰呢？”

“是布袋和尚，肚子露出的那个。很像忠太叔叔呢。”說着，兩人都想起了忠太的胖得可怕的肚子，把衣袖按在嘴上，像小孩子一般笑了一会。

楼下有开后門的声音、鍋子的声音八重姐先站起身来，大

---

① 日本建筑的房間里，有一处地方凹进去，專为挂画或供裝飾物用，叫做“床間”，今譯为壁龕。

② 七福神是日本一般人家所供奉的七个神仙，普通是惠比須、大黑天、毗沙門天、辨財天、福祿寿、寿老人、布袋和尚。

③ 大黑是大黑天之簡称。大黑天即財神。

家走下扶梯去。吉姐看見了她們，笑臉相迎，說：

“啊，你們很早。为甚么不多睡一会？”兩人都蹲下去，把兩手支在廚房的門檻上，用土白機械地說一声“您早！”行一个礼。

吉姐覺得納罕，笑着把头轉向一边，随后爽朗地說：

“你們真早啊！”

她比昨晚更加亲切地和她們談了許多話，例如問她們昨夜睡得好不好？有沒有做故鄉的夢？最後又問：

“你們鄉下還沒有裝自來水吧？”

兩人互相看看。自來水是甚么東西？記得源助也不會談起過。教她們怎樣回答呢？正在為難，吉姐又說：

“不懂得東京的情形，當女工也是困難的；你們跟我來，我教你們。”就提了水桶向後面走下去。兩人回答一声“好”，連忙到店堂里去把她們的木屐拿來。走出後門，吉姐已經走到兩三丈外的地方，站在那裡等她們。

並沒有甚么奇怪，只是像郵筒那樣的一件小東西站着，四面地上都淋濕。

“這叫做自來水。好不好？喏，這麼一米，隨便多少水都會流出來。”吉姐笑着這樣說，同時把龍頭一擰。忽然水索洛索落地流出來了。

“呀！”八重姐不由得驚喊一声，立刻難為情起來，臉上火一般紅了。定姐雖然沒有喊出，但是“呀”字已經在喉頭，她的臉也紅起來。這時候吉姐把一只裝滿了水的桶拿開，換了一只空桶，對她們說：

“來，你們隨便哪一個來捻捻這龍頭看。”宛如小學校里的老師教一年級生的樣子。兩人你看我，我看你，互相推讓，只是不伸出手來。吉姐笑着說：“一點也不要怕！”

八重姐下个决心，用一种独特的手法把龙头使劲一擰，因为这并没有特别装置，所以水立刻流出来了。八重姐自然感到得意，低声笑着，看看定姐的脸。

回来的时候，她们不管吉姐的客气，一人一桶，轻飘飘地提到了后门口。吉姐在背后笑着喊：“啊，你们气力真好！”伶俐的定姐还不能察知这句话里面所含蓄的意义，她总觉得是称赞，嘴角上暗暗露出微笑来。

然后，吉姐叫她们去梳洗。她们连忙跑到楼上去，把淡黄色的毛巾和梳子拿来。吉姐说店堂里有大镜子，两人就跑到布置着各种光怪陆离的器物的店堂里，开始梳头。不久，宿在外面楼上的职工起来了，看见了她们两人，说着“你们早！”脸上浮现出奇妙的笑容来。她们只觉得不好意思，红着脸，低下头，连映在镜子里的自己的颜貌都难为情看，一动不动地站着，匆匆忙忙地梳头。然而八重姐也时时斜转眼睛去偷看职工们的举动。

一切事情都这样地过去，早饭也吃过了。吃早饭的时候，源助夫妇、新哥儿、八重姐、定姐五人共坐一桌。八重姐和定姐都没有吃三碗饭。这一天，因为源助出门半个多月回来，必须拿了礼物去一一访问亲戚朋友，所以吉姐说家里没有空，决定明天陪她们去玩。

她们也粗手笨脚地帮助收拾食器，又两个人单独去打水。这时候八重姐已经有过一次经验，就装着高年级生的态度说：“到底是东京！”

这一天她们差不多完全在里面楼上的房间里渡过。吉姐常常跑上来，这般那般地把当女工所必须懂得的事情讲给她们听。定姐已经把这个不拘客套而叨叨絮絮地教她们的女人当作世界上唯一可信赖的人。她认为这个人比曾经从盛岡到他们村子里

来的、村公所の副主任太太更加亲切。

吉姐对她们兩人谈话的情状，如果有人在旁边看，恐怕他真会笑坏了呢。要她们必須赶快把口音改过，就先从短語教起：“遵命”，“您走啦”，“您回来了”，“原来是这样的”，返复地教。兩人在心里模仿着說，然而很不容易說得像吉姐那样。例如土白“是么”和东京敬語“原来是这样的”，句子的長短先已不同。她们只管把“是”字說得重，結果把句子切斷为兩部分，变成了“原来是、这样的”。

“来，你們說說看！”吉姐催促她们說，她们立刻都臉紅了，“你說，”“你說，”互相推托。

吉姐又說她们兩人太斯文了，到店里去看看，或者到街上去走走，好不好？她告訴她们：

“走出門，向昨夜人力車来的方向略微走了一点路，就是本乡大街，是很熱鬧的地方。拐角上有一个商場，叫做本乡館，里面甚么东西都卖。向右面走，是三丁目的电車站，向左面走，是赤門前。赤門就是大学，这是日本第一个大学校，这个名字你們大概听到过的吧。不要怕，只要当心走路，無論走到甚么地方都不会迷路，只要記牢拐角上的商場和我家的招牌。招牌上寫着这样的兩個字，”她用食指在鋪席上模糊地寫“山田”兩個字，繼續說：“讀法是山田哪！”

兩人略微表示得意的样子点点头。为甚么呢？因为她们都曾經在初級小学畢業，山字和田字都認得。

然而她们連樓下都不大肯走下来。吉姐去了之后，兩人悄悄地談話，用衣袖按住了嘴巴偷偷地笑。直到將近傍晚，才由八重姐發起，到街上去。一走出門，果然看見一塊油漆招牌上寫着“山田理髮店”五个字，对門是陈列着像花一样的点心的糖果店。

兩人向右面看看，向左面看看，留心記牢這所房子。這時候理髮店門口四個职工都看她們，向她們笑。她們輪流地回過頭來察看，並且在胸中計算所走的路；這樣地走了六七丈遠，來到了本鄉館前。

定姐本來認為這理髮店所在的菊坂街，其繁華比得上盛岡最熱鬧的肴街，可是走到這裡來一看，菊坂街竟好比是鄉下了。東京的街道真不得了！一刻不停地涌來涌去的人的潮流：從三方面擁過電車和人來的三丁目的喧囂，竟好比戰爭就要開始的樣子。定姐已經一步也難於前進了。

商場盛岡也有，不過比這裡的本鄉館小得多。八重姐主張到本鄉館里去看看，定姐說“下次去吧”，不敢前進。八重姐正猶豫不決地站着的時候，許多車夫跑來，不絕地催問她們要不要車子。兩人怕起來，就向原來的路逃回去。這時候聽見背後有笑聲。

第一天這樣地過去了。

## 9

第二天由吉姐陪着，早上八點鐘光景出門去游玩。

先到赤門前。定姐低聲說：“這樣的學校里也有教師么？”八重姐堅決鎮靜地回答：“當然有的。”她們看見不忍池，認為同海一樣大，因為定姐的村子里只有山、河、田、地。走到上野的樹林里，她們覺得站在樹叢中的大佛比聽人說起的銅像更加好看。淺草人山人海；她們看到爬在球上要雜技的人，替他捏兩把汗；走到水族館的地下室里，想起了源助的話，用手按住了腰間的錢包，似乎看見有許多人像扒手。凌雲閣太高了，有些可怕，終於



沒有上去。走到吾妻桥上，覺得东京地方連河也比乡下的大。听吉姐講兩國一帶地方七月下旬为庆祝开始河上納涼而放焰火的情形，她們始終不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們看見漲潮的时候河里駛行着的、船尾折扇形的輪船，覺得非常奇怪。她們到銀座大街，到新桥火車站，又到好几处商場。听说二重桥就是皇帝伯伯的御門，就向它鞠躬。看見日比谷公园里漂亮的青年男子和女子拉着手走路，心中吃惊。

在須田街換車的时候，定姐弄錯了方向，以为又要到剛才玩过的地方去了；其实这期间電車已經开到本乡三丁目，大家下車了。定姐想：天已經快黑了，还要被拉着跑来跑去，心里有些焦急；豈知走不到三四十丈路，就在本乡館的拐角上轉弯了。这时候她想：东京的路真奇怪。

回到理髮店里，看見源助坐在長火鉢的那一面，棕黑色的額上青筋凸起，他正在罵人。一个十七岁模样的职工像蜘蛛一般匍匐在他面前。据说最近不見了的一架理髮机，是这职工把它藏匿在甚么地方的，这一天被發見了。定姐想起了樓上的包裹。

兩人的身体和心神都已經疲乏得像棉花一样了。白天在某地方每人只吃一碗面；然而到了上灯吃晚飯的时候，一碗飯也难下嚥。头腦里茫茫然，也不想甚么。說話也沒有兴趣。耳根里还听见都会的轟响。

听源助說，幸而已經找到了很好的女工职位，但是不妨慢慢地再玩四五天去上工。兩人吃过晚飯，不久就上樓。大家都只說一句“吃力”，靠旁边一屁股坐下去，不再說話。她們似乎覺得是到很远的某地方去了回来。她們覺得光是說起淺草、日比谷这些名字，似乎就在近旁；然而一講起了那些地方的情狀，就覺得是很远的地方。一个鐘头以前所看到的种种地方，在心中历历

可数；然而各地方的景色，很不容易浮现到眼前来。闭上眼睛，就听见轟轟然的声响。球上的耍杂技，商場里的大花瓶，閃閃地掠过心头。脚底下飞起鸽子来。

吉姐說：“电車再方便沒有了。”然而定姐認為电車再可怕沒有了。她只要想一想穿馬路时的心情，就会流出冷汗来：向左右兩面望望，倘使离开三四丈路的地方有电車开来，她的脚就不敢动。要等电車开过了五六丈路，她才下个决心，奔到对面去。好容易安心了，然而胸中跳动得厉害。并且，乘在电車里的时候非常局促：她同穿洋装的男子挨肩并坐着，身体不由得紧縮起来，头略微动一动，項頸里筋肉疼痛。以为車子要停，却又开动了；以为車子要开，却又停下了。無数的人上上下下，怎么不会弄錯？她覺得不可思議。与其乘一站电車，还是赤脚跑三里山路舒服得多。

大都会用它的可怕的喧囂扰攘来压迫定姐的心。然而定姐并不想回家乡去。这也并不是說她喜欢东京。她也不想住在这里，也不想离开这里。一刻鐘以前的事情也忘記，一刻鐘以后的事情也不想，柔馴的定姐已經疲乏了。就只是疲乏了。

吉姐拿着一小盤煎餅上楼来，对她們說，明天陪她們到浴堂去，說过就下去了。

九点鐘之前她們就鋪設被褥。

第三天下雨。

第四天忽晴忽雨。九月也已經过了二十天了；初秋的輕寒中，蕩滌殘暑的雨絲顏色發白；打在屋簷上的蕭蕭声，和山乡里所听到的不同，令人感到陰慘，很討厭。兩人呆然相对，回想乡

里的事情，很少說話。

吃过午飯，兩人还在厨房里帮吉姐收拾的时候，替她們找女工职位的一个男子——源助的同行——跑来了。他說对方急于需人，可否今天就去？

源助对他說：她們兩人东京的情况还一点也不熟悉。但是那人說：倘不去試做，到哪一天才熟悉呢？吉姐贊成这句话。

终于决定今天就去。

于是吉姐替她們梳銀杏返<sup>①</sup>，先替八重姐梳，后替定姐梳。定姐觉得前面的髮髻太大了。吉姐又替她們束帶子。

三點鐘光景，八重姐先由源助陪着出去了。定姐忽然感到寂寞。她坐在掛着七福神的壁龕里，兩手緊緊地抱住小小的胸膛，眼睛里含着很大的泪珠。

过了一个鐘头光景，源助回来了。他說那人家的主妇是一个很直爽的人，一看见八重姐，就說这个人用了半年自来水，会变成一個絕色美人呢。

提早吃了晚飯，輪到定姐去上工了。据說那人家就在附近的坡上。于是趁黃昏雨晴的期間提着包裹，跟着源助前去。她默默地走着，考虑应该怎样应对，心中感到苦痛。源助反复地叮囑她，說对方也知道她完全是个乡下人，所以只要万事無誤地听从主妇的話就好了。

真砂街某一条小巷里，右边有一只写着“小野”兩字的門灯，还剛剛点火。他們走到了这地方。

“就是这人家。”源助說着，拉开入口处的格子門来。定姐不禁感到异常的不安。

---

① 銀杏返是日本妇女結髮式之一種。

源助过了三十分鐘光景就回去了。

竹筒台的洋灯很明亮。茶具櫥、櫃子、自鳴鐘、櫃子上的美觀的鏡台——八鋪席的房間里所有的东西，在定姐看来都异常漂亮。黑柿木制的長火鉢的那面，兩寸厚的坐墊上坐着一位年約二十五六岁的太太，嘴巴略微像“へ”字，鼻尖向下弯曲，但在定姐看来只觉得是一位漂亮的太太。定姐在洋灯光底下縮着身子，石头一般坐着。

定姐只听说这人家的主人是在銀行里做事的；但是銀行是甚么，她一点也不知道。主人还没有回来；一个五岁模样的兩眼閃閃發光的男孩子躺在太太身边，正在看一册有画圖的杂志，常常詫异似地向定姐看。

太太送出源助之后，亲自拿了洋灯，引导定姐去看家里的各个房間。入口处的格子門里面，是一个三鋪席的小間。旁边是一个六鋪席的房間。里面就是这个八鋪席的房間。再里面还有一个六鋪席的房間，是主人夫妇的寢室。厨房旁边有一个四鋪席的狹長房間，被指定为定姐的房間。樓上的八鋪席房間是主人的書齋。

于是太太把雪白的左腕靠在長火鉢的边上了，向定姐詳細地說明从明日起每天应做的日課。哪里的門應該最先开；哪个房間可以在吃早飯之后去打扫。从客人來訪时的傳達法、木屐和皮鞋的整理法、直到商店学徒來接洽时的应对法，都用她的質朴的声音來詳詳細細地說明了。定姐所听得懂的只是大綱要領而已。

这时候先生回来了。太太就把自己的坐位讓出，去坐在剛才源助坐的对面的坐墊上了。

“您今天回来迟得多呢。”

“嗯，今天到鈴木董事那里去了一趟。（說着，看看定姐的臉，）這是這次雇用的女工么？”

“噯，剛才菊坂的理髮店里的人同來的。（轉向定姐，）這位是先生，行個禮。”

“是，”模糊地這樣回答的定姐，以前早就耽心着這個禮儀，正縮緊了兩肩，在那里納悶；現在聽見太太這樣說，臉上忽然像火一樣紅了。

“請先生照應。”她伸出了兩手說，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先生是一個年約三十二三歲的、鬚鬚威嚴而儀表端正的人。

“你叫甚么名字？”

他冒頭這樣問，接着又問她年紀多大，又問她家鄉在哪里，又問她有沒有父母。又問她有沒有進過學校。定姐回答的時候困苦之極，每次被問一句，恨不得地上有一個洞，讓她鑽了進去。兩腳麻痺得難于忍受了。

過了不久，太太對她說：“今晚可以不必做甚么事了，你把剛才對你說過的洋燈點着了，到四鋪席房間里去睡吧。被褥就在那房間里的壁櫥里。還有，你現在還沒有熟悉，比方夜里起來上廁所，走錯了門是不行的，所以洋燈不要熄滅，把它捻低了放在安全的地方。”太太這樣表示准許她去睡之後，就遞給她一匣火柴。這時候定姐的歡喜，筆墨難于形容。

定姐走進指定的四鋪席房間，先把兩條腿伸一伸，用拳頭在膝蓋骨上輕輕地敲敲。這房間里只有一堵壁上有兩扇格子窗，想來在白天是不大明亮的。窗的對面，房間的里邊，有一個壁櫥。開開來一看，被褥也有，枕頭也有。一股異樣的气味沖進鼻子里來。

定姐蹲在這裡，一只手搭在開開的櫥門上，約有一小時光景

一动也不动。她先在心中計算明天早上自己應該做的事情。然后想起了友爱的八重姐，不知道她此刻怎么样了。抛了走出家乡以来片刻不离的朋友，又抛了源助和吉姐，唉，現在变成孤苦伶仃——想到这里，这个柔情的少女就热泪滿眶。东京的女僕！在家乡的时候想来，真是一个光荣幸福的人……然而她給家乡还没有写过一封信。想到这里，父母的面貌、弟弟的声音、馬匹的情形、朋友們的情形、割草的情况、挑水的情况、生身的故乡的一切光景都清清楚楚地浮現到心头来，定姐茫然地閉上了含泪的眼睛，在心中反复地說：“媽媽，請原諒我！”

这期間她的神經銳敏起来，听見隔壁主人夫妇的声音，仿佛覺得他們正在講她。自鳴鐘敲十点鐘，似乎大家都已經睡了。定姐生怕明天起得迟，就揩揩眼泪，取出被褥来。

她把三分芯的洋灯捻低，躺下去睡覺，心情略微暢快些了。八重姐大概也已經睡了吧——又想起她的朋友来。伸手拉一拉被头，覺得棉絮柔軟。她在家里盖的被头像板一样薄而硬，是用飞白<sup>①</sup>粗棉布作面子的。源助家的已經柔軟了，而这比源助家的更加柔軟。被头上虽然染着以前几个女僕的汗和头垢，然而定姐覺得很舒服，因为她是初次盖黑色天鵝絨鑲边的被头。定姐不期地想起了丑之助常常說的話——她的臉像天鵝絨一样。

天又下雨了，蕭蕭的雨声傳到枕边来。定姐一时茫然，把自己的臉在天鵝絨被边上磨擦着，口角上露出美妙的微笑来，就在这期間沉沉地睡着了。

---

① 飞白是日本的一种織物的名称，条纹断断续续，形似飞白雪。

醒来的时候，格子窗已經發白；枕边的洋灯同昨夜一样地点着，然而火光已經微弱，發出輕微的“得得”的声音。她生怕睡过了头，有些狼狽，立刻坐起身来；然而似乎誰也不會起身。于是她把昨天以前所穿的衣服迅速地折疊好，从葱綠色的包袱里拿出粗条紋的日常衣服（这衣服在家里当然不是日常穿的）来換上了。把紫色的緞子腰帶也折疊好了，換上了一条洋綢的圓筒形腰帶。她耽心太太已經起身，連忙把被褥放进壁櫥里，开开房門。

“你起得早。”太太說。定姐跪<sup>①</sup>在廚房的地板上行一个禮。

然后定姐依照太太吩咐，在小爐子里加炭，澆些石油，生起火来，开开走廊的門。太太又說：

“水还没有打呢。”

定姐向廚房四下里張望一下，找不到木桶之类的东西。太太指着三和土水槽的角落里說：

“喏！那边有鉛桶。喏！喏！看着甚么地方，你这个人？”

定姐听見罵声，臉發紅了，自己指着太太所指点的东西說：

“是这个么？”同时看看太太的臉。鉛桶这东西她不曾見過。

“当然是囉。这不是鉛桶是甚么？”太太的气色不大好了。

定姐想：用这样的東西来打水，我是不知道的。

这人家的自来水裝在水槽的角落里。

① 日本人席地而坐，行禮总是跪的，所以他們的跪禮不像我們的跪禮那么隆重。

定姐把長火鉢上的水壺里的水換過，各處揩抹過之後，就被派遣到出巷三四丈路地方的蔬菜鋪里去買東西。太太吩咐她去買一些蔥和一個甘藍來；但她不知道甘藍是甚么東西，胆怯地問了一聲，太太說：“喏！這樣的東西（用兩手裝作圓球形），白的叶子很緊地重疊起來的。你家乡沒有的么？”定姐說：

“有的，就是卷心菜么？”

“名稱隨便甚么都好，快点去買來。”太太催她趕緊去。定姐又紅着臉，出門去了。

蔬菜鋪里早上去進貨的車子還沒有回來，只有昨天賣剩的四五種東西陳列着。然而定姐站在鋪子面前，發生一種微妙的感覺：這裡只有一些青菜、十來只茄子和五六个成熟得綻裂的卷心菜，可是在生長于田野的定姐看來，覺得有一種極其可愛的野菜香氣，使得胸中隱隱地感到爽快。定姐心里浮現出帶露的菜園的光景來。嗚呼！那紫色的茄子圃！綠叶遍地蔓延的瓜田！明淨如水而風息全無的曉光中的叫徹通夜而細弱了的虫聲！

屁股上掛着一條破舊的黑緞帶的老板娘向定姐招呼：“請進來。”定姐已經忘記了“甘藍”這個名字，只是指點着說：“要這個。”不巧得很，蔥一把也沒有。

定姐把裹在包袱皮里的一個卷心菜鄭重其事地抱在胸前，跑回主人家去，心里還是思念着家乡的情形。走進后門，沒看見太太。定姐偷偷地把卷心菜拿出來，放在膝上，貪婪地聞聞它的香氣。立刻聽見背后的喊聲：

“你在做甚么，定姐？”這時候她覺得非常不好意思！

早飯後的料理总算完結了。太太責備定姐，嫌她在先生出門的時候當作不知，不出來送。午前十點鐘光景，定姐心中一無



所思，茫然地站在廚房的中央。

這時候穿着外出衣服的吉姐從後門裏走進來了。定姐一見，忘其所以，親愛地叫一聲“呀！”吉姐微微地一笑，說：

“啊喲，不得了，定姐！”

“怎麼樣？”

“真糟糕，你們家鄉派人來接你們回去了！”

“接我們回去？”吃驚的定姐的臉上，同吉姐所想像的相反，顯出一種不可名狀的歡喜相來。

吉姐一時發呆了，看看定姐的臉，說：“太太在家么，定姐？”

定姐點點頭，用手指點格子門的那邊。

“對太太說，立刻要帶你回去了。”

吉姐似乎嫌定姐傳達太麻煩，所以自己用手在格子門上敲敲，說：“對不起！”就走進裏面去了。定姐站在廚房裏，把右手按在胸前，偷聽吉姐和太太的談話。

吉姐的話是這樣：來接的人是今天早上才到的；昨天剛剛上工，今天就要辭退，實在說不過去；然而只好請您立刻放定姐回去了。——她婉言懇求。

“既然如此，我們也沒有辦法留住她，你帶了她去吧。”太太說，“不過，昨晚才來的，還不到一晝夜呢。”

“這真是說不過去的；不過我們也實在萬萬想不到她家裏會來接的。”

“那也沒有辦法。她的家鄉很遠么？”

“嚶，嚶，是很遠的，是比南部造鉄壺的地方還遠的鄉下呢。”

“從那種地方來的，真是……”太太就叫：“定姐！定姐！”

定姐覺得對不起太太，惶恐地走出來，坐下了。太太對她說：

“剛才講的你也听到了吧；还不到一晝夜，大概你也是想不到的；不过你只好跟这位老板娘一同回去吧。”定姐只是紅着臉，一动不动地听她說。吉姐就催她走。她略微說些道謝的話，就走出这人家。

走到了外面，定姐立刻問：

“老板娘，来的是誰？”

“这位太太真不开心呢。”吉姐說过之后，回答她：“来接你的人么？叫甚么？叫忠吉，他許是忠次郎吧？是一个秃头的、大肚子的人。”

“叫忠太，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忠太。这个人很会講話。”接着又說：“他不来接才好呢。現在只是叫你們沒趣，特地出来了，怎么立刻帶你們回去呢！”

“真的。”定姐說不出別的話来。

过了一会又說：“八重姐怎么样呢？”

“八重姐新太郎去接了。”

回到源助家里的时候，八重姐还没有回来，但見像布袋和尚一般肥胖的忠太叔叔穿着一件只达到腰际的短大褂，同源助兩人相对坐在長火鉢旁边。他一看見定姐，突然叫道：

“七八天不見，定姐長得标致得多了！”接着不顧一切，高声地笑起来。

定姐想起有人特地从家乡跑来迎接她，觉得高兴；听見这人是她所厭惡的忠太，又觉得不滿意。然而一听到有生以来十九年間每天听慣的家乡土白，胸中的不滿統統消釋了。

忠太先告訴她，說村里的人知道了她們兩人逃往东京的消息，自兩家父母起，大家非常吃惊。又說：有源助司务照顧，可以

不須耽憂，然而父母之心又不同。他自己現在正是忙頭上，但是他們再三相強，難于推辭，只得特地跑來接她們。然而他對於定姐，一句埋怨的話也沒有。為甚么緣故呢？因為實際上，忠太自從听了源助的談話之後，也希望這一生里一定要到東京來游玩一趟；況且他家里人手多，他自己原是一個閑人；正在天天考慮這件事，幸而發生了她們兩人的問題。他就對兼木匠說：放任她們是不行的，還是我替你們去接吧。見識狹小的兼木匠被他說服了。兩人就一同跑到定姐家里，把同樣的話委婉懇切地說了一遍。定姐的母親雖然淌着眼淚，但是定次郎對於女兒的下落並不抱甚么悲觀。好容易說服了他，言定只要給忠太兩個姑娘回家的車費和他一人的單道車費就好了。於是兼木匠出七元，定次郎出五元，他就獲得了名正言順的官費旅行的機會，到東京來游玩了。

一會兒八重姐也由新太郎陪着回來了。她一坐下，她那尖刻的眼光就變得更加尖刻，釘住了忠太的臉一看。忠太就把剛才對定姐說的話照樣重復一遍，對八重姐也說明了。八重姐沉下了臉，一句話也不回答。

源助對忠太的招待，非常體面，使得她們兩人只是吃驚。這當然是要他去傳達給村里的人們，所以稍微過分些，借以裝飾門面。

這天晚上，他們請忠太和八重姐、定姐一起宿在後面樓上的六鋪席房間里。到了只有三人在場的時候，八重姐立刻抓住了忠太的膝，對他說：

“你這個人來做甚么？”說他執意要來破壞她們的新命運，向他問罪。然而晚酌陶醉了的忠太不久就打鼾，進入太平的黑甜鄉去了。八重姐看見定姐心平氣和，就找她談話，告訴她：她所

到的横山家的主人，是在一个学校里当教师的，是月薪四十元的一位学士先生；他家的太太穿的衣服怎样漂亮；太太非常喜欢她——夸张地叙述了。又说：这回没有办法，只得回去；但她自己将来一定还要到东京来。八重姐说太太喜欢她梳廂髮<sup>①</sup>，所以她梳着平生第一次梳的廂髮；太太送她一条略沾油垢的焦橄榄色的饰带，她郑重其事地束在头上。

八重姐又说起新太郎来陪她时的情形，她称赞他，说“这样亲切的人在咱们家乡是没有的。”

定姐由她说甚么，只是柔驯地答应着。

此后的两三天，由新太郎陪忠太在东京市内游玩。他们说八重姐和定姐两人难得再来，也该好好地玩玩，所以每天都带她们同去。

## 11

八重姐和定姐走出乡里的第十二天晚上，由忠太带着，从上野火车站搭车，上了归途。

直达车的三等车厢里，满满地装着口操东京以北各乡土白的人，她们两人并排地坐在其间，同肚子像布袋和尚的忠太相对。长长的月台上无数挂灯照耀如晝的时候，三人所乘的列车慢慢地开出，在秋天的暗夜中向北行驶，渐渐远离东京。

这时候八重姐自不必说，连定姐也感到异样的寂寞和懊丧，两人悄悄地谈着这些事。这一天两人都梳廂髮，不过定姐头上

---

① 廂髮是日本女子结髮样式之一，前髮、鬓髮突出前方，当时盛行于女学生间。

沒有飾帶。

忠太关心着架子上的行李，时时仰起头来看；又时时好奇地逐一察看同車廂的人們。过了一个来鐘头，他略微弯下身子，咕囔地說：

“屁股痛起来了。”接着問她們：“你們痛不痛？”

“不痛。”定姐低声說。忠太还是弯着身子，似乎还想說些甚么。于是定姐又說：

“家乡的卷心菜長得很大了吧。”

“早就很大了。”忠太的声音很响，旁边的人都向他看。

“你們逃出来还不到二十天吧。”

定姐一陣臉紅，眼睛向周圍一瞥，不回答他，就此低下了头。八重姐蹙着眉头，憤憤地向忠太瞪了一眼。

到了十点鐘光景，車廂里的人大都点着头打瞌睡了。忠太任情地突出了肚子，把背脊靠在椅背上，張开了嘴巴，时时發出鼾声。八重姐和一个扭轉身体与別人貼背坐着的商人模样的青年头碰着头，似睡非睡地呆坐着。

車窗外面，因为火車头里燒着坏煤的緣故，雨一般的火星在暗空中向后橫飞。定姐袖着兩手，低着头，把团团的下巴埋在衣領里，胸中正在历数逃出家乡以来的种种事情。銘刻在定姐胸中的东京，是源助的家、本乡館前的人海、蔬菜鋪、和嘴巴成“人”字形而鼻尖向下弯曲的太太。这四样东西重重地被包圍在眩目的火光和震耳的轟响中，清楚地显出来。此后定姐一生之中，每逢听到东京兩字，独自心中想起的恐怕就不过这四样东西。

不久，定姐放在衣里的左手的手指从衣領里伸出来，偷偷地摸摸自己的柔嫩的臉。她想起了在小野家盖的被上天鵝絨被

边。

轉瞬之間窗外亮了一下，是火車經過某处森林中的一个小車站。定姐这时候想起了丑之助右耳朵上的一顆大黑痣。

和新太郎一同到上野車站來送他們的吉姐，这时候想必正在和源助枕边私語，訴說这回的沒有意义的破費。

明治四十一年(1908)六月

## 医院的窗

这一天野村良吉外勤归来，比平日略微早些。二月中旬过了，世间少有的寒威开始缓和起来，街道上的雪渐渐融化，因此他那双脚尖上有了破洞的袜子被打湿了，感觉很不舒服。他走进事务室，问问传达员广田，知道同是外勤的上岛和长野都还没有回来。时钟指着一点十六分。

他暂时在暖炉旁边靠靠火，把打湿的袜子不顾一切地贴在烧红的暖炉上，发出一种不快的吱吱声，同时一种奇怪的气味冲入鼻孔。他愁容满面地走上扶梯，把两手笼在衣袖里，倾耳一听，里面肃静无声。他就伸出右手来，把龇龇的毛线围巾和毛呢便帽除下来，挂在弯钉上了，就用这只手把门开开，眼光迅速地 toward 编辑室里扫射一下。但见大约一个月以前新来的主任编辑竹山正在写甚么东西，手边散乱地放着各种报纸。主笔照例把稍稍弯曲的广田的背脊向着这边，坐在暖炉旁边的窗下阅读新到的杂志之类的书。野村想：“他们没有讲什么。”心里稍稍安定了。今天早上他将到报社的时候，这两个人正在秘密谈甚么事，看见他走进房间来，立刻停止谈话。——这件事给他心头带来不少的烦恼。他跑遍各机关公署，调查当时举办的临时种痘的成绩，记录各种指令的时候，心里一直挂念着这件事，不断地想：

“他們談甚么呢。談我的事，一定是談我的事。”

現在他的心頓然安定了，臉上顯出微妙的笑容，就跨進房間，把門关上，用他的沙啞的聲音打着土白說：

“今天路上的雪化的很厲害呀！”

說過之後把頭略微低下。竹山對他說：

“你今天回來得早。”

“是啊！今天一點新鮮材料也沒有。”

野村說過之後，就把暖爐旁邊的一張椅子拉過來，坐了下去。他拿起一張舊報紙來，迅速地揮一揮桌子上的灰塵；把硯箱的蓋揭開，看見硯台里有墨磨好在那里，似乎有人用過了。他想：“誰用過了？”無端地感到一種不快。他站起身來，走到屋角里，把堆在書架上的原稿紙取了五六十張來；然後從懷中摸出一本手冊，迅速地把它翻來翻去，看見里面並沒有可注目的材料，嘴里唸着“落空，落空”，就把手冊丟在桌子上。他心里又不暢快起來。向兩只衣袖里摸索一下，香煙一根也不剩了。野村的臉色陰沈起來，把墨磨了又磨。

編輯室並不十分大，然而西面和南面各有兩個窗子，而且這報社的房屋是最近新造的，所以房間里氣象很明朗。南窗下面放着一張寬廣約五七尺的粗糙的椴木大書桌，下午一點鐘過後的太陽把窗玻璃上的灰塵映成白色。書桌上亂攤着東京的、札幌、小樽的各種報紙。正好在野村的座位面前，這張新書桌上有一大塊紅墨水迹。這塊討厭的血腥色使人看了心中焦急不安。主筆另有一張洋漆書桌，放在西面左方的窗下。

這報紙從前是一種簡陋的周刊，後來跟着釧路的市街一起發達起來，經過悠長的历史，現在已經發行到一千九百多份了。曾經有人稱這個報紙為“新聞界的桃源”，因為當初只有主筆和



上島、野村三个人办理，非常逍遥自在；不久因为版面和销路都扩大了，就新造房屋，同时添聘了竹山主任。就在一星期以前，还有一个叫做長野的人进社来当助手。自从竹山来到之后，社里的空气和版面的体裁都焕然一新，野村和上島等都不能偷懶了。

野村在大約四年前已經認識竹山。他听到竹山要来的消息，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个人为什么要到釧路这地方来呢？同时他感到一种說不出的不安。嘴上虽然沒有說，但是心里只是想：这个坏家伙要来了。野村平素不願意和知道他过去的經歷的人見面，即使是对他怀着很多好意的人，他也不願意見面。然而久別重逢的时候，也不免感到亲切和欢喜。

据野村所知道，这报社社長是一个国會議員，他不知为了甚么事情，要某实業家拿出一笔款子来，去年秋天在小樽办了一个报纸。这报纸草草創辦，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办不到一个月，社里就出了乱子。社長原是一个因循寡断的人，但是被資本家所迫，終于开除了吞侵报社創辦費約六百圓的主笔以下兩三个人。不知怎的，連其他的人也更动，結果編輯部里只剩下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竹山。这时候竹山在一星期內一个人編刊报纸，这就使得社長看重他。后来第二个主笔动輒妨碍竹山，竹山就表示意見，說为了他一个人而使社内騷扰不安，不是他的本意。無論何人挽留他，他都不答允，終于提出了辞职書。幸而这里的报社正在扩充，社長就給与破格的自由和特别的优待，作着竹山来到这里。竹山表面上看来有二十七八岁那么苍老，但是实际上还只二十三岁。鬚鬚一根也不留，一种厉害的气色从眼睛里流露出来，渾身充滿少年的活气；顏貌中不知甚么地方有肖似拿破侖画像的地方；虽無一点可亲之相，然而嘴上常常帶着微

笑，对任何人都和善。他写一两段长的記事，一口气写下去，一个字也不塗改，原稿非常清楚，排字工人首先称赞竹山。社長器重他，說他是一个極富有文才的人。这一点野村也不得不承認；但是也許是为了年紀大的原故吧，他無論如何不能真心佩服竹山。他喝了酒，精神昂奋起来，竟也背地里說竹山的坏話；尤其耽心的，是这个人在亲狎地說話的时候有沒有說出他从前的事，他自己也几乎忘記了的从前的事——这种耽心使他感受到别人所不能知道的苦痛。

野村無精打采地磨墨，眼睛注視着竹山的动笔，同时种种事情迅速地往来于他的胸中，他那張本来很难看的臉就更加險惡起来。竹山和主笔都像不相識的人一同乘火車一样，大家各不理睬。任何一方都旁若無人，不看一眼，也不交一語。他看到这情况，又覺得不安起来。他想：在我回来之前，这两个人一定在談論我。哪，今天我出門的时候是九点半……不，將近十点鐘；在这三个多鐘头之内他們不会也是这样沉默的。他們一定在談話。說不定在我跨进門檻以前还在談……或者，談話已經決定，恰好我在这时候跨进門檻来，也未可知。而且，上鳥和長野都有硯箱，誰来用我的硯箱呢？对了，我这只椅子也曾經被搬到煖爐那边去。这是社長的習慣。社長一定來過了。他想，剛才我只要問問事務員广田就好了；也許是兩個人正在談話的时候社長來了，就三个人一起談我的种种坏話……对了，提出这件事的一定是竹山。上鳥是一个可惡的傢伙。以前他每天晚上和我一起喝酒，散步；近来却只管到竹山的宿舍里去。他到那里去，一定是喋喋不休地談我的事。他气憤起来：好吧，如果这样，我也要揭發这傢伙的隱事！他自暴自弃起来：这些卑怯的东西！何必这样鬼头鬼腦地密談呢！要把我免职，就干脆地把我免职好了！

然而免职这两个字在他心中听起来，有冷水浇在忐忑不安的胸脯上一般的感覺。飢餓、恐怖、困憊、悔恨……穿着墨黑的衣服在墨黑的洞穴中摸索进行的一群乞丐！野村的眼睛閉上了。

他心目中看見白浪汹涌的海面上露出兩根桅樁来。去年秋天，他最初来到这釧路的时候，恰好有一条叫做“竹浦丸”的輪船，不知由于甚么錯誤，在停泊港内的时候沉沒了，兩根桅樁露出在波浪上面。他在寒風的海岸上，又餓又乏，穿着一件旧夾衣，呆呆地眺望着这两根桅樁，想像“难船”的情况。又想起他曾經倒身在濡湿的岩石上放声大哭。……他的眼睛閉得更加紧了。他又想起，也是那时候的事：他曾經和帶着一个小孩子的乞丐夫妇在知人岬的一个庙宇里一連住宿了三夜。他听到名叫起伊的小孩子夜里号哭的声音。袒开醜陋的胸脯来餵奶的母亲，鼻子好像压扁了的，粘着泥土的头髮發出异样的气味……唉，丑惡不堪！那样的时候也会起那种念头……他想到这里，眼前就浮出她丈夫的滿面鬍鬚的凄愴的臉来。他的心立刻飞起，飞到了很远很远的小坂的矿山里。他曾經参加在滿面鬍鬚的凄愴的坑夫里面，十天工夫在坑道中推矿車。他看見墨黑的洞口。这是装置升降机的縱坑。唉，我看到这个洞，恐怖不堪，就跑到坑道入口附近長着青草、开着女郎花的高墩上，在那里輾轉反側地躺了半天。我的母亲，生身的母亲，由于火气而坏了眼睛的母亲，那时候我多么恋恋不舍地想念她！母亲的額角上有一个大瘡疤。这是，父亲喝醉了把一只大碗丢过去的时候，母亲用左手……母亲的鮮血淋漓的額角就在眼前……。

野村突然張开眼睛，胸中略微感觉到惊慌的顫动，磨累的手已經不动了。母亲！——这念头又浮現出来。母亲亲笔用半假

名<sup>①</sup>写的、非反复猜度兩三遍不能理解的那封信！最近他写給她的回信中，說近来境况很良好。告訴她境况好，可以使她安心。他想到这里，向四周一看，但見竹山用笔杆在桌子上輕輕地敲着，正在看剛剛写完的原稿。說不定今天工作結束之后就宣布——这疑念像閃电一般射入他的心中。他臉上照例痙攣起来，索索地顫抖。

臉上的肉索索地顫抖，表示内心經常不安——这是他的習癖。他的黝黑無光的臉，輪廓大致还正确，不算丑陋；但是那双玻璃球一般發出不快的肉光的眼睛，和不能端正地閉攏的嘴唇，破坏了顏面全体的調和；正像主笔所說：初次見面的时候要疑心他是从前犯过罪案的；总之，有一种凄愴不快的样子。他的背脊路微向前弯屈，年紀二十九岁，鬚鬚差不多沒有，下巴上却有六七根黑毛，这些毛長到五分的时候，他的相貌更加險惡。

他对自己的地位不安心，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就是从以前当邮局監視人而与主笔同乡的長野进社当助理編輯的一天开始的。过去他和上島兩人隔日担任校对，这时候听見竹山說要添聘一个校对員，他觉得高兴。后来看到了長野——年紀大約三十二三岁，身体像牛一样，面孔也像牛，是一个很难看很笨拙的男子。他听見長野应对的时候說：“我是木下先生（主笔）的同乡”，想起了这个人比他自己有确实的靠山，心中先感到不快。他自己的薪水只有十五圓，起初看見長野的服裝比他漂亮，疑心他的薪水比他高；第二天知道他是十三圓，方才放心。第三天上午，以前归野村担任的商情調查和警局訪問，划归長野担任了。竹山說：“必須尽早習慣新聞業務，”就严厉地督責比他身体大兩

---

① 假名是日本字母。楷書的叫做片假名，草書的叫做平假名。

倍的長野，每日役使他做事。野村想：倘是当校对員，只要懂得校对就够了，何必再学别的？不但如此，他又想：这样狭小的釧路地方，外交上有了上島和他兩人已經够了。他們不是常常因为毫無材料可訪而不走远处就回社么？

困疲于塵世的战斗而一刻也不曾怀抱安闲心情的野村，料想長野的进社一定是他自己免职的准备。这是因为他常常在做坏事，連他自己有时偶然回想起了也觉得丑惡不堪。

他終于拿起笔来，把手册翻来复去看了一会，写了兩三行。然后再看看手册，把所写的再讀一遍，立刻用墨塗掉，用手把紙搓成一团，丢在桌子底下了。他再写，再塗掉。同样的动作一連做了三次，不知怎的头腦里来了一种鈍重的压迫，似乎觉得四周都很光明，只有他自己住在陰暗的地方。这也是他平日的習癖：把头向左右略微搖动一下；然而并不觉得重，也不觉得痛。做了兩三遍，結果都同样。然而他似乎觉得头就要陣陣地重起来，吱吱地痛起来，不可抵当。他就在还没有痛的时候把眉头蹙紧。然后用牙齿咬住了下唇，又写字了。

“支厅长在家么，野村君？”

突然主笔的声音傳到他的耳朵里。

“啊，支厅长么？他在……他乘早班車走了。”

“今天的早班車么？”

“是，到札幌的道厅去了。”立刻翻开手册来一看：

“乘早班車出發了。”

“到札幌我是知道的，不过……戶川課長在家么？”

“在家。”

野村自己覺得狼狽可笑，全身的血突然涌上来，臉上發热，似乎觉得有許多人站在他后面笑；他就拿起笔来乱塗，一口气写

了五六行。

“那么，老兄，刚才所谈的事我要去同户川商量一下。”

主笔对竹山说过，就跑出房间去。野村的头脑虽然发热，“刚才所谈的事”这句话也听得很清楚明了。同支厅的户川商量，那么不是关于我的事情了。这究竟是甚么事情呢？他抬起头来，想问竹山；不知怎的胆怯起来，终于没有问。

“你的脸色很不好看呢。”竹山说。

“呃，头痛得很，”野村说过之后攥了笔，站起身来。

“这不行。”

“写写字，头脑里就骨碌骨碌地转起来。”他说过之后走向暖爐方面，故意夸张地蹙紧眉头，用右手托住后脑。

“是不是伤风？”竹山一本正经地问，同时点着了一支香烟。

“也许是伤风。……刚才从支厅走出来，走下坡的时候很奇怪地发了一阵冷。其实天气已经很温暖了。”他说过之后，看见竹山鼻子里喷出来的一条柔和的烟气降落到下巴边，再沿着面颊向上升的光景，烟瘾忍不住了，便开口说：“对不起，给我一支。”就向竹山要了一支香烟。继续说：“咽喉也有点奇怪。”

“这不行。要当心呢。老兄，今天的材料你不妨说出来，让我来写吧，好不好？”

“啊，反正只有一点点。”

这时候听见杂乱的脚步声，上岛和长野两个人一同走了进来。上岛显出平日所没有的兴奋精神，说：

“渔业公会终于成立了，据说明天要开志愿者的协议会呢。”说过之后就磨墨。

“刚才社长来，说起这件事了。用二号标题，必须写得生气蓬勃。今天当然只是报道而已，这里的意见，过了两三天再说。”

長野把他的牛一般的身体搬运到書桌面前，說：

“那个，商業情况，”說完搓了搓手。

“啊，野村兄今天头痛，讓我来听写吧。”

“不是，那个，今天一点材料也沒有。”

“你說材料沒有，就是說同昨天一样，毫無变动么？”

“是的，沒有变动。”

“野村兄，云海丸載越后来入港，是昨天呢还是前天？”竹山問。長野在練習期間，常常把采集来的材料說出来，由野村記錄商業情况。——虽然名为商業情况，但是因为地方小，其实不过十行或二十行。

“噯，昨天上午，在原田的商店附近，輸出的豆餅想来大都已經成交了吧。”

“这倒沒有問过。”長野說过之后，不好意思地把看着野村的眼睛移向竹山。

“警察方面呢？”

“警察罪案只有一件。現在我就写出来交給您。”說过之后把硯箱的盖揭开。

野村眉毛中間的皺紋很深。他津津有味地在那里吸烟；时常把头搖动一下，然而一点也不觉得重，一点也不觉得痛。咽喉也毫無变异。忽然他又坐到書桌面前，竭力裝出厭惡的样子，有时蹙紧眉头，有时用手托住后腦，同时把手册翻来复去，無意中想起了捻着鬚鬚的戶川科長的顏貌。科長今天看見了我，就和我开玩笑，在談話之中嘲笑我那一件事——三四天之前替共立医院的看护妇施催眠术的事。科長当然只說替一个年青的看护妇施催眠术，因而嘲笑我；其实是在医生、藥剂师及其他看护妇面前施行的，所以并不是怪。怪是不足怪的，然而他想：假使那

时候给她一点暗示，不知道怎么样！想到这里，梅野这个看护妇熟睡了躺着、白制服下面露出红裙、红裙下面伸出两只雪白的腿那种光景，就浮现在他眼前。他似乎被人捏到痒处难以忍住一般低下了头，脸上现出异样的笑容。

上岛擦根火柴，点着了一支香烟。野村又仿佛喉咙里伸出手来似地渴望吸烟了，对上岛说：“你身边到常常带烟，”就向他要了一支。他想：为甚么今天那个姑娘不在呢？这是指洲崎町一个拐角上他常常光顾的一家烟纸店里的姑娘。因为他积欠太多，所以只有那个一下子就脸红的梳银杏返的姑娘在店的时候可以特别通融，要是那个唠叨的老太婆在店，就无论如何不肯赊给他。他想：今天为甚么这姑娘不在店里呢？每次我一到，这姑娘总是把头低下，她是怕羞，一定是怕羞。然而他又想起这姑娘在游艺场里不断地吃着煎饼听相声的光景。他头脑里所受到的压迫，不知在甚么时候影迹全无地消失了。野村心情浮动，拚命地皱紧了眉头，在心中逐一地考虑街上的女人的事。

他好容易写了三十行左右。就神气活现地站起身来，把这原稿送到主任面前。这时候他自己也觉得写得太潦草了。

“我因为头晕目眩，所以潦潦草草地……”

“哪里！谢谢！”竹山特别客气地说。但他平日的习惯，不立刻看原稿。野村对他这态度觉得有些不快，这也是野村平日的习惯。

“另外没有可写的东西。”野村说着，对竹山看看。

“辛苦辛苦！我看你还是回家去，发一发汗。不保重是不行的！”

“啊，那么今天请原谅了。”野村说过之后，竭力装出萎靡不振的样子，向大家告辞，就走出编辑室去。他目光闪耀，伸着舌



头，把靦靦的圍巾圍在項頸上。走下扶梯的时候又把眉头蹙紧，仰起头来看看时鐘，对事务人員不講一句話，走出門去了。他出門之后，低着头蹣跚地走了几步；在十字路口向右轉弯，走到了回头望不見报社的地方，立刻抬起头来，放开脚步，沙沙地踏着正在融化的雪，精神勃勃地前进。他走向不到半里路外的共立医院，医院的樓已經在望了……。

免职的恐慌、母亲的鮮血淋漓的臉，都跟着鈍重的压迫一起消失了。得意洋洋的腥騷的笑容充滿了他的臉。

四年以前野村初次認識竹山，还是住在东京时候的事。那时候野村住在駿河台的長滿竹叢的岩崖前面一所漂亮公寓的耳房。

現在也許还有人記得：那时候竹山住在乡下，每个月把詩稿投寄东京的兩三种杂志。他的詩是清新活潑的感情和雋逸华丽的語言的結合，当然不免富于稚气和模仿，但在当时的詩壇上，这也可以引人注目了。同輩之中也有人認為这少年的前途好似大星星一般的光明。竹山自己也被不可抑制的青春的憧憬所驅使，就在十九岁上的秋天从乡下来到东京。他最初选定的宿舍，便是这个竹叢崖前的駿河台公寓。

某报纸的文壇消息中报道：詩人竹山靜雨入京，卜居駿河台，近正編纂其第一詩集。

以这报纸为机緣，野村有一天知道同县的竹山和自己住在同一公寓中。他就叫女僕送一張名片去，要求和竹山交游。最初会面的地点，是檐前有一株長着四五个果实的橙树的、竹山的房間里。

野村曾經在某学校學習中国語。这时候也在神田区的某私

塾里当中国語教师。他一天到晚穿着一件滿身皺紋的西裝禮服。出門的時候总是头戴一頂高帽子，使勁地揮動一根帶着牙雕狗头的手杖而跨步。

他的相貌是不漂亮的，但在这时候还不像曾經犯过罪案的人；灼灼發光的眼睛里也还保留着青春的光輝；說話也不像現在那样粗魯，也不帶有土白的語尾。

只过了半个月，这公寓就破产，停止了公开營業，迁移到牛込区神乐坂里面的一处閑靜地方，变成了一个非正式營業的宿舍。將近五十人的寓客之中，被邀請或自願一同迁过去的人共有八个，野村和竹山都在其內。

野村这时候热心研究催眠术。他曾經向一个有名的术师學習，竟繼續两个月之久。竹山也常常被邀請去看他的神秘的實驗。有的时候，竹山也常常因此而對野村怀抱一种恐怖之感。

野村又是在某教会入籍的基督信徒。他信奉新教，然而又常常称赞旧教富有詩意。竹山当然不承認他是具有真摯信仰的人。然而他的書桌上常常放着一册贊美歌（从来沒有听见他唱过），滿身皺紋的西裝禮服的衣袋里总是藏着一册小本的“聖經”。有四五个时髦的女学生，据說是同一教会的信徒，常常來訪問野村。其中有一个身材矮小而額髮垂到鼻子上的女学生，有一天清早从野村的房間里跑出来，上厕所去。竹山心中想：“信徒之所以为信徒，就在于此！”

野村又常常作短的七五調詩，給竹山看。这些詩模仿贊美歌，毫無新穎之处；然而有时其中有一兩句像錐子一般刺入人心。他老是說，自己不适于写韵文，想写写小說看。有一次把准备写的小說的結構講給竹山听。題目和梗概，竹山都忘記了，只記得那主人公是站在肉和灵、实际和理想的十字街头的人，所以

名叫辻某。这部小说当然是在他胸中写成、在他胸中出版、在他胸中博得非常的好评、结果在他胸中被遗忘的。总之，他是一个不坐在书桌面前的人。

他所希望描写在小说里的，又喜欢取作诗的题材的，并且在认真的时候常常选作话题的，往往是“肉和灵的斗争”。肉和灵！他常常说这样的话：“若说因为最初的两个人犯了罪，被从乐园里驱逐出来，所以人类必须在苦痛之乡和眼泪之谷里过生活，固然可以，但是，如果这样，神明为甚么还要把使人类再犯许多罪恶的机关——即肉——赋给人类呢？”又有的时候，野村突然推开竹山房间的門，好像被恐怖所袭击，兩眼發出凄惨的光，急得臉上的肉發抖，喊着“肉的叫聲！肉的叫聲！”闖进房間來。那时候他的臉上，很少有像現在那樣一天到晚癡癡的神情。

他平日大都是窮得連香烟錢都沒有的。然而有時非常闊綽。星期日他出門，說是上教堂去；到晚上往往喝得酩酊大醉而回來。

竹山雖然每天和野村見面，然而不知怎的，對他不很親近。倒是有一個青年，是野村的堂弟，在駿河台和野村同住一室、迂到牛込以後常常來玩耍的，竹山對他很知心。這個青年很率直，很誠懇，富有冒險心，常常笑容莞然。然而一說到野村，他的臉色就晦澀起來，他說：“我的堂兄完全沒用了。”

野村又常常說他家乡的財產被親戚怎么怎么了，因此向同室的一個法學生探問訴訟手續。以後，有一次又把宿舍里仅仅十二三歲的女僕施催眠術，把她閉鎖在自己的房間里，有半小時之久不斷地低聲向她探問。據鄰室的人所聽到的，他所探問的都是關於財產問題的事。據說他不素因為懂得催眠術，對過去的事情當然知道，對未來的事情也能够豫言。

竹山所親見的野村吉良，大致如上述。他在同宿舍的人們之間很沒有信用。他玩弄女學生，外加掠取她們的錢財；他和牧師的太太發生曖昧關係；在許多全屬下劣的傳聞中，有兩件事差不多是大家所確信的：有一個從丰橋在來的、名叫阿定的、略有姿色的女僕，常常宿在他的房間里；宿舍的老板娘，一個瘦長臉的、眼睛表情變化劇烈的、無論怎樣忙碌的日子頭髮都梳得很光亮的、三十二三歲的女人，很早以前就和他私通。後來，那個阿定有一天到竹山的房間里來打掃，搭訕了兩三句話之後，作這樣的對話：

“野村先生這個人真有趣呢。”

“怎麼樣？”

“您說怎麼樣，噢呵呵呵。”

“有甚麼可笑的呢？”

“我告訴您，……他住在駿河台的時候真是太那個了！”

“甚麼？”

“常常帶野妓進來過夜呢！”

“野村做過這種事情？”

“不可聲張，先生！”阿定繼續說：“說出來是不行的。”

“說出來吧！已經出了口怎麼可以停止呢？”

“不知道是哪一天，他九點鐘光景喝醉了回來，帶了一個叫做阿竹的女人來。這個女人還是初次到這裡呢。這也沒有甚麼。忽然，他把同住的政男先生（他的堂弟）大罵起來。政男先生生氣了。恰好有一間空房間，這晚上政男先生就宿在這空房間里了。到了第二天早晨，真有趣呢！”

“真荒唐！怎麼樣？”

“野村先生拿出錢來，這個阿竹說不要。於是他說：那麼，

你再来吧。就这样放她回去了。”

“这也沒有甚么可笑。”

“你再听我說呀！到了晚上，果然又来了。野村先生把西裝罩在身上，似乎有甚么打算。我那时候跑出去傳達，所以看得很清楚：梳的銀杏返的前髮比这（她把手伸到自己头上）大得多，衣服很整潔，相貌很可愛呢！不过臉色略微有点發青。”

“好厉害的傢伙。又过夜么？”

“不可声張，先生！于是野村先生对我說：你去对她說，他到鎌倉去了，要兩三天之后才回来。我觉得这很奇怪，就想不說了。可是，我照他吩咐那样說过之后，她就乖乖地回去了！后来老板娘和我兩人大大地嘲弄他，野村先生說的話真惡毒呢！”她說到这里，看看竹山的臉，繼續說：“他說那女人的气息很难聞，要不得的。”她說过之后，笑得在鋪席上打滾。

迁移到牛込区之后大約两个月，正是陰历臘月上旬，野村在小石川区的某街的坡道下面出十五圓一月租了一所房子，挂起“东京心理疗养院”的招牌来。又在市内散發了說明催眠术疗法的效能的印刷物二千份。此后他只有兩次訪問竹山。一次是在將近年終、北風慘烈、灰色的云掠过屋檐而低飞的、不快的日子，野村說：“病客一个也沒有来，”样子很頹喪。这一天他的服裝也很寒酸，講的也都是含有不少“清”字和“美”字的、神經質怨世詩人的話。居然从容地談了小半天，一同吃过晚飯，临走的时候关于借去的一点錢向竹山敷衍了一番，然后回去。最后一次來訪，是在正月初四五中。他醉得話都說不清楚，只說住在本乡区，但沒有說出詳細地址。回去的时候天下雨，就把竹山的傘借了去。从此以后，四年来兩個人連想都沒有想起过。只有一次，是两个月或三个月之后的事，有一天宿舍的老板娘說，有一个警察

跑来詳細調查野村的情況。

這四年間的野村的經歷，無從知道。他自己也常常避免談這些事。然而也不免常常露出口風來。四年前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常常由於某種機會而出現在他的話中：他似乎曾經在靜岡住過；曾經白天在細雨的樹蔭里看見金閣寺，可知京都他也到過。他說曾經遇見石井孤兒院的院長，非常敬仰他，因此也曾經到過岡山。尤其使竹山難於想像的，是他曾經每天到橫濱的碼頭上，又通曉那地方的海員荐頭店的內幕。關於鹿角郡的礦山，尾玄澤和小坂他都知道。他到這釧路是乘船來的，所以不知道札幌和小樽的情形。他有一個半月在這里的真砂街的某面館里當送菜伙計，這一點是街上的人大都知道的。這當然是多方找職業沒有成功的緣故。有一個星期日，他忽然想起了，就到木下主筆的住宅去訪問。主筆最初看到他，覺得他是一個面目可憎的傢伙；後來認為這個穿着醜醜的黑棉布裙當面館送菜伙計的人到有點兒稀罕，這位脾氣怪僻的主筆就收用了他。

主筆常常說：“野村君既然懂中國話，為甚么到這北海道地方來呢？”這時候他總是回答說：“那些中國人有股臭氣，要不得的。”

北國的二月里，天黑得很早。四點半時光，共立醫院的每個房間里的洋燈都閃閃發光了。光滑得穿拖鞋要滑交的走廊上，敲着晚餐通告的梆子，引起輕微的回聲。

野村把原來向前彎屈的身體更加彎屈些，把下巴埋在醜醜的圍巾里，從右邊的一個房間里沖將出來。大門間里只有洋燈的光灼灼地照耀着，人的影子也沒有。他亂暴地把腳套進木屐里去，木屐翻了一個筋斗，轉到了三尺以外的地方。

又有兩個人從這房間走出來。一個穿西裝的男人悠然地向那邊走去；另一個人像白兔跳躍一般趕將過來，用尖銳的聲音叫道：

“野村先生，野村先生，剛才約好的事不要忘記呢！”趕到了大門口，又仰望一般地看着他的臉，笑着叮囑道：“这回再騙人，我可不答允了！真的呢！喂，野村先生！”這是這醫院里有名的看護婦梅野。

野村只是發出呻吟一般的聲音，眼睛向那女人的臉一瞥，就使足可怕的勁頭走出門去了。他那雙惶惑不安的眼睛越發可怕地發出閃光。紫黑色的油膩的臉上照例劇烈地痙攣了。他醉得很厲害，噴出來的氣息有一股酒臭。

外面已經很黑，人的面貌也辨不出了。融化的雪只有上層凍結，走路非常困難。野村仿佛不知道冷，不顧一切地在這路上昂然地跨步。

“約好的是甚么事啊？”他想。是要我把甚么東西拿來借給她吧！是書吧？不，書我一本也沒有。然而好像的確是書。甚么書呢？我甚么書也沒有。“見鬼，讓它去吧！”他嘴里咕嚕地說。但是他又想，她為甚么說這話呢？

剛才他在这醫院里過了兩個鐘頭。凡是想抽煙的時候，想喝酒的時候，想听青年女子的嬌滴滴的聲音的時候，他總是到這醫院里來。配方室里，醫生室里，桌上都經常備着香煙。有一個二十五六歲的時髦的配方助手，叫做橫山，左面太陽穴里有兩分銅幣大小的一個禿疤，喜歡談新體詩。野村常常強要這個人去買一兩杯紅酒來請他喝。當他津津有味地喝着紅酒的時候，一定有一個醫生來陪他到自己的私室里去喝酒。七個看護婦之中，除了一個臉色蒼白的看護長之外，其餘的都是雖不美貌，但

很年輕；或者虽不年輕，至少具有年輕的樣子。她們都是在斬斷人的手脚、剖開人的胸腹的時候滿不在乎地幫忙而鮮血流滿兩臂的人，所以个个都不怕男人。非但不怕，又喜歡不屈不撓地和男人打諢。其中叫做梅野的那個人，相貌最漂亮，性情最風騷，並且派頭最時髦。實際上她已經二十二歲，然而看相不過十八歲模樣。野村這三種欲望沒有一天不飢荒，因此沒有一天不來訪問這醫院。

他首先走進的總是靠着大門右邊的明亮的配方室。他到了這房間里，態度就和平日完全不同，總是精神勃勃的。他常常對人說：報紙的材料全部是由他供給的；無論甚么事件，要登或不要登，完全是由他一個人斟酌決定的；同事們的意見他是不理睬的。他今天又在起勁地講這些話；忽然想起了小宮洋服店的事情。不知怎的，他把這件事壓抑在心底里，沒有考慮它。橫山助手拿出一篇還只寫了一半的題名“野堇”的新體詩來給他看。他用眼睛把這詩稿打量一下，只說“對啦”兩個字，就開始講他最近正在着手寫一篇長詩的情形。他說這篇長詩至少要六個月才能完成，全部脫稿以後，必須拿到東京去出版。他熱心地說：“這是我的命運的試金石！”這時候梅野當然在旁邊。她調到配方部來了。

後來，有一個叫做小野山的醫生帶他到自己的房間里去，拿出正宗<sup>①</sup>和啤酒來。醫生說不喜歡日本酒，一瓶正宗就差不多由野村一個人喝完了。梅野和另一個看護婦走進來，替他們削蘋果，烤魷魚。小野山因為院長派人來叫他，就走出去。另一個看護婦也走了出去。野村突然站起身來，把兩手交叉在胸前；似

---

① 正宗是日本酒之一種。



乎有不知甚么东西不断地在撞他的昏蒙的头腦。暂时默默無言的梅野伸出雪白的手来拿酒瓶，一边說：“再給您斟点兒酒吧？”这时候野村的头腦里發生了火一般的热風。那女人拿起瓶来倒酒，說：“呀，已經空了！”野村已經喝醉了。

野村說：“我有几句话要同你談。”梅野說：“真的？”就坦然地站起身来。两个人走进了沒有人的診察室。

暖爐已經冷了。冬天的薄寒的暮色正在白色的窗幃外面迫近来。逐渐陰暗起来的房間里，各种器械上的金屬發出幽靜的光。梅野聞到瀰漫在無人的广間里的藥气，立刻感到一陣战慄。

“梅野姑娘，你看我是喝醉了，还是沒有喝醉？”野村說着，突然握住了那女人的手臂。他的声音类似地震时所听到的轟然的地鳴声，是一种低鈍而無光澤的声音，然而充滿着可怕的力量。那女人的眼睛睜圓了，仰起头来看着他，一句話也不說。

“請你体諒我的心事！”他發出情不自禁似的声音，牢固地握住了她的手，想用力把她的胸脯拉近来，一陣陣的酒臭噴到女人的臉上，另一只手就搭住了她的肩膀。梅野敏捷地摆脱了他的手，逃到了桌子的那一面。

两个人隔着一張小桌子相对站着。野村焦灼地向右轉，向左轉，想再捉住她；但她每次都逃避。她的神秘而鎮定的臉，白得同她身上的制服沒有分別；她的表情很不明确，只有那双一眨不眨的眼睛像高空中的星星一般發光。她的面龐和平坦而优美的肩膀分明地形成了一个白色的輪廓，浮現在幽微的藥香中，向左右移动——这也不是女人，也不是人，也不是影，也不是幻像；这是一株嫩弱的櫻花树蒙着一層过时的春雪，禁不住雪的重量，正在袅娜地搖摆，袅娜地舞动。而在野村的眼睛里看来，这也不是梅野，也不是任何人，只是抱上去軟玉温香，碰上去欲火迸發

的一个女的肉体。

这样地经过几分鐘，不能記憶了。这期间野村觉得自己的头脑只有表面上愈加焦灼，而在深处的底里渐渐地虚空起来了。然而他还是拚命地渴望捉住这女人，他的身体瑟瑟地颤抖；他左手所按住的桌子上的两三个玻璃瓶发出叮叮噹噹的声音。

忽然那扇門呀的一声开开了，小野山的头探进来。

“在这里！我当你们到哪里去了。”

他脸上显出尷尬相，眼睛一闪，就大搖大摆地走了进来。他問梅野：

“怎么样？”

“啊哈哈。”梅野发出非常尖銳的笑声；仿佛已經安心似地透一口气，說：“野村先生講的話真可笑；我逃了过来。”

“講些甚么，野村兄？”医生神秘地笑着，对野村看。野村仿佛失了神，石头一般站着，眼睛一直看着那女人，身体一动也不动。

“他說又要給我施催眠术。”梅野接口說。“他說施起催眠术来，随便我要到甚么地方，都可帶我去；随便我要見甚么人，都可讓我見。但是，近来大家都笑我，我懊悔極了。我騙他說，你給我施吧，就逃到这里，野村先生就追来。”

“原来这样！”

野村發作似地把右手向前一伸，笑着說：

“啊哈哈！那么下次再来吧，下次。下次一定的，一定要施的呢！”他用強硬的声音說过之后，又凄愴地笑：“啊，哈哈！”然后拿了不知甚么时候放在桌上的圍巾和帽子，匆匆戴上，飞奔出門去了。

酒精在所有的脉管里奔馳，血液的循环像沸騰一般。他的

性情本来是暴躁的，如今罄瓶倒盏，喝得泥醉，神經就狂乱地昂扬。野村把下巴深深地埋在圍巾里，毫無目的地在街上乱跑。

那女人沒有听从他的意思：然而他并不十分痛恨这种侮辱。他想：医生小野山！这傢伙坏透了，簡直是無礼，是作弄人！他为甚么在那时候闖进来呢？可恶！他給我喝酒。为甚么要我喝酒呢？無礼，不通道理！沒有事情何必来找我。你为甚么不靜靜地住在自己的房間里呢？你为甚么不悄悄地在里面摸摸看护長的乳房呢？說不定是看护妇、不，也許是別的傢伙去通知小野山的，——他这样地怀疑。然而看护妇終究是女人，而小野山是男人，他在無論甚么时候都認為女人是他的同志。他認為無論怎样的女人，只要時間和地点适当，都不会拒絕他的拥抱。而且，即使通知的是看护妇，但在那时候突然闖进那房間来，全部破坏他的計劃的，一定是医生小野山。他想：小野山不通道理！小野山無礼！这傢伙作弄我。……

他又想：那女人站在桌子的那一面，眼睛像遇見了不認識的野兽时的山羊的眼睛：然而这双眼睛里面一点也沒有嫌惡我的神色。对啦，她是吃惊。就只是吃惊。我自己的确也不好，我應該先講几句溫柔的話。我太性急了，所以不行。并且今晚我喝醉了。也許她以为这是我喝醉以后的胡鬧。总之要看下次。今夜沒有成功，但是下次，下次……

然而，倘使这样地再繼續五分鐘怎么样呢？对啦对啦，我出来的时候她說了些甚么。究竟說些甚么？她說“約好的事不要忘記”吧！“約好的事”這句話很恰当。凡是女人，总是不喜欢被男人怨恨的。况且我不是使人討厭的男人。尤其是我是新聞記者。被新聞記者所怨恨，不是完結了么？幸而竹山这傢伙还完全沒有熟悉本地的情形。只要我說出来，他甚么都写。而且叫

他写，他又善于弄笔，会写得非常出色。且慢，且慢，倘使竹山常到这医院里来，一定也首先瞩目于梅野。竹山的宿舍就在医院前面。且慢，且慢，下次的事，就在明天晚上做吧。好事不宜迟。

假使小野山不闖进来呢？——他的思想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假使沒有那張桌子呢？不，假使我把那張桌子拉到了別的地方去，怎么样呢？她一定逡巡地退后兩三步。然后，輕輕地坐下去，低声說一句“請原諒”，从黑暗中伸出雪白的手来……唉，这傢伙，这傢伙，小野山这傢伙！就为了这畜生闖进来……。

他無休無止地胡思乱想这种事情，毫無目的地在街上到处徬徨。怎样走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兩次走过洲崎街的烟紙店門口。兩次从玻璃窗里窺探，然而兩次都看不見那个怕羞的姑娘坐在店里。他从黑暗的道路走到明亮的街道，从明亮的街道走到黑暗的道路，只管到处乱跑，同一个坡不知爬了多少次。同一个拐角不知轉了多少次。

然而他总是喜欢走明亮的街道，而喜欢走黑暗的道路。他在明亮的街道上走路的时候，虽然头腦昏乱，全不注意旁边走过的是甚么人，然而常常忽而避向右边，忽而避向左边。因为在一町之内，所有的烟紙店、酒店、罐頭食物店、以及紙店、綢緞店、面館、点心店之中，他不曾用他的异常漂亮的名片去借过錢的，一兩家也沒有。他有必要，就到处隨便借錢。說是借，然而借的时候根本不打算归还。所以他总是不喜欢被这些店舖里的人看見。不但今夜如此，平日他走过曾經借錢的店舖的时候，总是走对面人家的檐下。

幸而誰也沒有看見他，誰也沒有向他討債。只碰見一个人：他走过浦見街的黑暗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女子叫他：“呀，是野村先生么？到哪里去？”

野村含糊地答应，突然站定了，疑惑地看看对方。这是他常常去玩的邮局小职员家的年青的妻子。

“是你么？”

说过之后想走开，但是那女人还没有跨步，似乎在回过头来自送他，他就转过身来，几乎鼻子碰鼻子地靠近她站定了。

“你一个人到哪里去？”

“到姊姊家里去了回来。你喝醉了么？”

“喝醉？是的，是的，我稍微喝了些酒。女人家独自在这路上走，危险的呢！”

“走惯了。”

“走惯虽然走惯了，危险还是危险的。危险！比方说，你这样走着，石头会飞过来也说不定，石头。”说着，向四周看看，大约三四十丈之外，有一盏提灯近了，他就退后两步，说：“就是我一个人走路，有时也有危险。”

“对啦，不过今夜我家里那个有点伤风，睡在那里，所以我没有办法，只得一个人出来。”

“原来如此！”说过之后，他想：哼！家里那个是甚么东西？她在我面前装正经，难道我要搭交像你这样的东西？就离开这女人，快步跑走了。脸上显出恶意的笑容，眼睛里发出阴暗的闪光。

他这样地乱跑了一个半或两个钟头，在这期间酒完全醒了；虽说缓和然而接近零度的夜风的寒气，凜冽地渗透了他的身体。埋着下巴的围巾，吸收了夜里也看得见的白色的气息，像雪一样冻结着。一缕夜云也没有的钢铁色的天空中，比枪头更尖锐的无数星光灼灼地照下来，冻结的雪路上处处发出镜子碎片一般的反光。

第三次或第四次走下市厅坡道的时候，他的为防滑交而谨慎小心地跨步的脚忽然站定了，他眺望一下港内的夜景。冷风从喉头吹进胸中，似乎觉得连纠缠的头脑中的热气也爽然地消失了。星光之下隐约地浮现出来的阿塞山上的雪，挡住了微尘不动的冬夜的天空的北方；尖锐的汽笛声从隔岸灯光照耀的一区域中的火车站上发出，划破了暗空，一点反响也没有。港内停泊着两只轮船，四五点火光闪闪地散布在水中。不知甚么地方的波浪声，不绝地传来单调的波动，达到他的感觉迟钝的头脑里。

野村剧烈地颤抖起来，再弯屈着身体，谨慎小心地跨步，忽然觉得肚子饿起来，两只脚蹒跚无力了。他的咽喉里涌出奇怪的水来。他用两小时以前插在怀中，贴在心坎上的手，从襯衣上摸下去，摸到小腹上，觉得肚子凹得厉害，里面似乎一粒米也没有。他的食欲昂扬起来，一刻也不能忍耐了。这是应该的：他今天早上九点钟光景吃了早饭之后，只有傍晚在小野山的房间里喝过些酒，吃过些烤鱿鱼。

这的确是很寒酸的，然而在他并不认为这是今天特有的情形。他住在米街里面某寺院前面的非正式营业的公寓里，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付过一个房钱。他讨厌一见面就讨房钱的老板娘的脸，所以早上起来吃过早饭之后立刻跑出房间，中饭当然不吃，在报馆办公完畢之后也不回宿舍，就去访问有夜饭可吃的人家。否则，照例晃着有新闻记者街头的名片，到面馆或牛肉馆子里去蹭吃，直到被拒绝为止。然而近来差不多四面八方门路都已断绝，所以他正在专心考虑搞钱的方法，一点机会也不放过。如果无论如何也吃不到夜饭，他就跑进一家人家去坐在那里，直到主妇就寝后的十点钟或十一点钟，毫无事情地坐在那里吃茶

談天，不管妨碍別人。十五圓的薪水到哪里去了呢？有时买一双有席底的木屐，有时买一副非常漂亮的褂子帶<sup>①</sup>，这些是大家所看見的；其余的錢到哪里去了？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世界上像飢餓那样能够激發智慧的东西，恐怕再沒有了。他迅速地运着兩只無力的脚，跑下支厅坡道，向左轉弯，便是兩旁灯火輝煌的真砂街大街。走了兩町光景，走到一个轉角上一所新造的旅館前面，他忽然把脚步放緩，在十来丈的距离中反复来回走了兩三遍。讓前面走来的一个身穿外套、头巾遮住眼睛的男子通过之后，他向前后四周一看，就走进旅館隔壁的人家的檐下。

六扇玻璃窗，里面挂着的白棉布窗幃上映着洋灯光。遮檐底下一塊很大的洋漆招牌上写着“小宮洋服店”五个字。

他突然推开玻璃窗，弯着身子鑽进白棉布窗幃里。他的左肩稍高的影子有兩分鐘光景明了地映在窗幃上。

这人家三天之前有一个职工生病死了，曾經出殯。

过了三十分鐘光景，同样影子又映在白棉布上。“您特地劳駕，我們一点也沒有招待。”一个女人的声音这样说，同时野村走出門外来。

他走了六七丈路，在旅館的拐角上站定了，回过头去看看，沒有人出来目送他。他就慢慢地向前走，从衣袖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紙包来，在旅館窗子里射出来的灯光中拆开来一看，

“怎么，只有一圓五角！”

他嘴里喃喃地说。光是房租，两个月要二十二圓；至少拿出

---

① 日本装的大褂子上的帶子。

五塊錢來吧，他這樣想着，嘴里輕輕地咕噥，舌头上發出噴噴之聲。他忽然好像注意到了甚么向四周看看。然而他还是珍重地握住了這三個五角銀幣，把包紙翻來復去，看上面有沒有寫甚么字。然後他把包紙團皺，丟在路旁；再向懷中摸出一只紅綫編成的醜醜的空荷包來，把銀幣放進荷包里，仍舊把荷包藏在懷里。

現在怎麼樣呢？他想了一想，看見兩三間門面之外有一家烟紙店。他立刻跑過去，買了“敷島”和“朝日”各一包<sup>①</sup>，當時就點着了一支。再走了幾步，看見右邊的狹胡同里面有一家面館。他已經把腳步向着這面館，忽然想起：“不，先到竹山那里去，同他講一講吧。”就回過身來，走到旅館旁邊轉一個彎，再走小半里路，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左角上便是共立醫院，沿着醫院轉一個彎，醫院的側面正對着竹山的宿舍。

竹山的宿舍在靠街的二樓上，是一個八條鋪席的房間。自己裝置的暖爐正在融融地燃燒。竹山身邊亂放着各種雜誌、晚上送到的五天以前的東京報紙和几封信，他正在一冊沒有讀完的很厚的書上用紅鋼筆注上細字。野村一走進房間，扑面一股暖氣立刻又使他感覺到肚飢。大概剛才有人來過，所以烟灰碟旁邊放着一只裝着各種西点的中國磁盤。明晃晃的洋燈光和竹山的气焰冲天的眼光，無端地使野村心中感到狼狽。

“頭痛好了沒有？”竹山問的時候，野村早已把這件事完全忘記，因此非常周章，然而終於回答：

“啊，頭痛么？啊呀，今天真是抱歉了。我早退之後，到對面的共立醫院里去看了一看。醫生說一點也沒有甚么，喝點酒就會好的。因此我回到宿舍里，一直睡到現在。老板娘替我做些

---

<sup>①</sup> “敷島”和“朝日”是日本香烟牌子的名稱。前者最好，后者較差。



雞蛋酒<sup>①</sup>，喝过之后睡了一会，出了些汗。現在好得多了，还隱隱地有一点点痛。”說过之后就摸出一支“朝日”香烟来吸。“我今天听见一点消息，就跑去調查，哪里曉得全是謠言。”

“啊，你應該靜靜地躺着休养一下，怎么辛辛苦苦地去跑！”

“有一家小宮洋服店。”野村說着，用銳利的眼光釘住竹山的臉，“这洋服店去年年底从东京叫来的一个职工，患肋膜炎，最近终于死了。外面有一种傳聞，說小宮的老婆为了这个人生病不能工作，就虐待他，因此他病死了。我为此跑去看看。”

“原来如此。”竹山同平日一样，并不用心听。

“其实并無此事，原来是鄰居的理髮店里的老板娘和小宮的老婆过不去，造她的謠言罢了。”說过之后低声地笑：“哈哈哈哈哈。”其实是这样：他听到这傳聞，心想小宮家境还好，“至少五塊錢”会出。因此昨天曾經去过一次，恰好老板不在家，沒有成功。剛才他又去，据說老板还是不在家，老板娘向他作种种解釋，并且說，她丈夫会来拜訪，詳細报告。說过之后拿出一圓五角的一个紙包来。

他沒有說这些話，然而說話的时候不断地帶土白的語尾。原来他和竹山同是岩手县人，但他生在南方的一关附近，而竹山生在盛岡的北方。南部藩和北方的仙台藩的区别，在語言的腔調上也很分明，毫無一点相似的地方。野村为了要表示同县人，所以乱用土白。再者，他觉得講土白，听起来說話穩重可靠。所以对上級的人說話的时候，他尤其多加土白語尾。

不久他起身告辞，竹山也并不站起来送。他站在房間中央，起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似乎覺得竹山的銳利的眼睛正在从头到

---

① 雞蛋酒是把雞蛋和糖放在酒里攪拌而煮成的飲料。

脚地打量他。他的齷齪而有破洞的袜子碰到铺席很不舒服，他觉得有点难为情。

走出门外，他在医院前面把脚步放缓。一走到真砂街，立刻买了一双新袜，走向狭胡同里的面馆。

楼上一间四条半铺席的房间。拿进一个坐垫来的人不是女僮信，却是一个穿工作服的小伙子。野村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吩咐：“两碗炸虾面。”就盘腿坐下来，立刻换上新袜子，把旧袜子丢在屋角落里灯光照不到的黑暗地方。摸出一支“敷岛”牌香烟来，十分从容地吸烟。过了一分钟，两分钟，叫的面还没有来。他站起来，走到屋角里，把那双旧袜子塞进墙下角落里一个很大的老鼠洞里。

不久听见楼下发出一种惊诧的叫声，继续听见一阵笑声。他津津有味地吸“敷岛”，深深地呼吸，肚皮凹进去，凸出来。他想，像今天这样肚飢，不曾有过。

这时候扶梯上脚步声响，他以为面来了，就停止了肚皮的运动，脸上不装甚么表情。只见刚才那个男子弯着腰推开门来。

“嗨，这是先生的袜子么？我当作一只老鼠掉下来，原来是一双袜子。厨房里吃了一惊呢，先生。嗨，真是，嗨。”他脸上显出奇妙的笑容，把刚才塞进壁角老鼠洞里的一双濡湿的破袜子并排地放在门槛旁边，然后把推门拉上，悄悄地下楼去了。

野村呆然地张着嘴听他讲话，等到推门一关上，他忽然冒起火来，脸色通红了。耻辱之念和愤怒之情就像炸药爆发似地冲破了全身的血管。他突然站起身来，因为肚子很饿，两只脚东歪西斜，站立不稳。

他踉跄地走出房间，乱暴地走下扶梯去，恰好一个女僮信端了放着两只大碗的盘子走上扶梯来，

“啊呀——”

她發出尾音尖銳的叫聲，連忙讓路。

“不要了！”他慘烈地叫了一聲，立刻狠狠地穿上木屐，疾風一般飛出門去，把額骨撞在胡同口的電杆木上，幾乎“啊唷”的叫出來。後面有五六个男人和女人發出很响的笑聲，在他听來似乎是叱咤的喊聲。

他飛奔了小半里路，呼吸緊迫起來，胸中砰砰地跳動。嫌惡之情還沒有全消，然而敵不過肚飢，終於把脚步放緩。胸中的跳動略微安定起來，他就走進了休坂下的一所叫做梅澤屋的面館。

“先生吩咐甚么？”一个牙齒突出的女僮信問。他想回答“炸蝦面”，剛才那个小伙子的面貌閃現在他的頭腦中，他就改口說：

“甚么都好。”

“炸蝦面好不好？還有荷包蛋面，還有十景飯。蔥糕也馬上做得起來。”

“嗯，那个，甚么都可以，蔥糕也好。”

他一滴湯水也不留剩地吃完了兩碗蔥糕。這時候他的心情和身体都已經平靜下來，想起了剛才的事，自己也覺得滑稽，出聲地笑起來。他拍拍手，僮信來了，他再叫“兩碗炸蝦面”。

兩碗炸蝦面也吃得精光，還想再吃甚么；然而肚子已經膨脹，也就算了。他無聊起來，昏沉欲睡，就悠悠然地重新把這房間四周仔細觀看。交換地吸着“敷島”和“朝日”，終於倒身在鋪席上。一聽見扶梯上女僮信的脚步聲，立刻坐起身來，若無其事。他這樣地在这里渡過了很長的時間，直到樓下的自鳴鐘敲十點鐘才走。其間有一次他並沒有拍手，女僮信却來了，說着“有甚么吩咐”，推開門來。他知道這就是“你可以回去了”的暗

示。然而他的心泰然自若，不是这种暗示所能动摇的。

这样悠然的心情，是他平日从来不曾有过的。他的脸上没有发生往常的痉挛。他觉得一切事物都很自然，一件耽心的事也没有，孰善孰恶的观念都从他脑子里消失了，他静静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加以考虑。然而第一费思量的，是怎样可以向小宫洋服店要更多的钱的问题。他认为自己一个人动手，终不如如有伙伴来得方便。选这个吧，选那个吧，犹预不决；最后决定把完全没有知道这件事的长野拉作伙伴。

他想起了长野的异常愚笨，独自笑起来。这是昨天的事：竹山要他翻译东京来的电报，一共只有五六个，费了半个多钟头：

“喂，请问一声……我到底还没有做惯这种工作（先来一个辩解）。カンカイン的汉字怎样写的？”

“感化院吧。”竹山说着，把字写给他看。<sup>①</sup>

“噢，原来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点：那个，鎌田大臣，有没有这个人？似乎不大听见呢。”

“没有这个人。”

“没有的？可是电文里是金田。姓金田的大臣不曾听说过，那么我想是鎌田之误吧。”

“怎么？让我看！”竹山把电报拿来一看，继续说：“哪里！这是‘加拿大大臣卢米尤氏’啊！这一次到日本来的加拿大政府的劳动部长啊！”<sup>②</sup>

“原来如此。我真是还没有做惯。”

大家禁不住笑起来。长野也觉得难为情，脸上通红了。后

---

① 日本文用汉字，汉字右旁注假名（即日本字母）。电报仅用假名，翻译的时候要把汉字写出来。

② “金田”和“加拿大”，的日语发音相同，和“鎌田”相近。

来扯扯我的衣袖，低声地問：“陸軍ケイホウ的ケイホウ，汉字怎样写的？”我写了“警报”两个字給他看。他說：“原来如此，謝謝你。”竹山便問：“甚么，甚么？”他回答說：“是陸軍ケイホウ。”竹山說：“ケイホウ是刑罰的刑和法律的法！<sup>①</sup>”我也警惕了一下，長野只說了一聲“原来如此”，对我一句話也不講，紅着臉照他所指示的写出了。竹山每天讀东京和札幌的报纸，以后对長野說：

“鎌田大臣这个人有没有，理髮店老板都知道的：讀过东京报纸，就知道目下所講的問題是甚么；明天的會議日程中所載的法律案等，札幌、小樽的报纸上的电报里也載着；只要每天看报，不至于不会翻电报。昨天晚上九点鐘到的电报‘北海道官有林增与問題’，你把它写成‘不用問題’<sup>②</sup>，排字房里的学徒們都在那里笑呢。”

他想到这里，長野那張通紅的很大的臉暫時不离开他的眼前，他悠然地繼續笑着。

以后他回想竹山的种种事情。竹山好容易到东京，也出版过詩集；現在只当一个新聞記者，流落到这北海道的角落里来，其中必有隱情。一定是做了甚么曖昧的事情吧！要是不然……他想到这里，就回忆起四年前的竹山的种种事情来。但他忽然記起，房錢只付过一半，其余的約定兩三天之后付清，結果已經拖延了十天，那个女房东到有些难对付。这么一来，他就想不出竹山那些事情了。

他想，竹山的宿舍离开报館近，这是很好的。医院里的情形又浮現到他的心头来。神往似的微笑涌上他的口角，他觉得伶

---

① 警报和刑法，發音相同。

② 增与和不用，日語發音相同。

伶俐活潑的梅野實在可愛，他簡直想咬她一口才好。梅野相貌漂亮，皮膚雪白。个子稍微矮些……那双雪白的胖胖的小腿——想到這裡，他的口角更加弛緩了。醫生小野山也沒有甚么可惡。說不定這傢伙現在對看護長已經厭倦，而注目到梅野身上了。然而這也并不可惡。梅野因為漂亮，所以惹人注目，然而這女人總歸是我的——無論結果怎麼樣，現在總歸是我的。看她的舉動，似乎還沒有懂得男人。然而樣子那么年輕而實際已經二十二歲，說不定已經碰過男人的肌膚，也未可知。這也沒有甚么關係。大多數女子，表面上看來是處女，實際上一過二十歲就都懂得男人了……

他聽見敲十點鐘，就付了錢，走出面館。爬上休坂，走到釧路座的橫街里，看見大約十天以前十來間房子遭火災的廢墟，墨黑的柱子和棟梁東歪西倒地露出在雪地里，好像許多海馬在雪白的波浪里游泳。

走不多路，看見右邊有一家的窗子里射出燈光。他走近窗子，輕輕地在玻璃上敲兩下，白色的窗幃上映出一只手的影子來，窗幃拉开了一點，看見窗子下面的腳爐旁有一個年約三十五六歲的臉色蒼白的女人。

“蝶吉姑娘還沒有回來么？”

他用輕輕的溫柔的聲音問。

“噯，還沒有回來。”那女人向窗外望望，繼續說：“啊，是野村先生么？她們姊妹倆非到十一點鐘不會回來的。”

這是他常常去玩的一家藝妓人家。蝶吉和小駒兩個藝妓雇用這個女人來照管一切家事，稱她為“大娘”。每天從日暮到十二點鐘，屋子里只有這個陰氣沉沉的大娘坐在腳爐旁，所以野村

有时不免想对这个大娘有所作为。这女人把手搭在窗子上，向窗外望，并不說請进来。野村想，不妨走进去看；然而从剛才开始，他的心情已經悠然地寬大起来，他終于想道：“可憐，”就不走进去了。

“再会吧。”他說过之后就离开窗子，心里想道：“管家婆可以放心睡了，”就走上回家的路。

穿过十字街，走过浦見街，来到米街。走了兩町光景，右边是叫做西寺的真宗寺院，寺院对面六間一排的房屋突出的一端，是他的宿舍。門口和窗子里都像他所预料一样黑暗。他尽力不作出声音，悄悄地开开了入口的玻璃門，再把它关上，脫下了木屐，拉开了推門，再把它拉上。这是一間放長火鉢的六条鋪席的房間。这人家的男人在乡下当村公所的助理，老板娘和一个十六岁的外甥和三个女兒，重重叠叠似地睡在这房間里。他已經習慣，能够不踏他們的头，沿着牆壁走进去推开了里面的格子門。

里面也是一間六条鋪席的房間。左边一張小桌子上放着一盞三分芯的洋灯，上面盖着一个用乱塗着紅墨水和黑墨水的紙張做成的洋灯罩，發出螢火一般的光。野村立刻把灯心捻上，火光就强起来，使得習慣于黑暗的眼睛發眩。天花板很低而到处巍巍乱杂的室内光景一时映入眼中。瑟瑟的寒气侵入背部，他蹙着眉头撥弄火鉢里的炭火。

同寓的共有三个人。有一个人占領着門口打橫的三条鋪席。野村和另一个在邮局做事的叫做佐久間的年輕人共住在这六条鋪席的房間里。佐久間已經睡着了，臉向着这边，照例眼睛完全不閉，嘴巴張开一半。野村望望他的熟睡的安定的臉，听听他的低微的鼾声，不禁覺得自己的心里發冷。他想，这个人常常

口眼不閉地睡覺，我自己恐怕也是这样。也許我只張開嘴巴。

他點着一根香煙，不知怎的味道不好。仔細看看，原來是一支“朝日”牌香煙，就向衣袖里把“敷島”牌香煙盒摸出來，一看只剩三支煙了。他想，抽得太厲害了，就取出一支“敷島”來，舍不得似地用左手的手指來撫弄它，同時趕緊把先前的一支吸完，吸到紙煙嘴幾乎着火為止。再把那支“敷島”點着，然而味道也不見得怎么好。他想，大概是嘴巴抽膩了，忽然一陣煙氣吹進了他的眼睛里。他沒精打采地把香煙塞進火鉢中的灰里。

他想，不閉眼睛睡覺的人真奇怪，又看看佐久間的臉。他認為只要他自己拚命地想：“閉上吧，閉上吧，”佐久間一定會把那眼睛閉起來。于是他下腹里着一下力，把閃閃發光的眼睛睜得極大，咬住下唇，注視佐久間的睡着的臉。佐久間的鼾聲似乎漸漸地急速起來。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佐久間的眼睛依然一眨不眨地張着。

他覺得這辦法太傻，就翹起上半身，把兩只臂膀擱在火鉢的邊上，裝成一種可怕的姿態。他的額角上竟流出汗來。他用手掌來揩汗，坐起身來。似乎覺得以前他的臉很熱，現在血立刻從頭里向下流了。心里略微有些跳動。他想，怎么，真傻瓜，我為甚么常常做這種無聊的傻頭傻腦的事呢？他只管看不起自己……

他無休無止地回想自己的無聊，覺得自己是一個無聊之極的人。他的臉忽然發熱起來，胸中焦灼得喉頭發炎。他覺得在這世界上，比這自蔑之念的侵襲更可惡的東西是沒有的了。

隔壁房間里發出格格的声音。他在一剎那間想起：不是老板娘起來了么？心中吓了一跳。后来知道只是翻一个身，並沒有起來的樣子。那个少年喃喃地講夢話。他漸漸地安下心来，覺得心中跳得很厲害。



紙糊格子窗处处破裂了，壁衣零落了，煤烟燻黑的天花板上处处是屋漏的水痕；堆在角落里的他自己的被褥露出旧棉絮来——他环顧这种現象，不觉臉上又痙攣起来。

唉，無聊！这样一想，他連酣睡的佐久間的臉也不想看了。他站起身来，走向齷齪的小桌子旁边。

灰塵堆积的硯台、牙粉袋、牙刷、一張弄皺了的旧明信片、一束只剩兩三个的信封、鋼笔和紫墨水瓶、連搔头垢的东西，都放在这桌子上。其中还有一册用紅絲帶裝訂的中号洋抄本，封面上很神气地写着“創世之卷”四个字，下面还有較小的四个字：“野村新川。”

野村立刻拿起这册子，翻开第一頁来。

大約十天以前，竹山招待他到宿舍里来吃夜飯，席上談起关于詩的种种議論的时候，他就發心作一首長詩，就是今天在医院里向橫山吹牛的所謂六个月完成的長詩，这册子便是这詩的稿本。像題目所表示，他准备在这篇大叙事詩中謳歌从天地初开的早晨开始一天一天地完成起来的絕大無二的神聖事業，在亞当和夏娃的追放中叙述人类最初的悲哀的由來，并且說明被决定了的永远的命运；在最后一卷中，他准备叙述在神和人之間架設不朽的梯子的耶穌基督的出現，并且歌頌人生的最高的理想。开头还有一首序歌，叙述墮入泪谷的人类的深重的苦痛和悲哀、以及托根于在这悲哀中的灵魂的希望，光是这序歌就有二百行。他想起了这首詩，自以为不亞于他只听別人說起过（因此不知道多么豪華美丽）的但丁的“神曲”。这时候便在心中想：我現在固然只是釧路地方的一个新聞采訪員，然而你看着！你看着！

嗚呼嗚呼！太初万有

尙未成形……！

他低聲地抑揚地讀着。然而已經寫的不過十二三行，一下子就讀完了。重新再讀一遍。讀完了，再讀一遍。這樣，他就反復讀了三十多遍。

起初為了防止雜念發生，他蹙緊眉頭，愁眉苦臉地專心誦讀。反復讀了十遍、二十遍之後，漸漸心平氣和，眉頭放開了。他交叉兩手，不想別的事情，專心壹志地讀詩。然而臉上還是一跳一跳地痙攣。

忽然他拿起鋼筆。嘴里唸了好幾次，有時扭過頭去，有時蹙緊眉毛，終於在“人祖得罪于此世”下面寫道：

人子都無安枕時。

噫！

這“噫”底下寫不出了。他點起一支香煙來，彷彿想出了的樣子，忽然底下的句子浮在頭腦里，就歪着嘴巴，神秘地微笑。

噫！天顏震怒云變色，

審判之日盼望切。

他很快地寫上，就放下鋼筆。此後寫些甚么呢？他還沒有想過。於是他把身體轉向火鉢，扭過了頭，把已經寫出的東西讀讀看。全部讀了兩三遍之後，就閉上眼睛，在心中默誦剛才寫的三行。

“人子都無安枕時，噫，天顏震怒……審判之日……。”“人子都無……”對啦，實際上是這樣的。人的子孫連睡覺的時候也沒有。人的子孫連睡覺的時候也沒有。世界上十幾億的人，男的，女的，都的確如此。人的子孫連睡覺的時候也沒有。實際上如此，睡着也不安，起來也不安！哪一個能夠睡覺不做夢呢！倘使有錢，就因為有錢所以要做壞事；倘使肚子餓，就因為肚子餓所以要做壞事。噫，即使睡着，即使睡着，的確，即使在夢中也要做壞事！即使在夢中，我，噫，我，我，我……

可怕的苦悶忽然像地震一般擴展在他的臉上。這苦悶時時刻刻地加深起來，一秒鐘一秒鐘地劇烈起來。你看，你看，這不是人的臉，完全不是人的臉。鬼么？完全是鬼的臉。種種事情涌上心來。他正在同它們戰鬥。幾次把它們壓下去，它們總是涌上來。這個也涌上來，那個也涌上來。終于幾十、幾百、幾千樁事情都涌上來。他拚命地同它們戰鬥，時時刻刻地敗北，一秒鐘一秒鐘地敗北。

“我是逆子！”這一個念頭終于征服了他。他在心中喊“一圓五角”。威脅，作偽，通姦，強姦，白吃……二十個，三十個，一齊發出喊聲，來蹂躪他的頭腦。他不要看，不要聽，不要想，突然把身體俯伏在桌上的“創世之卷”上了。然而還是看見，看見母親的臉。他胸中有一個人叫“你是罪人！”在喊“到警察局去！”他記得有一次在橫濱，身邊只有一角錢，跑到烟紙店里去買香烟。叫了兩三次，一個人也不走出來，他就拿了三包“敷島”逃走了。他格格地咬牙齒。唉，我有一天，我無論到甚么地方，我，我……想到這里，眼前浮現出一張可怕的鬍子臉來。這是一個乞丐，我初到釧路找不到住處的時候曾經和他同宿過三晚。這是睡在知人岬的廟里的乞丐。我曾經兩次姦淫這乞丐的妻子。把這乞丐的妻子，把這鬍子臉的妻子……鬍子臉勃然地發紅了。這是該隱的臉。這是亞當的兒子該隱的臉<sup>①</sup>。這是無論逃到甚么地方總是被天空中的大眼睛注目到的該隱的臉。這是即使掘個地洞躲了進去也會被天空中的大眼睛注目到的該隱的臉。唉，這是該隱，這是該隱。我是該隱！

我是該隱！他用盡全身之力，兩手按住桌子的邊緣，突然彎

---

① 見“舊約聖經”“創世紀”第四章。

下身子。他咬紧牙关，紧闭两眼，深深地吸一口气，猛然睁开眼睛来，就看见天空中俯瞰着的大眼睛！洋灯上方墨黑的天花板上描出直径二尺的大眼睛：“我啊，”他喉咙里挤出声音来。

听见“哦哦”的声音，他像触电一般全身的毛髮都竖起了。这是因为他的声音太响，因而佐久间在梦中呻吟。他凝视佐久间的睡脸，仿佛看到一种可怕的东西。他那双又不像睡又不像醒的半开的眼睛！这双眼睛里面似乎有一个不知甚么人在对我看，有一个不知甚么人在对我看。……

野村忍耐不住了，突然站起身来。“我是罪人，神明啊！”他在心中这样叫。他不知不觉地拉开了格子门，不知不觉地在长火鉢上絆了一交。不管是誰的木屐，在黑暗中胡乱穿上一双，就向门外飞奔而去。

他对两旁一眼也不看，一口气爬上了西寺旁边的坡道。冷冰冰的眼泪从颊上的的答答地滴下来，掉在紧握在胸前的拳头上。“神明啊，神明啊！”他在心中继续叫喊。坡道上面襯着钢铁色天空的教堂的屋顶上，刚刚升起阴历二十左右的残月，月光掠过他的不戴帽子的头，在他后面描出一个长长的影子。

十二点半光景。

竹山平日的习惯，就寝之前必然打开窗子，把充满暖爐火气的空气调换一下。街上肃静无声。残月照积雪，寒光逼人。远处的波浪声哄哄地响着。

正在他眼睛下面的医院的窗，有一扇突然射出火光，白色的窗帏上映出一个女人的影子。这个影子向右移动，向左移动，伸起手来，弯下身去，忽而消失，忽而又出现。竹山想，大概是病人不好吧。

忽然真砂街的十字路口出現一个黑影。这黑影低着头搖搖摆摆地向这边走来。竹山在月光中定睛細看，这的确是野村。沒有戴帽子，也沒有戴圍巾。

这个男人走到射出火光的窗子面前，突然站住了。那女人的影子又一次閃現在窗幃上。

这男人悄悄地跨步，走近窗边。似乎在屏息地向窗中窺探。竹山也屏息地俯瞰这光景。

大約过了一分鐘，女人的影子又出現，似乎瘦小了些。窗子發出格格的声音。那男人好像被彈簧猛烈地一彈，飞速地从窗边退避五六步。听見那女人“呀”地叫了一声，不久火光就熄灭了。好像是想开窗，而被窗外的足音吓了一跳的样子。

那男人又低着头，在連空气都冻结的街路上拖着短小的黑影，搖搖摆摆地向州崎街方面走去了。

第二天野村良吉来到报社，是十点多鐘。一跳一跳的痠癢常常侵襲他的臉，样子比平常更加消沉了。冰冷的疲勞的压迫沉重地加在他的头腦上。他覺得心的最深处，最最深处，似乎有一个人在哭泣。不知道为甚么哭泣，然而总觉得有一个人在哭泣。

他没精打采、昏昏沉沉地走进編輯室，看見主笔、竹山和另一个穿西裝的陌生人圍坐在暖爐旁边，竹山正在高談闊論。

野村走近暖爐的时候，那个陌生人站起身来施礼。野村也立刻还礼，略微感到狼狽，眼睛釘住那人細看。这个人大約二十六岁，那双略微吊起的眼睛里發出才气的光輝，皮膚滑潤，相貌森严。“这位是野村新川君，”主笔坐着說。又向着野村說：“这位是今天入社的田川勇介君。”

野村的眼睛像閃电一般向主笔偷偷地一瞥，似乎覺得一大塊冰砰然地打在他的头上。

“啊，是，是。”他应酬着，似乎覺得全身的血凝結在某一地方了，左手和右手一上一下地顫动。他沒有勇气仰起变色的臉来。

“他这人很有趣，找到了得意的題目，一定先叫听差去买些酒来，一面呷着冷酒，一面写論文。同他那溫厚的人格比較起来，似乎是一种奇迹。”那个叫做田川的人这样說。野村不知道他所講的是誰，似乎是講某报社里的一个人。

“对啦对啦，他有这样的習癖。总之，他是一个性行奇特的人，他写的東西也是如此。無論怎样不足道的事情，他常常会把它写成出色的东西。”竹山打着順板。

“这样的人在現今世界上实在是稀罕的。”主笔郑重其事地插嘴說。“但他年青时候做过不少事業。我們县里提倡自由民权論的，完全是他和另外一个不知叫甚么的人。他富有学問，長于演說。况且有錢，奔走各地，热心游說。听說七八万元的财产在国会开幕以前用得一个錢也不剩。”

“把这个人放在函館那样俗陋的地方，真可惜呢。”田川十分感动地說。

野村终于不耐煩听这种談話了，就走出房間去。他走下楼，到事务室里，靠靠暖爐。传达員广田說：“你穿新袜子。我的袜子也已这样了。”說着，摸摸自己的破袜子。野村跑到拆版台旁边，出神地站在那里观看拆分活字的女工的手的敏捷的动作。工長筒井拍拍他的背脊說：“你精神真好！”那些排字生因为原稿还没有發下来，正在商量“撒蘭花”买糖果吃，看見了他，就說：“野村先生也参加么？”机器間里还没有人。最近运到的三十二面刷的新印刷机上盖着白布。他上厕所去的时候走过僕役室，

看見以前那个橫蛮的老头子已經不在，代替他的是一個預先說起过的三十五岁模样的小个子的男工，这人正在起勁地揩洋灯。他想：嗚呼，这个老头子也被开除了！身上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惡寒。無論走到甚么地方，恐怖的不安总是跟着他走。他胸中發出絕望的叫聲：“現在代替你的人真的來了。你的命运限于今天！限于五个鐘头，不，三个鐘头，兩個鐘头，一个鐘头！”

他想，倘使碰見上島，我要問問他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上島是一个老实人。于是他再走到樓上。

“喂，上島君还没有來么？”他問廣田。

“來過了，剛才又出去了。”

廣田回答。他想：对啦，十点半了，我也應該出去外勤了。然而他沒有出去。他走進編輯室，主筆从椅子上站起身來。

“那么，田川君，我要到社長那里去一下。你一同去見見，怎么样？”

“好，好，請你帶我去。”

田川也站起身來。兩人一同出去了。野村也立刻走出去，走到編輯室和應接室之間的狹廊里突出的窗子邊。他想：已經決定了！決定了！嗚呼，今天是我的大限了！

明天以後怎么样呢？到甚么地方去呢？——他心中已經沒有考慮這些問題的余地了。只有“大限在今天！”這一句話充塞在他的頭腦里和胸懷里，勢將爆破了。似乎只要受到一根毛的刺激，頭蓋骨就會迸裂為兩半。

他又走進編輯室。只有竹山一個人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看報。過了一分鐘，兩分鐘，……五分鐘！多麼長的時間！多麼可怕的沉默！他坐了一會，又站了一會，伸出手去動動報紙，用火筷在暖爐里撥撥灰。再走到窗邊去看。竹山还是一动不动地

看报。

“竹山兄！”他终于忍不住了，抬起悲哀的眼光来看看对方，用颤抖的慌张的声音说。

竹山茫茫然地抬起头来。

“那个，请你到应接室里去谈谈，好不好？”

“嗯？有甚么事？秘密的？”

“噯，那个，有点兒……”野村的眼睛向下了。

“这里也没有别人。”

“怕有人走进来……。”

“那么也好。”竹山站起身来。

竹山先走出门，野村跟在后面，三四步跨过了狭廊，走进应接室，就轻轻地把门关上。

宽广的应接室里没有生火，空气像水一样。墙壁和天花板都是纯白色的，夜间吸收着寒气，只要用手指一摸立刻会冷入心腹似的。中央放着一张圆桌，桌上铺着青色兰花纹样的桌毯。靠窗的暖爐的周围摆着三四只皮面椅子。

竹山先坐了下去。野村把左手搭在桌子上，暂时站着注视没有生火的暖爐。

“甚么事情？”

竹山开口问，立刻把眼睛看着自己的脚。

“呃，那个，呃，并非别的事情。”

“噯。”

“那个，”这时候他忽然觉得：他所考虑着的事是否过分杞憂？然而还是继续说：“实在是，（又噤了一下，）我想，我大概是做到今天为止就免职吧……”说着，嘴上露出奇妙的笑容，向竹山看看。



竹山的眼睛里刹那间閃現出机敏的观察力。“今天为止？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野村的眼睛又向下了，“那个，大概你们已经决定了，我想。”

“我完全没有听见说起。”

“噢？”野村用疑惑的眼光向对方的脸上一瞥。他立刻懂得这是佯装不知，然而不知怎的，他觉得对方回答他“没有听见说起”这句话很可感谢。

暂时沉默之后野村说：“那个，那位田川先生这回是初次来到剑路么？”

“是的。”竹山说着，用心地窥察野村的脸色。

“他过去在甚么地方工作？”

“在函馆的报社里。”

“噢。”野村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立刻又问：“是二版，还是三版<sup>①</sup>？”

“他各方面都来得。笔也拿得起，外交也很不差……”

“噢。”野村又低声说，“那么今后呢？”

“啊，这个还没有决定。照我的意思，叫他当所谓游击军，到是好的。”

野村心中常常焦灼，然而竹山说话态度特别平静，使得他没有机会发泄。有一分钟无景不讲话。

“那个，”野村又抬起头来。“那么，这位先生来了之后，我不是没有用处了么？”

“那倒不是这个意思吧。照我想来，还要添聘一个人呢。”

---

① 当时日本报纸共有四版，三版上登新闻，二版上登其他消息。

“噯？”野村的眼睛里露出不了解的样子。

“我正在考虑，想在五月的总选举之前扩充到六頁。自社長以下，并没有人表示不贊成。我最近正在造預算呢。扩充到六頁，把帶广的那份报纸买进，以釧路和十胜兩县为势力范围。”

“啊，原来如此。”

“这样一来，你想，帶广分社非有两个記者不可。”

野村的头腦非常混乱了。他想：嗚呼，我一定要被免职了。然而竹山所說的也有道理。不錯，如果这样，还需要一个人，或者兩個人。然而，报社的扩充到底与我有甚么关系呢？扩充到六頁……釧路和十胜兩县……在帶广設分社……这里有了田川，就不需要我……田川到了帶广，这样一来，說不定我也会被弄到帶广去……到底……这样一来……不过这还是以后的事……今天不知道怎么样，今天？……

“不过，老兄，”略微过了一下竹山用低沉的語調說，这声音在野村的混乱的心中异样地响出，他头腦里飞箭一般閃过“还不是今天为止”的念头。

“不过，老兄，我老实对你說，”竹山把声音放低，眼睛看着别处。“主笔对你不大有好感，不免常常露出口風来呢。……”

野村想：“啫，来了！”就觉得仿佛浇了一身冷水，膈肢窝里流出汗来。同时不知怎的，他头腦中的火气一时爽然若失，心情忽然安定了。他瞪着眼睛注視竹山。

“听說今天小宮洋服店的老板到主笔那里去过了。”

“他講些甚么？”

“因为田川在場，所以我沒有詳細問。……”

竹山閉着嘴看看他的臉。

“竹山兄，我啊，”他喉嚨里挤出悲哀的顫抖声来。“我已經

沒有地方可走了。我做了种种事情。跑遍了各处。我已經沒有可走的地方了。只得被免職了。免職之后就是死。只有死。只有餓死。我無論走到哪里，都有很大的眼睛在那里注視我。睡着的人也在注視我。而且，”說到这里，他的灼灼的目光釘住竹山的臉，“我是打算忠实地尽責的。每天竭力忠实地办事。每天晚上在街上跑，專心向各处采訪，看有沒有材料。昨天晚上也很迟……”說到这里，忽然頓住，紧紧地閉上了嘴。

“对啊，昨天晚上也，”竹山含糊地說，同时显出幽默的笑容，“医院的窗，怎么样了？”

野村迟疑不决地退后兩三步。唉，医院的窗！窗里面，梅野和另一个看护妇正在換上睡衣，系上粉紅色的細帶；下面一堆衣服，翻出着燃燒一般的紅色的夾里，还帶着身体的溫暖！还有，雪白的腿，雪白的腿！

他的張开的眼睛一無所見。他像蝦蟆一般張大着嘴，臉上一跳一跳地痙攣，兩個拳头握着兩把汗，不自然地顫抖着。

“神明，神明！”这声音發生在他的心的角落里的角落里，一直里面的角落里……。

明治 41 年(1908)5 月

# 鳥 影

## 其 一

### 1

小川靜子因为哥哥信吾暑假回家，帶了两个妹妹和男僕松藏，到好摩火車站去迎接。这是一个很小的三等車站，是在从未鋤过一下的荒地上建造起来的。上車下車的乘客，每天至多不过二十个人，而且大都只是附近村子里的农人和小商人。今天来了这姊妹三人，頗惹人注目，充滿夏草香气的站室里面也异乎寻常地鮮艷了。

小川家在这郡里是相当有名的資本家，又因为主人信之当了郡議員，就以主要望族之一聞名远近。長男信吾，今年正是大学英文系三年級生。前些时不知为了甚么緣故，来信說今年暑假打算在东京度送；然而全村只有他一个大学生，每年假期归省，做父母的非常欢喜，認為莫大的夸耀；因此不知世事的母亲得到了信直跳起来，就拿自己的疾病和靜子的亲事为理由，竭力反对。信吾本来沒有甚么特別要事，就收回成命，乖乖地回家来。

應該上午十一點幾分鐘到的下行列車，過了規定時刻三十分鐘還沒有到。姊妹三人和另外三四個乘客，都已經走到月台上，遙望南方樹林上的煙氣，“來了么，來了么”地等候着。兩個妹妹都穿着醬色短裙，垂髮上都結着粉紅色飾帶，無緣無故地嬉笑着，追來跑去。另外一個和她們同樣年齡的小姑娘，身上穿着襤褸的衣服，頭上包着一塊舊的白手帕，靠在一个坐在大自鳴鐘下面的兩眼潤濕的老太婆的膝上，羨慕似地看她們。

兩三個站員有時靠在站工室的門口，有時蹲在地上，常常向這方面看，低聲地談話，任意地哄笑。靜子似乎要避開他們，坐在月台盡頭的一張椅子上。飛白紋的絲綢單衫上束着淡茶色的閃緞帶子，顏色配得很好；美好的頭髮結成清楚的S卷，寬闊的鼠色飾帶在微溫的熏風中飄動。她沒有化粧，然而“隱七難”<sup>①</sup>的雪白的臉上長着長長的睫毛和端正的鼻子，相貌很齊整；年齡雖說二十二，但是任何人看來都要小兩三歲。照這樣子，與其說她是安詳的，不如說她是一個沉着的女子。

六月下旬的太陽高高地，時候已經逼近正午。山鄉的天空像秋天一樣明淨；姬神山的右肩上，浮起着一塊綿絮似的白雲，好像是雕出來的。兩條鐵軌唐突地貫穿在好摩原野上燃燒一般的夏草中，磨光的軌面強烈地反射出日光來。被這反光刺激得疲勞了的眼睛，常常悠悠然地移向遠處的白樺樹林的清陰中去。

靜子半閉着眼睛，正在恍惚地考慮哥哥信吾的事情。去年夏天，暑假還有二十多天的時候，信吾突然提出要走，就到東京去了。這是靜子的同學平澤清子和醫師結婚的前一天。清子和

---

① 諺云：“白色隱七難，一髮遮三丑。”言皮膚生得白，可以隱蔽其他種種丑處。頭髮長得好，也可以遮蔽丑處。

信吾，很久以前就互相傾心，這件事只有靜子一人詳細知道。

照靜子的女子心理的想法，信吾這一次不想回來，也許是不想再見背叛他的清子。然而他終於回來，是可喜的事。她一心以為他的回心轉意，是讀了她的詳細訴述的信的緣故；哥哥是為了幫助她而回來的。這回所談起的靜子的親事，父親、母親乃至祖父，都為了種種關係，刻意勸她答應；然而她自己無論如何不想出嫁。她相信能充分諒解此心而盡力斡旋於其間的，除了信吾以外沒有別人。

“來了，來了！”一個矮小的站工喊，月台上忽然活躍起來。另外一個鬍鬚滿面的站工跑到空着的剪票處，大聲喝道：“來了呵！”咳目的原野邊上的青葉上面出現濃重的煙氣。

## 2

轟然動地而來的列車一停下來，信吾就親自打開了二等車廂的門，輕快地跳了下來。上車下車的乘客和站員們慌張地東跑西走。一聲汽笛震動澄澈的空氣，火車立刻開了。

一只做為行李的很重的旅行皮箱，由信吾幫着，扛到禿頭的松藏的背脊上去。這期間靜子仔細察看信吾的樣子。他身上穿着法蘭絨單衫，束着涼爽的生絹腰帶，腳上穿着紺青棉布夏襪，踏着細杜仲木的木屐，全身的樣子和去年的信吾大不相同了。不胖不瘦，身材挺秀，頭上戴一頂高帽子，故意不挂徽章，因此外表上誰都看不出他是學生。他的相貌太纖麗，有些兒難看；肌膚太細膩，太白，對男人不相稱；母親以此自豪，妹妹靜子听了也覺得可笑。秀美的鼻子底下長了些短短的鬍鬚。這似乎使得他樣子老了些。在妹妹看來，似乎覺得除了老了些之外，同時臉上過去的親切已經消逝了。輕微的失望的影子掠過靜子的心頭。

“你这样地看甚么，静妹？”

“呵呵，哥哥老了些呢。”静子莞尔而笑。

“啊，为了这个么？”他故意把短鬚捻起来，“我以为你瞧我不起，正在耽心呢，哈哈！”

“哈哈！”松藏把背脊上的皮箱耸了一耸，附和着笑。

“怎么样，重么？”

“哪里！一点也不重。虽然年纪老了，”又耸一耸，“好，我松藏先走了。”

大家一同走出车站。静子警惕地想起了清子的事件，看看撑着手杖式洋伞的信吾，觉得这哥哥姿态很漂亮。她想，结果做了一个乡村医生的妻子的清子这回看到了这哥哥，不知作何感想。

沿着铁路旁的木棚走了六七十丈路，来到了信号柱下面横过铁路的道口。到小川家去，从这里沿着铁路向南，走过松川河上的铁桥，是最近的路。他们叫两个妹妹快点先回去报告母亲。两人就并排地快步向前跑，松藏跨着大步跟在她们后面。

信吾和静子并排地沿着铁路走。梅雨之后欣欣向荣的青草发出蒸热，当头照着的太阳把张开的女伞清楚地投影在地上。静子想起了这夏天可以热闹愉快地度送，就把准备在见面时先说的事情都忘记，心中怡然自得了。

“大家专诚等候你呢。”

“哦！其实我不过想在这夏天用些功。”

“在家里也未始不可用功。人家不会怎样打扰你的。”

“那当然可以，不过因为家里小孩子多。”

“妈妈日夜等候你呢。”

“妈妈的病怎么样？不很厉害么？”

“噯，并不怎么厉害，不过……”

“躺着么？”

“有时躺着，有时起来。原来的風湿症以外，胃又不大好。”

“胃病是吃的太多的緣故。她清早就抽烟，無聊的时候吃各种零食，所以把胃吃坏了。”

“倒也并不如此。总之，媽媽的身体是不好的。”

“是年輕时候的报应！”

“呀！”靜子睜大了眼睛。她的母亲柳姐从前是盛岡有名的艺妓。父亲信之在学生时代是她的老相好，曾經为此而退学；他不顧家庭的反对，硬把她落籍，娶了回来。——这是靜子还在女学校讀書的时候从叔母那里听到的，她听了之后曾經無端地哭起来……她从来不曾从哥哥口中听到这样的話。靜子好比被人說穿了自己的秘密，忽然臉紅了。

3

信吾也觉得說得太过分了，立刻接着說：

“那么吃甚么藥么？”

“噯，……加藤先生每天来診病的。”

“噢！”又似乎故意地說：“噢！原来有一个姓加藤的医生。”

靜子慕地向哥哥的臉一瞥。

“医生每天来，病大概不是很輕的吧？”信吾說。

“并不是这样。加藤先生是个交际家。”

“噢，是交际家？”信吾說着，捻捻他的短短的髭鬚。接着又說：

“那么他的生活大概相当富裕吧？”

“噯，到我們家里来出診，大都騎脚踏車来，或者騎馬來。”



“哈，境况很好！那么，已經生了孩子沒有？”

“……还没有，”靜子眼睛向下低声說。

“那么清子也空闲，很好。”

“噯。”

“女人一有了小孩子，就完結了！”

靜子听到这句话异样地叫了一声，就此閉口無言了。人們久別之后，往往不把分別的时日計算在內，而互相根据未分別时的情况来想像。关于清子和加藤結婚这件事，靜子对哥哥怀抱着不少的同情。在她的女性的偏狹的心中，甚至耽愛这回哥哥回家每天和加藤見面时將感到何等不快。而且，不知怎的，倘把这件事說出来，在她觉得仿佛是眼看对方的手接触到她所拿着的利刃上来，非常可怕。然而她觉得信吾的話太漠然了，太冷淡了，不知是否故意裝出来的。她想：我过去的耽心只是杞憂。又想：哥哥是裝假。而在她的心底里，对于信吾的早已不把清子的事放在心上似的那种語气，总是感到不滿。信吾看到妹妹这种神气，也觉察到她正在任意忖度他的心事，也就默默不語了。

兩人并肩而行。由于蒸發一般的草原和鐵路旁边的干燥的泥砂上反射出来的日光，額上不知不觉地出汗了。靜子的臉上，剛才的怡然自得之色已經消失，变成了异样的严肃之相。两个妹妹已經跑到前面一里路之处。走在五六丈前面的松藏的后影，由于重負而弯着身子，望去好像一只大皮箱底下生兩只脚。

略略过了一会，信吾說：“那个問題到底怎么样了？”轉过头去向妹妹一看。

“哪个問題？松原的事么？”她仰起头来看看哥哥的臉。

“是的。急于要求解决么？”

“并不是这样，不过……”

“照你信上所說，似乎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不过，”静子重复說一遍，接着又說：“在哥哥回家的期間，总非解决不可。”

“这样的么？那么还没有答复对方么？”

“噯，要等哥哥回来呀。”

信吾略微停頓一下，繼續說：“昨天我动身的时候，松原兄到上野火車站来送我呢……”

静子默默地看看哥哥的臉。松原政治是一个禁衛騎兵中尉，現在是騎馬學校的学生，是静子的亲事的对象。

4

“我动身前四五天，”信吾繼續說，“他突然来訪，談到夜很深了才回去。关于这問題並沒有講甚么，只說‘我也已經二十七岁了’。”

静子默默地听他講。

“我說我是放假回家，你不必来送我。可是他还是特地坐了人力車来送我，把啤酒和水果送进車窗里来，又說向我家里所有的人問候呢。”

“这样的么？”静子懶洋洋地回答。

“我真想对他說，不是向所有的人，是向静姐吧。”

“噢！”

“我不过这样想，难道真的說出来不成！哈……哈哈。”

这松原中尉是小川家的远亲，是約六十里外的某村里的村長的第二个兒子。他家兄弟三人都置身軍籍。第三个兒子叫做狷介，和静子的小一岁的弟弟志郎，同是士官候补生。

大兒子浩一，曾經參加最近的日俄战争的第五联队，在黑溝

台的惡战中壯烈地战死了。——这是靜子的悲哀。靜子十七岁在女学校畢業那年的秋天，曾經依照父母的意思，同当时当步兵中尉的这个浩一訂婚。

下一年二月开战了。小川家提出，一定要在出征前合卷。浩一說自己知道不能生还，坚决地拒絕。然而靜子的父亲信之出主意，叫她到青森去和浩一同居了約两个月。

浩一的遺骨被迎回来，举办盛大的葬式的时候，母亲柳姐作主，不許靜子参加葬式。所以靜子在表面上現在还是小川家的小姐，而实际上从那时候起已經是寡妇了。

那一年暑假回家的信吾，看見本来怕羞的妹妹像病后一般憔悴而消沉了，不禁从心底里对她發生同情，多方地安慰她。那时候的信吾，和感情变得粗暴的現在的信吾，仿佛是兩個人。他那时是一个热血的、真挚的、二十二岁的青年。

九月初信吾进京的时候，自己稟明父母，帶了靜子同行。兄妹兩人在本乡真砂街的一所租屋里鄰室而居，信吾进高等学校，靜子进某美术学校。当时当少尉的松原政治开始接近兄妹兩人，就是此后不久的事。

“嫂嫂。”有时政治对靜子这样称呼。靜子立刻臉紅，低下了头。后来政治曾經認真地說：“我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叫您嫂嫂。今后也已經沒有这种机会，想起了实在觉得遺憾。”靜子初次感到亡夫的弟弟的親愛之情，以后每逢星期日政治來訪，心中也不免感到欢喜。

不知甚么时候起，忽然不來訪了。后来他們知道政治这时期混在一伙同僚中間，耽于飲酒。前年秋天升了中尉之后，又常常來訪。然而已經不是从前的單純朴素的政治了。有时也帶着微醺而來，說些教人難當的話。又有一次帶着一個據說是同中

队的、能够似通非通地談論文学的青年少尉同来，他故意在这人面前裝出和靜子亲近的样子来。靜子走到隔壁房里去了的时候，隔着紙裱門听见他在低声地说：“怎么样？很漂亮么？”靜子心中憤慨。

去年春天，母亲产后患病約有两个月之久，靜子回家来看护，就此不再到东京去。到了今年六月，政治突然提出了結婚的要求。

“那么哥哥認为怎么样呢？”靜子看看并排走着的信吾的側面。

## 5

“你問我怎么样，我說問題很簡單。”

“很簡單？”靜子窺察哥哥的臉色。

“当然很簡單。倘使本人不肯，就不必談，对不对？”

“如果这样，很好，不过……”靜子莞尔而笑。

“不过，爸爸和媽媽的意見也應該听听；还有，祖父总有些見解。”

“不过，我無論如何不嫁。”

“你主意这样坚决，他們毫無办法了；好的，你只要委托我，就不必耽心。因为我充分了解你的心。”

“真的？”

“哈哈。你完全像个小孩子。”信吾直爽地笑着說。

靜子也附和着笑，后來說：“啊，我真欢喜，”揩揩額上的汗。她的臉色明朗了，心情和話声都显得暢快了。

“哥哥，还有很有趣的事情呢。”

“甚么？”

“叔叔同情我呀。”

“叔叔是誰？呂作么？”

“噯。”靜子說着，露出滑稽的眼色。所謂呂作，是父親信之的幼弟，当然是這兄妹兩人的叔父；但是年齡比靜子小一歲，今年二十一。

“關於這件事？”

“是的。前幾天他和祖母在裏面廊下談論甚么事情。只聽見‘靜子，靜子’，似乎是在談我。雖然覺得不好却站着偷聽了一下。聽見他說：‘結婚這件事，必須根據戀愛，方才可以成立；由別人壓制而結合，是錯誤的。’說得很認真呢。於是祖母說：‘噢，噢，這當然是對的。’你看滑稽不滑稽？‘壓制’這種話，祖母哪裏聽得懂呢？呵呵呵呵呵。”

“後來怎麼樣？”

“後來沒有甚么，不過這件事很可笑。他還常常有意攻擊祖父，說舊時代思想啦，甚么啦……因為對於爸爸和媽媽他不敢說。”

“噯，這樣的么？……那麼他準備怎麼樣，將來？”

“他說要到南美洲去。”

“到南美洲去？這樣，進學校也只好停止了。”

“不消說了。今年本來可以畢業，可是考試不及格。”

“中學都沒有畢業，到南美洲去做甚么呢？而且這筆旅費很可觀呢。”

“據說有二百元就夠了。”

“他打算向哪裏去拿呢？家里恐怕拿不出吧……”

“拿不出我想是不會的。”

“但是這計劃太不高明了。”

“……是呀，不过媽媽对昌作叔叔也太厉害了——我常常这样想。”

“这是昌作自己不好。那么他現在做些甚么呢？跟誰在一起？”

“他在作詩歌，新派的詩歌。”

“詩歌？这样的人作詩歌？哈哈。”

“他很得意。而且有些自負呢。我看有几首的确作得还好。”

“傻瓜！做这种事，所以沒用。用功学些英語，这才好呢。”

这时候听见背后有鈍重的动地而来的声响。兩人同时回头一看，立刻分向左右跑出路綫外面去。和信吾所乘的列車在川口站交車而开来的上行貨車，發出凄厉的声音，飞一般地在兩人之間通过了。

## 其 二

### 1

从盛岡沿着行人稀少的青森路向北走三十里，經過架在北上川上的船網桥，再走約一里，夹道的小松树断絕了，便走进了一个朴陋的乡村。街道兩旁并列着不到一百戶的人家，十分之九是茅草盖頂的，屋頂上長着百合、萱草和桔梗。这就是从前的“道中記”里的遊民宿站的遺迹，村里的人但称它为“街上”。地方虽然小，綢布店、糕餅店、杂货店、以至粗貨鋪、剃头店、豆腐店都有，凡朴素的农民所需要的东西，这里都具备。街道中央有一所造酒厂，圍着严密的土牆，与四鄰隔絕；对面有一間高大的茅

屋，門口挂着村公所的招牌。

除了村公所之外，新近又添設了郵政局、派出所、登記所。小學校設在靠近村子南端的地方。兩根直徑一尺半左右的圓頂的大木頭豎立着，这便是校門。左右兩邊立着許多粗細相當的尖頭棒，用鐵絲草草地編成木柵，稀疏地、不規則地、歪斜地擴展着，好像破爛的鐵甲的兩袖。

木柵里面是一個不很廣大的運動場，運動場里面有一座二層樓校舍，背負着愛宕山的郁郁蒼蒼的樹木而站立着。

日光斜射，已近下午四點鐘。西向的校舍後面攏着樹木的濃綠，顯得分外鮮明。這天的課業已經完畢，平坦的運動場上一個人影也沒有。初夏的鮮麗的日光流泛着。不久以前拿着掃帚徬徨着的一個年老的校工，現在已經到別處去了；鄰家的三只雞從木柵里鑽進來，在運動場的一角里從容地盤桓着。

正對校門的校舍正門突然開開了，女教師日向智慧子從門里出來，走到陽光中。同時正門旁邊的職員室里傳出熱鬧的笑聲。

輪廓端正而眉目清秀的顏面正對着西晒，那雙美好的眼睛有些發眩。紺青色飛白紋單衫上束着的紫色裙子，在日光中一步一閃，使得四周的靜止的景物都有生氣了。年紀大約二十一、二歲，胸脯略微突出，兩肩圓秀，步態穩重。

智慧子走出校門，向右轉彎，回頭向學校一看，心中想：“討厭的男子。”無端的微笑清楚地浮現在嘴角上。

各各人家前面的狹而淺的陽溝里，污濁的水骨碌骨碌地流着。打在廊下的樁頭都已經腐爛，上面長着白菌。街旁的屋頂都低而廣，西邊一排房屋的影子落在街道上，好像稀疏的鋸齒。處處路旁停着卸了馬的貨車。貨車下面，一群一群的雞走進走出，

正在泥土中寻找掉落的米粒。路上碰見的小孩子都向老师鞠躬，智慧子笑着一一答礼。

一个头上戴着好像煮过似的浅黄色头巾、背上負着嬰孩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站在一家人家的屋簷下，正在和另一个妹妹模样的女孩子玩耍。她看見了智慧子，那張長着扁平鼻子的臉嘻嘻地傻笑，側轉了醜醜的項頸。智慧子走到她旁边去。

“老师！”

“松姐，你怎么这回又不来上学了？”先生和气地說。

“这个。”說着，搖搖背上的嬰孩，还是嘻嘻地笑。她的意思大概是說，因为要帶嬰孩，所以不能上学。

“背着孩子也不要紧，你来上学吧。只要孩子哭的时候走出去就好了。”

松姐不回答她的話，只說：“先生今天請大家吃糕餅，喝茶……”

“呵呵呵呵，”智慧子笑起来，“你在哪里看見的？……今天因为有客人来，所以这样。你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不是也拿出茶来的么？”

“沒有。”

原来信吾回家的第三天，曾經到小學校去訪問。

## 2

智慧子所住的濱野家，位在街的一直靠北的地方，——然而离开学校不过一里路，寺院雨道的入口上，是一所茅草盖頂的小房子。智慧子走到这房子門口的时候，一个穿窄袖衫子的矮小的妇人正在替一个十来岁模样的女孩子梳头髮，女孩子坐在踏步上。



智慧子看見了她，立刻笑着跨過架在溝上的板，同她招呼：

“您好！”

“先生！今天回來遲了些。”

“噯。”

“小川家的信吾先生到學校里來過了么？”

“噯，來過了。”說着，臉上略微一紅。“又為了今天是三十日，還有些月底結束的工作……”她解釋似地說着，一面脫木屐，“有沒有郵信，大嫂？”

“啊，沒有……噢，噢，剛才靜子小姐來過了。她說，她哥哥已經回來了，請先生到她家去玩。”

“噢。叫我今天去么？”

“不是。”大嫂含笑說，“她說隨便甚么時候。”

“噢。”她放心似地說，“老太太今天怎麼樣？”

“似乎稍微好些。現在睡的很好。”

“到了夜里似乎总是不大好呢。”說着，立刻拉開旁邊的一扇破舊的紙裱門來，向里面窺探。陰暗而散亂的房間的角落里，鋪着臥床；醜醜的棉被口上露出一個向着那邊的白髮的頭。枕頭旁邊放着一只油漆剝落了の木盤，盤里盛着茶碗和藥瓶；不大流通的空氣中瀰漫着藥的氣味和舊鋪席的氣味，使人感覺很不舒服。

智慧子向這可憐的房間里略微看了一下，就默默地拉上紙裱門，走到自己的房間里去。

從入口的踏步上跨進門檻，便是設着一個很大的爐灶的寬廣的鄉村樣式的廚房。拉開爐灶旁邊的一扇不大靈活的板門，里面是一個六條鋪席的房間。一道煤烟熏黑的隔板的那一面，便是老太太的病室。鋪席的，只有這兩個房間。

东面有格子窗，房间里不暗。铺席也很新。不过壁上胡乱地贴着些旧报纸，上面是煤烟熏得墨黑的屋顶。靠壁叠着一堆棉被，上面盖着白毯子。旁边的一个衣橱上整齐地放着小自鸣钟、镜箱、以及种种日用的东西。

智慧子把脱下来的裙子折好，把桃色的洋纱腰带换了一条平日穿的、同样质地上印着大菊花纹样的腰带，就正襟危坐在窗前的矮桌旁边，翻开“新约全书”来——这是基督教信徒智慧子自己规定的日课之一。因为教了五小时课而疲劳了的心，往往容易弛懈，所以要这样地勉励一下。

翻开的地方，照例是已经翻熟了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智慧子专心壹志地低声诵读：他们把耶稣绑起来，拖到巡抚彼拉多面前来定罪，给他戴上荆棘编成的冠冕，吐唾沫在他脸上，大家任情嘲笑他。他终于和两个强盗一同被押赴各各他刑场去就死——她读这段极度悲壮的诗，读到第五十节“耶稣又大声叫喊，气就断了”的地方，智慧子把两手紧紧地交叉在胸前，暂时作一会默禱。她每次读这一章，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深远的心情。

不久，智慧子想给昨天来信的朋友写回信，一边磨墨，一边考虑。今天初见面的信吾的颜貌，不期地浮出在心头……

正在这时候，信吾从学校里走出门来。

### 3

信吾穿着一件长得过分的紺青色飞白纹单衫，束着一条轻快的丝绸腰带，高高的身体略微向后仰起，步武堂皇地走出校门来，背后一个清朗的声音毫无顾忌地叫：

“信吾先生！”一个女人快步从后面追上来，她那褪了色的紫裙跟着脚步扭动。

“啊！”信吾回头一看，笑着說：“你也回去了？”

“噯，我是到这里奉陪的。”她亲切地說着，毫不羞澀地和信吾并肩了，“喲，我这个人这么矮小！”

这也是一个女教师，叫做神山富江。照女子而論，不算矮小；但是和信吾并排了，只及他的肩头。这一半是由于她穿着葡萄色紐帶的、屐齿磨低了的晴天木屐的緣故。她臉色蒼白，皮膚結实，眉眼纖細，相貌不算丑陋；似乎想遮蔽略微突出的牙齿，薄薄的嘴唇常常扭攏。然而一不当心，就露出了这牙齿，直爽地笑。表情丰富的眼睛不絕地活动。头髮烏黑而濃密，解开来一手握不了的。不知是天赋关系还是職業关系，有时举动輕快活潑，不像一个二十八岁的人。恐怕一半是沒有生孩子的緣故吧。

富江有一个丈夫。这丈夫在盛岡，也是在学校里当教师的。据傳聞，这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奇怪得很：富江来到这村子里已經三年，其間除了正月以外，农忙休假及暑假，她都不回盛岡去。人家觉得奇怪，問她，她笑着說：

“有甚么呢！我已經是老太婆了，不想依傍在丈夫身边了。”逢到某种对手，她会滿不在乎地說出女教师所不應該說的話来，毫不怕羞地搭訕着了事。

村里的人們認为富江是一个直爽的、随俗的、有趣的女人，無所顧忌地对待她。小川家的母亲柳姐尤其喜欢她，所以她常常在小川家进进出出。因这关系，她住在这街上小川家唯一的亲戚立花家里，是半自炊的。她不講究服裝，也不讀書。据說賺的錢一文也不寄到盛岡去，所以常常有小額款項可以通融給附近人家的主妇。

街路上已經八分是陰影了；斜照着高声說笑而走去的兩人的肩膀和側面的太陽，已經不很热了。“甚么道理？神山先生看

来常常是年輕的。信吾搭訕似地用甜蜜的口吻說，笑着低下头去看看这女人。

“这么說也不請你吃好东西啊！”富江打着土白說，“呵呵呵，不管你長着髭鬚，这样的老話是不該說的啊！”

“哟！又說到髭鬚……”

“請进去坐坐。”富江忽然站定了。原来已經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她的宿舍門前。

“下次来吧。”

“为甚么？不会难为你的。”

“你請客么？”

“当然……”

正在这样說話的时候，屋子里走出一个年約四十五六岁的、服裝靚靚的主妇来。她恳切地答謝信吾上次來訪的好意；又說她的丈夫就要回来，一定請他进来坐坐。她的丈夫——这人家的主人——叫做金藏，二十几年来一向在村公所里当書記。

信吾辞謝了，就向前走。

“信吾先生，那么我一定随时到你家去。”

“請过来吧，倘使玩紙牌，我随时奉陪。”

“我来教你吧。”富江笑着，走进陰暗的屋子里去了。

于是信吾臉上显出任务完成似的样子，急急忙忙地跨着大步走去。走到加藤医院附近，忽然好像忘記了东西似地放緩了脚步。

#### 4

这时候，一个胸前挂白圍裙的女僕，似乎是为准备晚餐而出买来买豆腐的，快步走进五六个門以外的加藤医院去。

“有甚么呢，她还不是一个終身已定了的乡下女子么？”信吾不曾觉察脚步的放緩，自己嘲笑自己的萎縮的心。同已經做了別人的妻子的清子見面，到底是不快的事。信吾对于自己的不快之心的發生，感到不愉快。

倘使不去，不去也罢，本来沒有甚么事情。然而这个狭小的村子里的交际，这样不能了事。尤其是母亲也曾对他說过：我生点小病，他也誠懇地每天来出診，所以你应该去望望他。况且今天他是和妹妹一同出街的；妹妹同他約定，她在加藤家里等候哥哥，一同回家。

“并没有甚么倒楣……”信吾勉励自己。他想：“况且加藤恐怕出診沒有回来。”他終于又感到卑怯：“这样吧：在大門口問候一下，就帶着靜子回家。”

“不知道現在清子的态度怎么样。”他起了好奇心。这时候，从前清子对他說“我，但憑你的一句話……”时的凝眸的顏貌浮現到他眼前来。——这是去年七月底加藤求婚迫切了，清子約信吾到某庙宇的树林里去談話时的情形。——那时她的眼睛里显出一个真心的美丽的質問：“以前我一直認為这个我是你所有的。这想法是錯誤的么？”这質問和眼泪一同發出光輝。微風吹动垂在兩人头上的楓树枝条，楓叶里透进来的日光使清子的顏貌有时照亮，有时陰暗，——現在連这光景也鮮明地回忆起来。

这时候，兩人秘密地作了童稚时代以来的恋爱的最后一次交談……这回忆实在不能使信吾的心情輕快。然而，信吾想起了那时候的事情，心中發生一种淺薄的自負心，認為“我是强者、胜利者”，而感到滿足。这种滿足在信吾的眼睛里添加了粗暴的光輝……。

信吾裝着毅然決然的表情，揮着手杖，大踏步走到醫院的正門口。

在從前，這房子是這條街上仅有的一個叫做“濱野屋”的客棧。現在這蓋着很大的茅草頂的內外二層樓房已經大加修繕，建着正門，裝着玻璃窗。在這個從別處搬來似的不調和的正門上，掛着一塊還很新的招牌，上面寫着“加藤醫院”四個神氣活現的楷書。開業醫師加藤本來是別的村子里的人，他看定這個村子里一個醫生也沒有，就在前年秋天買了這所老房子，遷居到這裡。聽說他在自己村里並沒有甚么信譽；但是他的本性愛結人緣，對病人的親切比技術的高明更加受村人的贊許。自從和村長的女兒結婚以後，就買馬，買腳踏車，置備使鄉下人吃驚的手術台及機械等，又兼任鄰近兩個村子的村醫。

信吾用沉着的聲音叫門，一個不很禮貌的十七八歲的学生來開了門。門里面就是配藥處，加藤的弟弟慎次正在用計量器來量一種淡紅色的藥，他是替哥哥當助醫的。

“啊，是小川先生么？”他就拿着計量器，用生硬的模仿似的土白說，“請請，請進來！”接着高聲地叫：“阿嫂，阿嫂。”又對信吾說：“哥哥就要回來了。”

“好，多謝。靜子在這裡么？”

這時候旁邊的紙裱門開開了，清子走了出來。她看見了信吾，抑制似地叫一聲“呀”，就跪坐行禮，含糊地說“您好”。信吾還禮的時候，沒有放過機會看到清子的耳朵的薔薇一般的紅色。

“請進來，靜子姊在等候呢。”

信吾想說“不，那麼……”，然而終於不說，把木屐脫下了。處女似的清子的舉動，使信吾心中發生一種譏諷的好奇心。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兄妹两人走出加藤医院。

沿着直街，在夹道的破陋房屋中间向北走三四十丈路，向左转弯，便是回家去的路。从这里走去，经过水车场前的小桥，通过一块略高而宽广的麦田，下坡，经过架在北上川上的吊桥鹤飼桥，再走一里半多路，便是大字川崎的小川家。将要落山的夏天的太阳，把裂开的成熟的石榴似的红色照在麦田上，正面地映射在两人的脸上。

信吾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路，心中正在想清子的事。在仅仅二十分钟之间，静子也在座，加藤的母亲和慎次轮流出来应酬。信吾讲话态度非常镇静。清子端出茶来，又端出点心来，只是斯文一脉地不大开口。并且不敢正眼看信吾的脸。

只有一次，信吾称呼对方为“太太”。这时候清子正低着头倒茶，并不答应。也不抬起头来。信吾看到了她的心情。

他虽然想清子的事，但并不是回想过去的恋爱，也没有感到像预期那样的不快。倒是有一种满足之情使得信吾的心轻快了。总而言之，信吾觉得自己始终是胜利者。清子的举动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信吾对加藤并無一点不快之感，却反而想亲近他，亲近而且常常往来。

亲近加藤，见到清子的机会就多起来，不，清子见到他自己的机会就多起来。他不想念清子，但是要使清子永远不忘记他。猫戏老鼠，是玩弄败者的感情。信吾正是如此，他那滋长了的恋爱的骄傲，竟使他心底里孕育着一种希望：要使清子再在他面前哭一次。

“清姐一点也没有改变呢。”静子在谈话中这样说。静子感

覺到今天哥哥的應對態度非常鎮靜。她又想：這個自動放棄對哥哥的戀愛的女朋友，今天的舉動為甚么那樣依戀呢？不，清子自己覺得難為情，所以羞怯吧。

“一點也沒有改變。”信吾捻着鬚鬚說，“生活幸福，年紀就不會老。”

“對啊。”

關於這件事說到這里為止。

“今天你在學校里耽擱很久呢。你碰見智慧子么？”

“智慧子？噢，就是日向先生。碰見的。”

“你看這個人怎麼樣，哥哥？”

“是個美人。”信吾笑着說。

“不但相貌漂亮。”靜子眼睛里表示認真的樣子，“她的心地也好。我當她大姊姊呢。”說着，就敘述智慧子的性格的優美與清高，舉一個例子，是濱野（智慧子的房東）一家的生活差不多全靠她的補助而維持着。

信吾在心中認真地聽她說這番話，但在表面上假痴假呆地笑着。

兩人走上鶴飼橋的時候，紅色盤子一般的、夏天的太陽正落在岩手山的頂上，夕照的天空塗上了無邊的橙黃色。這時候一個高個子的、頭髮蓬鬆的、戴眼鏡的青年從對面走上橋來。靜子低聲對哥哥說：“啊，昌作叔叔來了。”

“喂！”這青年遠遠地叫。“我是來迎接你們的。家里的人都在等你們呢。”

說過之後立刻轉身，向原路漫不經心地大踏步走回去了。信吾目送着他的背影，同時臉上泛出可憐似的、輕蔑似的笑容來。靜子略微皺眉，自言自語地咕嚕着：“媽媽真要命。要派人



来接，也不必派昌作叔叔。”

### 其 三

#### 1

早上开始下雨，过午不久就晴了。院子里只有几块踏步石最先干了，孩子们种着的草花生气蓬勃了。池塘里有鲫鱼跳着。池塘那面是草地和假山，假山的正上方现出姿态优美的姬神山，天空中流动着断断续续的白云。敞着的东廊下望得见的土地上，散发着水蒸气，凝聚在無风的空气中，使人觉得有些闷热。——这正是下午三点鐘光景。

“那么，这个，胃口怎么样？还是吃不下么？”加藤说着，略微挺起腰来，在静子端过来的铜盆里装样子似地洗洗手。他正在替柳姐看病——然而因为是每天看的，所以真不过是形式而已。

“唉，真是……一直好像想吃些甚么东西，可是吃起来味道都不好。”柳姐说着，把袒开的衣领合上，又把放在一旁的烟灰碟推到医生面前去。

她顔面瘦小，苍白得好像透明似的，鼻梁秀美，一双尖刻的眼睛两角略微吊起；暗示着过去的烟花生涯的嫵媚姿态，使得她的样子年轻得多；然而額上的细皱纹，无可争論地证明着她已经超过四十了。

“这是胃里不大好的缘故。”加藤点点头说，拿出一块新的手帕来揩揩手，又重新坐好。

“我看，明天起請服用他卡淀粉酶<sup>①</sup>藥片吧。每次飯后吞服

<sup>①</sup> 他卡淀粉酶(Taka Diastase)，是一种消化藥。

五六片。惣？对啊。本来服的藥水和藥粉照旧服用，另外再服藥片。藥片嚼碎了味道不好，所以要用溫开水囫圇送下去才好。”他把下巴突出些，露出喉結，裝一个吞服藥片的樣子。

加藤的樣子很和善，臉圓圓的，鬚鬚略帶紅色，身體胖胖的，氣色很好；合領的西服垂到大腿上邊有些豁裂了。

端茶來的靜子走出去以後，信吾向裏面的壁櫥里取了一包紙烟，走進房間來。

“啊，信吾兄！”加藤先招呼。信吾也坐下了。

“大熱天氣，每天要勞駕，真是……。”

“哪裏的話！聽說您特地枉駕，真不巧，芋田家有人生急病，我出診去了，真是失禮啊！下次上街的時候，一定請過來！”

“多謝！以後常常要叨擾呢。”說着，點起一支烟。

“請多多指教！不過，我們這種人怕不配作您的談話對手。這裏是個小鄉村。”

“是啊！”柳姐接着說，“他（用下巴指點信吾）嫌寂寞；我告訴您，去年暑假里，開學還有二十天，他硬要回東京去了。今年呢，我又這樣生病，沒有好好地照顧他，他昨天已經開始嘮叨着了。呵呵呵。”

“哈哈，是么？”加藤爽快地笑着，又說：

“那麼今年不要讓信吾兄逃走，一定要使您早點恢復健康。”

“噯，托您的福，腰已經好得多，今天從早上起來，這樣地坐到現在了。”

“怎麼？風濕病已經好了么？”信吾要避免關於他自己的話。

“是啊。這毛病要根治，總還困難……請請！”加藤接了信吾的一支香烟，又說：“柳酸鈉<sup>①</sup>對令堂的體質似乎是相宜的……”

① 柳酸鈉(Sod. Salicyl)，治關節痛用。

加藤談柳姐的病了。

在开通的隔壁房間里，靜子从茶具架上取下一个洋鉄罐，拿出些麦煎餅之类的点心来裝在盤子里了，正要拿了走到那边去

“靜子，到哪里去？”柳姐从这里低声叫住了她。

“到昌作叔叔那里去。”靜子回过头来看看母亲的臉。

“誰来了？”柳姐的声音很低，但是很銳利，好像埋怨似的。

## 2

“山内先生来了。”靜子溫和地回答，臉色有些陰沉。

“噢！三尺先生么？”柳姐說时显出輕蔑的样子，但是在客人面前，有点不好意思，就“呵呵呵呵”地笑起来。“昌作叔叔个子这么高，和山内先生的三尺很不相称呢！”

“昌作叔叔有客人么？”信吾說着，看看母亲的臉。这时候靜子跑到那边的房間里去了。

“是呀。山内先生是登記所里的雇員，听說月薪六元。不知怎的，”說着看看加藤的臉，“我們在这里說說不妨：这么矮小的人实在是很少見的呢！我家那些小孩子——可并沒有人教他們——給他取了一个綽号叫做三尺先生。屢次罵他們，他們看見了山内先生还是这么叫，真沒有办法。呵呵呵呵。据說他是七个月生下来的，大概是真的吧？”

“嘿哈哈。不知道是怎么的——生成这个样子，真可憐呢。但是他的相貌很清秀，同他談話，他也样样都懂得……”

“对啊，对啊。”柳姐忽然裝出認真的样子說，“山内先生虽然身体生得这样，但是他能够自己过活，真能干呢！昌作叔叔怎么比得上他！我想，恐怕村里的人都笑他是小川家的多余貨吧。”

“那沒有这回事……。”加藤想再說些甚么，然而柳姐打斷了

他的話，搶着說：

“隨便地停了學，每天這樣吊兒郎當，準備將來做甚麼呢？我性情生成這樣，有時要向他說長道短。可是他在別人面前只是眨眨眼睛，完全不像一個現代青年。如果他到府上來，請您勸他才好。”

“哈哈哈哈哈。不，昌作兄一定抱着很大的志望。況且，無論做甚麼事，像他那樣的體格都來得。……昌作兄也……那個，（看看信吾，）我說錯了：您的體格也很好。有五尺五六寸光景吧？哪一位個子高？”

信吾沒精打采地抽着煙，說：“噯，哪一個高？”把煙蒂丟在煙灰碟裏了。柳姐接着說：“兩個人都只是個子長得高，完全沒有用的，……除非當作電杆木賣，一個錢也不值的。呵呵呵呵呵。”她高聲地笑。加藤也無可奈何地笑。

過了十分鐘光景，加藤騎着腳踏車回去了。信吾想從大門口直接回到當作書齋的廂房裏去，柳姐說：

“信吾，不要去。”就回到剛才坐的房間裏。

“爸爸今天又到村公所去了麼？”信吾站在廊上，看着天空說。

“是呀。不知道甚麼事情……每次上街去，總是像昨晚一樣喝醉了回來。”柳姐說着，看看兒子的後影，皺皺眉頭。

“沒有辦法，交際場中。”信吾直爽地說，在門檻旁邊坐下了。

“說起，”柳姐和顏悅色地說，“昨晚講的話，因為爸爸回來了，沒有講完呢。你好好地勸勸靜子吧。”

“甚麼，松原的事麼？”

“是呀。”說着，眨眨眼睛。

信吾望了一會院子，說：“好的。在這暑假裏決定，好麼？”說

过之后站起身来。

“不过……”母亲还想說話，信吾低下头来看看她的臉，厭惡似地說：

“請你把这件事托付給我好了。我也要略微考虑一下。”說过之后，不知想起了甚么，他不回到自己房間里，却走向昌作的房間去了。

### 3

一間齷齪的六鋪席的房間，西面的格子門里照进明亮的太陽光来，房間里烟气弥漫。

信吾走进去的时候，昌作把毛茸茸的腿伸在窗边的矮桌子底下，随意不拘地把手撑着面頰，正在热心地談話。

山内謙三像泥菩薩一般端坐着，常常有气無力地咳嗽，眨着那双狡猾的眼睛，温順地傾听着。飞白紋的衣領合得很紧，不称身的皺紗大幅腰帶在小小的身体上繞了好几轉。狹小的額骨上滲出汗珠来。

这两人都受过春季的征兵檢查。身長不滿五尺的山内，在無論何人看来都不过十七八岁。然而他的举动却有一种老人的味道。昌作呢，个子很高，身体瘦削，漆黑的头髮故意养得很長，戴着度数不大的鋼絲边眼鏡，看样子已有二十四五岁。

“对不对，山内兄？我那时候，真希望拜倫不死。他要是不死，山内兄，不知道会做出多么偉大的事業来呢！我想起了这一点，晚上躺在床上时候，拜倫的面貌也……”昌作正在精神抖擞地談着，看見了信吾的臉，那双粗黑的眉毛神經質地一动，忽然改变了話头：“实在偉大！”然后显出不高兴的样子，默不作声了。

信吾嬉皮笑臉地走進房間去，自由自在地蹲下去，撑起一個膝蓋坐下了。山內正在吃麥煎餅，看見了他，手足無措似地忸忸不安起來，臉上一紅，低下了頭。

“你是山內先生么？”信吾說着，神氣十足地向他俯視。

“嚶。”山內回答一聲，又低下了頭，乘機偷偷地向呂作方面一瞥。

“怎麼樣，呂作叔叔？看你興致很好呢！拜倫怎麼樣？”信吾還是嬉皮笑臉地說。

“沒有甚么。”呂作用不愉快的口氣回答。

“沒有甚么？哈哈。這個，你也是拜倫崇拜者么？”說着，看看山內。

“呃，不是。”山內說的時候好像喉嚨塞住了。他那雙狡猾的眼睛顯得更加狡猾，向正在捻髭鬚的信吾一瞥。

“噢！我告訴你們，拜倫已經舊了。他這種詩，現在已經變成古典了。在他們英國，也不過是第三流。他的詩感情粗糲而帶稚氣，是他自己一個人感動了隨口說出來的詩。新時代青年崇拜這種舊東西，是不配的。”

“真理和美，永遠是新的！”呂作的喉嚨里彷彿有沙粒鑽進了，聲音沙沙地顫抖，他懶洋洋地盤腿坐了。

“嘿哈哈。”信吾若無其事地笑着，問：“喂，呂作叔叔，你讀了哪些拜倫詩？”

呂作那雙粗黑的眉毛痙攣似地顫動。山內胆怯地向兩人看看。

“不讀怎麼談呢！”呂作嘲笑似地看看對方的臉。

“不讀，就談不到崇拜。崇拜他哪一點呢？”信吾用開玩笑的口氣說。

“信吾！”隔壁房間里柳姐叫着，“富江先生來了！”

昌作目光閃閃地向那方面一看。信吾向山內告別，走出房間，他臉上毫無顧忌地顯出不快的冷笑，嘴里放肆地嚼着麥煎餅。

柳姐臉色憤憤不平地站在隔壁房間里，一看見信吾，就埋怨似地說：“你怎么啦，同這些人在一起！爸爸說九月里要派他到不知甚么學校里去當代用教員了。這種笨傢伙，睬也不要去睬他！睬了他，你也笨了！”她的尖刻的眼睛顯得更加銳利了。

富江的喧噪的聲音夾着孩子們的笑聲，從那邊的房間里傳過來。

## 其 四

### 1

僅從遠處眺望的人，也許以為智慧子是一個古板的、沒有情感的、大理石像一般冷酷的女子。然而一接近她，不由你不感覺到她那丰潤而秀美的肌膚之下的、清澄而烏黑的眼睛底下的溫暖的心。

富于同情的智慧子，天天看見房東家的小孩——十歲的梅兒和五歲的新兒——到了七月里還穿着骯髒的夾衣，熱得要命，實在看不過去。幸而今天是星期六，她教課完畢之後立刻回家，在路上買了一些白地粗花的布料，——原只是一塊多錢的廉價布。她正在裁剪着，要替兩個小孩縫單衣。

打開的格子窗下面，就是一片青青的稻田。通向寶德寺的甬道，從這房子旁邊開始，穿過稻田，約有小半里路之長，筆直地

隱沒在寺門口。寺院周圍的郁郁蒼蒼的杉樹林上面的姬神山，望去像個金字塔。午後的太陽光生氣蓬勃地照着蕩漾的青青的稻田。若有若無的初夏的風吹進窗來，令人感到快適。隔開一堵牆壁的檐下是一個小堤堰，里面有水流着。在水里捉蝦的孩子們的叫聲，從甬道上向山里、田里走來走去的男男女女的悠閑低鈍的話聲，個個字歷歷地聽得清楚。——智慧子已經聽慣了這種難懂的土白。她自從去年秋天轉任到此，已經在這村子里住過十個月了。

隔壁房間里，上床已經三個月的老太太輕輕的呻吟着。主婦利代姐把腳桶搬到門口，早就在那里咕谷咕谷地洗衣服。智慧子把白布攤在膝上，專心一意地縫紉。

縫孩子們的衣服——這件事無端地使智慧子想起了亡故的母親。智慧子從衣櫃上取下葡萄色天鵝絨封面的厚厚的照相冊來，在矮桌上展開。

照相冊里有一張照片，是一位相貌和智慧子有點相像的、四十左右的、神采優秀的女子的容顏。智慧子一面做針紉，一面用依戀的眼光看這照片。亡故了的母親！……智慧子的身世中也有可悲的回憶。她的生地據說是盛岡，但在還不懂事的時候就遷居東京，在那里長大起來……父親長年在農商部當技師……她的小學教育全部在東京受得，十五歲上進了御茶水的女學校。智慧子的戀慕東京，並不是像鄉下長大的少女們似地出于虛榮心。她十六歲上的正月里，父親突然患病死了。母親和智慧子離開了住慣的京師，回到盛岡。——她的唯一的哥哥在盛岡縣公署任職。——所謂塵世的悲哀，智慧子從這時候起才知道。不久母親生病了。哥哥行為不端。智慧子不能進學校。她的開始信基督教，就在這時候。



母亲長久患病，終于在第二年死了。不久，哥哥把一个艺妓脫籍，娶了进来。智慧子不得不称这个下賤的女人为嫂嫂。她終于違反了哥哥的意思，受了洗禮。

智慧子堅毅地下了自食其力的决心。就在十八岁上进了师范学校的女子部。去年春天，有始有終地畢業了。現在哥哥在青森的大林区署里供职。

父亲是一个严肃的人，母亲是一个溫良的人。智慧子每次想起了这个溫良的母亲，就对东京恋慕不已。她家住在本乡的弓街，是一所內有四五个房間的不很大的房子。……正門旁边的四鋪席房間，是智慧子讀書用功之处。院子門斜对面的人家有一株很大很大的楠树，繁茂得下雨也不漏的树枝扩展在路的上面。——她問过靜子，据說这株树現在还在。

“那边的情况变得怎么样了：我想詳細地問問靜子的哥哥看呢！”她这样想。接着又想回来：“問問也沒有用！”

这时候她听見門口有人高声談話。洗衣服的声音停止了。“六分錢。”智慧子只听見这一句話。

## 2

然后听見利代姐脫木屐的声音，輕輕的足音走进隔壁房間里去了。

好像在找寻甚么东西，又听見銅錢相接触的叮当声。——霎時間一点声音也沒有了。忽然老太太枕头边的門輕輕地推开了，利代姐的苦惱相的臉从門里探出来。

“先生，真是……”她低声說着，謹慎小心地走进来。

“喏，送来了这个……”說着就蹲下了。

“甚么东西？”一看，是一封很厚的信，上面粗笔写着“濱野利

代女士收啓”几个字，盖着欠資的邮印。

“倘使你有另錢，那么，我还少兩分……。”

“噢，有。”智慧子不讓她說完，就低声回答，并且拿出兩分錢來給了她。利代姐非常不好意思地拿着走出去。

智慧子不由地停止了針綫，她想：“給她孩子們衣服，恐怕还不如給錢好吧？”立刻又想：“不，我還有錢在这里！”看看剛才放在桌子上的錢袋。以前剩余的加上上月份的薪水十三元，其中付出了房錢和紙、筆、油等杂用，和今天买布的錢，还剩五元左右。

利代姐立刻回来，用小指伸进插着梳子的头髮里去搔搔，說：

“真是屢次来麻煩先生。”她的潤湿的大眼睛抱歉似的眨眨。左手里拿着那封还没有拆开的信。

“哪里的話！”智慧子若無其事地說，她心里想：这女人已經一个錢也沒有了。

“今天晚上要是能把那件衣服縫好，明天可以拿到些錢……現在只有四分錢了。”

“大嫂！”智慧子立刻郑重地叫她一声，用亲切的語气說：“我是大嫂家的人呀！是不是？”

这不是初次听到的話，然而利代姐睜开了她那双大眼睛，釘住智慧子的臉。她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母亲早已死了。父亲把家产敗光，行方不明了。第一个丈夫是个好人，然而留下了女兒梅兒，也行方不明了（現在知道在函館）。第二个丈夫参加日俄战争，不回来了。听說是犯了軍法，被处死刑的。一个七十多岁的祖母和两个孩子，靠她一双手做縫紉，哪里养得活？于是从前年起，把房子分租給女教师。去年来的智慧子就接租了这房間。今年春天祖母患病以来，开銷

又不够了。不够的部分从哪里来呢？难道向智慧子那里去拿么？照理說来，她完全是別家人。然而利代姐觉得智慧子的亲切，是亲姊妹所不及的。相貌漂亮，态度和藹，意志坚定，感情溫暖……这样地亲爱她的人，在这世界上哪里还有第二个呢？悲哀的利代姐为了生活而縫紉到夜深，想到这里，不期地向着智慧子的房間合掌。她为了感謝智慧子的緣故，也感謝智慧子所相信的上帝。

“这个……大嫂。”智慧子躊躇了一下，从桌子上拿起那只錢袋来，从其中把鈔票一張，兩張，三張……恐怕对方看見了觉得輕蔑，所以不立刻遞給她，却握在右手里，繼續說：

“这个，大嫂，我是大嫂家的人呀。所以我平常無論甚么事情都自作自主，你都不見怪。我把大嫂看作大姊姊呢。”

“啊，这真是……”利代姐說着，眼睛向下，把右手按在鋪席上了。

“所以，这个，如果你見怪，我反而对你不起了。喏，这真是一点点零錢，給老太太买些……”說着，把手里握着的东西遞給她。低着头的利代姐的膝上，从上面紛紛地落下雪珠一般的眼泪来。智慧子看見了胸中郁結起来。

“大嫂！”她叫着，就用伸出的手握住了利代姐突然按到鋪席上的左手，在心里叫：“上帝啊！但願你保祐！”美丽的露珠从她的閉上的眼睛的長長的睫毛上簌簌地滴下来。

“唉——。”隔壁房間里發出無力的呵欠声，接着一个沙哑的声音叫：“利代姐，利代姐。”大約是老祖母睡醒了，想翻个身，叫她来帮助。

智慧子突然把手縮回。利代姐抬起泪湿的臉来，答应一声“来了”。她臉上充滿了無言的感謝。“我去一下，”她向智慧子打个招呼，連忙揩揩眼泪，推开了隔板上的門。

智慧子目送她的背影，就把眼睛移到留在这里的那封信上，一时屏住了呼吸。她胸中充滿了一种滿足的感情，仿佛完成了上帝所交給她的一种义务。于是她好像命令自己一般地在心中起誓：“凡我所胜任的，我一定要实行。”

“啊啊啊，睡得很好。天已經亮了么，利代姐？”是老祖母的声音。

“呵呵呵呵，现在是下午三点鐘光景呢，老奶奶！你舒服么？”

“完全和平时一样了。怎么，先生已經出門去了么？”

“不，今天是星期六，她早已回来了。奶奶，她替梅兒和新兒买了兩件單衣料，現在正在縫呢。”

“啊，她这样好！那么你得回敬她一点东西。”

“唉，奶奶！你总还当是在从前……。”

“呵呵呵。原来是这样。那么利代姐，你要好好地当心，服侍先生。像現在这先生那样的好人，你無論走到哪里也找不到的。”她像教訓小孩子一般地說。

智慧子听到这話，又觉得眼睛里含着眼泪了。

“啊唷，痛啊，只有翻身的时候觉得你沒良心。”这回是在罵利代姐了。智慧子想起了衣服，就繼續縫紉。

过了約五分鐘，利代姐再走进来的时候，好像又哭过了，頰上有新的泪痕在發光。

“老奶奶似乎好了些么？”

“噯。她說天亮了么，糊里糊塗……”說着略微笑笑，又說：

“都是托先生的福！”

“唉，大嫂！”她抬起充滿同情的眼睛來，“大嫂，你不肯把我當作自家人么？”

“先生，剛才老奶奶也說，像先生这样的人，無論走到哪里也找不到的……”她已經到了慣于世故的年齡，所以只管道謝。

“教我好难受啊！”智慧子說，“請你對我不要這樣說吧。像你大嫂這樣良心好的人，上帝會保佑的。”

“真的，先生，如果有活的上帝，我想就是像先生这样的人吧……”

“哎喲！”智慧子發出真心吃驚的聲音，睜开了她那雙清澄的眼睛，說：“請你不要說這種話啊！”

“噢。”利代姐答應一聲，低下了頭。她想：剛才這句話也許被她當作客套話了吧。她的手無意中碰到了剛才那封信。

“那麼，大嫂，你看看這封信吧。是哪裏寄來的？”

“唉？”她挺起眼睛來，“函館寄來的。……那個，梅兒的父親寄來的。”她略帶不快的樣子說。

“啊，真的？”智慧子低聲說，她心中懊悔剛才不該叫她看信。

“那個，上個月……十來天之前也寄來過一封，我沒有回信，所以……”說到這里，聽見門口有人聲。

“日向先生在家么？”

“是靜子小姐。”利代姐低聲說，連忙站起身來。

“大嫂，把這個……”智慧子指點着剛才的鈔票。利代姐說：“那麼真是……”就受了鈔票，走出房間去。

4

寒暄之後，靜子立刻注意到了智慧子收拾好的縫紉物，就

說：“啊，好手段啊。”

“并不好。”

“你自己的？”

“哪里！这么小的我穿不上呢。”就笑着拿起正在縫紉的衣服來給她看。

“梅兒的？”靜子略微放低聲音。

“噯，梅兒和新兒兩人的。”

“真的？”靜子的眼色里若有所思。她猜想到這一定是智慧子買給他們的。

智慧子把身邊的東西收拾一下，改用歡喜的表情說：“難得請到！”

“你為甚么不到我家玩玩？”

“真對不起。”智慧子茫然地說，覺得難于表示態度。她的眼光和靜子的微笑似的眼光一接觸，她就感到一種狼狽，臉上驀地泛起了紅暈。她除了靜子和清子以外沒有別的朋友。（和富江雖然是同事，但不很親近。）過去的習慣，每星期必然訪問小川家一次；然而自從信吾回來之後，不知怎的，不想去訪問了。

“今天你忙么？”

“不，今天是星期六。你可以多坐一會兒么？”

“不行。今天我還有事。”

“不要緊的。”

“諾，我是來邀你的呀。今天晚上，我們家里開紙牌會，所以媽媽叫我来請你。……你能來么？”

“紙牌，我不會玩的呢。”

“唉，你客氣么？”

“真的。我很久不玩了。”

“不要紧的。我才玩不好呢。来，一定来，好不好？”静子用姊姊似的甜蜜的语调说。

“怎么样？”智慧子心里决定去了，然而嘴上表示不很起劲的样子。“约会的是哪些人？”

“有十来个人。”

“这么多的人？”

“噢，只是我家就有三个选手了。”

“呀，哪三个呢？”智慧子开玩笑似地说，脸上现出笑容。

“这是，”静子用下巴点点自己的胸膛，“劣等组的头子。”就天真烂漫地笑起来。

智慧子觉得：信吾回来以后的静子，变得生气蓬勃、有说有笑，同从前不同了。不禁发生了一种不满足的情绪。她自己也有一个哥哥。然而这哥哥和她两人之间，有甚么感情呢？

智慧子不知不觉地高兴起来。“甚么时候开始，静子姊？”

“现在就去，一点也没有甚么招待，吃过晚饭就开始。我现在还要去邀请子姊和神山姊呢。一同去好不好？对不起了。”

“跟着你，随便甚么地方也去。”智慧子笑着说。

她立刻站起身来，“那么请等一等，对不起。”说着，就到房间的角落里去换衣服。她拿出些衣服来，但是不知怎么一想，又放下了，只在身上穿着的紺青飞白纹的日常衣服上加了一条裙子。

静子看着她的后影，似乎想起了甚么事情，含着笑低声地说：

“那个，山内先生啊！”

“噢。”智慧子转过身来。

“那个……”静子看到了智慧子的认真的脸色，似乎觉得自己不应该说这话，略微感到不好意思，脸就红了，接着说：“无聊

的事情。……不过神山姊这样说。据说，他对神山姊玩了些甚么花样。”

“玩了些甚么，甚么花样？”

“啊呀！”静子的脸红到了耳朵上。

“难道有这种事！”

“富江姊自己说的呢。”好像替自己辩护似的。

“唉，这位先生真是！”智慧子略微吃惊似地睁开了眼睛说。她所指的是富江；但是静子听来好像是指山内。

不久两人一同出门。

5

两人走进医院的正门，加藤正靠在配药室里的椅子上翻弄处方簿之类的册子，他慢慢地放下了册子，愉快地迎接她们。

“啊，妇女队略微迟些，昌作兄的一队已经在大约二十分钟之前先去了。”

“噢！那么慎次先生也去了么？”

“噢。弟弟说从来不曾玩过纸牌，不想去；但是终于被他们拉去了。请上来坐！喂，清子！清子！”

清子也立刻答应去了。

“您也去，好不好？”智慧子说。

“哈，哈哈哈，我不会玩的。有生以来在纸牌上不曾战胜过……这样吧：假如有负伤者，我来当救护员吧。”

清子换衣服的期间，静子到富江的宿舍里去邀她。然而富江已经独自先去了。

三顶女伞或前或后，在结了穗的麦田中悠閒地向川崎方面进行。走到鹤飼桥边，正好碰到从会集在桥边的另一条路上走



来的山内。山内向她们招呼的时候脸涨得同血一样红。他取了不即不离的间隔，在她们前面五六丈远之处局促不安地踉踉跄跄地走路。

好摩四点半钟开的上行列车发出凄厉的声音，在附近的铁路上开过的时候，这一伙人到达了小川家。富江的喧闹的笑声，屋子外面也听得到。岩手山蒙上了一层淡紫色，夏天的太阳静静地挂在它的肩上。

除了富江之外，校长进藤、副训导主任森川、加藤的兄弟慎次、农业学校毕业的长脸的沼田，以及巡迴到此的警察松山，都参加在内，谈话非常热闹。山内也夹在里面。

妇女队先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休息一下。只有富江一人有时到那房间里去，有时到这房间里来，态度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柳姐从早晨起就喧嘩沸翻地在厨房里指挥。

晚餐的时候，长着威严的髭鬚的主人信之也出席。在席上，主人、警察和校长各自夸谈自己钓鲑鱼的情况；以后是议论附近的山里有沒有猴子。——在这話还未說完的时候，晚餐结束了，警察不久就回去。

过了不多时，信吾当作書齋的厢房里布置了紙牌<sup>①</sup>。在两只明亮的五分芯吊洋灯底下，男男女女交头接耳，下面飞动着許多白的手和黑的手。整齐地排列着的紙牌眼見得逐漸减少了；开着門窗的房間越来越悶热起来。智慧子面前一枚，富江面前一枚……許多头凑在一起，臉同臉几乎碰着。山内用异常的裝腔作势的音調来念着“春宵……”

---

① 日本的紙牌，是長方形的紙片，上面写着种种形象和詩句，同种者数枚合成一組。普通共有四五十枚，玩时將紙牌分給数人，各人將形象及詩句相关联者配合起来，依照牌上点数而决定勝負。負者臉上塗白粉。

“万岁！”富江用尖细的声音喊。智慧子的纸牌就被敏捷地取了去，第一战富江得胜。于是智慧子、信吾、沼田、慎次、清子的脸上就被涂上白粉。富江指着信吾的涂白的半边鬚，用不能再响的声音大笑。大家也附和着笑。沼田袒开了半件衣服。森川解开了竖领洋装的钮扣，让风吹进；同时他脸上的白粉干燥起来，使他感到皮肤绷紧，就扭动脸皮，装出奇妙的表情，使得大家又笑起来。

“这回要报仇了。”信吾说。

“呵呵呵呵。”智慧子只是笑。

“要重新分组了。”富江并不对着任何人说，立刻洗牌。

## 6

第二次交战开始不久，静子的手和对面的昌作的手，差不多同时落在静子面前写着“唯有明”的纸牌上了。别人都感兴味，大家来参加争论，有的说这个先下手，有的说那个先下手。

“你输给他吧。昌作叔叔可憐的！”旁观的柳姐插嘴说。昌作脸上现出不快之色，把纸牌拿去。静子不服气，一句话也不讲，把昌作的纸牌拿了一张到自己这边来。昌作不肯，把它夺了回来。战斗告终的时候，昌作硬要当读手。终于由他当读手，到结束为止。

信吾总是手段最高明。把诗句的头字母照五十音<sup>①</sup>顺次排列的配合法，最初屡次引起富江的怨恨。然而富江也绝不比信吾差。每次分组的时候，她喜欢和信吾做敌手。两人的战斗非常惹人注目。

---

<sup>①</sup> 日本字母有五十个，即五十音，照此排列，犹之照 A B C 排列。

不仅信吾而已，所有的男客都受了富江的敏捷的攻击。富江一个人兴高采烈，毫不客气地抽取对方的纸牌。她的抽法有些兒不正当，接連五六次之后，有的人就把纸片繞在手指上。

山内專心壹志地守住面前的纸牌；但是富江对他絕不放松，只要有隙可乘，远迴也要向他襲击。山内每次被她襲击，总是抬起他那張兴奋的小臉来，眼睛变成三角形，怨恨似地看看富江的臉。“呵呵呵呵，”富江得意地笑。静子和智慧子每次都打个照面。

有一次，信吾抽了智慧子的纸牌，說她手法不正当，就不送了。接着，智慧子就抽信吾的牌。

“呀，来了。”信吾說着，强要了一張。

战斗終了，信吾和智慧子面前各剩一張。昌作站起身来观察一下，猜度心理，叫道：

“勇猛啊——”这是智慧子的牌，信吾这方战败了。

“唉，你这个人！”富江伸手用力地拍昌作的背脊。昌作紅着臉，怒气冲冲地撇起了嘴巴。

可憐的是慎次，他四五張牌也守不住，叫一声啊呀，就裝出可笑的狼狽相。他的嫂嫂清子和静子兩人对他的态度頗感兴味。他的狼狽仿佛是故意装出来的。又滑稽又可憐的是校長进藤。每逢胜敗关头，他总是捻着他的鮎魚鬚，憤憤不平地說：“年紀老了，不中用了！”他有一次代昌作当讀手；然而有时讀錯，有时口吃，沒有讀到二十枚，就因富江抗議而作罢了。

虽然在忘我的混战中，也可看出各人的心情。在静子的眼睛里，明了地看到哥哥和清子之間的顧忌。清子始終謹慎小心，有一次和信吾并坐了，态度非常不安。在清子的眼睛里看来，覺得信吾对智慧子的举动不是完全無意識的。而富江的潑辣相，

尤其是她对信吾的撒嬌相，不免使近来看不起富江的智慧子感到几分不快。

九点多鐘，紙牌战斗告終。端出茶来，端出点心来。每个人臉上都塗着白粉，大家互相取笑。有人提出：回去的时候不准揩去白粉。然而智慧子、靜子、清子三人已經在不知甚么时候把白粉揩去了。富江憤憤不平，吵着一定要把她們三人重新塗白粉，被信吾劝住了。富江終于不揩去。森川扣好了上衣的鈕扣，用干手帕揩臉，臉上就好像厚厚地搽上了一層粉。他的黑色牙齿中間一顆假牙齿特別显著。大家說他像个妖怪，又大笑起来。

不久大家紛紛回家。信吾兄妹說送他們到鶴飼桥，就跟大家一同出門。清淨無云的天空中斜挂着一鉤新月，沉靜快适的夜气像水一般沁入相当疲倦了的各人的头腦里。

7

淡淡的夜霧弥漫在田地上，月光柔和而滋潤。初夏之夜的甘美使草木的灵魂蕩漾，天地間籠罩着無限的靜寂的夢。北上川的淺灘的水声好像不相識之鄉的音信，使这安靜的空气顫抖着。

男的，女的，大家不期然而然地作深呼吸。每个人的疲倦的头腦里，都难于找出剛才的輝煌熱鬧的室內光景和这乡村靜夜之間的联系来……然而片片的紙牌閃現在眼前；零零碎碎的詩句杂乱無章地在耳根里复活起来。“那时节——”有时这样地想起。但因为这是太近的回憶，所以反而想不起全部，就此消失了。四周肅靜無声。木屐在潤湿的土地上磨擦的声音，忽輕忽重，乱七八糟地响着，疲倦的头腦立刻朦朧起来。大家暂时默默無言地走路。

田間蜿蜒的道路很狹窄。十个人形成了很長的不規則的一列。沼田走在最前面。其次是富江，其次是慎次，其次是校長……森川和山內。山內和智慧子之間略微隔远些。智慧子后面直接跟着高个子的信吾。

智慧子感到一种甘美的悲哀。她的青春的心中恍恍惚惚，似乎是看到了自己从来不曾見过的境地而回来。有时她想：無聊的騷扰！有时又想：欢乐啊！而在心的深处，覺得富江的潑妇式的噪舌討厭难当。这时候直接跟在后面的信吾的足音，無端地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悄然地走着，好像做夢的样子。头髮也散乱了。

最先回复本来的心情的是富江。“喂，沼田先生，那时候你面前不是有一張‘野木瓜山’么？这是我的拿手好戏呢。我正想抽，等了一会，信吾先生沒有牌了，你就把‘野木瓜山’和‘不能合流’給了信吾先生，是不是？我真厭煩了！呵呵呵呵”她喋喋地談着剛才的事。

“哈哈哈哈哈。”四五个人一同笑了。

“森川先生这个人再討厭沒有了！那么粗暴，竟把‘聞声之时’撕掉了……。”

富江兴致勃勃地繼續說下去。

信吾大概是由于相隔太远的緣故吧，一句話也不說，笑也不笑。他的心追隨着眼前的智慧子。他后面的清子的心，追隨着信吾。再后面的靜子的心，追隨着清子。这四个人都一声不响地走路。

路和另一条路合并了，稍微广闊些。走在前面的四五个人，以富江的响亮的笑声为中心而形成一伙。

从街上回来的一个醉汉，嘴里嘟嘟喃喃，蹒跚地走过。

信吾和智慧子并肩走了。

“在这个沉靜的夜里，您有甚么感想？”信吾說。

“真沉靜啊！”略微过了一会智慧子回答。

“您，对紙牌不很喜欢么？”

“也并不……今天晚上真快乐呢。”智慧子很客气地仰起头来向他一看。

“哈哈哈哈哈。”信吾笑着，用手杖来敲路上的石头，發出得得的声音。

“听說，您是基督教信徒么？”

“噯。”她低声回答。

“关于这方面的書，您可不可以借几册給我看看？关于宗教，我以前一直沒有探究的机会和時間，今年夏天想稍微看看。幸而有您可以請教……。”

“您看的書，一定有……倒是我，曾經拜托过靜子姊，想向您借些書来，用用功呢。”

“呀，我沒有帶甚么好的書来。如果您要看，随时都可以……那么，这夏天您不到別处去么？”

“噯，打算不去……。”

路轉入一个小树林里，遮蔽月光的綠叶，沒有風也發散一种香气。

## 8

走出了幽暗的树林，北上川的水声突然近起来了。

“您不喜欢看小說么？”信吾略微唐突地問。这时候兩人已經并肩走着了。

“不能一概而論，倒并不是不喜欢。”智慧子安靜地回答，抬

起头来看了一下信吾的旁臉；然而她心中异常地不安靜。在不知不觉之間，已經离开前面的人群四五丈远。清子和靜子走在后面，她們的足音不知怎的也稍稍隔远了。智慧子和信吾并肩走着談話……胸中無端地感到不安。

她每走一步，总想站定了等一等后面的兩人；然而不知甚么緣故总是做不到。

“那册書您讀过沒有，風叶<sup>①</sup>的‘恋醒’？”信吾又問。

“听說已經禁止發卖了么？……”

“是的。这册書禁止發卖是沒有道理的。当然不仅是这一册，認真的作品碰到和它同样的命运的，很多很多呢。这好比把精制的美味肴饌一样一样地倒給狗吃……哈哈哈哈哈。‘恋醒’这种書並沒有甚么不好，对不对？”

“噯！”智慧子答应。信吾还想說些話，嘴唇动了；然而忽然作罢，臉上泛出滑稽似的微笑来；但他們背着月亮走路，所以智慧子当然沒有看到。

信吾心中不知由于哪种联想，記起了“恋醒”中所描写的事实——不，作这小說时的著者的心情；不，讀这小說时的信吾自己的心情。

走了五六步，信吾的手背像一片落叶擦过那样輕輕地碰了一碰智慧子的柔軟的手。也不觉得冷，也不觉得暖，只是一种电光一般的感觉在智慧子腦中掠过，她的身体不期地硬化了。走了兩三步，又碰一下。这回碰得稍微重些。

智慧子把这只手伸到嘴巴边，假裝輕声咳嗽的样子。于是突然停步，轉过头去。清子和靜子并着肩，大家低着头，从六七

---

① 小栗風叶，当时日本的小說家。

丈之外走来。

信吾独自走了五六步，不自然地站定了。他也转过头去。他的眼睛看着沉浸在朦朧的月光中的智慧子的旁臉，用手杖的尖端来敲打木屐的头。他臉上显出嘲笑自己似的、或者蔑視对方似的笑容。

清子和静子似乎一时沒有注意到兩人的停步。清子一直若有所思地低着头，默不作声，尽量把脚步放緩。

“清子姊，走得这样慢，对人不起的。”静子略微上前些，这样说。

“不要紧。”清子回答了一声，冷淡地笑着。

“你家里挂念着你呢，一定的。不过有慎次先生陪着，总放心的……。”

“静子姊！”略过一会清子着力地叫一声，突然握住了静子的手。

“我希望这样，我。……”

“嗯？”

“这样！永远、永远这样地走路……。”

静子不禁胸中郁結起来，被握住的手用力地反过来握住了她的手。然而兩人并不相視。永远这样走路！这句美丽的夢幻似的话，使得在紙牌会之后疲倦恍惚而被包围在朦朧淡月和飄蕩薄霧中、融化在甘美無極的夜的靜寂中的静子的心，發生了一点沒来由的同情。“她对哥哥有些依恋！”这念头在轉瞬之后支配了静子的感情。一种不快的悲哀涌上心头。然而这也并不完全打消对清子的同情。女子是可悲的人！——这悲哀之念使静子想不出可說的话来。

“稍微走快点，好不好？”信吾喊她們。兩人吃了一惊，抬起



头来。

9

这晚上智慧子别了众人回到宿舍里，已经是十点多钟了。

格格地拉开了人口的门，就望见厨房里炉灶旁边挂着一盏灯罩模糊而纸笠破损了的幽暗的三分芯洋灯，利代姐沉思似地悄然地坐在灯下缝衣服。“啊，先生回来了。”她连忙出来迎接。

“回来迟了，新儿睡了么？”

“噢，大家都睡了。我以为先生宿在那边了……。”说着，就走在前面，先走进智慧子的房间里，敏捷地把桌上的洋灯点着了，把被铺好了。

我以为宿在那边了——这一句话不知怎的在智慧子听来觉得不愉快。利代姐坐的地方，一封长信曲曲折折地摊着<sup>①</sup>。智慧子向它一瞥，就走进房间去。“啊，被都铺好了，对不起，大嫂！”

“哪里的话，先生。”又笑着问：“玩得高兴么？”

“噢……。”智慧子含糊地答应，“我累死了！”她天真地说着，就不脱裙子坐了下去。

“谁的手段最好？”

“他们手段都好。我从来不大玩纸牌，所以总是输的。”她莞尔地笑着说。大概是散开了的头髮乱披在颊上的缘故吧，她的相貌比平常更加艳丽了。

利代姐想：不错，她的性格是不喜欢游戏之类的东西的，就感动似地说：“真的。”那双大眼睛闪闪地眨动着。

然后两人谈了些关于一小时前才睡着的老祖母的话。利代姐站起身，去把今天函馆寄来的信拿了来。

① 日本人写信用手卷似的长条信纸。

“先生，怎么办呢？”她愁容满面地说。这封信是利代姐的第一个丈夫写来的。以前曾经来过一封，没有回复他，现在又来。这人自从梅儿出世后一年行方不明以来，到现在已经九年了。信中详细地说明长期间离开的抱歉之意，又说他现在在函馆某商行的支店里糊口，恳切地要求利代姐原谅他过去的罪过，把全家迁居到函馆去。又说，他出走后利代姐曾经有过第二个丈夫，而且这人已经死了，这些事他都知道。并且亲切地说：后夫所生的新儿，他一定当作自己的儿子抚育。

智慧子设身处地地听她讲。她在谨慎小心的利代姐的口气里，知道这可怜的女子现在还思慕着她的故夫梅次郎。她想，这也不是无理的。

想起了这也不是无理的，智慧子的心蒙上了一层意想不到的奇怪的阴霾。智慧子真心地同情这可哀的寡妇。她愿意尽可能地帮助她，因为救济别人是一件乐事。过去救济利代姐的只有她一人。但是今后不然了！

无论何人在这种时候都会感到一种不满，智慧子也不免感到这种不满。然而她立刻把这念头打消了。

“所以，”利代姐继续说，“无论怎样，先得把奶奶的病医好。……我在想，怎样回复他呢？”

“真的。”智慧子眨动着长长的睫毛说，“承蒙你同我商量，……大嫂，我劝你总要把现在家里的情况详细告诉他，你看对不对？照我个人的意思，去的好。不过恐怕不能立刻去。”

“对啊。”利代姐低下头说。她自己实在也是这样想的。

## 10

“这样是对的，大嫂。”智慧子的眼睛钉住低下头的利代姐

的胸际。

“这样是对的。”利代姐反复說一句，略停一下，抬起臉来，似乎考虑好了的样子，說：“即使要去，也得等奶奶好全了再說，甚么时候是不可知了。不过，离开了出生的村子，到北海道那边去，以后不知道怎样——我想起了……”

“这个，只要有决心，总不会不好的。不过那边的情形，也得仔細打听一下……”

“这确是真的……今天的那封信里，附着十塊錢呢……”

“噢！”智慧子竭力不讓关于这事的感想露出到臉上来，“要写封回信去才好。这也是为了梅兒和新兒……”智慧子把利代姐的心事加以分析，說的时候觉得自己現在是在做一件好事。

“对啊。”利代姐頻頻地眨着她那双大眼睛，似乎还没有分明說出自己的心事似的，“先生这样地照顧我，我俱願永远住在这里，快乐得多呢。”

“我也这样想，大嫂，真是……”她想說下去，然而不知怎的，胸中突然涌出一种思想，話头就断了。接着改口說：“这是上帝的意旨，人是不能自作自主的。”

“我說，先生，”利代姐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智慧子的臉，“你应该結婚了。”

“呵呵呵呵。”智慧子低声地笑，“大嫂，結婚这种事情，我自己想也没有想过。”

話題就此改換。不久利代姐出去了。智慧子慢慢地站起来，脫了裙子，仔細把它折叠好，不知怎的，手的动作迟鈍了。她又在桌子面前坐下来，注視洋灯的火，时时眨动長長的睫毛，好像想起了甚么似的。隔壁房間里新兒醒了嚷着，智慧子似乎沒有听见。

智慧子心里从来不曾这样混乱。她也考虑着利代姐一家的事情。她想起了利代姐的悲痛的命运，想起了她含苦茹辛地抵抗这命运时的心境，实在不胜同情；现在开着加藤医院的房子，便是以前利代姐出世的地方，这房子在四年前已经落入他人之手了。从前街上数一数二的濱野屋客棧的女主人，使用过十几个男僕和女僕的老祖母，现在患着绝望的老病，纏綿在床上，她的心境又怎样！人生的悲痛，这时候威胁着智慧子的心。然而这悲哀的利代姐家里，也会涌进料想不到的幸福来！委身于神意的智慧子，不由地感到孤独的寂寥。

前途怎么样？——这认真的念头的一旁突然响起富江的喧嘩的笑声。于是心中浮现出信吾的白皙的顔面来，——智慧子装出严肃的表情，咬着嘴唇，正像谴责自己的样子。“男人都是浅薄的！”她在心中这样说。她想起了青森哥哥，想起了不回答嫂嫂的话而只管在灶下烧着火读“聖經”时的情形。她想起了亡故的母亲，想起了住在东京时的情形。

最后，智慧子想起了那时候的朋友，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时候她分明看到了现在的自身的形单影只、無依無靠的孤独状态，無端地想哭出来了。她立刻把兩手交叉在胸前，長久地祈禱。……

岑寂的山乡，夜已经深了，只听见鄰家的馬踢着板壁的谷篤谷篤的声音。

## 其 五

### 1

七月下旬的某一天。

紙牌会的第二天，信吾初次到智慧子的宿舍里來訪問。他特地帶來一兩冊易卜生作品的譯本，和一冊載着信吾自己所作的題名“易卜生解說”的五六頁文章的雜誌，借給智慧子看。智慧子也借給他一冊路南的“耶穌傳”的譯本。從此開始，信吾訪問智慧子共有五六次。

信吾對於智慧子採取特別尊敬的态度。有時也好像多年老朋友似地談話；然而兩人之間所談的，大都是這鄉間所不能聽到的高尚的問題，多半是關於人生、信仰、創作的話。信吾喜歡提出這樣的問題，有時竟提出明知對方所不理解的哲學上的困難問題。倘使仔細听听，他所說的也許並沒有一貫的思想和意見。他常常說起許多泰西哲學家的名字，然而他自己有否關於這些哲學家的知識，恐怕也是疑問。總之，信吾愛談這些事，談的時候好像多血質的人那樣揚眉瞬目，手舞足蹈，自己對自己的話先表示感動。

“我覺得不可思議呢。和您這樣談話，就會自然地認真起來，朝氣蓬勃起來，希望把平生所想的事盡情說出才好。這兩三年來我有這樣的一種不快：想說的話，終於在人前不能說出……實在不可思議。能夠有人听我說出自己的思想，不，只要我能夠說出自己的思想，已經使我感到一種幸福了。”有一次信吾裝着嚴肅的語調這樣說。然而也許可以像下面那樣地說：

“我覺得不可思議呢。和您這樣談話，就會自然地希望演戲，終於連心里所沒有的事也說出來了。”

在智慧子方面，不得不耽心信吾這樣頻繁的訪問會引起村里的人的猜疑。在這狹小的村子里，往往一点点事情就被大驚小怪地談論。智慧子想：萬一有這種事，真是意外之至了。因此她盡量少說話，用無隙可乘的态度來對待他；有時聽到不中肯

尚話，而信吾兴高采烈地談論，她也就說出自己的不同意見來。這時候信吾就誇張其詞地表示同感。信吾回去之後，她想：男人總是討厭的地方多。尤其討厭的，是他希望博得她的歡心。智慧子想：“他是那種性質的人！”

信吾訪問智慧子的日子，大都順便也訪問富江。富江照例用那種態度來迎接他。信吾總是在心中幽默地笑着走回川崎的家里去。

暑氣一天一天地厲害起來。尤其是今年雨水少，所有的田里水都不夠。在白晝，屋子里也達到九十度。

今天又是從早晨起就天無片雲。靜子的房間是朝東的，格子窗上照着眩目的朝陽，白晝的炎熱可想而知。靜子吃過早飯之後，母親吩咐她替哥哥的單衣改縫一下，她獨自坐在房間里。

飛鳥的影子在格子窗上掠過。

“靜妹，我那件單衣啊……”信吾說着走進來。

“哥哥，今天一定有客人來呢。”

“為甚么？”

“你說為甚么，”她笑着說，“你看。”

這時候鳥影又在格子窗上橫飛過去。

“哈哈哈哈哈。你是迷信家。也許吉野這幾天之內會到。”

## 2

“呀，昨天的信里不是說四五天之內動身么？”

“是的。不過這個人的預定計劃最不可靠。這傢伙的行動像雷一樣，隨時會跟着風雲而響出來。”信吾就在那里坐下了，又說：

“喂，這件衣服太短了，替我放長些。”

“太短？”静子用尺量量他那解开着的法蘭絨單衣，“有七寸六分呢，不短哪！哪怕你是电綫杆也可以。”

“不，太短！本人說的不会錯。喏，这里不是縫着皺襞么？只要替我把这点放出。”

“啊呀，哥哥，一放出变成九寸光景了！好，那么替你改成八寸吧。”

“这样小器！再稍微放些吧！”

“那么八寸一分怎么样？”

“再放些吧！要是不称心，就不要穿，怎么办呢？”

“那随便你。”

“这样可以到人家去做媳妇的？”

“哥哥討厭！”她向信吾白一眼，“放到八寸一分，已經比本来長五分了，好么？那个吉野先生，就是今年春天同你到京都去旅行的那个么？”

“嗯。”信吾笑着，伸手到静子的桌子上去拿了一册有名的女詩人<sup>①</sup>的“舞姬”。書的一端挂着一条橄欖色的書籤帶。

“他要耽擱長久么？”

“約好八月里在这里玩一个月。不过这傢伙是靠不住的，玩厭了随时会滚蛋。”

“噢！这本書是昌作叔叔的么？”

“噯。这位詩人的著作，哥哥有沒有帶些来？”

“沒有，我終于沒有买。这册‘舞姬’之后还有‘夢之华’，最近听說又出了一册‘常夏’。”

“啊，这不是她作的呢。她作的东西我都知道的……这是

---

① 指与謝野晶子。

那个吉野先生作的吧？”

“吉野？”看看妹妹的臉，“他作詩是玩玩的，常常在杂志上匿名發表而已。他的本行是西洋画。”

“噢？”靜子手里的剪刀上的鈴当叮令叮令地响着，“在展覽会里展出过么？”

“展出过一次。就是他在美术学校畢業的那一年。对了，就是前年秋天的展覽会。——噢，你不是也去看的么？三尺光景高的一幅，題名叫做‘暴風雨之前’的。”

“噢，这就是他的啊？”

“是他的。傍晚的陰暗的房間里，一个臉色蒼白的女人眼睛里露出厭惡之色，抱着一只雪白的猫，是不是？桌子上攤着一封信。一盆紫蘿蘭开着花，好像戴在那女人头上似的。窗外有色彩很愉快的云，奇形怪狀地飞舞着。”

“好像看見过的。这就是那幅‘暴風雨之前’么？”

“是的。这幅画的意义，那时候的人都看不懂。他是日本的柯罗<sup>①</sup>，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柯罗是甚么东西？”

“哈，哈哈哈哈哈，是法国有名的画家。”

“噢！”靜子嘴上这样說，但是日本的柯罗这句话的意义，她当然是不能理解的。她只知道是說他了不起。“既然是这样了不起的人，为甚么后来不展出了呢？”

“呃，大概是自重的緣故吧。現在他倘使作画，一定可以使整个京城里的士女吃惊呢！我近来有了各种各样的朋友；吉野在其中也是談得上的一个。”信吾的語气中隱隱地表示着他自己

---

① 柯罗(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 1796--1875)是法国名画家。



的了不起。

“阿姊，阿姊，”十二三岁的妹妹芳子叫着，踉踉跄跄地跑来。

“甚么事情？这样地跑！”

“告诉你，”芳子脸上露出不平之色，“日向先生来了！”

“呀！”静子看看哥哥的脸。她想起了刚才映在格子窗上的鸟影。

### 3

过了两三天，小学校也放假了。平常耽擱在值班室里的校长进藤，在师范出身的人们中也已经是老手了，这回必须出席今年在盛岡召开的体操和地理历史教授法的暑期講習会。因此假期中的值班由森川担任了。本地人老年首席教员齋藤、智慧子、富江三人分别担任村里一部分儿童的校外管理，以防儿童在休假中風紀混乱。富江今年暑假也不回到盛岡的夫家去。智慧子無家可归。并非沒有家，哥哥嫂嫂住在青森，然而智慧子觉得这不是自己的家。即使回去，也不过冤枉地把一个月的休假不愉快地度送罢了。也有耍好的同学来約她，問她要不要到某温泉去共同度送一个快乐的夏天。但是她想起了房东利代姐的心事，自然而然地不忍离去。結果，智慧子除了出席八月二日在大澤温泉开的师范校友的同級会之外，决定不再到别处去。

于是智慧子就同休假前大家都做的一样，在八月一日預先規定了假期中自己所应该做的事。其中包括种种事情：繼續进行一时中断了的英語自修，重溫她所最喜欢的历史，还有其他許多事情。把信吾帶來的書多借几本来讀，也是其中之一。

今天正好是星期日，智慧子想把已經讀过的書送还，另外再借几本别的書，所以趁天气还没有炎热的早上八点钟光景到小

川家來訪問。

她準備立刻就回去的，但是被他們硬留住了，並且請吃午飯。午後又因為天氣太熱，不能立刻走；直到四點鐘光景，他們還是挽留，好容易告辭了。這是鄉村的富裕之家所常有的情形：家庭生活單調，沒有甚么有興趣的事情，因此往往硬留客人，甚至生氣；這與其說是款待客人，不如說是為了慰借自己的無聊。

照平日慣例，由靜子送客。靜子穿着一件雖然漿過而已經失效了的寬大的單衣，上面束着平日用的狹幅的洋紗腰帶，赤腳穿上一雙庭院用的木屐，打扮很隨便。她拿了一頂女用陽傘，和智慧子親切地并肩走路。智慧子也是日常打扮，不過穿着裙子。不知不覺之間，兩人已經走到了鶴飼橋上。

這裡是村中風景的中心地點。從北面流過來的北上川，流到觀音岩的崖下，向西轉彎，清澈的水通過了一處淺瀨而流經這吊橋底下。流了約一里路，又向南轉彎。站在这橋上，可以望見上流方面的姬神山，和下流方面的岩手山；月亮從東山升起來，太陽向西峰落下去。這座飛渡在空中而映着傾斜的紅日的橋，像虹一般橫臥在淺瀨上面。

南岸靠着山崖；北岸是低的平原，楊樹叢生。水邊的石礫中間，到處有可憐的石竹开着花。

兩人靠在用粗鋼絲繩做的欄干上，肩上映着夕陽，把衣袖擋着河上的涼風。

“呀，這一定是昌作叔叔。”靜子指着站在淺瀨中的一個人說。但見一個高個子的男人，頭上戴着草笠，水浸到腰際，正在頻頻地拉動釣竿，大概是在那里釣鮎魚。銀色的魚鱗在水浪里閃閃地跳動，不知是原有的鮎魚還是釣的。

“昌作先生這般模樣！”智慧子注視着說。

“噯，釣鮎魚的時候大家都是這樣打扮的。昌作叔叔近來天天釣鮎魚。”說的時候，忽然聽到車輪子的轆轤聲。

一輛人力車從街道方面拉過來，正要上橋。兩人不期地都轉向這方面看。

“呀！”靜子驚叫一聲，忽然臉上紅了。一個女子對於自己的服裝的不像樣，比箭更快地感到難為情。

#### 4

拉過來的人力車的聲音，在兩人的腳下像雷一般響起，吊橋微微地動蕩。

車子上坐着一個穿西裝的男子，戴着洋草帽，低着頭，正在膝上的寫生冊里寫些甚么。——靜子一看就知道這人就是哥哥說這幾天之內也許要來的吉野。他是乘好摩下午三點鐘到的下行列車來的；大概是因為坐人力車，所以不走鐵路旁的近路，而繞着濠民的街道走大路來。智慧子剛才聽見他們說起這客人，所以也立刻注意到了。

“小姐，我載了小姐家的客人來了。”車夫元吉高聲叫着，站定了，又對車上的人說：“這是小川家的小姐。”他拿出一個有些污了的手帕來揩滿臉的汗。

智慧子退後一步，表示自己不是小川家的人。這時候她注意到旁邊的靜子的耳朵通紅了。

“噢！”車上的人用拿着鉛筆的手脫下帽子，用粗魯的口氣說：

“我是吉野滿太郎。小川——小川兄在家么？”

“在家。”靜子用閉塞似的聲音說，“他剛才說起您這幾天之內要來呢。”

“噢！那么我的信已經收到了？”他亲切地說，偷偷地看看低着头站着的靜子。

“我失禮了，沒有下車。……請先。”他謙虛。

“我失禮了……”靜子羞答答地含糊地說，又低下了头。

“走噢！”元吉叫一声，拉着車子跑了。兩人望着車子的后影呆呆地站着。

吉野身材中等，膚色淺黑，顏面緊張，富有丈夫气，声音有力而老練。一見就惹人注目的，是眉毛中間的一條皺紋；眼光威嚴，具有美术家所特有的一种不安的神情。

車子下了桥，路低了些，吉野的新草帽显出在繁茂的楊柳中間。吊桥一直微微地動蕩，到这时候才靜止。

“我这样打扮，真不好意思！”靜子这时候方才看看朋友的臉。

“这有甚么！誰在平常日子……”智慧子寬慰她，“你們家里今后又熱鬧了。”

這句話真是随口說出的，然而智慧子的眼睛里的确表示羨慕之色。

“是呀，所以希望你也每天来，今后是放假了。”

“多謝。”接着又說：“現在我要告別了。請你向大家問好！”

“慢点，”拉住了她的衣袖，“不要去，智慧子姊，再玩一会吧。”

“不过，太陽已經这样低了。”說着向西天看看。她的眼睛映着紅光，像星一般閃耀。

“不要紧的，智慧子姊，再到我家去玩！”

“下次再来。”智慧子用沉着的声音說，“你也早点回去才好，不是客人来了么？”好像是对妹妹說的。

“呀，又不是我的客人呢。”靜子臉上微微地紅了。她不願意被人疑心为了吉野来到而急忙回家。

所以直到智慧子和她分手，向南走下了桥，她还是靠在鋼索欄干上目送她。

智慧子的沉思的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急急忙忙地走回家去。她心中所有的，并不是像平常一样的今天一天虛度的悔恨。她安慰自己：上帝与我同在！然而想起了靜子，还是觉得有些可羨。走到宿舍門前的时候，胸中涌起一种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希望来。

一走进屋子里，就看見五岁的新兒哭着向利代姐糾纏，正在要求甚么。智慧子突然用兩手叉住了他的腋下，高高地举起来。

“新兒，新兒，新兒，你怎么了？”使勁地捏弄他。

新兒因为智慧子从来没有这种举动，吃了一惊，立刻停止了哭，不安心地睜大了眼睛向她看。

## 其 六

### 1

靜子的亲事，最初对方急切地提出。这边回复他們，說总得等信吾回来才能决定答复。至今已經一个月了，不知怎的一直迁延，对方也毫無音信。于是家里也似乎把这件事忘記了。

結果这在靜子是有利的。母亲柳姐并無特別坏处，然而不很能干，只会嘮嘮叨叨地埋怨別人；信吾又是信吾的脾气，对于早晚家常小事都要提出异議；所以家里人手虽然多，靜子还是一天一天地忙个不了。虽然那天直爽地說了一句等哥哥回来作决

定，然而靜子沒有仔細考慮這件事的閑暇。

原来这人家籠罩着一种奇怪的气氛。退休的勘解由已經年逾花甲，體質也弱，然而性喜勤勞，一小时也不肯虛度。屋子旁边的菜园、桑林、苹果林，都不租給別人，一切工作都亲自指揮，一天到晚在野外。他的后妻兼姐，和媳婦柳姐不很和睦。所以虽然大家同居，信之父子对祖父母及其子女（信之的兄弟輩）很疎远，宛如他人。只有吃飯的时候大家会面。

加之父亲信之天天和村里的要人搞在一起，在家的時候只有晚上。因此性子暴躁的柳姐独攬一家大权，她的一顰一笑，可使家中忽暗忽明。靜子的两个妹妹——十三岁的春子和十一岁的芳子，甚至不到七岁的三弟雄三，都無形中看了榜样，大家瞧不起祖父母、昌作和他的終年躺在病床上的姊姊千世姐。站在这中間的秉性溫順的靜子，当然不断地感到苦痛。实际上，虽然信吾回来之后常常对她講各种的話，但倘沒有客人，家庭里总是毫無乐趣的。当然，靜子不是一个厉害的女子，即使有無論怎样的情形，她是不会反抗自己的境遇的。

画家吉野滿太郎来了，靜子又增加了一种煩忙。吉野这个人不善应酬，也沒有甚么癖好，这态度先使得家里的人都喜欢他。他和信吾交往虽然并不很久，然而非常亲愛。（吉野对信吾原是当作弟弟看待的。）今年春天兩人曾經一同到京都方面去旅行。这回又因信吾的邀請，打算在朋友家里过一个夏天。他沒有固定職業，逍遙自在。

信吾迎接这个远来的朋友，不消說是很欢喜的。他立刻把八鋪席的廂房讓出来，作为吉野的住室。他自己把桌子移到了正屋后面的內室里。吉野的房間和哥哥的房間的打扫，不用女僕，完全由靜子担任。年青女子替年青男子服务，总是高兴的。

不但如此，还有一个可使静子对吉野怀抱好感的理由。她最初遇到他的时候就注意到：吉野笑的时候眼梢上的皱纹，很像已死的浩一，即静子的未婚夫，虽然相貌一点也不像他。

不巧得很，从吉野来到的第二天起，不断地下雨。因此别的客人也不来，出门也不行。第二天、第三天都这样，吉野也很沉闷。然而全靠如此，他了解了小川的家庭状况。昌作也不出去钓鱼了，每天到吉野的房间里去访问几次，听他讲种种的话。不限于绘画，关于诗的话和关于歌的话都谈；可使昌作疗饥似的话很多，他对吉野早已完全敬佩了。

阻人出门的雨，到了三十一日（七月）的早上方才放晴。吉野说要买东西，顺便访朋友，就在那天下午一人到盛岡去了。

## 2

雨后的八月的天空，晴爽可喜；好摩原野上满目的青草生气蓬勃，好像燃烧着绿色的火。

小川家要派僕役送他到火车站，他谢绝了。画家吉野轻快地穿着一件上衣，拿着一根手杖，此外一点东西也不带，依照人们告诉他的走法，沿着铁路线独自向好摩火车站走去。

男神模样的岩手山和名称与姿态都优美的姬神山之间的天空中，了无纤云，充溢着夏天的光辉。罩在北上川上流的树木的青葱，使得虽然老于旅途的吉野也眼目为之一新。这种色彩的单纯，使得他心中不期地感到轻快。把诱惑似的草香深深地吸入胸中，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健康之感。近来种种形象和种种色彩乱七八糟地支配了他的头脑，使他感到一种焦躁似的压迫；现在这种压迫似乎也被那青春不老的天色所吸取去了，他就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的步调，走进了火车站的候车室。

習慣了一味眩目的室外光明的眼睛，看到這空無一人的暗室，仿佛覺得走進了一個土窟，一時甚么也看不見，似乎昏迷了的样子。吉野不知不覺地把身體用力靠在手杖上了，拿出一塊手帕來揩揩汗。從衣袋里摸出銀表來看看，四點幾分的開車時刻已經快到了。連忙買了一張盛岡車票，走出剪票口去。

“請從對面上車。”

一個身材矮小的站員剪了票子，這樣告訴他。這時候他望見對面的月台上有一個穿醬色裙子的青年女子亭亭地站着。這是日向智慧子。

智慧子這時候也已經注意到他。三四天之前在橋上遇見過一次，姓名也知道了，面貌也認識了，卻沒有講過一句話。然而乘客只有她和他兩人，無法迴避，也不能裝作不認識。況且聽說他要在这里逗留一個夏天，將來是必須見面的。

於是她等候吉野穿過軌道來，臉上略微一紅，梳S卷的頭輕輕一點，同他招呼。

“啊，想不到又拜見了。”太奇巧的邂逅，使得吉野也有些驚訝。

“前幾天失禮了！”

“豈敢！我才失禮呢！”他說過之後，把火車票插在帽帶里了。心里想：“噢，信吾所謂摩登女子，就是她了。”

他扭轉身體來向着智慧子，說：“後來我從靜子小姐那里知道，您是日向先生么？”

“豈敢，豈敢！”

“我想總有機會拜見的。敝姓吉野，是在小川家作客的。”

“噢，我早已從靜子姊那里聽說過了。”

“米啦！”站員向對面的月台上叫。兩人都轉過身來，向軌



道的一端眺望。远远地望見火車头的正面映着太陽，閃閃發光。

“今天您到哪里去？”

“到盛岡去。”

“对啦，学校明天起放假了。府上住在盛岡么？”

“不，”智慧子端庄地看着他的臉說，“从前学校里的校友后天在大澤溫泉开同級会，因此盛岡的朋友約我去。”

“噢，那是很高兴的事！”他得意地微笑。

“您到哪里去？”

“我也是到盛岡去。”

吉野觉得自己說話从来沒有这么流暢。

火車到了。这是青森、上野間的直达車，車廂里非常拥挤。除了这兩人以外，并無其他上下車的客人。他們好容易看到最后的三等車廂里略有几个空坐位。他們上車之后，車長把門关好，吹一声叫子。汽笛惊慌地叫出，列車軋軋地开动了。智慧子搖搖摆摆地立脚不住，不期地在吉野身上靠了一下。

### 3

吉野坐了靠窗的位子，智慧子坐在和他貼鄰的位子上；非常狹窄，身体稍微一动就会互相感到体溫。这女人总觉得自己的行动——無介紹和男子談話——不成体統，不，被人看作不成体統；她在心中辯解：“碰到这样的时机有甚么办法呢！”然而总觉得不安心。同車的乘客都向她注目，她隱隱地感到焦躁。

北上山脉的連山以姬神山为中心而向左右延長，扩展在东面的天空中。田野和树木在車窗前飞驰过去。茂盛的青草的香气随風飄进車窗来。

不久列車發出轟轟之聲，開過了松川的鐵橋。吉野默默地向窗外眺望着，這時候說：

“這就是小川家。”

就把頭探出窗外去。離開鐵路綫約三四十丈的地方，有一所巨大的茅頂房屋，周圍有四五家農舍，這裡便是川崎的小川家。

探出頭去的吉野立刻回過頭來，對智慧子說：

“小川的令妹們在這裡呢。”

“呀！”智慧子叫着站起身來。不知為甚么，她仿佛不願意被車外的人看見，躲在吉野後面窺探。

靜子和兩個妹妹一同站在田邊的路上，正在揮動手帕。兩個妹妹似乎在叫甚么，但這當然是聽不出的。智慧子心裡無端地混亂起來。

揮動着帽子的吉野重新坐下來的時候，智慧子的臉已經紅到耳根上，局促不安地低着頭。靜子這行動是偶然的么？還是有意來送他的么？還是和吉野約好的么？不得而知了。但是不管怎樣，智慧子總是提心吊膽，生怕自己和這男子一同乘車被這女朋友看見了。吉野看見了她的局促不安的樣子，也許在心裡想：“小川所謂摩登女子也意外地不老練。”

其實，男的從剛才上火車的時候起，和這女子身體密接，也感覺到一種奇妙的壓迫。他想談些話，借以排遣這種感覺，然而總覺得喉嚨閉塞。他想：“沒有這回事，”借以鎮定自己；同時斷斷續續地想起了信吾對她的極口贊美和自己對她的漠不關心。他重新坐下之後就淡淡然地說：

“您哪天回來？”

“我想三號回來。”

“噢。”

“您呢？”

“我随便哪天都可以；或許也是三号左右。”說过之后，似乎忽然想起了的样子，接着說：“在盛岡中学当圖画教师的那个人，您認識么？叫做渡边金之助的？”

“我認識的。”智慧子臉上显出惊奇的样子。又說：“您和这位先生是在同一个学校……？”

“是的，在美术学校和他同級的，……啊，您認識他的！啊！”他得意地点点头，“他怎么样了？还没有結婚么？”

“噢，听說还没有。”她睜大了眼睛看看他，“您是到渡边先生家去么？”

“噢，我想突然地去訪問他。”眼睛里略微表示不安之色。

“啊，原来如此！”她更加吃惊了，“我也是到他家去的……渡边先生的妹妹和我也是同級。”

“他的妹妹？原来如此！这真是巧極了！”吉野实在很吃惊。

“就是那个，叫做久子姐的……。”

“噢！那么，您和我是到一家去的！真奇巧呢！”

“真的！”智慧子說着，忽然感到一种不安，她心中浮現出靜子的事情来。

## 其 七

### 1

值班的森川托神山富江代理一天，出門去釣鮎魚了。

放假以后的学校里非常岑寂，極像一个寺院。房屋很大，平

常充滿着震耳欲聾的喧噪聲，現在整天沒有一個孩子進來，好像突然荒涼了的样子。平常看不出的灰塵，現在顯然惹人注目了。職員室里的桌子上，硯箱、賬簿等也都收拾去了，薄薄地積着一層灰塵。

富江坐在懶洋洋地的答的答地響着的掛鐘下面，等候森川回來，沉悶地揮着額上的汗，打着毛綫。這正是下午兩点多鐘，天氣最熱的時候。她時時向打開的窗子中眺望，覺得猛烈的夏天的太陽光刺痛眼睛。垂頭喪氣的樹葉上一点風也沒有。大人們都到山里去了，小孩子們都到河邊去了，所以四周異常沉靜。這時候呂作搖搖擺擺地走來了。

“很熱吧，外面。我在這里一直想打瞌睡呢，真沒有辦法。”富江說着，拉過一把椅子來給他坐。她的態度好像是在對付一個年輕的弟弟。

呂作習慣了，也不拘禮貌，叫着“好熱，好熱”，用手在不戴帽子的毛髮蓬鬆的頭上摸摸，坐了下去。他的飛白紋粗布衫的衣袖卷到了肩膀上。

“森川先生呢？”

“釣鮎魚去了。一定釣不着的。”

“那麼，你在這里值班了！哈哈哈哈哈，這真是好味道呢！”

“胡說八道！有甚么好味道？你說這種話，我不買點心給你吃了。”說着，向他白一眼。

“好，”呂作異常冷靜地說，“隨你的便。”

“啊，你這個孩子，不但嘴學壞了，人也學壞了！”說着，伸手去扯一批叫人鈴的繩子，“說起，前天你們辦酒。客人回來了沒有？”

“啊——”那邊的房間里發出瞌睡的聲音。

“还没有。听说今天或是明天回来。吉野兄走了，我真无聊。今天又热得厉害，所以跑了出来。”

“真不巧，日向先生也还没有回来。”富江用揶揄的眼光看看这青年的脸。这时候一个白头发的校工走进来，问有甚么事情，富江吩咐他去买些点心来。

“好，终于买了。”昌作脸上表示得意之色。

“我自己吃的。谁买给昌作兄这种人吃。”她不让步，接着又说：“喂，昌作兄，漂亮的智慧子姐也还没回来。”

“嗯。”

“嗯甚么呢！她非常赏识昌作兄的诗歌，你应该去道谢！”

“嗯，又不是我家的信吾。”

“甚么？信吾怎么样？”

“我不知道。”

“信吾到她那里去的？啊，我听到好消息了。呵呵呵呵呵呵，啊，我听到好消息了。”富江独自嚷着，几乎跳将起来。接着又说：

“啊，我听到好消息了。信吾兄常到智慧子姐那里去的。下回碰到他，要取笑他一番呢。呵呵呵呵。”

昌作冷静地看看她的脸，说：

“不行，不行。这种话在吉野兄面前不可以说的啊！”

“噢，为甚么呢？”她的眼色有些着急的样子。

“说出来豈非不成样子么？”

“不成样子？我偏要说。”

“不成样子！在吉野兄面前怎么可以说这些话？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信吾的朋友之中真是难得的人。”

“啊，他见识极高么？”

这时候昌作忽然表示不快之色，默默不語了。

“这么了不起，这位先生？”

“我想起了，”昌作說出另外一件事来，“今天有人要我来托你一件事呢。”

“啊，是誰呢？”

这时候校工恭恭敬敬地拿着一袋粗陋的点心走进来了。

## 2

“你猜猜看。”昌作得意洋洋地不肯說出来。

富江眼巴巴地望着他的臉，等候校工出去。

“是信吾要你来的么？”

昌作的眉毛突然一动，眼鏡里面的眼睛迅速地一眨，把头向左右大幅地搖动。

“那么是誰？”

“当然是你認識的人囉。”他責难似地冷靜地說。

“好悶人啊！”她的身体乱抖，“到底是誰？”

“哈，哈哈，你猜不着么？”他說着，大踏步走开。

“好，我不再問你了。”

“这倒使我为难了。老实告訴你吧。”

“隨你的便。”

“是登記所里的山内兄叫我来的。听說他以前向你借过一册‘恋爱詩評釋’。他想再讀一遍，所以托我来借。”

“呀，他为甚么不自己来呢？”

“他躺在在床上。”

“唉，他已經躺在床上了？”她低声說，眼睛里显出疑心的样子。

“山内前天和我一同去釣鮎魚，遇到了暴雨。他身体虛弱，就傷風了。”

“啊呀，昌作兄，山内不是患肺病的么？”

“肺病？”他表示認真吃惊的样子，“假的！”

“假的？他不是常常那么怪声怪气地咳嗽么？……加藤医生說过的。”

“說他是肺病？”

“噯。”她有所顧慮似地放低了声音，“不过，你不可以說是我說的。噯，昌作兄，你也要当心傳染呢。”

“豈有此理！因为山内的身体生得矮小，所以大家說他种种坏話。我也咳嗽——。”

“你像馬一样咳嗽。呵呵呵呵。”富江笑起来，“那样的矮子，誰又把他当作人看待呢？”她又唐突地呵呵呵呵起来。

“这样不行！”昌作的老練的声音沉重地說，“依照身体的大小而評定人的好坏，世界上沒有这种办法！我真憤慨！我家里的有些人也都这样。”

“不这样的，恐怕只有漂亮的日向姐吧！”

昌作裝作沒听见，他說：“英国有一位詩人叫做頗普。据說这詩人駝背而又跛足。人物的大小和身体沒有关系。”他得意洋洋地談着，大概是从最便宜的杂志里看来的。

“你真博学！不过山内并不是大詩人呢。”

“这是另一問題。……”他直截地撇开了这話，接着說：“那么，剛才說的那本書借一借吧。”

“放在家里。”

“派校工去拿米吧。”他用懇求的語气說。

“借給生肺病的人！”她自言自語地說，“噯，昌作兄。”她的眼

色中微微露出譏笑之意。“請你对山內先生說：沒有評釋也看得懂的。”

“嗯？怎麼說？”昌作顯出不大理解的样子，認真地問。

“呵呵呵呵。”富江獨自高聲地笑，後來說：“書呢，以後托人送去吧。”

過了一個米鏡頭，昌作和來的時候一樣不戴帽子，單衫的衣袖卷到肩膀上，長長的身體裝出奇妙的姿勢，搖搖擺擺地走出校門去了。

他走到川崎路的拐角上，看見半里路之外有一個張着橄欖色陽傘，穿着醬色裙子的女人正在走來。他自言自語地說：“哈哈，回來了。”站定了腳，然而終於轉進橫路里去了。

三天之前和畫家吉野一同乘火車到大澤溫泉去參加同級會的智慧子，現在一個人回家，正走到街口上。

### 3

小川家的廂房里，畫家吉野和信吾相對而坐。吉野是三十分鐘以前從盛岡回來的。他脫下了上衣，解開了白綾夏襯衫的鈕扣，盤腿坐着。

靜子把吉野帶來的禮物西洋點心的匣子解開了，倒了茶，也坐在那里。正屋方面傳來妹妹們嘻嘻哈哈的喧噪聲。

“所以，”吉野繼續談他的朋友渡邊的情形，“我對他說，當中學校圖畫教師畢竟是愚笨的事。他在學校里的時候，完全不是這樣，比較起我們這種人來有見識得多。他專心靜物写生。在同級友之間，他的色彩用法也很高明，能描出生動的色彩。使用無論哪種色彩，都能破除舊習而作新穎的表現。在展覽會里展出的風景畫和靜物畫，內行人也都加以好評。可是我告訴你：現



在那些中学生到他家来玩，他竟劝他们临摹三宅<sup>①</sup>的水彩画范本！……我真觉得悲哀呢！不，与其说是悲哀，毋宁说是愤慨呢！怎么会堕落到这地步！真可说是平凡的悲剧啊……。”

“不过老兄，”信吾表示完全体会似的样子，“这个人大概有家庭的事情吧。当了一两年中学教师，绘画天才不致于完全泯灭吧。”

“对啦，管家庭的事情，根本是不行的。生活问题谁都有，可是艺术的才能不可以这样糟蹋。我告诉你：他说他并不曾挣扎，一开始就向生活投降了，真是志气消沉！……我说是这么说，自己也得回顾一下看。”

“哈哈哈哈哈。你也说这种不相称的话。”信吾说着，倒在铺席上了。

这时候听见院子里有气势十足的木屐声，昌作突然从花木中走了出来。他刚刚从街上回来。

“啊，才回来？”他对吉野说。

“噢，回来有些时光了。你今天又去钓鱼么？”

“不。”他天真地回答，就在廊上坐下了。“吉野兄，你是和日向先生同车去的么？”

“噢？”静子用心听。

“是的，是的。”吉野好像以前忘记了似地回答，又对静子说：“就是，那天和你一同站在桥上的那一位。她今天也是和我同车回来的。”

“啊，和智慧子姊同车来去的！你们很熟悉了。”静子莞尔地笑着，淡然地说。

---

① 三宅克己是当时的水彩画专家，但他的画很通俗，为当时日本有些美术专家所轻视。

“不是，那个，是在刚才说的渡边家里被介绍的。听说她和渡边的妹妹是好朋友，我偶然和她耽擱在一家了。”吉野說的时候迅速地眨眼睛，無意識地伸起手来。

“噢，是这样的啊！”

“原来如此啊！”信吾也吃惊地說，“这是奇遇。实在是意想不到的。”

“也并不是甚么奇遇。不过偶然碰到罢了。”吉野对着面前的烟气夸張地皱皱眉头。

“昌作叔叔怎么，刚才碰到日向先生么？”信吾躺着問。

“沒有，我只是远远地望見她回来。”

“从很远的地方望見么？哈哈。”

昌作板着脸不回答，看看吉野的脸色。

正在这时候，正屋方面傳來熱鬧的笑声。一个女僕用圍裙揩着手，急急忙忙地跑来。

“少爷，小姐，板垣家的姑太太从盛岡来了。”

“呀，是今天来的？我以为要明天来呢。”静子向吉野点点头，匆忙地跟在女僕后面走出去。

“我父亲的妹妹来作客了。我去看一看。”信吾說着也站起身来。昌作不知甚么时候走了。

吉野眉心里的皺紋很深，眼睛盯着院子里的花木。

## 其 八

### 1

智慧子在渡边家里宿一晚，第二天同了渡边的妹妹久子来

到大澤溫泉。这一天傍晚以前，二十几个同級友从县屬各村鎮陸續來到，一同住在溫泉旁的臨溪館的樓上。

凡是女子，在学校里的时候無論怎样亲愛，一經分手，往往不知不覺地漸漸疏遠起來。这是因为各人境遇變更了的緣故。智慧子的同級友，畢業之后都操着同样的職業，所以能够開同級會。三年之間稱妹道姊地一同起臥于同一宿舍中的二十几个朋友，辭了校門之后分飛到各地去就職，一年半以來身體上和心情上都起了變化的人，亦復不少。然而到了會聚一堂的時候，自然大家回復到愉快的寄宿時代。大家交談着無窮的回忆。有几个疏狂的朋友，不顧樓下的旅客們的煩惱，叫一個人拉小提琴，合着琴聲跳起舞來。這一羣青年女伴渾忘一切，陶醉于歡樂中，直到第二天夜深為止。缺席者四人：其中一人已經亡故，另一人生病，還有兩人在懷孕中。——已經結婚的，除了這兩人之外還有五六人。

关于各人任職機關的情形，大家又得長談細講。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缺乏，旧頭腦的校長的惡劣，同是師範出身的男教員的意外的不認真，非師範出身的女教員的庸碌，——這些情形在大體上是各人意見一致的。其中有一人說是智慧子的村里的加藤醫師的遠親，托智慧子帶一封信給清子。

為了送這封信，智慧子回到瀝民的第二天上午就不得不去訪問加藤醫院。

正門里面有八九个衣衫相当醜陋的病人，或者坐着，或者走進去，都面帶愁容，望着裝滿藥瓶的櫃子或正在稱藥粉的配藥生的手。智慧子一走進門，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她那美麗的臉上了。

“太太在家么？”

“在家。”配藥生答应一声，就拿着藥匙跑进去了。那些病人狼狽似地端正一下身子。有几个人和她打招呼。

智慧子今天早上大概洗过头了，長長的頭髮還沒束好，綠云冉冉地从肩膀上披到背脊上。白地子濃葡萄色飞白紋的新嗶嘰單衫上束着一条日常用的洋紗腰帶，整齐的帶結隱藏在飄蕩的頭髮中間。

过了一会，清子倉皇地跨着快步跑出来。

“呀，日向先生，哪一天回来的？請进来。”

“多謝。昨天傍晚才回来的。”

“这一次出門很高兴吧。請上来，……小川家的那位客人也在这里。”

“噢？”智慧子停止了脫木屐。

“就是吉野先生，画画的……他說在盛岡和你見過面的呢。”

“啊，吉野先生么？”

“噯。我家先生在小川先生家和他見過兩三次，……他是和昌作先生兩人同来的。請上来。”

“多謝。那个……”智慧子說着，从怀中摸出那封信来，簡單地說明原由，把它交給清子了。

“啊，真費心了。……那么，来，来。”她只管伸手去扶她。

“我还得到学校里去一趟，以后再來。”

“呀，日向先生，你这样……”清子挽留着。智慧子決然掙脫了被清子拉住的衣袖，說：

“真的，太太，以后再來。”

就像逃走一样跑出門外去。她忽然覺得臉上像火一般發熱，心跳得可怕。

走出了加藤家正門的智慧子，無意識地走向學校方面去。她胸中異常混亂。

“为甚么这样狼狽？”她自己問自己。

“为甚么这样狼狽？吉野先生在那里！怕甚么呢？恐怕清子姐要笑我呢！为甚么这样狼狽？毫無道理！”

理由确是沒有的。

智慧子覺得每走一步，臉上更加倉皇一点。仿佛吉野和昌作正在后面快步追上來的样子。他們正在一步一步地走近來……

沒有这种事情！她自己責備自己。似乎覺得呼吸急促起來。

一步不停地慌慌張張地走着，不覺已經到了學校門前。她連忙走進去。

職員室的窗子开着，一根細的釣竿有五六尺伸出窗外。值班的森川穿着一件襯衫，正在熱心地弄魚具。

他突然抬起頭來。

“啊，日向先生，哪一天回來的？”

“噯，昨天傍晚。”她在室外站定了，低下了頭。剛剛洗過的頭髮索絡地從肩上垂到了胸前。智慧子討厭似地用手把它掠到後面去。

“玩得有趣么？來，請上來。”

“不，那個，”她稍微頓一頓，“有沒有寄給我的信？”

“讓我看！啊，沒有。這不是你的，是神山先生的。請上來坐坐吧。”

“謝謝你。我还要，還要，到后面的山里去跑跑呢。”

“到山里去？采蘑菇还早呢！哈哈哈，不必去吧！”

“嗯，明天再来。”她要走了。

“喂，日向先生，有点兒事情要拜托你呢。”

“甚么事情？”

“嚶，一点点小事情。”森川說过之后笑起来。

“甚么事情？只要我办得到……。”智慧子显出和平常不同的焦灼的样子。

“当然办得到。”他又笑起来，“是这样一回事：前天，不，昨天，也曾拜托过神山先生一次。我想去釣鮎魚；如果你方便的話，到学校里来坐一天好不好？”

“好，当然好的。你哪一天要出門，隨時叫校工来通知我一声，我馬上來。”

“啊，那么拜托了，对不起！”

“随便哪一天……。”智慧子說过之后，立刻跑到后面去了。

后面就是長着杂树的山，繁枝密叶郁郁蒼蒼地向上鋪展。青青的树叶好像复盖着校舍的屋頂。其中有檜树，也有栗树。鮮明的綠色層層叠叠。

智慧子从厕所后面的山路上急急忙忙地爬上坡去。

树叢中的爽快而滋潤的風吹到她的臉上。茂密的树蔭深处傳來杜鵑的愉快的叫声。

这叫声逍遙地响徹各处的树梢，和青春的心胸中的轟响相合調。

智慧子的心似乎要奋飞的样子，她鑽进了綠蔭深处。

在略微陡峭的西向的山坡上，木屐踏着由多年的落叶腐烂而成的泥土，常常陷进去；从綠色的屋頂里透进来的夏天的太阳光，在处处映出虎斑一般的日影，动摇不定。無數树木上的粗粗細細的枝条参差地交叉着。

誘惑似的綠叶的香气扑上面来，侵入膚髮，使人感到夏天蔭涼的夢一般的甘美。

“咕咕咕咕咕——”杜鵑就在头上的綠陰里啼叫。好像是从沉醉似的、欢乐似的、不安似的青春的胸底里飄出来的声音。这声音每个字切断，“咕，咕，咕”地响着，好像綠叶的顫抖声。

过了不久，那边又發出同样的声音：“咕咕咕咕咕——。”

后面也响起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拉伊达尔湖畔的詩人吟着“漂泊之声”<sup>①</sup>。正是这声音，完全就是这声音。聞着綠叶的甘美的香气，听着这鳥的流利的叫声，虽然自身不是詩人，灵魂也会从胸中越出，想和这声音一同徘徊在不知甚么地方的綠陰之中。

智慧子好像是在找寻这声音的所在，眼睛不安似地閃动着，在沒有路徑的树林里的湿地上从这边鑽进，从那边鑽出。人在夢中走路，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头髮披散在肩上，飄蕩在胸前，也乱扑到臉上来。她并不想掠开它。

她心中無端地混乱起来，沉醉似的，欢乐似的，不安似的……同綠陰中的鳥声一样無定的一种思想，攪乱着她的全身

---

① 英国詩人华茨华斯 (Wordsworth, 1770—1850) 住在拉伊达尔 (Rydal) 湖上。

的血脉。

“咕咕咕咕咕……”鳥又叫了。

“像我这样辛酸悲哀的人是沒有了！”

她心中無端說出这句沒有意义的話。有甚么辛酸？有甚么悲哀？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想这样說。說說而已，并無辛酸或悲哀。

“吉野先生現在在街上的加藤家里。”智慧子所知道的只是这一点。

最初相逢是在鶴飼桥上。那时候坐在車子上的这男子的面貌，到現在还清楚地保留在她心中。然而那时候并没有交談。朋友靜子的臉紅到了耳根上。这靜子又在她和那人偶然同乘火車到盛岡去的时候走到田圃里来揮手帕。不知甚么緣故，她似乎能够了解靜子的心深处的深处了。

“为甚么那时候我躲到那人后面去？”智慧子这样問自己。臉上不知不覺地泛出紅暈来了。

那天晚上一同耽擱在久子家里。久子兄妹和那人和她，四个人一同到岩手公园去散步。迎着夏夜的甘美的風，大家多么高兴！久子的哥哥和那人的談話，虽然不了解，然而多么有趣！

“你是天才。”久子的哥哥好几次真摯地这样說。这时候那人說：“还是不能完全放弃女人。但男人結果是孤独到死的。”

第二天和久子到大澤去，昨天上午又回到下小路的久子家。

“日向先生哪一天回去？”那人这样說。

“喂，明天回去吧！”久子从旁說。“吉野先生也多玩一天回去。”

“不，我今天下午要回去。”

終于一同乘火車回来，在好摩原野上說着再会而分手。



“不过如此而已。”智慧子心里这样說。甚么东西“不过如此”？她不知道。“不过如此”是不过如何？她不知道。

她所知道的，只是这吉野現在和昌作兩人一同在加藤家里，或者已經走出加藤家，也未可知。走出之后，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咕咕咕咕咕——。”这声音在后面很远的地方响。智慧子不知不觉地走尽了这杂树林，站在几百株杉树綠陰森幽的峭坡上了。

智慧子正在向下俯瞰，不知想起了甚么，連忙走下峭坡去。

#### 4

她急急忙忙地走尽了杉木叢中終年不見太陽的幽暗的下坡路，看見里街有一个三角形的菜圃，嵌进在山窪里；山窪里面望見一个茅屋頂。这里叫做大窪泉，人們把杉木根上涌出来的清水积貯在一只大木桶里，为防雨水，桶上盖着頂篷。街上半数人家是用这水来煮飯的。

上面盖着濃密的树陰，水管里溢出来的水銀一般的水滴濡湿着这地方的青苔和圓石，在無論怎样烈日之下，这里常有凉爽的風。智慧子不觉口涎却流——

“沒有人來么？”

“沒有。”利代姐淡然地回答。“呀，先生到哪里去了？頭髮上有樹葉呢。”

“嚶？”伸起手來摸摸頭髮，“在學校后面的山里散步。”

“一個人去的？”

“不，和孩子們同去的。”智慧子無心地說，自己覺得奇怪。

“先生，我也去。”梅兒撒嬌地說。

“我也去，我也去。”新兒耐不住地站起來跳躍了。

“呵呵呵呵，已經去過了。下次帶你們去吧。”智慧子說着，就走進自己的房間去。

“沒有來。”她這樣一想，似乎覺得安心了。忽然又想：現在也許會來。又感到一種新的擔憂。門外的行人的腳步聲擾亂她的心。門口溝上的板每次有響聲，都使她心驚肉跳，難于自制。

“怎麼樣了？”她懷疑自己的心。“豈有此理！”她叱責自己，然而還是心緒不寧。勉強翻開一冊書來看，然而完全看不進去，不知寫的是甚麼東西。新兒有時哭起來，她就無端地憤怒。幾次想把房間整理一下，終于沒有做，不覺已經到了午餐的時候。

“大嫂，我的臉發紅么？”她拿着筷子問。

“不，一點也不紅。”

“噢？那麼比平常青么？”

“不，一點也沒有甚麼。您怎么了？”

“沒有甚麼，不過覺得有些暖烘烘的。似乎眼睛里發熱的樣子……。”

“到山里熱的地方去了一次的緣故吧。今天下午又會悶熱得厲害呢。”

智慧子不知怎的心里着急，很快地吃好飯，放下了筷子。并

不想做甚么事，然而心中慌慌張張，一个奇妙的暗影涌上心来。“我并没有做甚么呢！”她自己辯解着，然而从旁生出一个念头来：“一定是在加藤家吃了午飯，然后到这里来。”她几次想梳头，然而只是把臉映在衣櫃上的鏡子里而已。終于快到三點鐘了。

“世上真無聊！”这样的一种失望漠然涌出在胸中。自省的念头也發生了。她想排遣心情，就叫喚两个孩子。胡乱地穿着智慧子縫給她的單衫的梅兒和裸体上帶着肚兜的新兒高兴地走进来了。

“我講个故事給你們听，好不好？新兒喜欢听‘桃太郎’，是不是？”

“不要。”他搖搖頭，“要到山里去。”

“先生，帶我到山里去。”梅兒也撒嬌地說。

“呵呵呵呵，大家要到山里去么？山里下次去吧……。”

正在說的時候，門口有客人來訪的聲音。智慧子立刻住口。心里突然騷动起来。

## 5

來訪問的不是她所提心吊胆地等候着的那個人，而是信吾。智慧子無端地感到難為情。

信吾的樣子雖然和往常沒有兩樣，然而似乎有些不安，一走進房間，仿佛有心似地向四周一望，然後坐了下來。但他看不出曾經來過客人的樣子。

“吉野兄沒有來么？”

“沒有。”她看看對方的顏色。

“沒來？噢，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究竟……。”信吾考慮着，似乎有事情必須找到他的樣子。

“他是，一个人出来的么？”

“和昌作两个人出来的。早上出門，到現在还没有回去。我料想他大概在您这里了，所以来看看。”

为甚么料想他在这里？他説过要到这里来的么？还有，倘使真有事情，他上午一定在加藤家，可以到那边去找。智慧子想説的話很多，然而她眼睛看着兩膝，只説“沒有”兩個字。

她觉得仿佛在表演一种危險的技艺，心里很討厭。

“不知究竟到哪里去了。”信吾又夸張地显出考虑的样子。

“是这样一回事：我們家里来了亲戚，今天早上我不能和他一同出門。現在有点事情，所以出来找他。”

“您到別的地方找过沒有？”

“沒有。”信吾略微表示困惑的样子，“……我直接到这里的。”

“他出門的时候説过要到这里来么？”

“沒有説，不过我料想他大概是到这里。”

“为甚么呢？”

“哈，哈哈。”信吾突然大笑。“我弄錯了。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

智慧子默默不語。

“您在盛岡会见过他，那个吉野？”

“噯。我到朋友渡边家去，他和这朋友的哥哥很要好……就……在那里会面。”

“話說得很巧妙，这家伙！”他心里想。接着就問：“这个人怎么样，照您看来？”

智慧子感到不快。“这个，沒有甚么……。”

“我同这个人最要好呢。在我所認識的美术家中，这样的人

也是少有的。像吉野那么心地优良而富有希望的男子是沒有的了……。”信吾夸張地說，看看智慧子的臉。

“噢，是这样的？”智慧子只說這一句話，臉上現出严肃的神情。

話終于沒有進展。智慧子耽着心，生怕这时候那人來了。又覺得談到那人的事，似乎是对她的侮辱。信吾又是信吾的心情，他心中只浮現出一種奇妙的譏諷的念頭。

然而也对坐了約四十分鐘。信吾似乎忽然想起了甚么，匆匆告別出門。

“这家伙！”他先在心中这样叫。

他本来不是有事情来找他的，所以直接跑回家去。母亲在兩三天之前又病倒了。父亲出門去了。那个饒舌的姑母帶了孩子們來作客，今天早上信吾被这姑母纏住了，不得出門。于是吉野由昌作伴着出門。下午父亲回来了，信吾不禁想起了吉野和智慧子的事。这一半也是由于無聊的緣故。

还有一半呢，他看見这兩人不待他的介紹就成了知己，無端地感到不快。他仿佛覺得隱藏着的東西被別人擅自發見了的样子，心头火起。

“今天为甚么那么冷淡呢？”他考慮着智慧子的态度，用力揮动手杖，乱暴地打倒路旁的草。

## 其 九

### 1

姑母帶了孩子們來作客，家中就熱鬧了。这一天傍晚，村里

有三四个志同道合的人拿了門前寺的魚梁里捉得的几条鱒魚來，就開始飲酒。病床上的柳姐也包着头巾，起來趕熱鬧。好客的小川家，把吉野也請過來一同喝酒。到了上燈的時候，略微有些酒癡毛病的主人信之戴了頭巾，跳起“活惚”舞<sup>①</sup>來。

吉野今天早上由昌作伴着上街去，回來的時候，信吾正在若無其事地和許多客人談東京的事情。吉野被硬灌了四五杯酒，全身的血液盤旋起來，覺得不容易懂的土白所講的關於河中捕魚的話也好聽了。臉色通紅的吉野趁主人跳“活惚”舞的機會，悄悄地逃回廂房那邊去。

在走廊上，靜子伴着姑母家的孩子和兩個妹妹，正在低聲唱甚么歌。

“啊，完全喝醉了！”吉野在旁邊站定了說。

“您受累了。難過么，這樣地喝？”

背着燈火的笑顏似乎十分艷麗。涼爽的夜晚風任意地吹弄人的頭髮。庭院里花木繁茂的地方有螢火蟲發光，孩子們就走過去。

“我是不會喝酒的。可是喝醉了很舒服呢。”吉野說着，穿上了一雙庭院用的木屐。其實他只是臉上烘烘地發熱，並沒怎麼醉。

“在夜風里涼涼是好的。”

“愛，去散散步吧。”他把酒氣噴到涼風中去。這時候月亮還沒有出來，到處星光閃耀。

“靜子，靜子！”柳姐在正屋里叫。

吉野飄然地走過庭院，來到耕地中的小路上。追逐而來似的屋里的喧噪聲中，夾着麥田那面傳來的輕輕的流水聲。螢火

<sup>①</sup> “活惚”(kappore)是日本一種俗曲及舞蹈的名稱，是合着滑稽淫猥的歌曲而跳舞。

在暗中隱現明灭

夜凉扑面，吉野独自出門，心中感到一种欢喜。帶着微醺在这种乡村的夜路上無思無慮地、逍遙自在地漫步，深深地呼吸清淨的空气，——这种心情他很久很久沒有体验到，几乎忘記了。北上川的水声漸漸近起来。他信步而行，不覺已經走到了上街去的路上。

在震耳欲聾的轟响中、在兩旁聳立着压迫人头的層楼大厦的东京大路上摩肩擦背、提心吊胆地走路；从兩國附近河岸上的菜館的窗子里眺望飞驰眼底的电車、人力車和奔走忙碌的行人，以及混濁的大川里来来往往的輪船和矗立在对岸的色彩强烈的建筑物，而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緊張窒息的苦痛，——这种情况在他似乎覺得是很久以前的事，不，是別人的事了。

連今天上街受加藤招待午餐，吉野也覺得好像是五六天以前或十天以前的事了。他似乎覺得自己很久以前就住在这村子里；剛才相逢而慇懃劝酒的村里的亲友——清子的父亲老村長也在內——的面貌，也似乎很久以前就很亲暱了。

不知不觉之間走过了高地上的树林，望見鶴飼桥的柱子突立在夜色中。淺瀨的水声忽然响起来，傳到安閑平靜的心底里，有一种异常的凄凉之感。

淺瀨的水声中交混着孩子們的喧噪声。

走到了桥边。听見孩子們的声音中夾着輕輕的歌声：

“……上帝——就是——爱。”

一个白濛濛的人影站在桥上的夜色中。

## 2

桥上的白濛濛的人影是智慧子。

信吾走了之后，智慧子的心情异常消沉。她疑怪今天一天自己的心为甚么这样。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念着那个人……恐怕是恋爱吧！”

“不是。”她坚决地回答自己。她自己绝对没有具备考虑这种事情的环境条件。父母双亡了。一个哥哥不可依靠，她也不想依靠他。她在这世間正是所謂孤苦伶仃，非專心一志地奔向自活之途不可。既然如此，那么为甚么这样……？

焦灼地等候那个人，而他终于不来。这失望冷酷地嘲笑智慧子的心。不会再想这种事情了！——她这样想；然而这念头的旁边又閃出那人对久子的哥哥說的那兩句話来：“还是不能完全放弃女人。但男人结果是孤独到死的。”她不想讀書。她想到学校里去奏風琴。一种渺茫無据的空想涌上心头……。

天黑之后，附近的女孩子們来約她去捉螢火虫。智慧子意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帶了房东家的两个孩子同去。出門的时候，加藤家的正門口的光景浮現到她眼前来。脫在那里的許多木屐和皮鞋中間，夾着一双紅皮的涼鞋。清子对她說“小川家的客人也在这里”的时候，智慧子看到这双涼鞋，心里想：“噢，就是这个！”

村里有兩处是产螢火虫有名的地方。智慧子說：“到哪里去？”孩子們大家一定要到舟網桥去。

“那边男学生去的很多，你們捉不到的。”智慧子这样說。女孩子們噪起来：“有甚么；我們不比他們差！”然而终于听从了智慧子的話，到鶴飼桥去。

夏天的晚上，站在这桥上，俯瞰在夜色中也很显著的桥下的波浪泡沫，襟袖里充滿了涼風，傾听嘈嘈切切的水声，这时候的心情是永远永远不能忘記的！南岸山崖上許多树木的叶



子，好像每一片都是会發光的；無數螢火虫聚集在那里，过了一会，發出一次青光。这些青光一直映到河水深处。忽然暗了。又亮了，又暗了，又亮了……。其中有几只蕩漾地隨風飛出，飛上去，飛下來，有時鑽進橋下，有時掠過站在橋上的人的鬢邊。也有几只低飛的螢火虫誤觸水波，就此可憐地消失了。

北面的低低的河岸上，圓葉楊樹茂密的地方，也有發青光的星星閃爍着；隱約望見到處角落里有帶露的荻花一團一團地亂开着。

女孩子們立刻走到河岸上，唧唧啞啞地喧噪着追捕流螢。智慧子恍恍惚惚地、只想恍恍惚惚地站在橋上。“沒有這種事情！”她這樣地否定着，然而同時又恍恍惚惚地不讓“倘使，倘使”的一種矇矓的期待離開她的心頭。

和今天的種種心情不同的另外一種心情占領了智慧子的心。一種沒來由的悲哀——一種孤獨無依之感和忽明忽滅的螢光一同往來在她的胸中。一種別人也不解、自己也不解的同情，自然而然地使得她的呼吸深沉起來。

所謂幸福，是甚么？她心中浮現出這念頭來。她自己回答：第一是依靠上帝的愛。智慧子忽然覺得：今天一天完全違背了上帝而度送過去了。她又想起了信吾有一次說的一句話：“逃避上帝的事，也是可能有的。”智慧子的青春的悲哀深起來了。她終於唱起贊美歌來：

“……照亮……黑暗的……路，上帝……就是……愛。”

不知怎的，她覺得“愛”這個字很可親。於是她又反復唱一遍：“……就是愛……”

橋上傳來木屐聲。智慧子銳敏地感到這聲音，立刻轉過頭去。奇怪得很，好像等待着似的，她心中一點也不慌亂。以前常

常想起的所謂“那人”，像是一種預兆……。

3

“是日向先生么？”吉野這樣說着走近來。

“啊，是您！昨天失禮了。”

“我才失禮。”男的這樣說着，靠在稍微離開些的鋼索欄杆上了。“又是意外相逢。您一個人來的么？”

“不，孩子們一定要我一同來捉螢火蟲。您也是來散步么？”

“噯。稍微喝了些酒，就悄悄地逃了出來。這晚上真好！”

“噯。”

不提防談話中斷了。女孩子們在橋下的河灘上不顧一切地追捕螢火蟲。

智慧子大概是胸膛靠在欄杆上的緣故吧，聽見自己的心臟微微地跳動的聲音。這時候山崖上樹木葉子的光又熄滅了。

“您常常到這些地方來么？”

“不。……晚上很難得出來，不過……今天天太熱了，所以……。”

“噢。”

談話又中斷了。

“螢火蟲多得很呢！”这回智慧子先開口。

“噯。在東京是無論如何也看不到的。”

“真的。”

“啊，您以前曾經在東京住過么？”

“噯。”

“很早以前么？”

“是六七年前了。”

“噢！”吉野还想說些甚么，觉得話头將涉及她的身世，就此停止了。

兩人又苦于失却連絡了。沉默了好一会。吉野已經忘記了臉上的热。酒醒的煩悶和一种無端的願望战斗起来。他想起了現在是和四五天前素不相識的一个青年美女并立在四顧無人的桥上；他虽然是一个平日受到劇烈的內心压迫而終于至今不曾企圖滿足这感情的男子，这时候也有一种一言难尽的苦悶，和“男人孤独到死”的悲哀一同扰乱他的心胸。

倘使智慧子是他所曾經見過的那种容易接近的寻常女子，他也許会立刻發生強烈的輕悔之念，而自然地摆脱这种苦悶。然而眼前的智慧子，在他看来太清高了，太美丽了，而且知道她并不是信吾所謂摩登女子，因此他那种苦悶越發劇烈了。自制之心攪乱了酒醒的煩悶。智慧子的丰丽的青絲髮从肩上披到背上，凝眸俯瞰着桥下的河灘，胸中也劇烈地騷动着。吉野眺望着她的清白的旁臉，似乎觉得这是一朵神奇的花。

交飞的萤火虫，有一只悠然飞到兩人之間，在空中翱翔，忽然碰着了智慧子的肩头，停在她的头髮上了。發出一点晶瑩的青光。

“啊！”吉野不知不覺地叫出。智慧子轉过头来。萤火虫乘机飞去了。

“剛才一只萤火虫停在您的头髮上了。”

“啊！”智慧子应着，黑暗里臉色忽然泛紅了。她知道这男子一直在凝視她。

于是兩人的眼睛不期地一同目送这萤火虫。这萤火虫在他們头上盤旋了一会，好像被風打落似地向河灘方面逃去了。

“啊，从先生那里飞来的！”一个小孩子看到了这萤火虫，在

下面叫。

“来！来！”

“先生！先生！”女孩子們喧噪着，萤火虫忽然逃走，在水面上横飞。

“先生！到下面来好不好？”有一个人撒嬌地叫。

“我就来了。”智慧子回答。下面的孩子們齐声地喊着同一句話。

“走下去看吧！”吉野說着，离开了欄杆。

“好，去吧。”

“很难走呢，您当心！”吉野說。

“不。”智慧子用有力的声音回答，“您当心。”

#### 4

白天踏上去很燙的河灘上的石头，吸收了夜露，已經冷却，踏上去很舒服。到处乱开的荻花在暗中發出幽微的香气。兩人迂迴曲折地穿行在花間。

“我那种感想——那种孤独的感受，”吉野用平常慣用的兴奋的語調开始說。“在大都会中央的喧囂扰攘中發生的时候，和在这样清靜的村子里發生的时候完全不同呢。这也是因为新文明还没有普遍，所以离开都会一步，就觉得世間还保留着浪漫情趣。畢竟还保留着夢呢！”

“嗯！”

“在做夢的工夫也没有的都会的剧烈战斗中不断地受到压迫和刺戟，而怀抱窒息的孤独之感的时候，自己的存在的意識再强烈沒有了。这是很苦的。虽然很苦，但是新的生活还是在这剧烈的战斗中进行着。……一到乡村就不然。乡村里还保留着

浪漫情趣，还保留着夢，还保留着抒情詩。剛才我一个人散步的时候也这样想。虽然也感到‘自己在这沉静广大的天地之間是孤独的，’却总觉得非常欢喜。沒有窒息的、苦痛的、刺戟意識的感觉，而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抒情的趣致……畢竟因为周圍的空气是浪漫的，所以也有一种如夢的感觉。……我每逢苦痛不堪的时候，总是逃到乡下去。这回也是如此。畢竟我自己的身体里也还保留着許多浪漫情趣。从我的艺术上說来，这种浪漫情趣非努力排斥不可。可是做不到！抽象地說来，我的苦痛正是这种努力的苦痛。結果——”他用激烈的語气繼續說：“結果，到底哪一方面在个人的生存上——至少在我一个人的生存上——是幸福的，不得而知了！”他的声音沉下去。

智慧子低着头走路，力求理解他的話的意义。

“您也感到寂寞——感到孤独么？”吉野突然地問。

“也感到的！”智慧子用低而有力的声音說，仰起头来看看他的旁臉。

“您向甚么地方發表对亲兄弟、对朋友都不能說的那种心声呢？在唱歌中么，在眼泪中么？”

“向上帝……。”

“向上帝！”男的重复一遍。“向上帝！不錯，您是有上帝的！我沒有上帝呀！以前我想在色彩和形象中表現它，而且实际上的确表現过几分。但是現在已經不能了。”吉野說着，爽快地脫下木屐，卷起衣襟，切擦切擦地走进河灘上石头旁边的淺灘里去了。

“有一个叫做莫泊桑的小說家說：有人为了不能自己告白，苦痛不堪而死。……啊，水里真爽快！怎么样？您也来好么？”

“好。”智慧子說着，莞尔而笑。于是她也赤了脚，謹慎小心

地卷起了衣襟，把雪白的小腿一半浸在冰冷的水波里了。

“啊，真的……！”

吉野走到了沒膝的地方。兩人暫時默默無言。螢火虫飛着。孩子們看見兩人這個樣子，大家爭先恐後地卷起衣襟來，走到水里去。

對岸的山崖上有無數螢火虫發出光輝。河面上全部閃亮，好像燃燒着燐火。

“啊喲！”“啊喲，新兒！”女孩子們和智慧子發出惊心动魄的叫聲。五歲的新兒的腳絆了一下，叫一聲“呀”，就被水流去了。智慧子想自己去救，吉野看見了，連忙舉起手來阻止了她。

“不要緊！”他說了這一句話，就迅速地纏起后面的衣裾，追趕滾滾流去的孩子。孩子不絕地被漂向中流。吉野離開他約有兩丈。水纏着吉野的腿。孩子們都走上河灘，大聲哭叫。

## 5

河底上的石頭很滑，水很急，使得智慧子吃了一驚。她顧不得孩子們的哭叫，心慌意亂地站在水邊。這期間吉野冒着危險，在夜間的水灘中追趕了七八次遠。水波洶涌地沒到他的腰際。

新兒只管向螢光星影照耀着的白浪中間忽沉忽浮地流去。

猛然伸手，拉住了一隻小腳

“好！”吉野高聲叫出。

“拉住了麼？”

“拉住了！”

吉野毫不費力地抱住了渾身濡濕而幾乎氣絕的新兒，回到河灘上來。有一個過路的農夫聽見了哭叫聲，拿着提燈跑下來問：

“甚么事情，誰淹死了？”

“哪里！不要紧！”吉野說着，从水里走上來，这地方正是桥底下。

“新兒！新兒！”智慧子叫着，慌張地用手搭住了孩子的身体，“啊哟，你真是！怎么办呢！”她正在發抖。

“不要紧的！”吉野用沉着的声音說，就握住了孩子的兩只脚，把他的小小的身体倒过来，用力抖动兩三次。吐出来的水落在吉野的脚上。

女孩子們吓得一声不响，都站着發抖。年紀小的歔歔地哭着。

“灘上的水很急呢！这是先生那里的孩子吧。”农夫說着，用手遮住了提灯。

吉野迅速地把新兒的浸湿的衣服脫下，讓他仰臥在砂灘上了。然后跨在他身上，慢慢地替他作人工呼吸。

提灯的光朦朧地照着小小的身体。

智慧子紧紧握着吉野脫下来的木屐，兩手交叉在胸前，嘴里唸着祈禱詞，热心地看着吉野的動作。

一只很大的萤火虫款款地飞来，掠过孩子的臉。

“他媽的！”农夫罵着，把它赶走了。

“哇——”新兒口中發出一个好像睡醒时發出的低鈍的哭声。

“新兒！”智慧子惊喜地叫他，立刻抱住了躺在砂上的孩子。

“活了！活了！”女孩子們立刻騷扰起来。

新兒的哭声大起来了。眼睛也睜开了。

“他本来沒有死。”吉野說着，也显出放心的样子，向女孩子們环顧一下。

“好，不要紧了。”农夫脸上也表示放心。“啊，这滩上的水很急，孩子们是危险的。去年也……”农夫慢吞吞地说下去。

“哇……”新兒又哭起来。

“日向先生，请您把他的衣服擰一擰吧。不，先得把他温暖一下。”吉野的裙子和衣袖都已经湿了，他就把衣服解开来，肌膚貼着肌膚地抱住了这个哭着的孩子，再用衣服来遮住了前面。

“我来抱吧。”智慧子說。

“不要紧。冷冰冰的，抱着很舒服呢。好，不要哭，好宝宝！好宝宝！……啊，这样抱着，还不如回家去让他躺在床上好。回去吧，日向先生！不好让他受凉，就是这样抱着回去吧！”

“对啦，这办法好。”农夫也插嘴說。

“对不起了，先生！”智慧子誠懇地說，“我是吓慌了，做出这种事情来……”

“不，是我不好。我先走到水里去，他們就看样了！”

“哪里，我……那时心里像做梦一般，就……”

吉野突然向她的臉一看。

## 6

星影疏朗，水声渐远。熟麦的香气飄送到黑暗的夜路上来。

跑在前面的女孩子們，心里还籠罩着一种恐怖，每人手里提着一盞小螢灯，悄悄地踏着夜露走去。吉野紧紧地抱住了不时歎歎的新兒，臉上現出陷入深思的样子，跟在她們后面。

智慧子一只手提着新兒的浸湿的衣服，挨近身去和吉野并肩了，时时就心地窺察孩子的臉。她心中充滿了感謝之情，但嘴上不大說話。

“媽媽！”新兒常常忽然想起了似地叫着，有时大声地哭。



“不要哭，現在抱你到媽媽那里去啊！新兒，不要哭。”智慧子常常从旁安慰他。

“真不得了，我……倘使你不来，教我怎么办呢！”

“不会的。”

“万一出了事，教我对房东大嫂怎么……”

“日向先生！”吉野郑重其事地叫她一声。“您对我这样说，使我感到苦痛。在这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無論何人都應該尽这点力。这不是很普通的事情么！”

“現在救这孩子的性命的，不是您么？”

“日向先生！”吉野又叫。“請您再稍微真挚地想一想……倘使那时候，在那地方的不是您，我即使做同样的事，也一定是怀着大不相同的心情去做的。”

“啊，您是……”

“如果要說出来，可說是一种伪善的心情！”

智慧子在暗中仰起头来看看他說这話时的表情。她想說些甚么，然而說不出。

“是伪善！”吉野郑重地說，好像責备自己。他現在覺得自己的心似乎被甚么东西征服了，仿佛想要从这征服中脫出，所以說这样的話。“是伪善！一个人去做冠用‘善’字的事情的时候，其动机有兩種：一种是为了获得自己感情的滿足，結果就是討好自己；另一种是为了討好別人。”

“您——”智慧子話沒有說出口，她的手早已突然搭住了吉野的肩膀。一种剧烈的感动充滿了她的全身。她拚命地把自己的臉在这男子的两个手臂上摩擦，只管說：“您……您……”火一样的热泪像瀑布一般透入这男子的肌膚中。

吉野突然站定了，咬住了嘴唇。眼睛也紧閉了。

“哇——”新兒吃惊似地哭起来。

做了不成体统的事——这念头像箭一般在她心中掠过。智慧子又迸发一般地叫一声“您！”搭在肩上的手猛烈地挽住了这男子的脖子。

“先生！”走在三四丈前面的女孩子們叫。

“走吧！”吉野催促。

“好。”她含糊地说，仿佛忘记了自己的身世，脸始终不离开男子的身体，牵缠着跨了兩三步。

“日向先生！”男的站定了。

“請原諒我！”女的說着，好像气絕的样子。

“我要回东京去！”說时眼睛盯着暗处。

“……为甚么？”

“……太奇怪了，您和我的事情。”

“……”

“回去吧！还是这样好。”

“不要！”智慧子激烈地说，用力挽住男子的脖子。

“唉——”吉野呻吟似地说。

“您不了解我的……我的心……”

“日向先生！”男子的声音剧烈地颤抖。“这话，我，不要听！”

突然兩張臉挨在一起。在熟麦飄香的夜路上，温暖的接吻幽微地响了三四次。

## 7

这一天晚上，静子被母亲叫进正屋里去。她做完了事再走出庭院来的时候，吉野已经不见了。她向花木蔭中、假山上、池塘边等处寻找，终于不見。

客人九点鐘过后散去。父亲信之醉倒了。柳姐早已离座，去睡觉了。

“静子，吉野先生睡了没有？”

“没有，他说喝醉了，出去散散步。”

“甚么时候出去的？”

“两个鐘头以前了。不知到哪里去了！”

“和昌作叔叔一同去的么？”

“不，一个人去的。要不要叫松藏去找找他看？”

“好的。”

“不要紧的。”信吾红着脸走进来，接着说。“这位先生，大概到桥那边去乱跑了。我倒有点头痛，没有办法，让我先睡吧。”

“你先睡吧。”

“他回来了，你来告诉我一声。你把他的卧床铺好了吧。唉，喝醉了！”

静子叫女僕替哥哥铺床，让他就寝。她自己收拾了房间，然后一人走进厢房里去。厢房里没有人，弥漫着夜雾的湿气，洋灯点亮着。

她把板门关好，只留一扇开着；把零乱的东西仔细地整理好；把被褥铺好，蚊帐吊好。静子忽然起了疑心：“说不定到智慧子姊那里去了！”接着又想：“在夜里。”“但是。”“难道。”霎时间她胸中混乱了。

“即使这样，有甚么呢！”静子无端地想在这房间里逗留一会。她就坐在桌子面前的夏布坐垫上了，把洋灯略微捻低些。

“到了秋天，也许我可以住在这个房间里了！”她想。

桌子上有五六本书。她忽然看到其中有一本黑封面的写生册。静子随手拿了它，翻开一个地方来。

靜子的眼睛發光了，臉上泛紅了。她向這無人的房間里環視一下，又熱心地看寫生冊。——雖然鉛筆很草率，畫着的豈不正是靜子自己的顏面么！

Erste Eindruck (第一印象) …… 畫上面寫着這兩個德文字。然而靜子不懂得這是甚么意思。

靜子似乎顧慮到了甚么，突然把寫生冊闔上，放在原來的書籍中間了。她好像逃脫似地走出房間。心頭不由得跳動起來，一種新鮮的跳動頻頻地打她的胸。

在下一頁上，在再下一頁上，都畫着智慧子的顏面。——這一點靜子終于沒有知道。

不多時，院子里木屐聲響了。靜子異樣地躊躇了一番，終于又急忙地走向廂房來。吉野正在向沒有關上的一扇板門里走進去。

“回來得太遲了。”

“不，還早。”

她這樣說着，然而不能抬起眼睛來看他的臉。低着的臉微微地紅了。她連忙把洋燈捻亮。

“真對不起了。我沒有預料到回來得這樣遲……”

“不，先生，我哥哥說酒喝得多了，有點頭痛，所以先……”

“噢：我倒完全醒了。幾點鐘了？”

“十點鐘了。”

吉野如釋重負地在桌子面前坐下了。靜子心中想起了剛才她自己坐在这里時的情況，說了一句“請安息”，立刻拉上格子門，走出廊簷去了。吉野疲乏地低下了頭，閉上了眼睛。他的衣服受了夜霧的濕氣，都發軟了。這衣服的裾和袖都曾經被河水浸濕，因為智慧子和利代姐兩人強請，已經由她們烘干了。烘的

时候吉野穿着誰的衣服！

“智慧子！智慧子！”吉野在心中叫着。他偷偷地用手摸摸自己的左臂。她把臉紧貼在这臂上了說些甚么！？

“您……您……！”

## 其 十

### 1

吉野救新兒性命这件事，第二天吃早飯的时候由吉野自己簡單地說出了。

昨夜路过那地方的那个农夫，因为有点事情，到小川家的厨房里来了一会，就比較詳細地把同一事件傳达到了家人的耳中。老人們談着这件事，似乎真心感佩吉野的义气。信吾和靜子怀抱着一種不同的感想，然而顏面上和言語上都不表示出来。

昌作又是一派：如果这件事是信吾做的，他將感到多么不愉快；幸而恰巧是吉野做的，他就夸張了他的偉大，向母亲等叙述。并且以那座橋下的灘中的水急为起因，頻頻地慫恿吉野去練習游泳。昌作对吉野的尊敬，从此又增加了。

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姑母和她的孩子們回盛岡去了。这个姑母，在小川家的有数的親戚中，也是和柳姐特別意气相投的人。实际上呢，她的丈夫是一个退职的郡長之类的身份，家道不甚寬裕，因此常常来作客，仰承柳姐的鼻息，每次总是获得了家計上的補助而回去。柳姐因为松原家的亲事已經有一个月音信全無，私下耽心，同这姑母秘密商量。两个女人之間决定了关于某些事情的手續。姑母就裝作不知地回去了。

送姑母到好摩火車站去的男僕和女僕，帶了另外一個人回到小川家來。這不是別人，是信之的第二個兒子，靜子的小一歲的弟弟，名叫志郎，是個士官候補生。

志郎在兄弟中是一個頑皮兒，柳姐不大喜歡他，但是父親信之最寶愛他。他和提出靜子的親事的松原家的第三個兒子狷介是從小的好朋友，兩人同樣有志於陸軍，考試也幸而同時及第，一同進了士官學校。一日至二十日是他的假期，他到仙台去遊玩了一個星期；沒有預先把確定的日期告訴家里人，今天突然回來了。

有一天，母親柳姐叫志郎來，裝作無心的樣子向他問起松原中尉的情形。他的回答使柳姐吃驚不小：

“松原家的政治！這傢伙沒出息。狷介說要和這哥哥絕交呢。”

“為甚么這樣？”

“我告訴你，這個人並不那麼愚笨，可是名譽壞極。是今年春天吧，他使房東家的女兒懷了孕，事情鬧得很大。全靠朋友們調解，賠了一百五十塊錢。這種傢伙給我們軍人丟臉！”

柳姐又詳細探問了這件事的情形，並且关照他暫時不要對靜子或其他任何人說起。

志郎具有朴素的軍人氣質，除了信吾以外，對任何人都要好；他最不喜歡慢條斯理地談話。每天只是和昌作一同到河上去。和吉野也要好。

一種無定形的心事鑽進了吉野、信吾、靜子的胸中。三人大家努力不讓這種心事流露到臉上來。智慧子這個名字，不知怎的，三人都盡力避免出口。

吉野對醫生加藤很要好，說要到他家寫生，就再去訪問。

智慧子只有一次当吉野和信吾都不在家的時候來訪。

炎熱的八月也已經到了中旬。螢火蟲的季節也過去了。明天是陰曆的盂蘭節，將近傍晚的時候，門口發出喧噪聲，神山富江來訪問了。

## 2

富江一到，家中立刻熱鬧起來，常常聽到很響的笑聲。在炎熱中昏昏沉沉地躺着的柳姐，現在剛剛起身，坐在東廊下叫靜子梳頭。廊下聽得見富江的笑聲；忽然這尖銳的笑聲停止了，腳步聲向廊下迫近來。

信吾也午覺剛剛睡醒，好像做了一個不快的夢，臉上顯出異常悶悶不樂的神色，盤腿坐着。

富江的笑聲和腳步聲，他先前已經聽到。但他心里在考慮智慧子的事。

從這個月初以來，信吾或者一人、或者和吉野兩人去訪問智慧子，也有過三四次了。兩人的談話已經不像從前那麼暢達。自從吉野來了之後，智慧子無形中起了些變化。話雖然如此說，也並沒有表示討厭信吾。

自從救活了新兒以來，每逢吉野獨自或者由昌作陪着去訪問智慧子，立刻引起信吾的注意。朋友兩人之間不知不覺地有了一道鴻溝。信吾心中焦躁，被不快的感情支配着。

還是向她提出結婚要求吧——他也不免這樣想。然而，信吾並非那麼熱情地思念智慧子。畢竟只是一個鄉村女教員，——這個輕悔之念常常出現在他的頭腦中。他想：她是一個正直的女子。因為是一個正直而且美貌的女子，所以信吾不肯讓她思念別的男子——吉野。他仿佛毫無理由地認為他自己具有被智

慧子想念的权利。“設法教吉野回东京去吧！”——这念头也常常惱乱信吾的心。

还有，静子对吉野的态度，也使得信吾的眼睛感到不快。大凡成年的哥哥，看到成年的妹妹亲近男子，总是不高兴的。即使是平生怀抱恋爱自由的信念的男子，到了这种情形之下一定会發見自己心中的矛盾。

“在戶籍上，静子豈不已經是寡妇了么！”

信吾的头脑里竟含有这种譏笑的念头。他这种态度并不显著；只是看到静子說起吉野时非常郑重，他心中就冒火，毫無理由地感到不快。

“啊，起来了！”富江站在开通的走廊上說。

“是你来了么！”

“啊，你在等候别人么？”

“哈，哈哈。老是尖嘴尖舌！大热天气你好容易来了。”

“我料想你正在睡午觉，所以特地来吵醒你。”

“我知道神山先生一定会来，所以特地早点起来等候你呢。”

“这种話你从誰那里学来的？呵呵呵呵。啊，你的样子这样瞌睡矇懂！去洗个臉吧！”說着，就老实不客气地坐下了。

“說你不过，說你不过。那么，听你的命令去洗臉吧。”

“去洗吧。天色已經快黑了。”她說着，随手拾起落在那里的一册小書来。

站起身来的信吾看見了說：“唉，这个不行。”想夺回她手里的書。

富江装出小姑娘的态度，迅速地避开了他的手，說：“这是甚么書？是小說么？”



黄色的封面上写着“True Love”<sup>(6)</sup>，是文科学生之间流行着的一册秘密输入的美国版怪书。

“哈，哈哈。”信吾缩回了手，“噢，大概是小说吧。”

“说甚么‘大概是’……正确地告诉我好不好？我是不会读的……。”

“倘使会读，很有趣味呢。”信吾说着，嘻嘻哈哈地笑。

“我就学日向先生的样，也来学英语好不好？”富江说着，仰起头来用讥讽的笑眼看信吾。

她好像忽然想起了甚么，放低了声音说：“噢，噢，信吾兄，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情。”

“甚么？”

“去洗了脸再说吧。”

3

洗了脸回来的信吾，气色也爽快了，笑嘻嘻地坐了下来。

“啊哟，你的口髭洗也洗不掉的。”

“不要开玩笑。说吧，甚么有趣事情？”

“没有甚么意思的！”

“不要这样让人着急，好不好？”

“你这样喜欢听么？”

“是你要告诉我的！”

“呵呵呵呵。那么告诉你吧。”

“好，我听吧。”

“喏……”富江显出探索似的眼色，笑着，正面看着信吾。

信吾逆料这一定是关于智慧子的事情。被这女子这样钉住

真实的爱情。

了臉看，覺得很难当，似乎被作弄的样子；又沒有机会摆脱。

“甚么？”他用略微焦急的口气問。

“呵呵呵呵。”富江又笑了。“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是誰呢？”

“呃。”

“算了，算了，有一个人怎么样？”

“和这位先生。”用下巴指点廂房方面。

“和吉野？”信吾的眼梢眯紧了。

“呵呵呵呵。”

“和吉野怎么样？”

“和他××呢！呵呵呵呵。”

“有这种事？神山先生的嘴巴是不关門的。”說着，好像想起了甚么，搖着膝盖，大声地笑。

富江似乎覺得說話脫出了軌道，連忙裝出認真的表情說：“真的呢。”

“有这种事？这話是誰說的？”

“你也想知道么？”

“并不是想知道……不过这倒是一件珍聞。”

“珍聞？”她又裝出得意的眼色說，“你也真是一个傻子！”

“为甚么？”

“还要說‘为甚么’，呵呵呵呵。”她笑着，用手里拿着的書去打信吾的膝盖。

“神山先生，还是請你告訴我，这話是誰說的？”

“是可靠的。”

“真有趣啊！哈，哈哈。倘使是真的，实在有趣呢。好，好，去同吉野开一次玩笑吧。”他独自故意高兴似地說。

“这样有趣么？”

“真有趣，竟是一篇小说！”

“对啦。这件事在信吾兄最感兴味，对不对？”

“这话又是甚么意思呢？”

“噢，对不对？对不对？”她的口气好像压迫对方。她的探索似的眼睛异样地发光。然后迸发似地笑起来：

“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信吾也无可如何地笑，“神山先生真是个诡辩家！”

“诡辩家？就算是吧。那么刚才的话也是我造出来的！”

“不，不是这意思。到底是誰，说这话的人？”

她的眼睛嘲笑似地钉住他的脸，“信吾兄还是不放心的！”

“岂有此理！”他说着，觉得这女子正在探索他的心事，一种不快之感掠过他的脑际。“怎么样？我们还是到吉野那里去吧。”

“去吧。”

信吾站起身来，走到廊上，大声地叫“吉野兄”。

“甚么？”一个安祥的声音回答。

“你在睡午觉么？神山先生来了，好不好到你那里来？”

“请过来。”

“去吧。”信吾催促富江，自己先走了。富江脸上显出忽然有一件事要考虑的样子，默默地跟着他走。廊外院子里树木中的知了叫起来。

#### 4

吉野展开着今年春天的巴黎沙龙<sup>①</sup>的画册，正在对昌作说

① 沙龙(Salon)是巴黎每年举行的美术展览会的名称。

明甚么問題。

相見禮畢，富江立刻站起身來，欣賞挂在壁上的正在描繪中的水彩畫。信吾躺在鋪席上了，和吉野談論這幅畫。

“昌作兄，”富江叫他。“你昨天上街去過了？”

“去過了。去探望山內。”

“怎么样了，他的病？”她笑着說。

“真可憐啊！有時上床，有時起來；據說今年之內也許要死呢。”

“這樣厲害！真可憐了。實在是他的身體太壞的緣故。”信吾說的時候並沒有同情的表示。

“聽說四五天之內要回到盛岡去。”

“昌作兄。”富江又叫，並且迅速地看看吉野和信吾的臉。

“我給你一件好東西，要不要？”

“甚么東西？”

“倘使是好東西，我也要的。”

“信吾兄我不肯給。喂，昌作兄，要不要？”

“到底是甚么？”昌作躊躇着。

“兩人吵起架來是不行的，還是給了我吧。”吉野淡然地說。

“喂，昌作兄，不可以給任何人看的呢。”

“好，我和志郎兩個人看。”

“不行，只有你一個人可看。”富江說着，從衣袖里摸出一件東西來，握在手掌里，遞給昌作。

昌作討厭似地接受了，說着“好，好”，穿起木屐來。“喂，志郎！來看好東西！”高聲叫着，走向正屋方面去。

“啊，不可以給人看的！”富江在他後面叫，然後懷着興味“呵呵呵呵”地笑。

兩人为好奇心所支配了。“是甚么东西，是甚么东西？”信吾問。

“沒有甚么。”她回复鎮靜，眼睛盯住了吉野的臉看。

“有些可疑呢：吉野兄。”

“哈，哈哈。”

“有甚么可疑：信吾兄真不是好人。”不知怎的，富江的态度謹慎起来了。

这时候靜子端了一只盛着色彩美丽的甜瓜的大盤子走进来了。“味道不很好的，不过……”

“甚么东西？甜瓜么？要患赤痢的呢？”信吾說。

“哥哥又来了！”靜子說，“真的么，神山先生，赤痢流行了？”

“真是真的。听说隔离病院里已經收容了三个人。不过不要紧的，离开这里很远。”

“哈哈。神山先生說不要紧，就放心了。大家快来吃吧。”信吾最先拿了一块。

不久，穿着短裾窄袖衣服的志郎和昌作兩人走进来了。

“啊，志郎兄，你在睡午觉么？”吉野說，一面用手巾揩手。

“不，我不睡午觉的。到高地上去做了号令演習回来，現在正想去游泳。”

“我听了吃惊呢！你真是精神旺盛！”昌作表示兴奋的样子，耸起肩膀盤腿坐着。

“那东西是甚么，昌作叔叔？”信吾問。

“豈有此理！”昌作咕囔地說，一双眼睛从眼鏡里盯住富江看。“但是我倒同情山内。”

富江笑着說：“唉，在这里講是不可以的。”

“我也看見了。”志郎插嘴說。“喂，昌作叔叔，向大家报告

吧。”

“你說吧，你說吧。是甚么东西？”信吾慫恿他的弟弟。昌作默默地交叉着手臂。

“我說了。”志郎爽快地說，“这是患肺病將死的山内謙三的情書。完了。”

“唉，志郎兄真惡毒！”富江也狼狽起来。

“情書？”大家吃了一惊。

“这是怎么一回事，志郎！”靜子問。

富江用銳利的眼色凝視着發呆的信吾的臉。

## 其 十 一

### 1

前天富江来了，傍晚立刻开紙牌会。男僕松藏拿了靜子所写的請帖到街上去奔走。但是来的只有副訓导森川一人。智慧子說有病不能来。患了肺病的山内，当然不去邀請。

智慧子不到，使得希望她不来的吉野以至信吾、靜子、还有怀抱某种計劃的富江，都对于玩紙牌不很起勁。这一夜無聊地过去了。

靜子生涯中不能忘却的孟蘭节十四日那一天，天气晴明。沒有風，沒有云，是明爽而安靜的一天。在孟蘭节的三天之內尽情享受一年中的欢乐的村人，大家非常高兴。

这村子里有两个禪寺，其一是里街上的宝德寺，其二是下田的喜云寺。从早晨起，两个禪寺里都挤滿了村中的善男信女。靜子也代替了她的母亲柳姐，伴着祖母政姐和孩子們，在上午到寺

里去烧香。

回来的时候，静子带了两个妹妹，到宝德寺路口智慧子的宿舍里去访问。智慧子没精打采地迎接她。

“怎么了，智慧子姊，你伤了风么？”

“不，今天没有甚么了，昨晚肚子里有点不舒服……你特地派人来邀，真对不起。”

“我耽心着呢。”静子认真地說。“你不来，纸牌会没有趣味了。”

“唉，不会的。有许多人来吧，神山先生也来的么？”

“来是来的。不过，智慧子姊，不知怎的一点也不起劲。喧噪的只有富江一人……这个人討厭！”

“……她的确是这样的人。”

静子想把富江拿山内的情书交给昌作这件事讲给她听；然而不知怎的，似乎觉得她们两人之间有些隔阂，就作罢了。过了三十分鐘光景就告辞。

两人好像是约定的，关于吉野的事绝不谈起。

静子回到家里，信吾好像等候着似的，立刻把她叫到自己的房间里来，表示愤怒的神气，用粗鲁的口气问她关于智慧子的事。

静子如实回答。

“噢！”信吾说话时的态度，竟好像是这种话听听也好、不听也好的样子。静子敏捷地体会了哥哥的心情。就凭空地说：“智慧子姊说，向哥哥问好。”其实智慧子一个字也没有说。

“噢！”信吾又冷淡地回答。吃过午饭之后，他独自飘飘然地上街去了。

信吾出门后不久，月初带了孩子们来作客的盛岡的姑母又

伴着一个老人来了。姑母对人說是来扫墓。不久大家就知道同行的老人是受松原家的囑托而来的。不消說是为了靜子的婚事。

父亲信之、祖父勘解由、母亲柳姐三人和松原家的使者在里面的房間里談話。姑母也在座。靜子心中更加混乱了。她恨哥哥不在家。她想起了这談話会不会使吉野知道她和已死的浩一的事，就連这吉野也不想見了。

她有时籠闭在房間里，有时走到厨房里，有时走到院子里，不觉天色向晚了。信吾还是不回来。他約定晚上一同去看孟蘭节跳舞的。

晚餐的时候，姑母說这媒人今晚要借宿在这里。天色全黑了，信吾还不回来。母亲柳姐劝靜子陪了吉野、两个妹妹和女僕去看跳舞，說到了街上会遇見哥哥的。

3

走到鶴飼桥边，正好十四日的渾圓的月亮浩蕩地从姬神山上上升起来。天上一片云彩也沒有，晴空万里；深紫色而幽暗的岩手山清楚地浮現在夕照的余暉中。

暗沉沉的天心里有七八个微弱的星閃耀着青光。月亮漸漸地高起来，籠罩了屋宇。街上的鼓声已經听得見了。

即使有話要講，两个妹妹是听不懂的。靜子和吉野并肩跨步，嘴上虽然不說，心里惊惶不安。家里媒人到了。松原家的亲事，是靜子所绝对厭惡的。她虽然这样地散步，心里不免挂念这件事进行的情况。不，正因为挂念这件事，靜子胸中叢生了种种念头。

“倘使这个人(吉野)做我的丈夫：……不，倘使这个人是我



現在的丈夫：……”

月明之夜四边幽靜的景色和远处傳來的鼓聲，都适于靜子這心情。兩個妹妹說些天真爛漫的傻話，靜子和吉野同聲地笑她們，這時候靜子不期地感到一種安心和歡喜。即使以後不再發生甚麼事情，靜子也不能忘記這天晚上的心情吧。

松原家的親事，起初靜子為了對當事人政治的嫌惡，以及由於自己是他的嫂嫂而發生的道德的考慮和侮辱之感，曾經托哥哥幫她破壞。但是認識了吉野以後的靜子，除了上述的理由以外，另有了一種自己也不了解的，然而總是牢固地存在心底里的希望。

正當走到橋上的時候。

“我初次和您見面，是在這地方呢！”

靜子自然而然地說出，月亮照着她的做夢一般的臉。

“是的。”吉野回答。他似乎想起了甚麼，略微把頭低下，默默不語。

這態度使得靜子想起：他一定是在詳細回想當時的情況。靜子也不得不回想當時的情況。現在兩人都在互相回想初見面時的情況——這感覺使靜子心中獲得了一種無言的滿足。

然而吉野心中所想的不是這件事。他想的是信吾今天一定在智慧子家裏。他又想像：如果他和靜子等現在去訪，信吾一定會撒謊，捏造出到夜不回家的理由來。

走到了街上，一種和平常不同的熱鬧的光景，在不熟悉當地情況的吉野看來覺得很稀奇。各家人家檐前挂着古式的挂燈和提燈，燈上畫着奇形怪狀的畫，寫着“豐年萬作”等字。街路的兩旁，每家門口融融地燒着樺火。緋紅的火光愉快地照着這一條長街上的繁華景象；來來往往的穿新衣服的人的臉，都好像是喝

醉了似的。

街上充滿了歡樂的絮語。戲鼓的聲音誘惑人心。到處看見穿着新木屐的小孩子聚攏來，在樺火上烤餅。火爆裂起來，火花飛散到街路上。年紀大些的孩子使足勁頭，在并列着的樺火上跳躍。這正是吃過晚餐之後。穿紅衣服的女孩子們成群結隊地喧噪着，跟着鼓聲走去。

街道盡頭的、智慧子的宿舍門前，有四五個小孩圍在將要熄滅的樺火旁邊。

“梅兒！梅兒！”兩個妹妹叫着，向前面跑。靜子在後面嬌聲地問：“梅兒，先生在家么？”也向她走近去。

靜子立刻注意到：梅兒穿着的紺青飛白紋單衣，是智慧子曾經穿過的日常衣服。

嗚呼嗚呼我思君，  
何時得見慰我心！  
君如谷中百合花，  
又似峯前一樹櫻。  
嗚呼嗚呼我思君，  
君在現世無比倫！

屋子里傳出幽微的贊美歌聲來。信吾不在這里！——吉野這樣想。

“先生！先生！”梅兒在門口叫。

### 3

問問智慧子，據說信吾在約一小時以前回去了。

“噢，他跑到哪里去了呢。說好傍晚回家，再和我們一同出來的。他離開這裡的時候沒有說起還要到甚么地方去么？”

“沒有，他沒有說甚么。”智慧子說着，意味深長地抬起眼睛来看看吉野，然后低下了头。

“倘使他在散步，我們會碰到的。”吉野傲然地說。“怎么样？日向先生也去吧，去看跳舞？”

“好，……喝杯茶去……。”

“就去吧，智慧子姊。你有事情么？”静子也催促。

“沒有事情。”

“去吧：看孟蘭节跳舞，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吉野已經走出門外了。

于是智慧子跑进里面去，把腰帶整理一下，然后走出来，一同上街去。

樵火有些衰微。跳舞大概已經开始了。鼓声突然合着步調而响起来。唱歌的声音也听得見了。人群漸漸向那方面涌过去。

挂着十来盞提灯有加藤医院門口，大捆的木柴熾盛地燃燒着；屋子里像白天一样明亮，正門开着。穿着寬大的染色單衣、束着水色湖縐腰帶的加藤，以及清子、配藥生、女僕，都在正門外面面向街上眺望。

“啊，大家一同来了。”加藤先向他們叫。

“凉快么？”吉野說着，大家走进正門去。

“Guten Abend, Herr Yosino! ① 哈哈哈哈哈。”加藤說了一句最近在函授中学学来的德語，搖摆着肥胖的身体，晚酌之后精神更加好了。

“来，請进来！知道你們一定来的，所以准备着点心呢。”

“那真是不敢当了。哈哈哈哈哈。”

---

① 德語，“晚安，吉野先生！”之意。

靜子就从旁問起她哥哥的事。

“先前来过一次。說晚上还要来，就回去了。”清子說。

“噯，对啊，对啊。”加藤說。“吉野兄，盂蘭节过了之后，务請您駕臨。剛才我同信吾兄說过，他說这样很好。务請您大笔一挥，拜托拜托！”

“您对小川兄說过了么？我随便哪天都可以。”

“真的，住在小川先生家里，不大方便；作画的几天無論如何請住在这里……”清子也跟着說。她又对靜子說：

“喏，媽媽說一定要請吉野先生画一幅肖像。因此，在作画的期間，要請他住在这里。”

“一定可以，靜子小姐！”加藤叫着。

“不是搶夺你家的客人。我們只要把吉野先生叨借一个星期……馬上就奉还！”

“呵呵呵，这样的么！”靜子亲切地說；她心中当然是不高兴的。

吉野被加藤硬拉了进去。女客們暂时在門口坐下，不久清子也出来一同坐了。

街道正中部的龐大的造酒厂門前，路上燒着很旺盛的篝火；許多人在篝火周圍的街道上排成一个橢圓形，跳舞就开始了。圓陣內外有許多花样，銅鼓四面，男舞手，女舞手，孩子們也參加在內；还剛剛开始，所以只有五六十个人。配着鼓声，唱着有趣的歌，手舞足蹈地迴旋踊躍，这舞蹈有一种今世所無的古代風味。其中也有穿着整齐的單衫、戴着花笠的姑娘們，也有用草笠罩臉、不唱歌、装着可笑的醉态而跳舞的男子。月亮已經升高，照着这一群快活的人，女伴們和乐地談着，笑着，看他們跳舞。

有一个人輕輕地拍拍智慧子的肩膀。这时候靜子和清子已

經走开几步，正在和一个年长的妇人打招呼。

4

智慧子回过头去，看见吉野站在她后面，不知道他是甚么时候从医院里走出来的。“呀！”她轻轻地叫了一声，青春的血涌上脸来。她不知怎的觉得身体不大舒服，站着两脚无力。几面铜鼓的强烈的声音响到她的腹底。敲铜鼓的人刚才在她面前走过。

吉野天真烂漫地笑。

两个人并肩站着。因为站在看热闹的人群的后面，所以没有人注意他们。

“我——和——”一个女子唱出头上两个字，十来个姑娘立刻齐声接着唱下去：

“——你——在——小門——中——，早——来——分  
別——晚来逢——。”

一律戴花笠、穿新衫、背上束着粉红洋纱交叉带而歌舞着的许多姑娘之中，有一个矮胖的女子唱次中音，夹杂在别人的清朗的高音和中音中，非常突出。她故意装出滑稽的动作而跳舞。观众大家笑起来。

“独独同！”当头的鼓敲出这音节。后面的铜鼓大家跟着这样敲。这是换曲调的信号。舞蹈的椭圆阵站定了，唱歌也停止了。木屐声切切察察地响。

“独独独柯同，独柯同——”鼓重新敲起来。——这就是所谓“謠耍来调”。——站定了的舞阵又合着这曲调舞蹈起来。一个有些不合调的很高的男声首先唱出：

“謠耍来——茶座中——，櫻花——色——交叉——带——”

“真有趣！”吉野轉过头去对智慧子說。“竟好像回到了古代呢！”

“噯。”智慧子似乎对于舞蹈和唱歌都不关心，正在深深地考虑甚么事情，煩惱似地站着。

吉野看見她这般模样，便問：“您身体还有些不大好么？”

“不，不过略微……”

突然观众發出哄笑声。这时候有一个高个子的男人面部塗黑，把一条破蚊帳当作袈裟披在身上了，模仿着唸經，滑稽地跳着舞走过去。

“吉野先生！”智慧子断然地低声說。

“甚么？”

“那个……”她低着头說，“我今天，那个，使您为难了！”

“……甚么事情，为难？”

智慧子忽然抬起头来，有甚么苦痛似地仰望他。

“那个，小川先生被我惱了一頓回去呢。”

“小川！？为甚么？”

“我明白說出了。……后来我想，这会使您多么受累……”

“我知道了，智慧子姊！”吉野这样說着，用力握住了她的手。“原来这样！”他的結实的肩膀坦了下去。

智慧子胸中郁結了。同时肚子里好像空虛了似地动荡起来。她放脫了这男子的手，在人們后面蹲了下来。

她眼前只見几条墨黑的腿，那边的篝火从这些腿中間显出来。智慧子似乎觉得一个人掉在很深的谷底里了，眼泪夺眶而出。

“呀，您早已出来了？”静子的声音在后面說。

“我剛才出来。”

“噢！哥哥不知怎么样了。刚才到各处去找，但是……”

“一定是在学校里了。”清子从旁说。

“呀，日向先生到哪里去了？”静子向周围环顾一下，说。

智慧子站了起来。

“你在这里！”

“刚才我站在这里，不知怎的摇摇晃晃起来，就蹲了下去。”

“唉！你身体还没有好呢。”静子用深切关怀的口气说。同时心中浮现出两句话来：“你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把你拉了出来，”“你回家去睡吧！”但是不知有甚么顾虑，终于没有说。

“甚么地方不舒服？”清子用医生之妻的口气问。

“没有甚么，不过略微……再稍微看一会，我回去吧。”

## 5.

这期间，清子回到娘家去了两三次。这时候她向吉野传达加藤的意思：请吉野进去喝杯酒

信吾还不来。

月亮升高了。各处部落里的人聚拢来了，鼓已经增加到十二三面。添了三个吹笛手的舞阵，在街路上排成一个很长很长的椭圆形，人数将近两百了。男男女女之中，也有化装的，也有穿平常服装而头上包白头巾的。从十来岁的孩子开始，直到喝醉了弯着腰的老太婆，都手脚不知疲劳地跳舞到夜深。围成人墙的观众渐渐少起来了。——因为有许多人加入了舞阵。——两处篝火融融地燃烧着。

月亮升高了。

鼓响亮地敲着，足音合拍地响着，男女老少都唱着恋歌。——从这繁华的古风的境地中突然抬起眼睛来仰望这个沉静的月

亮，感到一种特殊的心情，無論何人都会在生涯中屢屢想起这种心情，而永無厭足地陶醉在它的甘美的悲哀中吧！——尤其是这天晚上的智慧子，由于和她所思慕的人共处的欢乐，由于她的肉体的痛苦，由于誘惑似的、朴素而刺激的恋歌，又由于一种無端的孤寂之感，她的心緒繚乱了。她似乎觉得鼓声加强了她的消沉的心情，把她的心緒攪乱了；同时对于跳舞不感到甚么兴趣，略微蹙眉头，仰起了头凝眸望着月亮。

充滿着憤怒和嘲諷的信吾的臉，时时浮現到她的心头来。智慧子今天痛快地拒絕了这信吾厚顏無耻地提出的求爱。

她有时站着，有时蹲着，这期間似乎觉得肚子里脹起来，竟有一兩次好像要嘔吐的样子。她几次想：早点回去吧；然而抛开这欢乐的境地，不，讓吉野一人和靜子在这里而自己回去，又觉得不快。她在这里，也沒有談話的机会。（智慧子想把今天發生的事件詳細講給他听。）然而她还是希望和这男子在一起多呆一会，即使片刻也好。

不久，小腹底下麻痺似地痛起来。渐渐痛得厉害起来了。

她找个机会，毅然决然地走近这男子身边去。

“我先回去了。”

“您很不舒服么？”

“略微……略微有些不舒服，觉得肚子痛，所以……”

“回去不好呢！請加藤先生看看好不好？”

“不必，因为只不过一点点……您明天再来好不好？請过来吧！”

“明天一定来。”吉野說着，用力握住她的手，女的也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月亮真好啊！”



智慧子說着，有点难舍的样子。终于向大家告别，独自向宿舍方面走去了。吉野蹲在离开群众稍远的地方，远远地目送她的浸在月光中的后影。

智慧子努力忍住了肚痛，咬紧了牙齿，几次向后面回顾。街上的热闹集中在跳舞的地方，离开这地方六七次，就一个人也没有了。在霜华一般发白的月光之下，处处看见樵火的黑色的遗迹，人家檐前的提灯和挂灯一半熄灭了。

天心的月亮把智慧子的影子短短地映在地上。鼓声和几十人的歌声飘摇在無風的天空中，仿佛要送到月亮里去的样子。——离开了繁华的歌舞之地而独自回去的智慧子，忽然觉得自己的宿舍很討厭。

虽然如此，她的脚还是走向宿舍方面去。她心中也曾埋怨这男子不来送她。她想：他回东京之后，我一定要把今夜的事情写信告诉他。她想：我們兩人之間的交情，恐怕只限于一生不忘而已。然而到了今夜此时，她开始切实地感到仅仅如此不能滿足。智慧子也是一个女子。她想：倘使被抱在男子的强健的手臂里，腹痛也許会忘記吧！

## 6

不久吉野和靜子等也走上了归途。他們终于沒有碰到信吾。吉野并非不挂念智慧子的病，然而不能去探望她。

此后約一小时。

富江的宿舍的后門开开了，信吾突然从門里走出来，到了月光中。接着富江也走出来了。

“好月亮啊！”富江說。信吾臉上現出嘲諷似的笑容，仰起头来向天空一望，似乎并不感到甚么兴趣。他低声笑了几声：“哈

哈哈。”

聽見鼓聲和歌聲。四周肅靜，有些地方有馬用力振動鬃毛的聲音。

“喂，何必這樣沉默啊！”

“我疲倦！”信吾低聲咕噥着說。

“好狠毒啊！胡亂糟蹋別人！”

“哈哈。那麼再會吧！”

“喂，喂，一定的呢，明天晚上再來。”

“哈哈。”男的又異樣地笑了，急忙走去。富江回進屋子裏。

信吾在無人的里街上急急忙忙地向前走着，不能克制淺薄的自嘲之念。他的略微俯向的臉上沒精打采，好像不勝懊惱的樣子。

“豈有此理！”他出聲地罵。然而並不是罵某一個人。

信吾的心，有生以來沒有像今天那樣動搖過。像今天那樣自己看輕自己的行為，也從來不曾有過。他今天去訪智慧子的时候，起初大吐氣憤。把現代的學者不分皂白地盡行罵倒，又極口攻擊美術家們的內幕。然後找個機會向智慧子求愛。他用盡了所有的優美的言詞。女的只是低着頭。

最後信吾說：

“智慧子姊，你听了可憐的我的自白，當然不會看作毫無意義的吧？”

“……”

“智慧子姊！”他似乎被感情所迫，聲音顫抖了。“我並不希望從你得到甚麼報酬。智慧子姊，我只希望，只希望，嗯，只希望你允許我常常想念你，不過如此而已。只要你允許我這一點，我

的生涯就明亮了……。”

“小川先生！”女的正色地抬起头来。她臉上一根眉毛也不动。“像我这样的人，蒙你这样看待，真是感謝得很，不过——”

“啊！”

“我恳求你不要再講这种話。”

信吾一动不动地交叉着手臂。

“我的話失禮了……。”

“嗯……为甚么呢？”

“……并没有甚么理由，不过……。”

“唉，你不了解我的苦痛的心！”他頹丧地說，“对了，你一定是有甚么理由，所以这样說的吧？可否把这理由講給我听？”

“……”

“智慧子姊，我这样不顧羞耻地說出了，你没有理由地拒絕我，太过分了，太侮辱我了。”

“不过……”

“既然如此，”信吾說时好像忘記了剛才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他忽然回到了这新仇之前。他的眼睛里發出淒厉的光輝。“我只希望你允許我再問一句話。智慧子姊，你允許我問么？”

“……只要是我所知道的，就……”

“当然是你所知道的。”信吾說时聳一聳肩膀。“这完全是另外一句話：我要犧牲了我的一切，來禱祝做我朋友的你和吉野兩人的幸福。”

智慧子吃了一惊，好像胸中被刺了一刀。然而她一动也不动。臉色也不变。

“怎么样？”男的更进一步。“你肯享受我的禱祝么？我要問的就是这句话。”

“……”

“我取消了剛才所說的一切話，作為一個朋友來真心地為你倆禱祝。怎麼樣，你肯享受么？”

“……”

“請你享受吧！”信吾刻毒地逼迫。

智慧子的臉突然通紅了。接着清楚地說：“謝謝！”

## 7

從智慧子宿舍里走出來的信吾的心，被一種強烈的屈辱和憤怒以及弱者被欺似的感情所攪亂了。後來他想：我今天所做的事，是預先料到的；是巧妙地訂立了預定計劃而向智慧子自白的。他硬要這樣想，借以抑制自己看輕自己的心情。

信吾竭力表示平靜的態度，立刻信步去訪加藤醫院，又到學校里去。他並沒有忘記傍晚回家和吉野及妹妹同去看跳舞的約定。然而不知甚么意思，他在心中一笑，放棄了這約定。

這時候的信吾，精神似乎比平常好得多。然而他越是高聲地笑談無聊的閑話，越是覺得這態度是嘲笑自己；每逢說出一句無心的話，心里就焦躁一陣。他終於高聲地笑了一會，飛步跑出學校。

這時候已近日暮了。

自嘲之念劇烈地惱亂他的頭腦。他後悔起來：為甚么對她說那些話？傻瓜！今後不能再見智慧子的面了！為甚么不早些——當吉野還沒有來的時候——對她說呢？！

“畜生！終於使她坦白了。”他出聲地說。然而還是不能完全打消被這女子拒絕的耻辱。好，把她免職吧！不，還是設法把吉野趕走吧！

他的心情更加暴躁了。他在从街道尽头到舟網桥之間的一里多公路上乱跑，考虑着复仇的办法，又無端地跑回来。然而他不願被人看見，走到了街道尽头又轉回来。这回走旧公路，向門前寺村方面跑去。

月亮升起了。

他碰到陸續上街来的附近村子里的男男女女。然而他并不注意他們。忽然他想起对吉野的友情。

“有甚么呢！只当作沒有这件事就好了。难道智慧子会对他說的？”这样一想，他心里稍微安定些。

“然而，”他又痛恨起吉野来。“这东西分明对我說‘謝謝’！”

信吾的憤怒又發作起来。他把“謝謝”這句話反复回想了好几遍，終于怒髮冲冠了。他的習慣，是用力把手杖乱揮，在空中發出呼呼的声音。

“信吾兄！”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吃惊地抬起头来，看見富江穿着白色的單衣，蒙着月光，向他走近来。大概因为她穿着草鞋，所以沒有脚步声。

“啊，是神山先生啊！”他略微停一停脚，立刻又走了。

“喂，你到哪里去？”

信吾不回答，跨了五六步，突然回轉身来，說：

“哈哈哈哈哈。你到哪里去？”

“門前寺村里的学生招待我……你一个人散步，不寂寞么？”

“你难道不是一个人么？”

“呵呵呵。我替你去叫智慧子姊出来好么？”

“混蛋！”

“呀，月夜散步，沒有一个时髦小姐攬着手，豈不是乏味的么？真的！”



曉地向某地方逃脫了。他想起了那張不知壓足的富江的飢荒的臉，心中發生一種說不出的厭惡之念。而且越是走近家門，對情敵吉野的無法無天的憤怒越是強烈地發作了。這憤怒又嘲笑他。信吾不想再見人面了。

于是他竭力保持肅靜地通過廊下，走進自己的房間里去。家里的人似乎都睡覺了，肅靜無聲。通向廂房的走廊里發出很輕的脚步聲，靜子來了。四周光綫幽暗。

“哥哥，遲得很了。你到哪里去了，現在才回來？”

“不要你管！”聲音很輕，然而很倔強。

“噢！”

信吾想起了妹妹正在他的仇人吉野的房間里，一種不可遏止的不快和憤怒像洪水一般湧到他的頭腦里了。

“我倒要問你，你到哪里去了，半夜里別人睡了之後！”

靜子吃了一驚，睜圓了眼睛站着。這好像是一種嚴厲的責問，信吾的憤怒更加旺盛起來了。

“混蛋！你到哪里去了？”說時早就把靜子打了一掌。

靜子連忙用衣袖遮住了臉。

“哥哥……你這樣……”

“到這里來！”信吾粗暴地拉住了妹妹的手，拉到自己房間里，用力一推，把她推倒在地。

“這畜生！瞞過了父母和哥哥的眼睛而……”

“哇！”靜子倒在地上放聲大哭。她先前從街上回來，等候哥哥，左等右等，總不見回來。那媒人的談判怎麼樣，母親和姑母都沒有對她說，她很耽心。她自己也不開口探問，只是想靠哥哥信吾幫助。她想起信吾還不知道今天媒人來到，心里更加着急，忍不住了，剛才就悄悄地走到吉野的房間里，同他談了哥哥

迟迟不归的原由。

静子无缘无故受到哥哥的怀疑和打骂，觉得很冤枉，很苦恨，想要辩解，而喉头阻塞，只是愤愤地咬自己的衣袖，哀哀地号哭。

“混账东西！”信吾又含糊地骂，咬住了自己的下唇，两个紧握的拳头颤抖着，满面怒容地站着。

静子像死一样不动。

“好，”信吾咕囔着说，“你已经许给松原家了。像你这样的东西，放在家里，不知会做出甚么事情来！”

“啊哟！”静子叫着，突然坐起身来。“哥哥……松原家今天有人来……所以……”

睡在隔壁房间里的志郎和昌作慌忙地拉开了纸裱门，闩了进来。

“怎么样了，哥哥？”

“不准讲话！”信吾怒吼，“不准讲话！关你们甚么事？”

他就乱暴地用脚踢静子。静子又倒下去，哭得比以前更响了。

“甚么事情？”父亲信之也进来了。“甚么事情？信吾跑到夜深才回来，为甚么又这样吵闹？”

“可恶！”信吾骂着，又踢静子。

“你做甚么？这混账东西！”昌作向信吾扑过去。志郎也扭住了哥哥的胸脯。

“你们做甚么？”信吾热狂地咆哮，猛然把志郎和昌作推倒。

“不许！”父亲厉声说，抓住了信吾的肩膀。“岂有此理！静子到那边去！”

“可恶！”信吾只骂了一声，就撇开了父亲的手，像负伤的野



兽一般向昌作扑过去。

“你为甚么欺侮我？”

“哥哥！”

“信吾！”

住在另一个房間里的媒人和廂房里的吉野听見了劈啪的騷乱声，也都跑过来。母亲柳姐也来不及束腰帶，兩手接着睡衣走过来。

“畜生！畜生！”信吾罵着，乱打昌作。

## 其 十 二

### ！

智慧子昨夜忍不住腹痛，离开了跳舞的地方回家之后，受了一夜苦。利代姐通夜不睡地看护，有时替她按摩肚子，有时用毛巾替她施温灸治疗。她刚刚朦朧地交睫，就被便气塞迫和腹痛所催醒。到第二天早上四点钟为止，上了十三次厕所。然而还是没有通泰。

到了天色大明的時候，智慧子的体力已經非常衰弱，独自不能上厕所了。厕所在門外，利代姐跑去請医生了，智慧子忍耐不住，就独自走过去。去的时候扶牆摸壁，穿木屐的时候身体摇摇欲墜；回来的时候脫下了木屐，已經沒有气力站起身来。好容易踏上了厨房里的地板，走进房間里，就倒身在被的边上了。肚子痛得像刀刺。孩子們还没有起来，屋子里肃静無声。窗下的桌子上一盏洋灯还朦朧地点着。

智慧子紧閉兩眼，輕輕地呻吟着，忽然想起了剛才出去的时候

候所看見的日出前的水一般的晨光的流麗。

“天已經亮了。”她模模糊糊地想，似乎覺得自己不知從哪一天開始已經受了長期間的苦痛了。算起來還是昨夜的事，然而似乎覺得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人和我約定今天來的！不錯，是今天。天已經亮了！……那麼今天是七月十五。昨天是十四……今天是十五了！”

麻雀喧噪地叫。智慧子無心地听着，好像是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先生……先生！”一個很遠的聲音叫她。突然醒來，方知道這時候曾經略微入睡。利代姐陪了加藤醫師來，正在滿面憂愁地扶她起來。

“先生，怎麼睡在這裡！醫生來了。”

“唉，對不起！”智慧子說着，靠利代姐的幫助躺在床上了。

房間里瀰漫着通夜不熄的洋燈的油煙氣和病的气息。利代姐把洋燈熄滅了，把窗開開了。早晨的光和涼風一同流進來。智慧子頭髮散亂，眼睛凹進，皮膚枯萎而無光澤，好像病了一星期也不止了。

加藤先問明了病的大概情況。智慧子耐着肚痛回答他的問話。

“病勢不好呢！”醫生說，於是替她診察。脈搏和體溫都稍稍增高。舌苔很厚，眼睛充血。又診察肚子。

“痛么？”醫生按着略微膨脹的下腹問。

“痛的。”難過的聲音回答。

“這裡痛么？”

“也痛的。”

“嗯。”加藤輕輕地按着肚子各部，皺着眉頭。

然后由利代姐引导到后面的厕所里去看。

“是赤痢了！”智慧子这时候想起了。她心里就涌起不能和吉野再见的悲哀来。

智慧子的病是赤痢，而且是一种较厉害的霍乱性的赤痢。于是在上午九时躺在担架上，被送进隔离病院去。利代姐家的门口贴上了“断绝交通”的告白，家里充满了石炭酸的气味，檐下撒了许多石灰。

恰当智慧子进隔离病院的时候，小川家中信吾迟迟起身，正在和父亲谈判，要在今天回东京去。父亲斥责他。信吾激昂起来。结果父亲说：“听凭你吧！”信吾怀着说不出的不快和愤怒出发了。这是下午两点钟过后的事。

吉野因为与加藤有约，留在此地。于是他准备立刻迁居到加藤家里，被小川家的人多方挽留，决定延缓一天。小川家里立刻充满了不愉快的岑寂的空气。

到了晚上，吉野一人上街。他在加藤那里问得了智慧子的情况。吉野立刻到智慧子的宿舍去访问。街上又是到处融融地烧着桦火。他从后门进去，和利代姐谈了一会。利代姐交给他一封有石炭酸气味的信。这是智慧子用铅笔潦草地写成的。信中这样说：

请你放心。一定请你放心。我不能见你，比生病的苦痛更难受。

吉野兄，务请你住在这村子里，直到我病好的时候。至盼，至盼。

我四五天之内一定会好。我相信你一定会答应我这请求。

此致

吉野兄

智慧

### 其十三

#### 1

智慧子的病情最初十分危險。送进隔离病院那天的晚上，知覺模糊，甚至言語錯亂。确定了室扶斯性赤痢，加藤也寒心了；然而过了三天，居然脫出了危險。过了二十日，赤痢也差不多已經全愈，不过身体極度衰弱，有肺炎的征候。于是听了加藤的劝告，轉入了盛岡的医院里。

吉野和患病的智慧子一同离开了瀧民村。他下决心：即使牺牲一切，也必須帮助智慧子。

信吾去了，志郎去了，智慧子去了，吉野去了，两个月之間發生的种种事件，暂时告一結束。

时光已經是八月底。静子也生病了。

静子的亲事，符合本人的願望，終於破坏了。在这事件中，最感到沒趣的是那个姑母。她月初到这里来的时候，受了柳姐的秘密囑托，就去慫恿松原家，后来竟帶了一个媒人来。然而到这里一看，柳姐的态度出乎意料之外，她以对方的松原中尉品行不良（是从志郎那里听到的）为理由，終於拒絕了这亲事。

静子不知道是甚么病，总是身体不好。加藤診斷她是神經衰弱，劝她每天散步，乘使自己去取藥。于是每天上午九点鐘光景，臉色消沉、头裹白巾、手提藥瓶上街去的静子的姿态总是出现在鶴飼桥上。

静子去取藥的时候，一定和清子亲睦地談話一小时或兩小时，然后回家去。

有一天，兩人在醫院里面樓上一間幽雅的房间里，照例談論着吉野的事情。

靜子由于某种机会，談起了和吉野初見面以来的事情，又隱約地談到了他那本写生册。

清子热心地听她講。

“靜子姊，”清子的眼睛盯住了朋友的低着的臉，用凄清的声音說，“我很了解你的心！”

“呀！”靜子說着，臉上微微泛紅了。“清子姊，我的心怎么样？”

“靜子姊，不要隱瞞，好不好？”

“……”

默默低头的靜子的耳朵像火一样紅了。清子觉得有些失言，無法接口，也默然了。

“清子姊，”过了一会靜子說，她的眼睛潤湿了，“我……真愚笨！”

“呀，哪里的話！我失言了……。”

“並沒有。我反而高兴呢……。”

“……”清子的眼睛里也涌出眼泪来。

“喂，清子姊！”靜子又怯怯地說，“做一个女人真無聊啊！”

“的确是这样，靜子姊。”清子完全同意似地說，拉住了朋友的手。

“你也这样想么？”看着清子的臉的靜子的眼睛里，一兩滴美丽的泪珠流到了頰上。

“靜子姊！”清子說，“你……对于我的事，是誤解了！”

她这样說过，突然俯伏在靜子膝上了。

“呀，你的事情，是甚么？”

兩人一時沒有話。

靜子猜測這一定是關於哥哥信吾的事。然而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對她談起關於哥哥的事。

過了一會，靜子又說：“嗯？我誤解的是甚么事？”

“我想，不說也罷。”清子厭惡似地說，慢慢地抬起頭來。

“啊，怎麼樣？”

“關於哥哥……是不是？”

清子羞澀地低下了頭。

“清子姊，我完全沒有派你錯呢。”

“的確沒有。這一點我很明白。”

兩人互相用親愛的眼光對看。

“我嫁給這人家，你覺得可笑么？”過了一會清子不快地說。

“現在何必再……並不。”靜子說時感到苦痛。自從那件事發生以後，靜子對哥哥信吾的心不能了解了。她這時候很想探問這哥哥的不道德情況；然而畢竟是兄妹，不免感到苦痛。她看看眼前的清子，覺得自己在這世間的唯一的朋友正是這個人，胸中就湧起無限的愛慕之情來。

“我說這話，很對你不起。”清子說。

“唉，清子姊！……你這樣地……對我，你隨便說甚么都不妨。我把你當作姊姊，你允許我吧！”

“……我啊……很想和你做了真正的姊妹呢。”清子說着，握住了靜子的手。

“我知道。”靜子似聽非聽地回答，把眼睛閉上了。她的眼睛里溢出眼淚來。

“我真高兴。”清子紧紧地握住朋友的手。兩人的眼泪都落在清子的膝上。

后来清子說：“这里的事情發生了的时候，我曾經和信吾兄会面一次呢……忘不了的：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在鶴飼桥上面的观音庵的树林里。”

“……”

“那时我真……男人总是厉害！”

“哥哥那时候怎么說？”

“……你哥哥劝我嫁給这人家呢。”

“原来如此啊！”静子郑重地說。“……清子姊，我真对你不起了……我一直沒有知道。”說着，伏在清子的膝上啜泣起来。

“为甚么这样！”清子也嗚咽地說。一时兩人相抱哭泣。

“做一个女人真無聊啊！”过了一会静子恳切地說。

“真的呢！”清子答应。

兩人的亲爱之情增加了。

九月来到了。

自从信吾突然离去之后，富江兩三次写很長的信寄东京。然而一張明信片的回音也沒有。富江照旧不断地喧噪。

患肺病的矮子山内，终于在八月底回盛岡去。听說他和智慧子及吉野住在同一医院里。

濱野家，即智慧子的房东家，祖母的病不坏也不好。

利代姐拚命地做裁縫工作。有时也低声地把从智慧子那里学得的贊美歌唱給孩子們听。村子里發生了不好的傳說，說利代姐受了智慧子的影响，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她每天晚上向上帝禱告，希望祖母早死。又說她要等祖母死了，然后到函館的第一个丈夫那里去。

有一个晴朗的上午，昌作沒精打采地在街上步行。走到邮政局面前，从怀中取出兩張明信片来，塞在邮筒里了。——昌作到美国去的事不成功，明天要动身到六十里外的山地深处的某小學校去当代用教員。——這兩張明信片是寄給盛岡的醫院里的智慧子和山內的。給山內的明信片上，簡單地写着開病的文句和关于他自己的情况。給智慧子的一張上，用堂皇的字体写着兩句詩：

“秋声先入耳，斯人良可悲。”

遊民村里秋風起了。

附記：这一篇是作者最初試作的报章小說，凡六十回。时屆岁暮，不能依照預定而發展事件，只得至此暫時擱笔，作者不無遺憾。他日倘幸有机会，作者拟修正此稿，再写以智慧子和吉野为主人公的續篇。



## 足 跡

这里的冬季很长，阴暗的地方还有雪残留着，村子边上的沟里没有一片青的芹菜叶子；然而晴空中时常云雾朦胧，融雪的泥路上处处干燥起来，微温的春风已经来了。这是明治四十年<sup>①</sup>四月一日的事。

这一天是新学年始业式的日子，S村两级小学校的代用教员千早健比平日早些时候到校。他穿着一件粘满粉笔灰的有纹章的布褂子，束着一条边上已经破损的长裙，短发的团团的头上不戴帽子，——他根本没有帽子，——挺起了瘦长的身子走进正门去的时候，每天总有許多早到的学生从休息室的各处跑过来，恭恭敬敬地迎接他。其中也有专门为了迎接他而在这里等候的人。这一天迎接他的学生人数特别多，竟有平日的三倍或四倍……常常迟到的成绩低劣的儿童也夹在里面。健立刻推察到了充满在他们心中的升级的欢喜。他的心中不觉驕然了。

他这天早上身边带着辞职书。

职员室里有十来个男男女女，都是衣衫褴褛的农人，每人带着一个眼色惊慌似的初等科新生。这房间里摆了四个职员用的

---

<sup>①</sup> 明治四十年即公历1907年。

桌子和椅子，以及書櫥等物，本來已經很狹窄；現在擠進了這許多人，身體迴旋的余地也沒有了。女教師并木孝子也剛才到校，正在獨自對付這許多人，樣子頗有些狼狽。她坐也不坐，匆匆忙忙地翻着桌子上的冊子。

她看見健走進來，叫道：

“啊，先生來了！”臉上表示放心的樣子。

農人們蹲在地上，爭先恐後地向健施禮。

“老婆婆，松三郎這個名字，我在村公所交來的學齡簿上找來找去，找不到呢。”孝子略微蹙攏眉頭，對一個頭上包舊帕子的老婆婆說。

“呵。”老婆婆說時眨着濡濕的眼睛，表示困窘的樣子。

“不會沒有的吧。不過這裡的人，有的戶籍上的名字和家里叫的名字是不同的。”健插嘴說。他又問那老太太：

“老太太家里是芋田鐵匠鋪么？”

“是的。”

“我翻了好幾遍都找不到。她說向村公所也是報松三郎這名字的……”孝子又把名簿從頭翻起，“通知書沒有拿來，所以不能清楚地知道。”

“奇怪了！老太太，村公所的確沒通知書送給你么？就是要你把孩子送進學校去的通知信？”

“這是送來的，不過只有寫他弟弟名字的，寫這孩子（她用下巴指點一下）的名字的通知書今年沒有送來。所以我沒有帶來。”

“今年沒有送來？那麼，這孩子今年是九歲，還是十歲？”

“九歲。”松三郎自己回答了。這孩子下面穿着一條膝蓋上打補釘的褲子，上面臃腫地穿着好幾件襤褸的短衣，看樣子是個頑皮孩子。

“九岁的話，是去年的学齡。这里不会有的，这是今年的名簿。”

“是去年的么？这一点我倒沒有注意到……”孝子略微表示不高兴的样子，把这孩子的名字記錄在另一本册子上了。

“这样說来，”健又对老太太說，“这孩子的弟弟今年八岁了。”

“是的。”

“你为甚么不帶他来呢？”

“是的。”

“不要‘是的’。这孩子应该去年上学，你把他延迟到了今年。这是不行的，你应该把兄弟两个都帶來。上学延迟；沒有畢業就說要他帶領嬰孩了，要做甚么了，叫他退学。因为这样，所以这里的人即使征兵录取了，也大都不能做了上等兵而回家来。”

“是的。”

“做爹娘的不行。”

“是的。不过，先生，兄弟两个都是一年級生，不是可笑的么？”老太太說的时候露出了黑漿脫落的牙齿<sup>①</sup>，怕难为情似地諂笑。

“这有甚么！弟弟当內务部長，哥哥在乡下当郡長，也是有的。两个人同班，毫無关系！”

“是的。”

“照老太太的說法，哥哥死了，弟弟也非死不可。我的阿姊去年死了，但是我还是这样活着。喏，前几天死的馬喰叔叔不是

---

① 日本旧習，妇女以鉄漿染齿，使成黑色。

老太太的同胞兄弟么？”

“啊哈哈”同在那里的农人大家笑起来。

“但是老太太很好地活在这里。哈哈。总之，你家的弟弟今年也得来上学。明天和后天休息，大后天四号开始上课。那时候你要带他和这孩子一同来。”

“是的。”

“真的呢！倘使不送来，我要来接的呢！”

健这样说过之后，走到孝子邻近的桌子旁边，说：

“我来帮助你吧。”

“好，不过对不起了。”

“啊，已经八点钟了。”他抬起眼睛来看看孝子头顶墙上挂着的时钟，然后向隔着一重格子窗的值班室一瞥，用下巴一点，继续说：“还不出来？”

孝子笑着点点头。

在这值班室里，校长安藤和家属——一个太太和两个孩子——一同住着。这时候似乎早饭刚刚准备好，听见桌子上摆碗盏的声音。懒散的太太正在咕囔地骂孩子。

健把新生一个一个地在学龄儿童名簿上查对过，并且登记在学籍簿上；孝子正在制点名册。新生的父兄们每人都探问同样的事情：应当买甚么书？石板买石的好还是买纸的好？漆板是否必须买？孝子一个一个地答复他们。有一个人走到健面前来施礼，向他叙述他的孩子平日的行为和习惯、以及身体羸弱的情况，恳求先生照顾。新生陆陆续续地挤进狭窄的职员室来。

有一个名叫忠一的学生，这学年已经升入初等三年级，是校长的儿子。他并没有事情，小心翼翼地走进来，装出讨好的样子，靠在健的桌子边上。

“到那边去，走开！”健厉声地骂他，隔壁房间里也听得见。

“噢。”忠一应着，用顽皮而胆怯的眼光看看健的脸，慢慢地退出去。这是一个不规矩而倔强的孩子，过去是健所担任的二年级的学生。别的教师和学生都因为他是校长的儿子，无形中对他客气。只有健对他比对别人加倍严厉地叱责。叫他在五十分鐘的上課時間內站在教室的壁角里，是不稀罕的事。三天一次，吩咐他在放学后扫除教室，作为惩罚。这时候那个懒散的母亲往往抱了一个叫做梅儿的婴孩，袒开了胸膛，把一只大乳房塞在婴孩嘴里了，走到健面前来对他說：

“千早先生，我家的忠一今天又做了甚么坏事么？”

“哼。忠一越来越坏了。今天又把叔太这孩子新买来的一錠墨藏在自己抽斗里了，装作不知道呢。”

“喂，你到那边去！”校长听不过去，骂他的太太。

“这孩子每天净做坏事，给千早先生添麻烦，你也得仔细间间看。等一会我也要好好地关照他。”

健若无其事，开始和邻桌的秋野老教师谈话了。校长太太似乎还想說甚么，那双竖起的眉毛一挺一挺地动着，站在那里。这时候监督扫除的学生走来报告，說扫除已经完畢了。

“黑板也揩干净了么？”

“揩干净了。”

“是不是做得很好，先生帮了也不会骂了的呢？”

“是的。”

“倘使做得潦草，明天要重新做的啊！”

“是，已经做得很好了。”

“好。”健莞尔一笑，接着說，“那么，大家回去吧，你也回去吧。还有，对忠一說，先生就来，叫他留在教室里等候。”

“是。”这学生高兴地笑着，活泼地行一个礼，走出去了。别的教师认为健这种训导法，对初等小学二年级生太严厉了。然而正因为如此，所以健所担任的一班学生，纪律很好，为别班的学生所羡慕；略微懂事的高等科学生们，竟处处留心，务求不被初等二年级譏笑。

不久健走到楼上的教室里去。校长太太就偷偷地跟在他后面，站在教室外面倾听她的儿子被叱责的情状。意气消沉的校长虽然是校长，然而写他明天的教案的时候也想像着自己儿子的哭丧的脸……

健对付校长的儿子特别严厉，当然是为了这孩子比别人加倍地长于恶戏，并且很倔强，有时竟会做出危害自己前途的事情来。然而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的性情的关系，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追求某种感情的满足。其次，又是为了这样做可以使他在管理别的学生时得到便利。他对忠一的暴虐越是严厉，别的学生越是把他当作伟大的教师。

女教师孝子也不免把健的这种行动认为一件快事。孝子自己有时也把忠一叫到没有人的地方来，严厉地训斥他一頓。这在孝子也感到某种满足。

孝子自从半年前转任到这学校以来，日渐发现这学校里有一种其他任何学校所没有的特殊现象。这便是校长和健的对照：健只是每月薪水比她还少四元的一个代用教员；但从学生对他的信任上说来，健竟像校长一样。而校长安藤呢，比她这个女教师更被学生看不起。孝子走出师范学校女子部的宿舍以来，还不到两年；她虽然不想把一生贡献给教育，但是她现在对教课和读书都正在感到兴味，并且是一个性情坚毅而富有判断力的女子；所以近来看到校长的无能，自己虽然是个女子，也觉

得懊惱。尤其是那个吊兒郎當的太太，孝子一看見就討厭，雖然每天見面，竟常常不理睬她。孝子覺得對於萬事都起勁的健的那雙充滿熱情的光輝的眼睛，一一笑的時候像十七八歲的少年一般天真，而認真的時候像遠在二十六七歲以上的壯年人一般有力的眼睛（孝子認為很像在圖片上見過的拿破崙的眼睛），——這眼睛也就是這學校的精神。孝子相信：健的眼睛轉向右，几百個學生的心就傾向右；健的眼睛轉向左，几百個學生的心就傾向左。孝子自己的心也常常跟着健的眼睛而轉動着，這一點她自己沒有注意到。

講到年齡，孝子二十三歲，健是比她小一歲的弟弟。但是健由於某種緣故，早已結婚，這時候已經有了孩子。他家里窮得有時連糧食都成問題，這是村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健自己也並不怎麼隱諱。有一天，健從早上起就沒精打采，每次休息十分鐘的時候只是打呵欠。

“怎麼啦，千早先生？今天你的臉色不大好看呢！”

孝子找個機會，這樣問他。健忍住了正在打出的呵欠，笑着說：“沒有甚麼。”接着又說：“只因為今天烟抽光了。”

孝子沒有話可回答。健向來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抽烟大家，一走進職員室，不管有甚麼要事，首先拿了烟管再說，這是孝子也確實知道的。鄰桌的秋野摸出烟匣子來請他抽；但他似乎是準備這一天不抽烟的，沒有帶烟管來。於是借用了秋野的烟管，津津有味地抽了兩三管。孝子看他抽，心里有些難過。她回宿舍以後，想起了這件事，曾經考慮：有沒有辦法找個適當的名義，送些錢給健？去年整個夏天，健終於穿着一件舊夾衣過去了，自己說並不覺得怎麼熱。這是孝子聽他親口說的；然而村子里的傳說還不止此。據說：夏天每天到了夜深的時候，健家里——是租

住某农人家的半間房子的——总是大开窗戶，堆积些杉树叶来燻烟，人在屋子里面不絕地用团扇来搗。这大概是因为沒有蚊帳，所以用这方法来驅逐蚊虫，以便睡觉。生活这样苦，但他毫無伤心的样子。一天到晚——真正是一天到晚——和小孩子們在一起自得其乐地过日子。孝子初到这学校时的秋天，他每天从破曉到早飯时候，把住所附近的孩子召集来，教他們“早讀”。每天早上，格子窗上剛剛映着黎明的微光的时候，就有竞赛早起的孩子們——大都是高等科学生——在人家門外高声地叫起他們的朋友来。这是孝子每天早上还睡在床上的时候所听到的。到了冬天，不能举行“早讀”了，健就在每天晚上聚攏学生来，到九点鐘为止，教他們算术、讀書、作文，以及历史、地理、古来偉人的傳記及逸話；有几个高年級的学生，他又教他們英語。今年二月里，村公所通知学校举办壯丁教育夜校。一共三星期，健一个人教了十六天。其余的五天他沒有教，因为每天晚上熬着吹进衣裾里来的夜寒，在講壇上站立兩小时乃至三小时，伤了風，病倒在床上了。

健这样地工作，每月薪水只有八元。这八元常常是預支的。每月二十一日發薪水，但是健每次都不能和同事們一样收到。校長拿了四个人的收据到村公所去，回来的时候，交給孝子的十二元大都是鈔票，也有銀圓，交給檢定試驗及格的秋野的是十三元，旧制师范出身的校長自己所得的是十八元。然后校長臉上表示抱歉的样子，拿出一張字迹潦草的預支收据来还給健。他滿不在乎地接了这收据，把它团皺，丢在火鉢里。冒出几陣淡淡的火焰，紙团立刻毀灭了。他拿着参差不齐的火筷，去打那一小团白色的灰燼。打了几下，仰起头来臉上还是滿不在乎的样子。

孝子覺得不好意思，裝作沒看見的样子，然而偷偷地看着健



这态度。她胸中無端地郁結起来，似乎想哭的样子。这些时候孝子往往并無必要地翻翻簿册，故意迟迟回去。她不願意表出收到薪水而得意地早归的样子。

孝子眼睛里所見的健，不是一个月薪八元的代用教員。孝子有一次写信給她的一个同学女朋友，信里面叙述着这青年教員的情狀。她深恐引起別人猜疑，先詳細叙述健是已有妻子的人，然后接着說：“我們的学校，竟可說是千早先生一人的学校。这人的样子很年輕，竟不像是已經有妻子的人。無論男学生或女学生，沒有一個人不听千早先生的話。小野田教諭常常說：‘教育者有兩種人，一种是用教育的精神来教的，另一种是用教育的形式来教的。后者無論何人都会做。但是前者在百人中不过一人，甚至在千人中不过一人；这不是学得会的，这是所謂天生的教育者。’千早先生便是百人中仅有的一人。从教授法等說来，这位先生是乱来的，真是乱来！有时对学生說：‘这一課我同你們做“睨竟”<sup>①</sup>游戏，輸的人要立壁角。’他說‘游戏’是假的；他这么做，是要使学生的心集中在他一身，不致分散。他偶然請假，我代替他到初等二年級里去上課。学生決不肯听我的話。不仅我如此，其他無論何人去代課，学生都不听話。这时候我就对学生說：‘千早先生教过你們，說上課时候可以这样噪鬧的么？’学生立刻肅靜無声。还有，这位先生不編教案。有一次郡視学来調查，为了这事同他辯論了兩個鐘头。那时候真好笑！結果視学失敗，馬馬虎虎了事。

“他所担任的初等二年級修身和体操，归校長担任；而校長所担任的高等科作文和历史地理，归他担任。凡是千早先生上

<sup>①</sup> “睨竟”是小兒游戏之一。兩人相对凝視，誰先笑出，誰輸。

的課，打過鐘學生在休息室排隊的時候，從高等生的臉色上可以看出。

“初等二年級里有一個名叫由松的孩子。這孩子生來是個低能兒，七歲的時候有一次弄火柴，把自家的房子燒着了，看見火勢旺起來，拍手大笑，高興得很，——是這樣的一個傻孩子。千早先生說，他一定要把由松教得同普通孩子一樣。于是他一有空，就坐在椅子上，叫由松坐在他的兩膝之間，兩手搭在他肩上，從上面凝視着他，對他講種種的話。這時候由松也馴良了，結果一定是歔歔歔歔地哭起來。有時他這樣坐着默默地看由松的臉，至十分鐘、二十分鐘之久。還是兩三天前的事：由松面對先生這樣地坐着，突然眼睛閉攏，向後昏倒了。先生好好地抱了由松，走到校役室裏，拿些水淋在他頭上，他蘇醒了。我們一時大家吃驚。先生說：‘我的精神和由松的精神角力，我勝了。’這由松近來習字已經同別人一樣端正了，只有算術，他拚命用功，還是做不好。

“秀子姊，從前我們的宿舍的談話室裏，牆上不是挂着一張描寫裴斯塔洛齊<sup>①</sup>教導孩子的畫么？畫中的裴斯塔洛齊是一個骨瘦棱棱的老人。我看到千早先生對由松講話時的側形，不期地想起這幅畫來。他當然不打算把一生貢獻於教育事業，他是為了家庭負擔而暫時如此的。但我覺得這樣的人不能長久留在教育界，是極可惜的事。他似乎正在考慮一件人們所不知道的大事，這是甚么事，我們不懂得。然而聽了他的話，常常覺得彷彿逐漸被他帶到我們所極希望去的地方——甚么地方則不知道——去的样子。他說他自己在教育界是獅子身上的一個虫。

---

① 裴斯塔洛齊(Pestalozzi, 1745—1827)是瑞士有名的兒童教育家。

又說，要改造現今的社會，非先改造小學教育不可；他自己倘使有兩個身體的話，他要用一個身體來終身當代用教員。問他怎樣改造小學教育，他回答道：相差實在微兒：教人照生下來時的樣子長大起來。只要取這方針就好了。

“不過秀子姊，千早先生這個人，在我看來還是一個謎，還有不能了解的地方。然而每天和他同在一個學校里，每天看見他的行事，無論如何非敬佩不可。他的生活非常窮苦，這實在是一件憾事。他的夫人也是個好人，很文雅，很美麗（但膚色稍黑），很親切。……”

她在信里寫着上述的話。這確是孝子對他的看法。在這女教師看來，健即使每月月底懶得計算學生出席缺席比例，實際上比其他庸庸碌碌的教師偉大得多。

然而她畢竟是女人心腸。例如健和郡視學等半开玩笑地辯論的時候，在父親面前厲聲叱責忠一的時候，孝子在旁邊看了心里着急，抬不起頭來。

現在健又高聲叱責忠一，值班室里的話聲突然中止了。孝子耳朵靈敏，早已聽出這情況，等到忠一退出之後，她低聲說：

“唉，先生啊！”

她閉着嘴微笑，看看健的臉。

“哈哈哈哈哈。”健輕輕地一笑。接着睜圓了眼睛，向站在他面前最近的一個新生說：

“你看着，你將來入學之後，倘使走到平日先生不許你去的不許你去的去，就像現在這個人那樣挨罵！”

“知道了。”這孩子應着，立刻低下了頭。他后腦上被火燙傷的一個疤顯了出來。

“忠一啊，忠一啊！”值班室里傳出校長太太的叫聲。健和孝

子相視而笑。

不久，穿着一件遍染灰塵的堅領黑洋裝的校長安藤从房間里走出來，代替健对付新生。健就回到自己的坐位上，辦理他所擔任的教務。

九點半鐘，秋野教師訴說着遲到的原因，走進職員室來。他把常常挂在這房間里的柱子上的一條黑緞子裙子穿上了。這時候陸陸續續進來的新生大部分已經走出去，職員室里空了。健把挂在桌子上面的一根索子用力拉一下，牆壁那面的号鐘就响起來。坐在那里等待的學生立刻像春潮一般騷動起來。

過了五分鐘，秋野又把索子一拉，先跑到學生休息室去了。這時候健走到校長面前，把一張八折的貢紙隨隨便便地遞給他，同時說：

“這個已經寫好了。費心。”

笑時眼梢皺紋很深、鬚髮垂下、相貌寒酸而和善的安藤用胆怯的眼色看看這張紙，又看看健的臉。健昨夜曾經去問他辭職書的格式，所以現在他不須展開，就知道是辭職書。

於是校長用半吞半吐的聲音說：

“您真的這樣么？”

“噯，請您收了。”

拿着剛剛訂好的新点名冊站起身來的孝子，向這張紙一瞥她早已聽說健四月里要走，想來這大概是辭職書。

“這，這怎麼辦呢……您這樣堅決，那沒有辦法了。”校長打着土白說。

“費心，請照辦。”

健說過之後，略略點頭，就走出職員室。孝子也跟在他後面走出去。

在休息室里，有些学生因为班級是新編的，不知道自己應該排在哪里，正在喧嘩噪鬧。秋野夾在他們中間喊：“排在原來的地方，排在原來的地方！”但是學生們都認為自己是及格升級的，排在原來的地方仿佛不體面的樣子，因此不肯聽他的話。健看到這情況，就走到兼作號令台用的梯步上，厲聲喊道：“為甚么吵？”震耳欲聾的喧嘩聲就像暴雨驟歇似地靜息下來，近三百個男孩女孩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臉上了。

“大家照從前的樣子站在從前站的地方！”

腳步聲亂了一陣，靜下來的時候各級都已排成整齊的雙行縱隊了。沒有一個人講話，全體肅靜無聲。新生的父兄們看到這光景，似乎覺得奇怪。

健緩步走下梯步，和秋野兩人一同把各級學生引導到新的地點。孝子把新生召集來，教他們排成一行。

校長走出來，站在台上了。下面起了一片絮語聲。健站在校長後面咳嗽一聲，絮語聲又肅靜了。

“呃，從今天起，明治四十年度的新學年開始了……”校長尷尬地搓着兩手，用輕輕的、怯怯的聲音說出。講不到兩分鐘，高等科里有一個學生用奇怪的聲音說：“三年一萬九百天。”

“噓！”秋野喝住了他。忍笑的聲音像細浪一般響出，其中又夾着絮語。

“三年一萬九百天”——這是去年十月間井木孝子前面那個女教師轉任到別的村子里去的時候安藤在送別會上說錯的話。這女教師曾經在這學校里教過三年。自從開了這送別會以來，年長的学生常常說這句話，用以譏笑校長。這時候健正好也想起這件事，他也幾乎笑了出來。

絮語聲漸漸響起來了。其中也有出聲笑的人。孝子尽力不

使草鞋發出步聲，悄悄地走到健身邊，低聲說：

“先生還是站在前面的好。”

“好。”健低聲答應。

他悄悄地走向前面，站在最低一級梯步上了。全場又肅靜無聲了。

忽然他發覺所有學生的眼睛都不看着諄諄地繼續訓話的校長，而看着他自己了。這是向來如此的，他無意中感到一種滿足。他略微牽動嘴唇，顯出微笑。各處的學生的臉上也都露出了笑容。

直到校長的話講完，他還是站在那裏不動。

然後學生依照他的高聲的——不知是從這瘦小的身體中哪裏發出來的——號令，被引導到新的教室里去。

四個教職員重新回到教職員室裏，已經將近十一點鐘了。學年開始，各種簿冊要改訂，上學年的調查統計要結束，雜七雜八的事情很多。四個人不大講話，孜孜不倦地做到了十二點鐘。

“安藤先生。”孝子叫。

“噯。”

“今天的新生一共是四十八名。其中七名是去年的學齡，三名是前年的學齡，今年的學齡只有三十八名。”

“噢！那麼總數是多少？”

“是四十八名。”

“不，我講本年度的學齡兒童數。”

“村公所的通知，是七十二名。所以今天一天入學人數的百分比只有六六·六六七。”

“很少！”校長側轉了頭。

“哪里！每年今天總只有這一點。”在這學校里教了十年書

的本地人秋野插嘴說。“到了開課的日子，大約還有二十個人要來呢。”

“很少！”校長再說一遍。

“怎麼樣？”健說，“今天不來的人，在明天后天兩天之內叫村公所再去催催吧？”

“不必，到了大后天，一定還有二十個人來，可以保險的。”秋野一面削鉛筆，一面說。

“即使來了二十個人，三十八名加二十名……不是還有十四個不入學的兒童么？”

“即使去催，要來的來了，不來的還是不來。”

“哈哈哈哈哈。”健無端地笑。“我們不穿草鞋，不會跑路，叫村公所里的工役去跑，好不好？”

“不來的還是不來啊！”校長自言自語似地說着無意義的話，把烟管頭塞進桌子上的手爐里。

“一年級請并木先生擔任，您的意見怎麼樣？”

健這樣說，孝子微睜眼睛向他一看。

“這件事在我……”她正要說的時候，格子門嘶的一聲拉开了，一個穿着淡黃色舊夾衣、不穿外套、也不穿襪子的矮小的男人侷促不安地走了進來。

“啊，我以為是誰，原來是東川先生！”秋野說。

“何必這樣吃驚！”

東川這樣說着，把一頂老式的黑銅盆帽放在書櫥上了。

“啊，你們很忙吧。天氣真好。”

他和大家打招呼，然後自己動手拖一張椅子過來，毫不客氣地坐下了，同校長及秋野作簡短的談話，態度似乎有些善急。健注視着他的側面。這個人年齡約有三十四五歲，頭頂上渾圓而

光秃，左眼失明，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鼻子小而尖。从这相貌看来，这是一个有脾气而严肃的人。

“說起，”东川好像是在等候机会說話的样子，把椅子拉过来向着健的桌子，繼續說，“千早先生！”

“甚么？”

“我实在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先生，已經拿出了么？还没有吧？”

“甚么东西？”

“你說‘甚么东西’。不要假痴假呆。拿出了么？沒有拿出么？”

“到底甚么东西？”

“你这样听不懂！我說辞职書呢。”

“噢，你說这个么！”

“拿出了么？沒有拿出么？”

“你問它做甚么？”

“‘問它做甚么’，我有緣故，所以要問。”

这个人爱嘮叨，喜欢批評人，多少有点学識。健在这村子里当作朋友看待的，除了此人以外沒有別人。他年輕时代曾經做过青云之夢，野心勃勃，似乎只要有机会竟可登宰相之位的样子。然而后来財產蕩尽，只落得村中的一个笑柄。現在兼任着村議員和学务委員。

“拿出了。”健若無其事地說。

“真的？”东川郑重其事地問。

“哈哈哈哈哈。”

“你这种年輕小伙子真糟糕。人家多么耽心，你一点也不知道，一味性急啊！”



“喂，喂，烟灰掉在膝上了。”

“啊！”东川呆了一下，立刻把烟灰掸掉了，又说：“先生，虽然拿出了，还只是今天的事，还在校长手里，你现在就收回吧。”

“为甚么？”

“唉，不详细说，你是不会了解的。……实在是这样一回事，”他用郑重的语气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今天偶然到村公所去看看。种市副村长叫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谈话。我想，有甚么事情？走进去一谈，才知道是先生的事。他说昨天碰见你的时候，听说你明天要提出辞职。现在正是村教育渐渐发展的时机，千早先生辞职是不行的。可是现在村长出门去了，他出来挽留又觉得不便。两三天之内村长一定回来，本月七日村会也要开了。所以无论如何请你缓一下，等到那时候再说。为此，我终于做了种市副村长的代表，跑到这里来。你懂了吗？”

“懂是懂了，……你辛苦了。”

“辛苦甚么呢！先生，因为这样，恳求你把它收回了。”

他说“恳求你收回”，“恳求”这两个字在矜持心强的健的耳朵里听来特别响亮。他就用坚定的语气说：

“这件事不可能。”

“这你就使我们为难了。”

“你的好意我很感谢；然而毫无办法，因为我已经提出了。”

秋野、校长和孝子大家屏息静气地听两人谈话。

“你说提出了，但是还在学校里，还是内部的事情，对不对？”

“东川先生，你特地来劝告我，我感谢你。然而你应该了解我的性情。我一旦提出了，无论如何不肯收回，即使对自己不利也不管。内部的，外部的，这些我不考虑了。”

健这样说过之后，脸色就回复平日的镇静，此后无论怎样

說，看來動彈不得了。健的“一言既出驃馬難追”的性情，東川是清楚知道的。

東川把椅子轉個方向。

“安藤先生。”

這聲音很有力，好像就要吞食他的樣子。健想：“威吓！”

“噯？”安藤說時很狼狽，不知眼睛看着哪里好。

“先生真的接受了千早先生的辭職書么？”

“啊……不，是這樣的：我剛才正想告訴你，看見你們正在講話，不便插嘴，所以沒有說。不多久以前打鐘召集舉行始業式的時候，千早先生拿了出來。喏，就是這個。”說時把硯匣底下的辭職書拿出來，“我想以後慢慢再說吧，就這樣放着；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空，所以一直擱在這裡。這真是料想不到的事。啊。”

“教我辭職書的格式的是誰？”健在心中嘲笑他。

“甚么，已經提出辭職書了？我一點也沒有知道呢。”秋野表示初聽到時的態度說。“千早先生不知為了甚么事情。不要這樣急急地辭去，好不好？”

“安藤先生，”東川叫，“那麼你也打算把這辭職書退還的么？”

“啊，是的。我是想以後再商談，並非接受辭職書。這只是暫時寄存在這裡的。”

“那麼你退還他吧。”東川用命令似的語氣說。“退還他吧。你剛才聽見我說過，現在他提出辭職是不行的。”

“啊，我也這樣想，退還他吧。”校長說時臉色暗淡，嘴里銜着烟管，凹進了兩頰用力地吸。他的態度表示退還也不好、不退還也不好的樣子。

健朝着一旁，吸着烟管，噴出長長的烟氣來。

“退还他吧。我是以学务委员之一的资格来劝告你的。”  
安藤极不好意思似地离开座位，站在健面前了。

“千早先生，刚才因为时间偏促……”他谆谆地辩解，“刚才听说村公所方面也有种种原由。这是暂时寄存在这里的，现在奉还。”

这样说过之后，就把辞职书放在健面前了。他的手颤抖着，健好像是等候着的，立刻显出为难的脸色，暂时凝神注视正在搓手的校长。后来说：

“那么，我直接送到郡公署去，好不好？”

“这真是糟了！”

“先生，”“先生，”秋野和东川同时叫出。东川继续说：

“不要说这种话。今天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

“不过……在安藤先生方面，听憑他延迟呈报或者不延迟呈报，我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在我方面，这是很久以前就决定的事；并且我对无论甚么事情，一经提出，决不肯收回。况且少了我一个人，村教育决不会受甚么影响；恐怕我在这里反而討厭呢。”他说到这里斜转眼睛去向校长一看。东川接着说：

“唉，唉，不要说这种话吧。很久以前就决定的事，就让它决定吧。现在请你答应村公所的要求，好不好？只不过请你等待一个星期啊。”

“总而言之要退还。”安藤说着，兴味索然地回到自己的座位里。

“安藤先生！”东川又好像要吞食他似地叫。“先生是不是还有些话要说？照现在的样子，先生仿佛只是为了我这样说，所以退还他的。千早先生在这学校里多么重要，先生难道不知道么？”

“啊？”安藤恐慌似地看看东川。他那張無氣概、無能力的臉上，清清楚楚地显出困窘的样子来。

健看到这糾纏不清的爭論，看到校長的極度困窘，不禁發生了興味。他就爽然站起身来，重新把辞职書拿去放在校長的桌子上。

“总而言之，这一定要送給你。至于怎样处理，这是你的权限了，……”他説过之后，不顧秋野的从旁阻止，就回到自己的坐位里。

“怎么办呢！”校長把兩手按在头上了。

瞎了一只眼睛的东川，臉上也表示感到惡意的兴味的样子，默默不語地看他們。秋野眼睛注視着烟斗吸烟。

直到現在一声不响地輪流观望着四人的臉的孝子，这时候毅然决然地站起身来。

“我冒昧了……这东西由我来保管吧……因为千早先生已經拿出了不肯收回，而安藤先生也有困难，村公所又有意見……”

她説过之后，略微透了一口气，迅速地向呆然不动的四个人的臉一看。然后伸出她那只胖胖的手来把校長桌子上的辞职書慢慢地取了去。

“由我保管行不行？虽然这是冒昧的。”

“啊？啊。这怎么样……”安藤説着，偷偷地望望秋野的臉色。秋野默默地咬着烟管。

从月薪上説，秋野在孝子之上。然而从資格上説，兩人虽然同是正教員，一个是檢定試驗及格，一个是女子师范出身，所以孝子位在校長之次。

倘使由秋野保管，因为他是男人，而且是本地人，由于种种

关系，一定会引起反响。这一点孝子也考虑到。她又說：

“像我这样的無能者来保管，最为安全。呵呵呵呵。”她装出不自然的笑声，不等校長答复，就把这張八折的信紙塞在裙子袋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她的臉通紅了。

健睜圓了眼睛看她这种平常沒有的举动。

“不錯！”这时候东川拍拍膝盖說，“并木先生真了不起。好了，好了，不錯，这样最好！”又向健說：

“千早先生，这样好么？”

“并木先生。”健叫她。

“好了，好了。”东川举起手来制止他，“好了，就是这样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哈哈哈哈哈。”

他立刻改变了口气問：

“喂，安藤先生，今天的新生一共有多少？”

“啊！……新生么？……一共有，”校長完全狼狽了，蹙紧了眉头，表示硬要想出来的样子。“四十八名。是的。并木先生，是不是？”

“是的。”

“四十八名么？这人数比往年多，还是少？”

話題改变了。

“秋野先生。”一个头髮斑白而腰背略弯的校工走进来叫。

“您府上有人来接您回去。”

“噢？有甚么事情？”秋野就和校工一同出去了。

交叉手臂凝神思考着的健，这时候突然站起身来，說：

“对不起，我先走了。”

“啊？”大家仰起头来看看健的額骨广闊而嘴巴紧闭的臉。

“再会！”

健走出正門去了。運動場上的沙泥到處乾燥起來，今年初見的兩隻黃蝴蝶正在低低地交飛。角落里的棚底下有四五隻雞鑽進來，咯咯咯咯地叫着走來走去。

走到矗立着兩根尖頭大木柱的校門邊，看見一個紅色的小梳子掉在泥里，大約是女學生們遺落的吧。健用木屐的齒撥動這梳子，原來是折斷了的。

健本來準備在這裡任教一年就辭職。他最初遇見他所認識的郡視學時，曾經向他要求，一年後調往從前自己求學的故鄉的學校里去任教。在此任職的一年中，他常常談起這件事。健自己自不必說，凡是知道他的人，都認為健埋沒在這荒村里當小學教師，是意想不到的事。他小時候壯志滿胸，才氣橫溢，曾經一度遨遊東京，不到二十歲就有一冊著作問世。當時少數少年詩人之一的千早林鳥<sup>①</sup>的名字，現在也還有人記得吧。他在这荒涼的農村里度送單調的日月，一天到晚熱心地、快樂地和挂鼻涕的小戶人家孩子作對手，即使在这村子里的無知無識的老嫗們看來，也覺得是奇怪而無聊的。

“他一定是有所企圖的吧！”一年來周圍的人們這樣地疑心他。

況且，他家是六口之家：年老的父母、年輕的妻子、妹妹、初生的女兒和他自己。無論這荒村里的生活程度怎樣低，無論他的母親如何節儉，每月只有八元的薪水，到底是吃不飽的。三個女人六只手替人家縫衣服，然而這村子很小，每月一元五角的收入不一定有把握。

年近花甲的父親乘云看到家中的慘狀，過意不去，然而無法

---

<sup>①</sup> 林鳥是健的筆名。

帮助家計。他年輕时候当过行脚僧，曾經有一时决意飄然出家，行踪不明，最近才有了确定的居处。

倘使不是健，一定要另找收入更多的职业。

“健啊，四月里你辞退了学校，到甚么地方去呢？”他的母亲——身材非常矮小而偻偻得背脊比头高的母亲——常常耽心地說。

“啊，有地方去。”每次他都这样回答。

“甚么地方呢？”

“东京。”

到东京去！去了怎么样呢？他根据以前的經驗，知道自己虽然已經多少成名，然而靠詩到底是不能生活的。况且这时候的健一点詩兴也沒有。

作小說吧！——这希望很久潛伏在健的胸中。最初試作，是在去年夏天將近暑假的时候。所作的就是“面影”。他白天上学校去，晚上徹夜繼續寫作，四天寫了一百四十張原稿紙。他把这原稿寄送东京的一个朋友。过了十二三天，这原稿被退回来了。他再寄送別人。又退回来。第三次寄送的时候，四分錢的寄費是有的，然而另附一封信的邮票却沒有了。健拿出几十封旧信来，找来找去，發見其中有一張邮票上盖的戳子已經褪色。他就取用了这邮票。有一个下雨的日子，他的太太敏子終于拿了这包被雨打湿的換不来錢的原稿，走到他楼上的齷齪的房間里来了。

“又回来了么？啊哈哈哈哈哈。”他笑起来，就把这包原稿拆也不拆地丢进書箱里，不再拿出来了。

他不知不觉地失去了自信心。然而这是他自己和旁人都沒注意到的。

昨天晚上，他像寫一封短信那样，爽利地寫好了一紙辞职

書；然而辭退學校之後怎麼辦，他却沒有決定。

健照樣略微挺起了瘦長的身體，跨着穩健的腳步，微笑着同路上遇見的男孩女孩打招呼；然而眼睛里始終顯露着深思遠慮的神色，只管在想：

“辭了職也吃不上，不辭職也吃不上……。”

他走進屋裡，看見母親蹲在院子裡牆邊的小灶面前，正在把柴塞進鍋子底下去，大約是在燒干菜。“回來了？肚子餓了麼？”她強作笑顏地問。她一直考慮着一家的將來，胸中一定是郁結的吧。

她穿的一件窄袖衫，舊得連條紋都看不出了，袖口上都擦破了；白髮絲絲的頭上包着一個淡黃色帕子，白色的柴灰點綴在帕子上。

“不餓。”健回答着，脫了木屐。他的太太敏子穿着醜陋的布衣，背上負着女孩子，頭上挂着蓬鬆的亂髮，正坐在門口的踏步上擦洋燈罩子。

“今夜一定有客人來呢。”

“誰？”

沒有回答。

“唉，今天忙得很。”健說着，勁道十足地跑上扶梯去了。

（其一。）

（我自己想把以前所寫的東西忘記，希望別人也忘記。我現在懷着自以為新的覺悟，開始寫這長篇小說<sup>①</sup>，但到了將來，恐怕又想把這忘記，並且希望別人也把這忘記吧。——啄木。）

明治四十二年(1909)一月

---

① 這一篇只是長篇小說“足跡”的“其一”，作者準備繼續寫下去的。但這“其一”發表後，遭“早稻田文學”批評，說他是“夸大妄想狂”。作者意氣沮喪，就不再續作。



## 明信片

××村的小学校里，校長田边經常住宿在值班室里，一个老年的校工替他煮飯。他在職員室里所用的茶和自己定的報紙，都由值班費中开支。值班費每晚八分錢。茶每月一斤半，計九角錢；報紙連郵費每月五角錢。值班費中除了這兩項开支外，每月余一元。此外炭和火油都可任意使用学校里的；房錢当然不出。这样算来，校長每月無論如何可以多得五塊錢。此木田訓导在心中这样替他打算。因此（也許不是因此）校長有事不能值班的日子，此木田訓导一定有故不代理。代理的差使总由代用教員甲田担任。还有一个叫做福富的，因为是女教員，当然不担任值班。

这一天，校長說要出門去督促缺席兒童，此木田就說家里的春蠶今天要上簇，急急忙忙地回去了。校長因为約好几个年長的学生做引导，他們正在等候，所以也急急忙忙地擦好皮鞋，出門去了。出門的时候走到甲田的桌子前面来对他說：

“我要出去一趟，又麻煩你了。”

“好。慢去！”

“今天我本来打算請此木田先生值班，他急急忙忙地回去了，所以只得又麻煩你。”校長眼梢上显出皺紋，抱歉地笑着說

然后仔细地解开了冬装上衣的钩钮，拿了一根削得很适用的山樺手杖，出門去了。这是六月底某日的下午。

从職員室的一个窗子里，可以望見走向大門去的校長的背影。他头上郑重其事地戴着一頂变了色的德国帽，样子常常使人觉得可笑。他走路的时候往往拖着脚，好像是患脚气病的。甲田不禁想起：这个人真可憐。想过之后又立刻觉得可笑。那个唠叨的郡視学到这里来調查，講了許多不滿意的話，还是昨天的事。視学說：这学校的兒童出席百分比，在全郡二十九个学校中排在倒数第四名，这总是教職員不努力督促缺席者的緣故。他說負責者当然是校長。好好先生田边校長回答說：“是，确是这样。”就低下了头。因此，今天他自己先出門去督促。

其实所謂百分比，完全是不可靠的。这地方的农家，还有不少人認為送孩子上学不如叫他在家里帶小孩。对女孩子尤其如此。如果严厉地督促他們，他們是不会不送来的，然而送来的孩子从半途里听課，完全听不懂教師的話，并且毫無兴味。在教師方面，也因为教課不能統一，大感困难。这样，过了兩三天这些孩子又不来了。然而这样，并不影响百分比上升。因为这地方的教師，大家不約而同地在点名册上做花样。在沒有謊报嫌疑的範圍內把百分比提高了呈报上去。这学校里的教職員，从田边校長开始，也都实行着这秘方，然而还是被排在倒数第四名。这实在是不可靠的。甲田起初不知道这办法。可是有一次碰到了这样的一件事：三月中举行修業証書授与式的时候，此木田所担任的一班里，有兩個学生沒有缺席，因此获得獎品。甲田偶然听見这两个人在談話。一个人說：“我其实有三天沒有到。”另一个人說：“我也一共有七天不到。”于是兩人都耽心，以为先生弄錯了。甲田这时候心有所悟，从下个月起他也就实行这办法，現

在还在实行。后来还有这样的一回事：有一天早上，田边校长因为肚子痛，甲田代他到他所担任的一班里去上课。翻开点名册来一看，这一星期完全没有点名。他问学生，学生说：“田边先生常常不点名的。”甲田心中窃喜。他想：校长也是这样的。又想：女教师福富大概也是这样的吧？不，女人也许不会这样的吧？心中怀疑。有一次只有两人在场，他就直接问她。福富认真地說：“这种事情我不做的。”甲田想：女人是老实的。

“那么，不做的只有你一个人。”他对她说。

“呀！校长先生也做的么？”福富睁圆了眼睛问。

“当然做的，做得很厉害！”

于是甲田就把自己懂得这秘诀的情形讲给她听：校长平常不点名，到了月底自造一个百分比，去报告郡公所。他是用不正确的出席总数加不正确的缺席总数而求百分比的，结果求出来的百分比也是不正确的百分比。假定当初不是有意作虚伪报告的，但是把不正确的百分比当作正确的百分比去报告，其间至少已经显然含有犯罪的动机了。无论这校长何等老成，何等无能，报告时说明这百分比不正确而表示抱歉——这样傻的事情他大概不会做吧。那么结论是这样：田边校长在任的期间，这村子里的教育最坏。因此我们对于麻烦的事情，也可以马马虎虎地对付过去。郡视学又是一个宝贝：当他有希望当郡视学的时候，他每天拿了礼物去拜访郡长。听说郡长对他說：“你这样地希望当郡视学么？”后来又說：“近来托你的福，我每天喝啤酒不必去买；但是倘使任命一公布，你就不会再来，所以我要暂时搁它一搁。”这也許是謠言。然而这样的郡视学如果懂得教育，这教育真糟糕了。这个人来查学的时候，如果学生都到门口来鞠躬迎接，他就认为这是德育发达的村子。如果学校里置备许多簿册，他就

認為這一定是辦理有方的學校。又如買許多教育雜誌，等他來的時候把它們陳列在桌子上，他一定給你加薪。這是可保證的。所以與其受這樣的傢伙的指斥，還是早就在百分比上做花樣聰明得多。

甲田十分熱心地對她陳述這種不徹底的理論，體驗到好比胆怯的醫生初次拿着銳利的外科刀時的心情。說完之後，他臉上現出不勝興奮之情，默然不語了。很粗的左眉一跳一跳地顫抖。這在他是難得有的情形。甲田平時即使碰到非同人爭執不可的事情，也立刻覺得認真是愚癡的，就在不必笑的時候哈哈大笑，或者突然發表自己的理論，使得對方哈哈大笑。他不大有熱心的事。如果十次中有一次不期地熱心了，他那只粗眉毛就一跳一跳地顫抖。福富也不知不覺地同化在甲田的論調中，認真地聽他講。聽完之後說：

“的確是這樣的。與其笨頭笨腦地去督促學生，遠不如這樣來得快活。”後來不久，月底報告的日子到了。這一天甲田和福富回家的时候一同走出校門。甲田問她：“怎麼樣，你照那個秘方做過了沒有？”這女教師怕痒似地扑嗤一笑，說：

“哪里！”

“為甚么不做？”甲田的語氣好像是在責備當做而不做的人。福富就辯解：她的一班里本月的百分比是六二·四四四。比上月增加了百分之二。本月應該是農事漸忙而缺席漸多的月份，如果再把百分比提高到這以上，生怕郡視學要懷疑。又說：今後如果降低到六十以下，沒有辦法，我也一定要照這秘方做。甲田心里想：女人實在胆小。福富又用撒嬌似的眼色向他一看，說：

“說老實話，不僅為此。我怕你對我這樣說了，而自己不做。

不是我一个人倒楣么？”

甲田哈哈大笑。他心中感到被对手从旁嗤笑似的一种侮辱。他想：“畜生！也是个老狐狸！”福富比甲田大一岁，今年二十三岁。——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

甲田常常不知不觉地在想福富的事。虽然說想，其实并没有甚么大事。福富虽然是个少女，但是比較富有理智力。她相当善于判断事物，她的行为和言語中常常閃現出利害的觀念。她是一个师范学校畢業的二十三岁的女子，照理是很普通的人，然而甲田常常觉得这人奇怪。甲田除了在小說中以外，很难得接近青年女子，因此他無論如何不能想像青年女子中会有冷靜的重理智的人。他之所以这样想，也許是因为他是由一个終年臉色發青的歇斯底里性的母亲撫育起来的，并且有一个至今三十岁不嫁而專做針綫的姊姊的緣故。他在过去讀过的小說中，認為“思出記”<sup>①</sup>中的敏子最为可愛。然而在他的頭腦里描出的敏子的臉上，全無半点理智的影迹。無論是浪子<sup>②</sup>或“金色夜叉”<sup>③</sup>中的宮姐都是如此。甲田認為女子的智情意的發達，大概是这般情况。他和福富談話的时候，常常發見自己的見解的錯誤。这当然不一定使他感到不愉快。甲田認為对于初等科一二年級，女教师教比男教师更为适当。他的理由是这样：因为是女人，所以能够用母亲的爱情来对付頑皮的孩子。然而看看福富站在教壇上时的情形，無論如何也看不出母亲似的样子。橫看豎看，只是一个普通教师。福富教課时不用母亲的爱情，而用五

---

① “思出記”是明治末年德富蘆花所著的小說。

② 浪子是德富蘆花所著小說“不如归”的女主人公。

③ “金色夜叉”是明治末年尾崎紅葉所著的小說。

## 段教授法①

然而甲田也并不深刻地考虑这些事，只是常常觉得奇怪而已。他觉得这学校倘使没有了福富，就没有生趣。福富很少为了伤风等小毛病而请假，只是每月初请假一天。有一次此木田说：“福富先生每月一定请假一次。”说着，脸上现出奇妙的笑容。甲田听了这话，也觉得的确如此。这时候福富回答说：“我因为月经很厉害。”甲田仿佛听到了非常的事情，对着她看；这女教师说过这话之后脸上略微泛红。福富请假的日子，甲田整天感到一种不满意。只是如此而已。两人互相访问私宅等事极少。甲田认为他在这村子里除了福富以外没有第二个谈话对手。这是实在的。然而决没有这以上的事情。甲田在没有人气似的古老的大房子里听着雨声不能成寐的晚上，觉得自己的神经里有一种有机的压迫，就发生一种不可告人的妄想。这时候的对象一定是福富。他想像她那削肩细腰而丰满的身体，在虚幻之中对她加以无限的侮辱。然而也只有这种时候有这种情形，每天在学校里相见，总是淡淡然的。只是无端地觉得两人之间仿佛存在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似乎是“男”和“女”之间的问题。有时他的母亲偶然向他说起娶媳妇的话，甲田就想：这世间也许有“思出记”中的敏子那样的女子吧。福富这女子，和他的结婚问题完全没有关系。福富是一个面貌棱角显著而膚色淺黑的女子。

福富每天教课完毕之后，总花三十分钟或一小时奏风琴。奏罢之后，编制明天的教案，或者整理这一天的点名册，然后回

---

① 五段教授法是德国教育者戚勒(Ziller)所定的教授法，五段即预备、提示、比较、总结、应用。此教授法在十九世纪盛行于欧美各国。

家。福富常常比別人回到家。田邊校長常常托甲田代理值班，而甲田毫無怨言，便是為此。甲田一面清除烟管，一面欣賞學生休息室那邊的一年級教室里傳來的風琴聲。琴上的低音和高音不即不離地互相配合而忽升忽降，福富的嗓音忽浮忽沉地徘徊在琴聲之間。她的聲音并不怎么好，然而圓潤、穩定而溫和。“——握——住——主之——手——，身——安——心——無——憂——。”她這樣唱着。甲田想：又來了。

福富是一個基督教徒，喜歡唱贊美歌。甲田呢，討厭基督教徒。他聽人說起宗教信仰或社會主義，心中想：這種東西沒有也罷。他還覺得福富或許是因為喜歡贊美歌才成為基督教徒吧。有一次福富說：無論怎樣寂寞的時候，無論怎樣不安心的時候，只要讀“聖經”，心情自然會安定起來；無論出太陽，無論下雨，都會用虔敬之情來感謝上帝。甲田批評她：這是因為你獨身的緣故。他想，這話說得太露骨了。然而福富裝着認真的表情說：你將來一定有一天非依靠上帝不可。甲田不喜歡她這種大姊姊態度的口氣。

過了一會，風琴聲停止了。他想：奏得夠了，這甲來吧。忽然聽見一陣噪亂的轟响，這是放出風箱里的空氣，接着聽見風琴上蓋的聲音。

他想，她就要來了。這時候聽見有人走進大門來。“對不起！”外面有人這樣叫，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他走出去一看，一個身材矮小的男子站着。這個人問：

“您是這裏的先生么？”

“是的。”

“讓我在這裏休息一下好不好？因為我非常疲倦了。”

甲田在回答之前，先把這人從頭到腳打量一下。頭髮長到

一寸五分光景，面貌像一只瘦狗，一只眼睛小些，肩膀上背着一个包袱。身上穿一件龌龊不堪的紺青飞白纹粗布夹衣，衣裾高高地撩起掖在腰带里，腰带是牛皮带。下面穿着一条白色的粗斜纹布裙子，这条不称身的裙底下露出一双穿草鞋的光脚。这人的模样实在寒酸得很，年纪大约二十岁，身材不满五尺。他用夹衣的袖子揩着额上渗出来的汗腻。

“你只要求休息一下么？”甲田问。

“是的。只要休息一下。今天我已經走了六十里路，疲倦極了。”

甲田向四周看看，对他說：

“到里面来吧。”

甲田走到校工室里一看，附近的兩三个孩子聚集在里面，正在石板上寫些东西作游戏。一只大爐子已經熄灭了。爐子旁边放着几張凳子。不久那个男子跟着走进来，鞠一个躬，准备脱草鞋。

“不脱也不要紧。”

“可以不脱么？不过不脱草鞋似乎不像休息。”

这个人这样說的时候，眼睛里表示乞憐的样子。甲田对他說：“那里有臉盆，水也有。”

这时候听见福富穿过寬广的学生休息室走到职员室去的足音。孩子們臉上表出奇怪的样子，看着甲田和这男子。

这男子脱下了草鞋，坐在凳子上了。甲田觉得讓他一个人坐在这里不好，就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了。

“你是这学校的先生么？”这男子又这样問，不过先前称“您”，現在改称“你”了。

“是的。”甲田回答，他对于这人說話的不客气感到不愉快。



又覺得自己在這樣的鄉村里當代用教員有點可恥。同時因為沒有煙管，有點手足無措。

“啊，煙管忘記帶來了。”他自言自語，就站起身來回到職員室去。

“有人來么？”福富低聲問。

“一個乞丐。”

“乞丐怎麼樣？”

“說要在這裡休息一下。”

福富表示不以為然的樣子，看看甲田。因為這學校里平常不大有乞丐來的。甲田拿了煙匣子和煙管，又來到校工室。這回他先問：

“你是從哪裡來的？”

“從××來的。”那人回答的是北方二百四五十里地方的一個繁華的都市的名字。

說過之後又彷彿突然想到似地繼續說：

“我是初次當乞丐，苦痛極了！”

甲田先前就看到他那條白色的斜紋布裙，疑心他是一個困窮的學生之類的人。他又想同他談談，然而又想不必談吧。這時候這男子早已在表明他不是普通的乞丐了：

“我是××地方的中學三年級生。現在是想回家鄉去。家鄉是水戶——離開水戶四十幾里的地方。”

甲田想：這個人說謊，水戶的人進××的中學，方向差得太多了。聽這種話沒有意思。他就對他說：

“為甚麼回家鄉去？”

“父親死了。”這個學生板着臉說。接着又說：“我過去是靠自己養活的。”

甲田想起了自己也是为了父亲死去而从东京回来的。

“甚么时候死的？”

“听说是一个月之前。我去年到了××，没有对家乡的人说明我的住处。因为想不到父亲现在会死的。因此他们向东京方面各处去打听，最近信才寄到。如果我不回去，我的母亲也要死了。今后我非回去养母亲不可。学校已经不能再进了。”

他这样说过之后，较小些的左眼睛更加小了，嘴巴紧闭了。仿佛觉得中途停止学业是十分可惜的样子。甲田又认为这个人在说谎，就问他：

“你在东京也住过么？”

“住过的。在K中学读书。但是K中学去年停办了。你不知道么？报上也登载的。”

“噢，是这样的么？”

“噢。唉，老兄，那时候风潮闹得不得了！”

“真的么？”

“风潮闹得厉害！我们就没有学校了。”接着就把当时的种种情形津津有味地讲给他听。然而甲田并不感到甚么兴味。他只觉得在这种地方听讲东京学校里的闹事，有点奇怪。这学生最后说：曾经照料他的K中学的教导主任某先生，当了××中学的校长，他全靠这先生的帮助，来到××。他在K中学是三年级生，但是××中学三年级没有空额，他只得进了二年级。他在××是当送报人的。

甲田无意中想起了一件事，就问他：“××中学里有一个与田先生，现在在不在？”

“与田先生么？在的，在的。是数学教师么？这个人分数打得真紧！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以前在〇〇中学。后来被驅逐到××去的。我們曾經  
罢課。”

“啊，你也是中学出身么？不是师范生吧。”

甲田这时候看見这学生老实不客气地把他当作朋友看待，  
又覺得不愉快。甲田兩年前在〇〇中学畢業之后，到东京去，准  
备考高等学校；正要开始入学試驗的时候，他的父亲患急病死  
了，他就回家。后来和母亲几次爭論，又独自煩悶，然而母亲無  
論如何不許他再到东京去。他生活無聊，每天騎了馬出去游玩，  
暫時把自己的一生看得無足輕重了。这时候村里的学校缺少一  
个教师，村長是他們的亲戚，就和母亲兩人一同劝他，他就在暫  
任的条件之下当了代用教員。他常常焦灼不安，恨不得插翅飞  
去。然而去做甚么事情呢？却没有目标。这期间他覺得世間尽  
是不平，苦悶不堪。苦悶了一会，又覺得种种事情都沒意义。去  
年秋末，福富轉到这里之后，他似乎不覺得十分苦悶了。

这学生听見甲田是中学出身，就表示看輕他的样子。又說：  
“老兄，对不起，讓我抽一管烟。我从昨天起沒有抽过。”

学生受了甲田遞給他的烟管，津津有味地抽了好几管。甲  
田默默地看他，他已經不喜欢和这学生講話了。这时候他想，福  
富也許已經回去了。这学生又說話了：

“我今天打算走到〇〇市，你看来得及么？”

“不会来不及吧。”甲田冷淡地說。学生看看他的臉，又說：

“这里去有多少路？”

“三十里。”

“还有这許多路！”学生說过之后嘆一口气。又急急忙忙地  
抽烟了。甲田默默不語。

过了不久，学生下决心似地抬起头来，說：“老兄，真是对不起

了：你能不能借些錢給我？我回到家乡一定寄还你。我現在身上只有一塊錢，可是我想在回到家乡以前最好不用這一塊錢。否則很不安心。不拘多少。一定寄还你。老兄，我动身到現在，三晚都在寺庙里过夜。因为住小店也費錢。”

甲田听他說在寺庙里过夜，动了好奇心，想再同他談談。然而他又想：还不如給他些錢，讓他回去吧。他心里决定了，就走到職員室里，一看，福富还没有回去。甲田就向她借錢，說明天拿来还她。女教师說：

“我只帶着一点点呢。”她就从腰帶里摸出一只橄欖色的綫結的荷包来，把錢倒在桌子上。倒出来的是兩張一元鈔票，一个五角銀幣和几个另錢。福富問：

“你給他錢么？”

甲田只答应一声“嚶”，就拿了一个五角銀幣，說：

“我問你借这一点。这个人是个学生。”

他走到校工室里，看見那个学生还在抽烟。

学生說了好几遍“一定由邮局匯还”，然后收了这銀幣。接着他問甲田的姓名。甲田說：“不必还吧。”然而学生不答应。他从包袱里拿出一本筆記簿来，一定要他把姓名告訴他。他說：即使万一不能还錢，但是連自己受恩的人的姓名都不知道，在他認為是一种苦痛。甲田还是說“这不必了”。有兩個孩子先前就在那里看他們兩人的臉，学生就問這兩個孩子：这位先生叫甚么先生？甲田觉得可笑，又觉得討厭，就把自己的姓名告訴了他。

不久这学生道了謝，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时候詳細地探問向〇〇市去的路徑。他說今夜一定要在〇〇过夜。又問現在几点鐘。这时候是下午三点二十二分。福富也从教職員室的窗子里望見他走出去时的后影。后来她听了甲田的話，說：“这人真

可憐！”

然而第二天早上甲田在到學校去的路上，看見福富跑着快步從後面趕上來，對他說：

“先生，昨天那個乞丐，我今天早上又看到了。”說的時候好像很得意的樣子。甲田臉上表示不會有這事的樣子，問她：

“你在哪裡看到他？”

福富的話是這樣：福富所住的宿舍的前面，是這村子里唯一的客店。今天早上，福富照例出門散步回來，在門口站一下，看見昨天那個男子從客店里出來，向南方○○市方面走去了。不久客店里的老板娘走出來，她問她，知道這男子是昨天傍晚時候來投宿的。

“一定是看錯了人吧。”甲田說，然而心里也在想：大概就是那個學生了。福富堅持地說：“不，不會錯的，一定會錯的。”就詳細說出他的衣服、相貌來。末了又說：

“一定是這樣的：他從先生那里弄到了錢，就不肯跑路了。傍晚以前一定是躺在甚么地方。到了傍晚，偷偷地回到村子里來投宿。”

甲田聽了這話，心里不大高興。到了學校里，他就叫客店里的兒子——一個高等科學生——過來，問他昨夜有沒有怎么怎么樣的一個男子來投宿。這孩子說有的。甲田愈加覺得自己是上了當。他再問這孩子：“他有沒有說起關於我們學校里的話？”孩子聽見老師這樣問，似乎覺得奇怪，表示疑慮的樣子，說他睡得早，沒有詳細聽到；但似乎聽見這人同他父親說起老師。

“他怎么說？”甲田問

“他說的是，他說像這位先生那樣的人，讓他住在這種鄉村地方是可惜的。”

甲田苦笑几声。

第二天，教課剛剛完畢，大家齐集在职員室里的时候，邮差送报纸来，同时送到給甲田的一張明信片。甲田看見上面写着發信人“〇〇市高桥次郎吉”，搔一搔头。反轉来一看，写的是这样：

my dear Sir, 閣下厚誼，千万道謝。承蒙俯察行乞返故乡之小生之苦衷，宏恩永远不忘。昨日告别后，途中腹痛，困苦之極，午后十一时始安抵該市。勿劳远念。安抵故乡，即呈上此 Letter。临末 I wish you a happy.

六月二十八日午前六时發于〇〇市

甲田讀了，噗嗤地笑出来了。他想：这人自己說是中学三年級生，照这明信片看来，他的学力不过中学一年級生程度。此木田老訓导說：“怎么啦？有甚么有趣的事么？”就站起走过来看明信片，一看到就說：“啊，写着英文呢。”

甲田把明信片交給他看，并且把借錢給一个过路学生的事講給他听。又告訴他：这人說是到〇〇市去，却偷偷地投宿在客店里，到第二天才去。末了这样說：

“他似乎也覺得不好意思，所以說途中腹痛，困难之極，捏造些謊言。無非是要表示他在那天到达〇〇市的。”

“可是他今后总不会再碰見你了，为甚么要写这明信片来呢？”田边校長說。他側着头考虑一下，又繼續說：“他是甚么用意呢？”

这时候福富手里拿着明信片說：“他写的日子是昨天上午六时；但是昨天上午六时，豈不正是他从这村子里出發的时间么？而且邮局的戳子是今天早上五时至七时。可見他这明信片是今天早上写的。”

此木田突然大声地笑起来。他說：“甲田先生也太好事了。当乞丐的人得了五角錢，他当然不肯走路了。現今的人大都懂得一点点英語，是中學生，是甚么，天曉得了！”

这几句話劇烈地刺痛甲田的心。他想：不管对方是何等样人，旅途困頓，給他些錢，怎么說是“好事”呢？他只是对此木田苦笑一下。甲田这时候已經把前天給錢时自己的心情忘記了。他只相信自己是因為对方困苦而給他錢的。

“不，中學生呢，大概的確是中學生。倘使真是個乞丐，不会寄这样的明信片來，說謊不說謊不去管他。”校長这样說。他又說：“他写的时候夾雜些英語，真有趣！头上的‘馬伊·低啊·搜啊’我也懂得；末了的一句是甚么意思呢，甲田先生？”

“我願你有一个幸福。——是这意思么？”福富低声地把它直譯。

此木田站起身來，准备回家，一边說：

“即使真是中學生，要是我們，与其借了錢給他而受他欺騙，情願买杯酒來晚上喝吧。”

“这倒是真的。”校長表示同意，“即使給他，五角錢也太多了。”

“我先走了。”此木田向大家告辭。甲田从先前开始心中就納悶，現在覺得此刻若不把这个此木田老头兒严惩一番，就失去机会了。他正想开口，然而不知道說些甚么好，只得睜睜眼睛，挺挺眉毛。立刻改变了念头：算了吧，現在不說也好。

此木田回去了。不久福富拿了剛才的明信片，來放在甲田的桌子上了，笑着說：“年紀老的人沒有同情心啊。”就到有風琴的一年級教室里去唱贊美歌了。今天奏的似乎是一只新歌曲，常常把同一地方断断續續地返復好几遍。

甲田一面听着風琴，一面看着桌上的明信片，心中想：把錢送給那个过路的学生是沒有意义的事。又想：即使給他，五角錢也太慷慨了。

明治四十二年(1909)十月，“昂屋”第十期